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农民运动资料



## 第一辑

- 全国土地占有概况 .....3
- 全国农民运动概观 .....5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  
“农民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15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  
农民运动之宣言及政纲 .....16  
(一九二四年一月)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  
民运动之议决案农” .....18  
(一九二五年一月)
-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24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  
运动决议案 ..... 32  
(一九二六年一月)
- 农民运动议决案(节录) .....35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  
扩大会议通过 .....  
(一九二六年九月)

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 .....	40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本党联席会议对农民问题决议案.....	43
(一九二六年十月)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 .....	45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 “土地问题议决案”.....	49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	59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第四节)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全国农民协 会会员的两个统计.....	65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	67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月五日)	
附：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简介.....	74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112
(一九二七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	114
(一九二七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	119
(一九二七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	121
(一九二七年)	
附一：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126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第四次筹备会议通过)	
附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案...	127

## 第 二 辑

### 〔广东的农民运动〕

广东农民运动概况.....	131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136
广宁农民减租运动之经过.....	224
高要农民运动的经过.....	232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241
陆几沉：香港农民运动之经过.....	252
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	256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 议案.....	263
(一九二五年五月)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281
(一九二六年五月)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 议案.....	286
(一九二六年五月)	
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	324
(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	
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广东农运情形.....	334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绮园在中共广 东区委的报告)	
农民运动议决案.....	344
(一九二六年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通过)	

### 〔湖南的农民运动〕

#### 湖南农民运动概况

(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361
协夫：湖南工农直接参加北伐战争的 一些事实.....	366
叔坚：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	370
直荀：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	374
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形 .....	381
——湖南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的报告	

农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 .....	393
(摘自“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宣言”,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	396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	4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直荀:马日事变的回忆 .....	445

### 〔湖北的农民运动〕

湖北农民运动概况 .....	449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份湖北各县农民协 会会员统计 .....	457
湖北省农民协会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 大会宣言 .....	462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 大纲 .....	465
陆沉: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上的开会词 .....	471
邓演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473

陈荫林：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的会务报告.....	477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 省农友.....	479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为阳新惨案宣言.....	481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议决案.....	485
附：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概况.....	509
最近湖北农民运动概况.....	511
——省农协代表在省党部执委会之报告	
蔡以忱：湖北农运之困难及最近策略.....	517
——招待新闻记者之报告	

### 〔江西的农民运动〕

江西农民运动状况.....	522
中国国民党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 对农民决议案.....	524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总政治部郭沫若副主任的政治报告.....	528
(一九二七年二月)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方志敏的会务总报告.....	532
(一九二七年二月)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谭主席报告国民政府状况.....	543
(一九二七年二月)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朱克靖报告工农大联合.....	548
(一九二七年二月)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陈克文先生报告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	551
(一九二七年二月)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557
(一九二七年二月)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拥护	
国民党农民政纲议决草案.....	560
(一九二七年二月)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决	
议案.....	562
(一九二七年二月)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	
规则.....	584
附：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	



履历调查表·····	585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587
江西省农民协会章程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一: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手续·····	588
附二:江西省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	591
亦生:论农民的解放·····	594
国藩:农民运动的方法·····	598
国藩:报告农运同志一个新闻·····	601
获零:我们的时代·····	603
樱虎:反右运动与吾人·····	606
姜济寰:告江西民众书·····	609
丘侗:读完以后·····	612
国藩:混蛋的省政府·····	614
获零:右派对农民运动的野心·····	619
右派收买农友的内幕·····	624
国藩:麻子放狗屁·····	626

### 〔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

河南的农民运动·····	630
山东的农民运动·····	633
山西的农民运动·····	634

直隶的农民运动 .....	635
江苏的农民运动 .....	636
浙江的农民运动 .....	637
安徽的农民运动 .....	638
陕西的农民运动 .....	639
四川的农民运动 .....	640
广西的农民运动 .....	642
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的农民运动.....	643

---

\* “江西省农民协会章程”只收进目录,内容同一九二六年五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相似。

# 第一辑





## 全国土地占有概况

一、全国农户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地主在内),平均以六人计,共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以百分之八十为农民比例计算,则中国全国人口为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若此数是确实的,则上列农民数是确实的(此是根据苏联人及外人的调查)。

二、中国全国面积内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已耕种的土地。东南沿海各省人口超过于已耕之土地所能容纳的劳动力,以山东论,每一英亩(一英亩约当中国四十余亩)住六百人,因此,地价地租均甚高,农民只能应付生活及付地价,无力发展农业技术。因此,技术很低,已经表现生产衰落的危险。

三、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农民中:

(一)有土地的农民(有一亩起以至大地主)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二)无地的雇农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游民、土匪、兵士、无固定职业之乡村小商人共约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三)全体农民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中,减去有地的农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及无地的雇农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游民兵匪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剩下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则是无地而租人田地的佃农。

(四) 依上统计有土地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占农民总数百分之四十五, 无土地的佃农、雇农、游民, 共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占农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五。

(五) 以此知农民之多数是完全无土地, 而要求得到土地的。

四、有地的农民(百分之四十五)中:

成份	占有亩数	人数百分比	占地百分比
(一) 贫农	1 —— 10	44	6
(二) 中农	10 —— 30	24	13
(三) 富农	30 —— 50	18	19
(四) 中小地主	50 —— 100	9	19
(五) 大地主	100 以上	5	43

富农及小中地主及大地主三项人数, 共占有地农民中的百分之三十二, 而其土地则占全数土地中百分之八十一。

五、以有地无地农民全数论

(一) 无地农民占.....

有地而地极少的贫农(一亩至十亩的)占.....

百分之五十五 } 百分之七十五均是要求土地的。  
 百分之二十 }

(二) 有地十亩至三十亩的中农占百分之十一, 他们不需为土地而斗争, 不反对贫农取得土地, 反倒帮助贫农。

(三) 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四。

(摘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  
 土地委员会报告”1927年6月发表)

# 全国农民运动概观

## 引 言

全国农民运动最先兴起者为革命策源地之广东。其他各省,虽兴起较后,然农民所受政治及经济之压迫,日甚一日,一方面又受广东农民运动之重大影响,故亦已继续兴起。惟就时间言,广东农运已历三年,而其他各省,多半开始于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间,时间既短,且加以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严重之压迫,故进步甚缓。现时全国有农民运动之省区,计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山东、直隶、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热河、察哈尔等十六省区。已有组织之农民,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其中武装农民约占二十万),以全国农民总数计之,尚未及二百分之一也。全国各级农民协会,约计五千余,组织亦多松懈,然就过去一年之事实观之,农民参加革命已著极大成绩,农民有参加革命之需要与可能,已渐次成为显著之事实。

## 国民党对农民运动领导工作

国民党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即确定农民运动之政纲,努力领导农工群众,从事解放运动。一九二六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更有具体之议决案。该项

议决案，明白规定：“本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基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革命政府亦尝三次发表宣言，始终愿为农民利益努力，是以两年来，全国农民运动，在革命政府保护之下，继续发展。惟国民党领导工作，又可分为两大时期：在一九二六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可谓为完全致力于广东一省，是为第一时期。自是以后，始渐渐注意于其他各省，是为第二时期。今革命军已克复武汉，此后事实上更不能不领导全国农民作伟大之解放运动矣。

在第一期中，对于农民运动之工作，几注全力以宣传组织广东一省之农民。故为期不过七月，全省已有三十七县有农民协会之组织，会员六十二万人。刘杨之役，与两次东征，平定南路，肃清反动派等，皆得农民之协助。在此期内，为养成农民运动人材，先后办理五届农民讲习所，毕业学生总共四百五十四人，三分之一由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从事工作，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所有广东各地农民协会，多于此时组织起来，广东省农民协会亦于此时（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宣告成立。

农村中发生许多重大问题，如广宁地主压迫农民，花县土豪劣绅惨杀农会职员，高要地主劣绅勾结土匪，向农民屠杀，普宁农民与地主斗争等，国民党皆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切实为农民援助，使农民得到相当的胜利。

至第二时期，国民党各省执行委员会，大都已将从前农工合部之旧制取销，专设农民部，以为指导农运之机关。并由中





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全国农民运动经费，每月总数一万八千元，为全会各部经费之冠。至分配之方法，则按照各省工作情形以为标准。关于全国农民运动之进行策略，由中央农民部及各省农民部，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规划指导之责。

又为扩大全国农民运动之宣传与组织起见，中央农民部继续办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各省区选送决心为农民利益奋斗之青年学生，来所学习。计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四川、热河、察哈尔、绥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奉天、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皆选送学生；总数三百二十余人。经费每月五千余元，学习时间共六个月。聚全国革命青年于国民革命策源地，教授训练与实习，亦比较以前数届更为紧严。现全数学生已毕业回籍，从事工作，全国农民运动已有一致之进行。将于最近之将来得一新发展之局面。

关于宣传方面，中央农民部有定期刊物两种，《中国农民》（月刊）与《农民运动》（周刊）及专著两种，农民运动丛书七种，农民运动丛刊三十二种，小丛书四种，党报《国民新闻》及《民国日报》，亦极为努力宣传。此外各省党部，如湖北、山东、四川、湖南等省，均有关于农民运动之定期刊物。

在此时期内，广东农民已开过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有组织之农民六十二万余，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等十一省，亦派代表参加。河南、湖北两省并已成立全省农民协会。河南一省，有组织之农民三十万，全国有农民组织者十五省区，有组织之农民百万以上。所有有农民组织之地，即国民党势力所及之地，凡加入农

民协会之会员，大多数接受三民主义之宣传，愿意加入国民党。广东省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席代表，约有七成以上是代表农民者。国民党政府出师北伐，粤、湘、鄂、赣等省农民，皆能本其信赖党的力量，随时随地以为革命军效力，是以北伐军能于两月之内，先后克复长沙、岳阳、武汉，进入豫赣两省，使北方最大之直系军阀，一蹶不能再起。于此足见国民党农工政策之适合于我国现代革命的要求，而国民党亦确能为农工群众之解放运动而努力。

国民党在过去领导全国农民革命，既如前述，故此后国民党革命势力，将随农民运动之发展，而深入于全国各阶级民众之内，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亦当视全国农民是否得到解放以为衡量。

### 农民政治经济状况

农民之所以要求解放，参加革命，因其所处之政治经济地位之不安。我国农民外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之剥削压迫，痛苦日甚，非革命即再无生路。关于农民痛苦之事实，素无的确普遍之统计与调查，但就下列所举各例观之，已可窥一斑矣！

田租。田租极为苛重，在河南省有每石纳租一元至三元者，浙江每亩租银四元至八元，或四元至十二元不等；广东各地，则交租六成以上，其他各省竟有“倒三七”、“倒二八”的重租（七八成归田主），此外还有铁租、田信鸡、田信鸭种种苛例，皆大地主所藉以剥削农民者。

税捐。即以民国成立后现行税制言，税目已有七项，即所



谓地丁、漕粮、差役、垦务、租课、杂赋、附加税等。近年以来，江苏有水利捐、自治捐、户籍捐、积谷捐、教育捐等十数种；山东省有军鞋捐、货物捐等，比原有税捐增至六七倍以上；广东以中山一县而论，有沙捐、捕费、特别军费、警费、学费、自治分局费、商团费、自卫费、保安队费、旧农会费、运动费、民困费、疯人口粮费、联团开办费、高中学校费、平民教育费等十六七种，其他可想而知。河南省钱粮（于一九二六年）已徵至一九二九年，陕西已徵至一九三一年，四川省竟有徵至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者。

兵灾。自民国成立来各省连年兵灾，著者如奉直两次战争，江浙战争，以至最近奉直联合压迫西北国民军战争。其他川、湘、滇、闽、粤等省战事，尤为频繁。每次战役，皆直接间接予农民以莫大之损失。据最近之调查，去年麇聚于天津之失败军人，拥有财产数千万或数百万者，约二十余人，总数约在二万万万元以上，此皆直接或间接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之血汗也。又据外人之估计，一九二四年东北东南战争之损失国力，约五万万元。又自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底，十数月之内，北方战争损失，即以一部分言，已在六万万元以上。此种巨量之损失，无一而不是增加农民痛苦的大原因，军阀除直接酿成战争之外，更滥发军用票、金库券等，以剥削一般农民。如最近张作霖在东三省及山东直隶等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强迫通用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等。其尤为惨酷者，则勒种鸦片，如孙传芳以一千万元许张南通种鸦片，其他陕西、福建、云南等省，莫不如是，以致农田减少，粮食腾贵。

天灾。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及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最大之苦痛。据一九一三年各省调查，关于各种灾荒区域，统计不下六五三、四七五、四四五亩，每亩损失以平均一元计，则农民所丧失者，已达六万万五千万元以上。一九一八年，受灾区域亦不下六一、七一七、一一三亩。以一九二六年之天灾而论：东三省发生二十年来所未有之大旱灾；安徽发生六十年来所未有之大水灾，冲破田庐十万亩；山东水灾亦二十年来所未有；湖北大旱灾六十四县；水旱灾区遍东三省、直隶、山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浙江等省，饥民千百成群，食草根树皮皆尽，至以观音土为饭；广东海丰县，最近大风灾，全县损失达二十余万。以此足见农民所受天灾之痛苦，亦至巨大也。

特殊阶级之剥削。农村中特殊阶级，为劣绅、土豪、局董、团总、族长等，以及贪官污吏，皆以剥削农民血汗为生存条件，其剥削之方法，或以高利贷，或以诉讼，或以武力，或抽苛税杂捐，或开烟赌，或假宗法制度，种种法门，不一而足。高利贷之利息，有七分八分者，有九出十三归者。以诉讼手续，需索农民，压榨农民，事尤惨酷。

土匪。乡村农民因以上种种原因，失业者日多，一部分遂流为土匪。加以历次战争，遗落无救之散兵，遂形成大股土匪。各省匪患遂日见猖獗，河南省之白狼、老洋人、红枪会（一部分为抵抗土匪之组织），山东抱犊山之孙美瑶，长江之青红帮，藏东之古兜，徐闻、琵琶山等土匪、沙匪、神打团，东三省之马贼等，皆为著名者。此种土匪无不以焚劫农村、掳掠农民及牛只、勒收行水为生活，亦农民最大痛苦之一。

以上所述之种种痛苦，使农民之政治经济地位，已濒于绝境，老弱者辗转以至死亡，强壮者则流为乞丐，流为兵匪，或卖身于南洋、美洲，或转为城市之手工业者，或充娼妓、流氓，于是耕田者日见减少，荒地日见增加。据北京农商部调查，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四年之间减少业农户数一千五百六十四万余户，平均每年约减少四百万户。减少耕地二万六千三百八十七万余亩，荒地增加四万九千零七十三万余亩。于此足见农村中失业者已日见增加，此无数之失业农民，所受之痛苦最甚，其数目亦最多，遂时有反抗之运动，此种反抗运动，虽因缺乏组织，缺乏指导，常不免于失败，然亦足以表见现在农民需要革命之迫切。

### 农民反抗运动

农民所受之痛苦日益加甚，则农民之反抗运动亦日烈，反抗运动之形式或为有组织之反抗运动，或为无组织之暴动。

有组织之反抗运动势力最伟大者，为湖南、广东、江西、湖北，此外如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之红枪会、黑枪会、绿枪会、黄沙会、大刀会、连庄会等，或为半公开，或为秘密进行。会员人数往往数万乃至十万之众。有纯为农民之组织，专以抵抗兵匪为目的者，亦有杂盗匪于其间，行劫掠生活者，但其性质皆属于农民的反抗运动。其次如四川之门户练，因反抗巴县知事滥杀农民首领，大起反抗，因李家钰、罗泽洲摧残农民，群起组织伐暴团，推举总司令，实行反抗。河南睢县、杞县红枪会，因反抗寇英杰之军队，大起反抗，至被杀七八千人，被焚

村庄无数。湖北汉川县，因旱灾发生三次大示威游行，枣阳县因反对苛捐杂税，农民数千荷戈巡行，此种有组织之反抗运动，虽以组织不严，指导无人，且无一定的策略，不能成为解放运动之利器，陷于失败地位，但农民之需要革命已极显明。

此外无组织之农民暴动，更随时发生，例如四川安岳县，农民与军队冲突，农民死二千余人；豫西洛阳等县，因抗捐抗税，包围县署；江苏因反对门牌捐、宅地税，集合农民数千，捣毁乡董家。

以上所举之事实，足以证明全国农民，已准备大起革命。国民党农民政策，即适应此种全国农民之要求，领导农民，作有组织有策略之革命运动，故国民党改组以后，各省党部即将以前之农工部取销，设农民部，以为领导指挥机关。自各省农民部成立以后，各省农民运动亦逐渐兴起，渐变以前无组织无策略之反抗运动，为有策略有组织之解放运动矣。

### **摧残农民运动之反动势力**

农民运动兴起后，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之利益，首先发生冲突，故各省压迫农民运动之事件，亦随农民运动之发展而增加其程度。

例如江苏江阴县，因周水平提倡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致被军阀土豪斩杀。河南荥阳县农会执行委员张虎臣，全家十数口，被土豪劣绅杀毙。湖北省农会干事聂鸣钧被捕，其余做农民运动工作之同志，多被抄家。现时在省从事农运工作之同志，无一不被目为“共产”“共妻”“赤化”，无时不有性命

之虞。

即以革命政府下之广东言，农民运动尚多被误解怀疑，“农会是土匪”、“农会要解散”，“农会是儿子，国民党是父亲”，“农会是抬轿的”，“国民党是坐轿的”，种种破坏农民运动的口号，尚极盛行于农村之间。反动派不独利用此种口号向农民进攻，并且利用民团土匪及军阀等种种武力，以达其摧残之目的。但此种反动势力，对于农民运动，不独不能根本摧残，反足以促进农民之觉悟，增加其团结之能力。

### 农民参加革命之事实

国民革命之进程中，若未得今日最大多数而且受压迫又最甚之农民了解与参加，国民革命必不能成功。然许多人对于此点，尚多怀疑，以为农民知识既低，且团结又不若城市工人之易，对于革命未必有多大能力，此实为错误之观察。

试就过去一年之事实观之，在广东方面，削平刘杨，两次东征，平定南路，农民无役而不参与。廖仲〔恺〕部长被刺后，革命政府镇服郑莫诸叛徒，农民亦尽莫大之助力。延长一年余之省港大罢工，农民更随时协助工人封锁港口，因此而在芳村、深圳、鱼涌、中山等处，流血丧生者甚众。曲江等处农民，协助北伐运输，随军效力不下万人。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澐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

我军效力，黄陂县有农民千余，从吴佩孚溃军处获大帮枪械，送交革命军。故此次我军长驱而北，不两月已克复武汉，进兵豫赣，扑灭吴佩孚军阀，得助于农民群众者，实为至多。

要而言之，一年来革命势力所以能统一两广，急速发展至于湘鄂，其基础完全在于农工群众之上，即此已足见农民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之重要。且国民革命之成功，不独打倒军阀，尤必须打倒军阀所寄生之乡村封建制度。以广东论，陈邓诸小军阀虽倒，而代表乡村封建制度之旧势力，如民团局及各地土豪劣绅，仍随时勾引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图谋危害国民政府，破坏革命进行。而足以镇压此种反动势力，巩固政府地位者，实为有组织之农民。一年来各地农民皆曾为政府镇压此种反动势力而奋斗，最近五华县农军，曾剿灭在粤边蠢动之陈逆余党，于此足见国民革命，必须有农民之参加。舍去农民问题，而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断不能成功也。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农民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选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63页）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及政纲

(一九二四年一月)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

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

中国为农业的国家，近代受经济的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国内军阀官僚之刮削，遂至失业日多，饥寒所迫。或行劫掠，以图苟全；或入行伍，以求幸全。良好之农民，化而为强暴之兵



匪，直接则受军阀之虐待及驱使，间接则为列强所利用，使吾国产业基础，日就崩坏。吾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此全国产业崩坏、人民生活动摇之惨状，认为封建制度破坏后二千年来吾国历史上之第一重大时代，主张以党之全力宣传，并实行下列二项：

（一）国家对于游民土匪，以惩服的方法之外，须设法加以感化及收容，使即能获得从事于社会有益之工作之机会。

（二）吾人当努力宣传于一切军队中，使了然于其自身之地位，变反动的兵力为革命的兵力。至革命军揭国民党之旗帜，为人民而战，以从事于捍卫国家克服民敌者，当受国家之殊遇。兵士于革命胜利之后，国家给与适当之土地，使复归于善良之农民。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原载农民运动丛书第七种《农民运动须知》，1926年9月广州出版）

#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



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

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郊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

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

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宣传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

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

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



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务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决议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了。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

(选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108至112页)

#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是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商人是拿金钱做买卖的，可以称他们是资本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

从前只有读书的士人有知识，所以做官治民的都是士人。商人有钱即便有势；有钱可以在政府买得官做；有钱可以在城市雇工人开工厂做厂主，做资本家；有钱可以在乡间买田地雇佃户做地主。士人做官发了财，也要到乡间买置田地做起地主来。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

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那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力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己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主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

工人农民在全国人数中，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九，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除外。在实际上，全国享幸福的人，只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主，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阶级，不但为厂主地主做牛马，而且还要受其他各方面的压迫，几乎不能活命，还说什么享幸福！现在单就农民说，你们所受各方面的压迫，待我们一一讲来。

第一个压迫农民的自然地主。地主召佃户耕田，只是供给他若干亩田地，或者有几间茅屋，此外一无所有，所有耕牛犁锄稻麦种籽肥料以及一切收获前所需食用，都须佃户自备，此外立约承租时，还要交地主若干银钱做押租。地主丝毫不费气力，到收获时，便向佃户收取租谷；无论是照约收取额租或是临时分租，每亩地主所得约占收成之半，即少也要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县）还要预收来年的租。非遇到水旱奇灾，佃户没得吃，地主的租谷是不能减少的。佃户因为无力缴租或是因为缴了租后吃用无着，便不得不向自己的地主或别人的地主重利借贷，冬春借谷一担，秋收时便须归还两担，最客气的也要一担半。农民一经这样的重利盘剥，便永世不能翻身。现在许多军阀官僚到乡间去买置田地，这些地主也和别的地主一样是不耕不种的寄生阶级，土地由他们更集中了，集中的结果农业上并不能改良进步，只是使农村中的佃农贫农增加，农业反而退步。地主绅士们所把持的民团局或团防局，更是欺压农民的乡村军阀政府。

第二个压迫农民的要算外国资本家。自古道男耕女织，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手工的纺纱织布生意，都被外洋机器制造的棉纱棉布夺去了。据海关报告，洋纱洋布入口，每年价值二三万万元就是每年中国种棉纺纱织布的农民工人之损失。此外洋油，洋火，洋钉，洋针，洋肥皂，洋头绳等都一一运到乡间，成了农民的日用品；就是农民日用所需的本国货，如油盐纸张茶叶酱醋等，也因为厘金等捐税增加及别的洋货输入的影响，价钱日见高涨，尤其是盐税归外国人管理，因为偿还洋债，他们拚命增加盐税，盐价日

渐高涨，农民生活因之更加困苦不堪了。最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天主教，英国美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耶稣教，这些教士在乡村庇护教民欺压良儒，真是无法无天！

第三个压迫农民的就是军阀。军阀们连年战争，一方面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如厘金盐税等，使一切物价无不高涨，又复巧立各种名目直接勒捐，加之预征钱粮，增加田亩捐，强迫公债，逼得农民非典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从活命。一方面军队经过的地方，抢掳焚烧，更是悲惨，往往整个的农村，都被这般野蛮的军队毁灭了。即在不受兵祸的地方，军阀们只顾筹款增兵，民间的水利农田，从来不暇顾问，因此水旱灾荒遍于全国，最厉害的象淮河和洪泽湖一带，历年淹没田地，总在一二万万亩以上，直隶山东沿黄河一带，历年淹没田地一千万亩。其余若天津的白河，湖北的襄河，湖南的洞庭湖，都久未疏浚，河身淤塞，泄水蓄水都不灵，屡成水旱奇灾。这些地方农民的困苦便可想而知了。

第四个压迫农民的是贪官和劣绅。各县征收的钱粮，除国家正项之外，另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譬如地丁银一两，至少须缴纳银元三元以上，此项陋规，国家丝毫得不着，乃用“赢余”的名义归县官房班以及征收人员私分了。此外催钱粮的差役下乡，还要另外需〔搜〕索。印契税照地价收百分之九，也只有三分归国家，县官得三分，房班衙役共得三分。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谷，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多半是地主，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农民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挑拨农民到官兴讼，于中取利，或者因欠税欠租，借官势威吓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粮抗租，禀请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



劣绅们不仅借官势威吓农民，并且还要摊派亩捐，办理什么民团局或团防局作威作福，直接的欺压农民。至于乡村自治机关和各县议会选举，更是劣绅们包办的了。

农民受上述种种压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有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

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样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这不但是农民自身的不幸，并且是国家的损失和危险。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谷，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关系农民生计也非常之大。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因为军阀政府是断不肯把盐税和厘金废止的；至于“耕地农有”，更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地的农民所有。为农民目前自救计，本党主张全国农民应该有下列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 (一) 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
- (二) 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
- (三) 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

- (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
- (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
- (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征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缴收陋规。
- (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得移作别用。
- (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

这些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但是要想达到这些要求，非农民自己大家结起团体来出力奋斗不可。

怎样的结团体呢？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或者有人以为农民一向这样涣散，恐怕不容易结成团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广东的经验，农民的团体是可以组织成功的。自从民国十二年七月本党第三次大会后，本党才起首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二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六万五千多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主开了好几次战，这廿几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每年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劳动节），在广东省城成立了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适逢这一天（五月一日）全国各工会代表也在广东省城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劳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一百廿五个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喊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大家都十分亲密。在这些集会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可以组织协会和工人可以组



织工会没有两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农人和工人同属一劳力谋生的劳动阶级，实有联合互助的必要；并且工人大半集中在大都会，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处，都站在政治争斗之重要地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的上海广州工人，却有了廿万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他们不断的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使中外资本家都心惊胆裂，这更可以看出农民有了城市工人做有力的领导者。第三我们可以看出一向被厂主地主当做牛马的工人农民，一向被绅士们看不起的工人农民，现在都结成团体，便渐渐有抬头之一日了。

或者有人以为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他省恐怕不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广东国民党政府固然肯帮助农民，而同时广东各地方的地主商团勾结国民党中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有时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才行。现在除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农民，也渐渐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了。可见没有政府帮助，农民也能够团结起来。

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压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主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耕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不用说应该帮助你们，就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也必须帮助你们，因为他们的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你们参加是不会成功的。

农民协会应该怎样组织呢？各地的农民协会章程，按照各地情形，自然会有些小小的不同，至于主要的办法应一致如下：

一、农会会员以年满十六岁之佃农雇农自耕农及农村中手工业者体力劳动者为限。凡不耕田之地主，重利放债者，不耕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等，均不得为会员。

二、凡会员须缴纳入会费与月费若干。

三、各省协会须分为四级。

(甲)村农民协会以一村或合数村组织之，会员人数须在二十以上。由会员互选三人组织村执行委员会。

(乙)乡或区农民协会以本乡或区内三个以上村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乡或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乡或区执行委员会。

(丙)县农民协会以本县内三个以上乡或区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县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县执行委员会。

(丁)省农民协会以本省内五个以上县农民协会联合会组织之，由全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全省执行委员会。

四、各村协会所收之会员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村协会，百分之四十用于高级各协会。

五、非协会会员不得加入农民自卫军。

六、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一次，



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县及乡或区会员代表大会，均每半年由该县及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全村会员大会，每月由村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sup>①</sup>

- 七、村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三次，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省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 八、各级执行委员均互推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秘书一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事。
- 九、各级执行委员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消费合作社，教育会，水利局，害虫检查会等公益事业。
- 十、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聘请非农民为顾问，及各种技术人员，助理各项事务。

---

<sup>①</sup> 原件缺序号“六”。

#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农民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惟有首先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农民苟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之完成，而为吾党三民主义实现之根据。

吾党在广东作农民运动的工作，为期不过七月，已有农民协会组织的有三十七县；会员六十二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三万人。前次讨伐杨刘，此次统一广东，农民皆能以实力参加；此可证明吾党对于农民运动之进步。农民为谋本身解放之急切，故参加国民革命亦努力，现在广东以外，在珠江流域的如广西；在长江流域的如湖南，湖北，安徽，四川；在黄河流域的如山东，河南，直隶；乃至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均有农民运动之兴起。惟组织尚小，成效不著。吾党欲使全国农民参加政治争斗，对于中北两部农民运动，自当特别注意。而在实际运动中尤须确定全国统一的计划，并确定经费，使此种计

划得以完成。

基于上述理由，大会对于农民运动，应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三方面决议：

一，政治的——

甲，引导农民，使成为有组织之民众，以参加国民革命；

乙，排除妨碍农民利益之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等；

丙，解散压迫农民之武装团体；

丁，明定农民以自力防御侵害之原则；

戊，制止土豪劣绅垄断乡政，扶助农民之自治团体；

己，无论何时，本党应站在农民利害方面奋斗；

庚，制定农民保护法；

辛，实行公用度量衡。

二，经济的——

甲，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

乙，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

丙，减少雇农作工时间，增加雇农工资；

丁，取消苛税杂捐及额外征收，制止预征钱粮及取消无地钱粮；

戊，废止包农制；

己，从速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

庚，从速整理耕地，并整顿水利，改良农业；

辛，清理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

壬，取缔奸商垄断物价；

癸，改良青年雇农及女雇农待遇；

子,注意农民救济事业。

### 三,教育的——

甲,厉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

乙,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各种农民补习学校;

丙,尽力宣传,使农民自动的筹办各种学校;

本党为求解除农民痛苦,使其成为有组织之民众,以促革命之成功;故对于内部之组织,尤须有严紧慎密之筹划,兹规定如下:

- 1.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
- 2.在中央党部指导之下,于本国中北两部,选择相当地点,各设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人材。
- 3.确定并扩大农民运动经费。
- 4.各省区市党部之宣传部,须与各该省市之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尤须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使此种运动,成为本党之整个的统一的运动。

(原载农民运动丛书第七种《农民运动须知》,  
1926年9月广州出版)

# 农民运动议决案(节录)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

(一九二六年九月)

## (一)农民运动的趋势

自近年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加紧剥削和压迫以及军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以致形成现时弥漫全国的农民暴动，如新近河南、山东的红枪会暴动，四川、陕西、直隶的减租抗捐运动，广东、湖南的农民协会运动；并且在这些运动中表现一些共同的倾向：反对苛捐杂税，预征钱粮，反对贪官污吏，反对民团之压迫，反对战争之扰害；同时且表现积极的要求，要求自己的组织，要求武装自卫，要求有一个不苛取、不扰民的政府，在农民运动较进步的广东，更要求取得一部分地方政权（县长民选等）。总之，现在的农民，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痛苦，而不能再忍耐了，已经自动的（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始的或有组织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换言之，便是农民已经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的战线了，并且在实际政治上现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革命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二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照这种趋势看去,我们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因此扩大会有以下的决定。

## (二)经济的与政治的要求

广东的农民运动,已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政纲,从全国来说,则尚早一点,尚不能即订出一有组织的政纲。在这个决议案不是要有系统的说明农民之要求,而只是找出全国最急切需要的那几项是马上就要行动的。至于整个的农民政纲之提出须待至第五次大会时方能议及。

### 属于经济的

- (甲)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
- (乙)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
- (丙)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
- (丁)要求免除陋规,一切征收按市价计算;
- (戊)统一度量衡;
- (己)禁止囤积居奇,提倡农村消费合作运动。

### 属于政治的

- (甲)农民集会结社自由;
- (乙)县长民选;
- (丙)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均由乡民开大会选举;
- (丁)地方财政公开;



(戊)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

(己)剔除诉讼积弊，禁止差役需索。

### (三)组织问题

(甲)农民的组织不能太严格、太拘泥于农民协会之形式，如果各乡镇已有联庄会、守望社……等真正农民群众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又不易变更，则不必一定强之改为农民协会形式，且容许其加入县农民协会，惟全县农民的组织，仍统一于一个县农民协会。

(乙)我们此时农民运动的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因此，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组织或佃农的组织)，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亩田地者不能加入(因为不易定出一个适当标准)，只能比较概括的指出下之两种人，不准加入农民协会：

一 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

二 重利盘剥者。

(丙)对旧农会政策，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须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绅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谓合法机关——压迫农民。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 (四)宣传问题

(甲)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

(乙)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的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

(丙)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

(丁)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

### (五)对地主民团及地方政府政策

(甲)对地主政策 我们的政策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事实上打倒大地主。

(乙)对民团政策 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绅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一面对团丁宣传，使不助土豪作恶，一面对团总人选，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用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使民团的权力第一步移到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手上，而不为农民运动之障碍。

(丙)对地方政府问题应分别来说：

一、对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应不断的反抗，或分裂削弱其



统治以达到要求。

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及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地方，应以民众要求的形式取得权利。

### **(六)农村联合战线**

此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急需各地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始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农民自身为生活所迫，亦有急起暴动取得一部分政权而不可遏抑之势，尤其是广东。这种暴动也会使农民受很大的打击，我们的工作，不在遏抑此暴动，而在农民暴动中善于运用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就是联合农村中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者，共同行动，以免农民孤立。即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亦应采用农村联合战线，如下列几种形式：

(甲)在平时可取工农商学联合大会形式或各界代表大会形式；

(乙)在国民会议高潮时可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城乡分会；

(丙)在地方有事时可组织人民保安委员会。

至关于农民运动对各方面所取的政策与态度，已包含于本议决案各条之内。

(下略)

(选自《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  
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69至73页)

# 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两年前革命政府曾向农民作第一次宣言，不久又曾有第二次之宣言，今国民政府更以诚恳之态度，对农民作第三次之宣言。当总理在生之时，国民党及革命政府已提出其重要目的，在领导中国全体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参加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致中国于自由平等，盖深知我国欲求弭内讧御外侮铲除一切之敌人，非与我受痛苦被压迫之民众联合不可也。以是之故，革命政府曾于第一次宣言中勉励农民使扩大其力量，革命政府欲使农民改善其生活状况，于是与以组织各级农会及武装自卫之权。

自第一次宣言后，农民组织颇有进步，然政府施行此种之政策，结果非仅使农民阶级独享其利，实使全国民众溥受其益，而尤以革命政府所得之援助为多。自农民组织团体之后，对于政府社会有绝大之援助，其重要者，即反对一般反动及贪利之军阀是也；东江之役，政府讨陈下令各县农会纷纷起而援助东征军，或断绝陈逆与香港之交通，或阻碍其党羽之行动，故政府能于最短期间肃清逆党，在南路战事中获得农民之援助，亦不亚于东江杨刘之役，各县农民复一致崛起援助政府讨平叛逆；廖部长被刺后，各县农民及其他阶级民众，纷纷通电

誓为廖部长复仇，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东莞及宝安农军更以实力协助革命军队，驱逐郑润琦及林树巍之反革命势力。

农民之援助政府，略如上述，试观广东今日之能实行统一，及国民革命基础之日臻巩固，亦可知其取效之宏伟矣。农民之参加国民革命，不仅此也；彼等并曾极力援助吾人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拥护香港罢工即其明证；盖农民对于香港罢工，除召集各种会议予罢工工人以精神上之援助外，并实行参预对香港帝国主义者经济绝交之行动也。因农民曾实行参加国民解放运动，遂成为革命主要势力之一，且农民曾在反对军阀斗争中，屡显其能，且曾屡次为此种斗争而牺牲其性命，此足为其有政治觉悟及愿效忠于国民政府之表示；农民与政府既能如此密切合作，则政府政策之适当可得一完满之新证明。而吾人国民革命之毕竟成功，与孙总理主义之终，当实现亦可获一保证矣。然农民虽曾尽力予国民政府以伟大之援助，并不惜牺牲为吾国自由及独立奋斗，而彼等所受之痛苦，与艰难则仍一切如故，未尝稍减。农民除受尽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及残酷地主与其他压迫阶级之经济压迫所生之痛苦外，生活程度之高涨，高额之田租，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构成之战事，复时降祸灾于农民之家庭，而农民苦况遂不堪问矣；现今广东之势力，日渐扩张，此种情形，对于农民之担负，亦有绝大关系焉。农人以政府之协助，获得组织农民协会最微之权利，于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于农民协会，仇视甚深，有势不两立之概。陈，邓，杨，刘，诸叛逆虽经讨灭；而反动官僚，及小军阀遍布全省，每思伺陈而动，以恢复其既失之地位，利用土匪杀戮农民，欲以消灭农会之组织，以致各属土匪围攻村乡

事时有所闻，乡民缺乏自卫能力，往往为匪所害，反动派等不但欲破坏农民之组织，以灭少国民政府之势力，且直欲根本打破人民与政府之合作；故政府特于此第三次宣言中，明白表示政府自始至终，实行已往之宣言，尽力保护农民之利益，协助其组织之发展。于此宣言之中，国民政府敢决然再宣告于民众曰，国民政府当永远领导民众与人民之公敌奋斗，务求革命成功而后已；迨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势力扩张之后，国民政府当竭力为农民改良其经济状况，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土，同时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及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政府复当援助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参加乡村统治权，以改善农民之政治状况。国家之贫富，视乎农民之贫富而定，故一切不平等之事件，影响于农民者，当清除之。农民亦当继续奋斗，援助政府肃清内外敌人，此时政府当联合各阶级如农民，工人，商民，及智识界，共同奋斗，以期得到最后之成功，贯彻先总理之三民主义。

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政府与人民联合万万岁！

（原载《犁头周报》16期）

# 本党联席会议对农民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月)

本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农民问题均有重要之议决案。此次中央执行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所议决之本党最近政纲内关于农民问题之部分，更为重要。此次之议决案，固然是适应目前客观事实之最急切要的，而且本党已有两年余之工作经验，故议决之内容亦比较以前更为具体化。但就系统言，固与以前之决议完全一致也。最近政纲内关于农民问题之决议共二十一项，此外尚有关于民团之决议，亦于农民问题至有关系，今均录述之如下。

国民党的最近政纲(关于农民问题者)

- (一)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
- (二)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
- (三)遇饥荒时免付田租，并禁止上期收租。
- (四)改良水利。
- (五)保护森林并限期令各省童山荒山造成森林。
- (六)改良乡村教育。
- (七)设立省县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借款与农民。
- (八)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作基金。

(九)荒地属省政府应依定章以分配与贫苦农民。

(十)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十一)政府应帮助组织及发展垦殖事业。

(十二)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农民合作社。

(十三)政府应设法救济荒灾及防止荒灾之发生。

(十四)不得预征钱粮。

(十五)政府应组织特种委员会由农民协会代表参加，以考察农民对执不正当租税及其他不满意事。

(十六)禁止租契及押契约等之不平等条件。

(十七)乡村成年人民公举一委员会处理乡村自治事宜。

(十八)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及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

(十九)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

(二十)禁止对农民武装击袭。

(二十一)禁止包佃制。

上面的三次大会的决议案，对于农民本身的补益，都有很具体的办法。现在我们要求其实现第一步，应使耕者各有其田。因为佃农费去买牛、制器具、备种子种种本资，而仅得其自己所获得的报酬的一部分，这是很不平很不合理的。不过耕者有其田目前还是不易实现，所以目前的办法应当实行减租及取消高利贷。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2日第2期第3版)

#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

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中国农民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底于完成。中国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之最大政党，负有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发布宣言，对于农民问题，特加注意。民国十五年一月，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议决对于农民运动的纲要。同年十月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发布新政纲，关于拥护农民利益者二十二条。三年以来，本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拥护自身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组织之广，几遍全国。使革命风潮特别扩大，革命进行特别顺利。这都是因为农民受痛苦最深，求解放最切，而本党适能拥护其利益，扩大其组织，领导其行动，才有这样的结果。

最近各地农民起来的形势，至为迅猛。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短期间内，有极大的发展。长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以北伐

军的进展，农民必定迅速的起来，成为拥护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除参入战争扶助革命军得到胜利外，就是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这个封建地主阶级，乃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一个特殊阶级，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对于农民的剥削，都凭附这个特殊阶级才能达到目的。故封建地主阶级，乃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之真实的基础。不推翻这个特殊阶级的权力，则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虽有形式上之破败，其使之存在的实质并未消灭，时常有使革命改变性质之可能。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则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等等简直无从说起。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本党具有最大之决心，将领导此种争斗，使得到最后的胜利。

本党为领导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并使这个争斗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此外本党尚当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装。总之须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的保障。



农民在政治争斗胜利之后，经济争斗便随着开始，农民经济奋斗的意义，为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个剥削的总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本党的任务，即在领导农民反抗这个剥削。本党联席会议议决政纲有如下数条：一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禁止重利盘剥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廿；三禁止上期租；四禁止预征钱粮；五禁止包佃制，此次全体会议又决定佃农使用土地权，改良田税法则，并规定农民的自治机关，关于地方经济事务之各项主管权力。皆属农民初步的经济争斗之纲领，本党必须领导此争斗，使继政治争斗得到胜利，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当用政治的力量帮助农民达到目的。

不但如此，因为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原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的数目，到近年而愈扩大。完全无产的赤贫农民，与有产不多不够生活的次贫农民，占全体农民中之大部分。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乃一切纷扰变乱的根源，同时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各省，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贫农群众的土地问题，也是极其严重。本党总理孙先生深见于此，二十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到“农民之失去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总理并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提出“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此皆深知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斗争，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于断绝借贷关系，至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云：“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政纲亦以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规定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与农民。本党当于最短期内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使本党政府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之资本乏缺问题。

总之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代表农民而奋斗，本党始终拥护农民一切合理的斗争。务使一切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失去其凭借。减轻其剥削，使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这是本党历史的使命，本党当毫不犹豫的执行之。

（原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 一 土地问题意义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债；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

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份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 A 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 B 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 C 战时苛酷的征收
- D 拉夫(运输军用品)
- E 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 F 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

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刻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神，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

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 二 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



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

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起初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



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 三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

按照上面的分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

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选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156至164页)

##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第四节）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禁止苛约，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反抗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领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的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

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违背它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以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决定凡田租

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是湖南农民协会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跟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将军们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动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门从事挑拨离间，他们为左倾之宣传，然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挥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的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

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说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的政权交付于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了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农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义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党的中央坚决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正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际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正月二十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将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末，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





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有看看二十六日的议决案：“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专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似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际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忙了湖南事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范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反革命的妥协的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末，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见《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9 月

第 1 版第 906 至 909 页）

#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全国 农民协会会员的两个统计

## 全国农民协会统计表

(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截止)

本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后,对于各种运动,无不尽力扶植,尤其是农工运动,本党党纲有扶植工农政策,而全国农民运动,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在最近各地负责农民运动同志报告,已成立的农民协会及会员人数,作一统计,列表于下:

省名	类别 数目	已否成立 省农民 协会	各级农民协会 数 目			合 计	协会会员 人 数	备 考
			县	区	乡			
广 东		已成立	23	177	4,527	4,727	647,766	
广 西		已成立	2		34	36	8,144	
河 南		已成立	4	32	238	274	270,000	
四 川			1	16	63	80	6,683	
湖 南				44	43	87	38,150	
湖 北		已成立		13	25	38	4,120	
山 东					12	12	284	
直 隶				6	21	27	1,342	
江 西				6	30	36	1,153	
热 河			5			5	2,200	
察哈尔			1			1	600	
陕 西					30	30	1,000	
总 数		4	36	294	5,023	5,353	981,442	

(附注)上表所列数目,系根据各省最近报告,或调查所得。但因各省报告多未详晰,而调查亦因限于时间,未能详尽,故其中错漏之处尚多,希阅者谅之。

(原载《农民运动》周刊第1期第20至2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印,1926年8月1日出版)

## 一九二七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

(武汉政府农民部,一九二七年六月的调查)

省名	类别 数目	已否成立 省农民协 会	各级农民协会数目				会员数
			县	区	乡	村	
湖南		已成立	41	638	13,207	—	4,517,140
湖北		已成立	21	—	—	—	2,502,600
陕西		—	20	141	—	3,894	705,160
广东		已成立	73	—	—	—	700,000
江西		已成立	10	171	2,009	—	382,617
河南		已成立	4	30	238	—	245,500
四川		—	6	59	334	—	33,200
福建		—	2	16	147	—	28,415
山西		—	7	—	—	—	17,050
广西		—	2	—	34	—	8,144
安徽		准备成立	2	30	130	—	6,600
热河		—	9	13	31	35	5,423
察哈尔		—	1	—	—	—	600
直隶		—	1	4	—	82	360
山东		—	—	—	14	—	284
云南		—	2	—	—	—	—
总计		5	201	1,102	16,144	4,011	9,153,093

江苏无调查,约有会员二三十万。

#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月五日)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三月尾各省学生开始来粤，四月举行入学试验，确定所址于番禺学宫，依照预算从事开办。五月三日开学，收录学生三百余人，训练四个多月，业于九月十一日举行毕业试，截至十月五日止，除病生三人未出所外，所有学生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查本届农所，为本党第一次大规模之农所，应全国农运之要求，集二十省区之学生于广州，而训练之，兹将经过情形分数项述之于次：

## (一) 学生人数及籍别

原定学生名额三百人，后以来学者多，加收十六人。六月间又增收十一人，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七人。嗣以疾病或他故先后退学者九人。至毕业时共有学生三百十八人。依省籍分别则如次：

直隶二十二人 山东二十三人 河南二十九人 热河四人 察哈尔五人 绥远八人 陕西一十六人 四川二十五人 湖北二十七人 湖南三十六人 江西二十二人 安徽一十五人 江苏一十人 福建一十六人 广东二人 广西四十人 云南一十人 贵州一人 奉天二人

## (二) 授课情形

五月三日虽经开学，因课堂为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用为会场，至五月十五日，才开始上课。中有两星期为赴海丰实习时间，理论之讲授。实际授课十三星期，共授二百五十二小时。计：

三民主义	(陈公博 陈其瑗)	六小时
中国国民党史	(甘乃光)	六小时
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	二十三小时
农村教育	(毛泽东)	九小时
帝国主义	(萧楚女)	十四小时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萧楚女)	五小时
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	(萧楚女)	九小时
中国政治状况	(彭述之)	十二小时
中国财政经济状况	(陈启修)	四小时
经济学常识	(陈启修)	十八小时
苏俄状况	(陈启修)	十八小时
中国史概要	(恽代英)	十小时
地理	(毛泽东)	四小时
中国职工运动	(李立三)	十七小时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罗绮园)	十五小时
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	(周其鉴)	六小时
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	(彭湃)	四小时
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	(周恩来)	六小时
法律常识	(毛宪)	九小时
统计学	(安体诚)	九小时
农业常识	(韦义光 蒲良柱)	十六小时

农村合作概论	(于树德)	十小时
各国革命史	(张秋人)	九小时
革命画	(黄焯华)	十四小时
革命歌	(李一纯)	四小时

下列功课二十五门,于革命之理论及方法,尤以农民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大体已备。上列各课,多数均有讲义或参考材料发给学生。

### (三) 军事训练

将学生分为二队,每队分为六区队,设总队长一人,区队长六人统率之。于五六七三个月内,实行正规之军事训练,共计训练十星期,上操一百二十八小时。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征泮,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等负训练之责,俾学成之后,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

### (四) 实习

五十人赴韶州实习一星期,全体赴海丰实习二星期。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 (五) 授课以外之理论研究

本届设专任教员一人,除讲堂授课外,指导学生为上堂以外之理论研究。专任教员为萧楚女,毛泽东亦参与之。发给下列各种书籍每学生一全份:

三民主义	建国方略
建国大纲	汪精卫先生演讲集

帝国主义之政策的结果	帝国主义浅说
资本制度浅说	社会进化简史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中国农民月刊	农民运动周刊
犁头周报	中国民族运动及其策略
孙文主义讨论集	孙中山先生对于农民之训词
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之策略	农民合作概论
列宁与农民	农民国际
俄国农民与革命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土地与农民	苏俄之农业政策
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步兵操典	

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

#### (六)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

因学生来自各省，又即须回到各省从事工作，对于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亟须研究。乃组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



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研究会由各该省学生组织之。推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八人主持其事。各研究会开会每星期自一次至二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陆沉同志负指导之责。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引导学生做出了下列各种全国的调查：

1. 租率
2. 主佃的关系
3. 抗租减租平泉等风潮
4. 利率
5. 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
6. 田赋
7. 抗粮情形
8. 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
9.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
10. 地主的来源
11. 货物价格与农产价格之比较
12. 工价
13. 失业情形
14. 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
15. 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
16. 地方政治组织
17. 地方政治情形
18. 会党及土匪
19. 团防情形
20. 教育状况
21. 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
22. 兵祸及其影响
23. 天灾及其影响
24. 贪官污吏及其影响
25. 烟赌偷抢各种情形
26. 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
27. 妇女的地位
28. 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29. 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
30. 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31. 农村组织状况
32. 地质之肥瘠
33. 宗教之信仰状况
34. 度量衡
35. 民歌
36. 成语

#### (七) 编印农民问题丛刊

为应全国农运同志研究上之要求起见，极力节省原预算内不必要之开支，剩出一点钱来编印农民问题丛刊，计共五十二种，现在已出版者十七种——

第一种 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

- 第二种 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 第三种 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 第四种 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 第五种 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 第六种 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 第七种 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  
议案
- 第八种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 第九种 农民合作概论
- 第十种 列宁与农民
- 第十一种 农民国际
- 第十二种 俄国农民与革命
- 第十三种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 第十四种 土地与农民
- 第十五种 苏俄之农业政策
- 第十六种 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 第十七种 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以下尚在印刷或编辑中

- 第二一种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 第二三种 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
- 第二四种 全国农业行政机关试验机关及教育机关
- 第一八种 广东农民运动概述
- 第一九种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 第二十种 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 第二二种 中国的重要农产物



- 第二五种 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  
第二六种 中国农业生产问题  
第二七种 全国农民运动概况  
第二八种 中国地租问题  
第二九种 各地主佃的关系  
第三十种 中国重利剥削问题  
第三一种 中国田赋问题  
第三二种 各省抗粮运动  
第三三种 苛税问题  
第三四种 各省农民之分析  
第三五种 地主的来源  
第三六种 祠堂  
第三七种 地方公会  
第三八种 各省地方政治组织  
第三九种 中国地主阶级的武装问题  
第四十种 天灾问题  
第四一种 兵祸问题  
第四二种 贪官污吏问题  
第四三种 土豪劣绅问题  
第四四种 各地的工价  
第四五种 各地的度量衡  
第四六种 农村教育问题  
第四七种 农村宗教问题  
第四八种 中国农村中妇女的地位  
第四九种 中国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第五十种 农村文学

第五一种 农村成语

第五二种 中国农民问题概论

这部丛刊如能完全出版，在目前之农民问题之迫切的研究农民运动之急激的发展中，确实可尽相当的供给材料之责。

(选自《中国农民》1926年6月11日第九期)

## 附：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简介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至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 (一)总 述

本党自改组以后，即认定中国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故宣言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发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之实力。根据此等扶助农工运动之原则，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乃有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之决议。第三十九次会议，乃有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之决定。农民运动讲习所之组织，乃实施方案中之一项，盖所以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

农民运动的目的，一方固然是要求农民了解本党之主义，使之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之奋斗；而一方亦要使之明白自身阶级之利害，起作自身阶级利益之奋斗；盖必如是方能使之不断

的努力，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

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之取材，在第一二届，则以中国国民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身体强健能忍苦耐劳者为合格；第三四届，则专招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

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科目之分配，第一注重本党主义之解释；第二注重国民革命基础智识之灌输；第三注重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而尤注重于军事训练，盖学生熟习军事训练，一方可以当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

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十三年七月开办至今，学生毕业者前后已有四届了。第一届凡三十三人，第二届凡一百四十二人，第三届凡一百一十四人，第四届凡五十一人，第五届两班学生共一百一十四人，总共毕业生四百五十四人。在此四百五十四人之中，被选派为本部特派员者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使之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作。

本党一年来之努力、在广东一省已有三十二县，五十余万农民所组织之省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运动有如风起云涌之势。最近未成立之各县，固已纷纷成立，而北部诸省亦相继开始进行，若再加以切实指导，保护其发展，不难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农民参加本党战线，促成国民革命成功。所以对于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材，益感缺乏，而要求亦非常急切。本部前办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皆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系为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现在此项人材，在年来每个争斗中，已足表见其

奋斗苦战之特具精神，可以勉强敷用，且已筑起农民协会之基础。此后尤宜注意者，就是上马杀贼有人，下马作露布者仍难其选，且亦势难兼顾，因此本部为利便农民运动全材起见，乃决议续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定考取中学毕业之学生。

## (二) 章程及科目

### 第一章 入学资格及手续

第一条 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四届不限中学毕业，凡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均一律录取，并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

第二条 凡合于前项资格，经本党各级党部负责人介绍，或由各地农民协会之负责介绍与保证，并携带四寸半身相片及国民党党证，始得报名，考试合格者取录。

### 第二章 学额与考试

第三条 本届学额定□□名。

第四条 笔试，口试，检验体格。

### 第三章 修业期限

第五条 定三个月毕业，如修业期满，考试合格，由农民部给予毕业证书。

### 第四章 教授科目

第六条 (甲)关于本党主义者

一 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

## 二 国民党党纲及宣言

### (乙)关于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智识者

- 一 甚么是帝国主义
- 二 帝国主义侵略简史
- 三 中国民族革命史
- 四 各国革命史
- 五 社会学浅说
- 六 政治经济之浅释
- 七 各国政党状况
- 八 法律常识
- 九 中国秘密社会简史
- 十 每周政治报告

### (丙)关于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略者

- 一 农民运动之理论
- 二 世界农民运动史略及其现势
- 三 农民协会与自卫军之组织法
- 四 农民运动现况及其趋势
- 五 中国农业情形及改良方法
- 六 农村教育
- 七 合作运动与农村之关系
- 八 中国工人运动及工人状况

### (丁)关于实习宣传训练者

- 一 统计学
- 二 阅书报与造论
- 三 演说与集会实习

#### 四 辩论会

#### 五 唱歌

#### 六 图画

#### (戊)军事训练

#### (己)农民运动见习(于假日或星期日为之)

### 第五章 待 遇

第七条 学费膳费住宿费堂费一律豁免。

第八条 录取后由本所发给制服一套，并按月发袜一双  
每个半月发鞋一对。

第九条 书〔籍〕讲义与及纸张笔墨概由本所供给。

第十条 除此之外，每名每月另发给津贴费三元以资零  
用，毕业成绩优良者选充本部农民运动特派  
员。

### 第六章 纪 律

第十一条 本所为训练革命人材机关，尤其是养成坚忍  
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要绝对尊重团体行  
动，无复个人自由之可言。所以，凡关于本所  
宣布之一切规例及命令，均须绝对服从遵守。

第十二条 本所为使学生习惯团体生活成为有纪律有组  
织的活动干部，凡在操场、讲堂、膳堂、宿舍及  
在外之一切行动，均以军事训练方法管理。

第十三条 如学生于纪律有违反时，则视其犯事之轻重  
为惩戒之标准：轻微者警告，重者记过，不可  
贷者开除(警告二次作记过一次，记过三次即  
行革除)。



**第十四条** 学生请假如属于农民运动事件者，须由该负责保证人备函申明理由，经所务处核准，方可请假。告病假须得本所医生证明，关于个人私事概不准请假。

### 第七章 保证书与志愿书

**第十五条** 学生于入学时，须由该负责介绍之人填具保证书及自己填写志愿书。

**第十六条** 该保证人须保证该生除因不得已事故经请主任允准或由校斥退外，决不中途退学。

**第十七条** 学生如有被斥革或无故中途退学者，所有一切该生学膳宿衣物书籍等费由农民部追究保证人负责赔偿。

**第十八条** 本所设一检查委员会，由本所职教员及农民部派员若干人组织之，其权限为检查应考之学生合格与否及学生入校后之一切行动。

### 第八章 休 假

**第十九条** 本所休假日如下

一、星期日

一、纪念日

### 第九章 所 址

**第二十条** 本所所址在广州市东皋大道第一号（报名处设在本所）。

###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讲堂规则、课程表、宿舍规则、膳堂规则另订之。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得以本所所务会议多数通过或农民部之训令修改之。

### (三) 历届农讲所概况

####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一日)

##### (甲) 分子

十三年七月三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训练，定一个月毕业，计学生三十八名，在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二名。

##### (乙) 训练

此届讲习所主任为彭湃同志。学生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于所外活动，凡星期日须有农村运动实习，步行之训练，马术之训练，又有农民党员联欢大会之组织，市郊农民协会之成立，及东西南北四郊之实际调查与宣传组织。故此期学生实为本党农民运动之推进机，现在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

##### (丙) 军事训练

- 一 地点在长洲陆军军官学校期间十天
- 二 军事训练十日间课程表

日 曜		七 (木)	八 (金)	九 (土)
区 分		七 (木)	八 (金)	九 (土)
午	科目	一, 持枪立正稍息及上下刺刀 二, 密集(编成报数, 队形) 三, 散开, 散兵线之构成及其运 动	一, 行进之队形四列二列及一 列侧面纵队 二, 刺枪术(直刺)	一, 散兵线之运动单人或部分 之跃进(数人或班)
	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十五分	科目 一, 步枪各重要部分(瞄准具枪 机等)之用法及解释 二, 步枪各部之分解及结合	子弹 一, 装退子弹 二, 射击站放 三, 射击卧放 四, 射击预习正瞄准及击 发法	一, 射击预习正检查瞄准 二, 站放 卧放
后	科目	一, 枪之擦拭及保存 二, 瞄准线之解释(用 模型行各个教育)	一, 射击要旨 二, 射击姿势及卧倒姿势 三, 射击预习正瞄准	一, 战时之射击 分火 交叉 发见目标 射击速度
	科目	一, 命令之解释 二, 预令及动令之要领 三, 密集散开及上刺刀射击等 口令	一, 散兵线之构成运动及射击	一, 利用地物 荫蔽接近敌人 急造散兵沟伪装
夜间演习		七时至九时		

日 曜		十 (日)	十一 (月)	十二 (火)
午 区 分	七时至九时	一, 单人及班之确进并匍匐前进 二, 各个散兵之职责	一, 散兵线之运动班或排之跃进	一, 占领后之攻击阵地 二, 前线与后方部队之联络 三, 单人或排之跃进 四, 冲锋及其预备
	九分至三十分 十五至三十五	射击预习演习 一, 瞄准 二, 击发检查 三, 瞄准检查	一, 减药射击 二, 射枪术(直刺)	一, 实弹射击 二, 刺枪术(直刺)
午 区 分	十分至三十分 三十五至五十五	一, 距离测量(目测步测) 二, 地形识别 三, 视察战场(发见目标及敌人阵地)	一, 侦探之搜索及报告	一, 行军警戒之要旨(尖兵) (及本队) 甲, 搜索法 乙, 联络运动 二, 宿营间外卫兵内卫兵之职务
	四十分至五十分 五十五至六十分	一, 传令使之职务传达笔记口头之命令或通报	一, 散兵线之射击在中距离及远距离中选择射击目标(分火交叉射击及停放)	一, 驻军警戒之要旨排哨部署 甲, 口令 乙, 一般守则 丙, 特别守则
后 区 分	七时至九时	夜间演习		

日 曜		十三 (水)		十四 (木)		十五 (金)		十六 (土)	
区 分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午	七时至九时	一, 步哨之职责 二, 步哨对敌方之监视法 三, 步哨之位姿势 四, 步哨发见敌人之处置	一, 巡查(地形搜兵) 二, 传令勤务	一, 森林战山地战 二, 冲进屋宇或	一, 小战(部分之战)时在后方之动作 二, 简章问题				
前	九分至三十分 九时十五分	一, 步哨之连络 二, 潜伏侦探(密密步哨)及巡查职务	一, 排之防御 二, 选择防御位置 三, 防御之射击及逆袭	破坏敌人障碍物之法	校 阅				
午	十分至三十分 十五分	一, 宿营(舍营)勤务及其任务 乙, 警急集合地 丙, 警备方法	一, 村庄屋宇及地物之防御 二, 构筑障碍物方法	一, 答解各种军事短题					
后	四十分至六十分 三十分	一, 侦察敌人主力及敌兵之阵地 二, 侦察河流山林村庄及其他并认识方向	一, 埋伏之要领答解各种军事短题						
	七时至九时	一, 侦察方向 二, 侦察动向 三, 步哨问谁法 四, 对于敌人来袭之动作 五, 夜间演习		冲进敌人军事机关及后方办事处之要领					

农村实习在军事训练完毕即与军校特别区党部连续三天向附近村落农民运动凡深井,鱼珠,东圃,黄埔,长洲等处均有宣传斯时长洲农民协会成立即当时之宣传结果

(一) 毕业

(二) 毕业试验            一, 笔试            二, 口试

(三) 毕业日期        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日行毕业典礼由孙总理致训词

(四) 毕业人数        三十三名

(五) 毕业学生姓名

姓 名

李冠南	黄学曾	韦启瑞	陈伯忠	何植霖	王镜湖
郭 新	莫萃华	梁复然	陈雄志	李民智	周镇元
梁功炽	黎轻发	黄超凡	郑千里	苏 南	高恬波
李曼如	洪春荣	侯凤池	侯静山	胡任兴	李可群
陈振铭	梁桂华	王振柔	叶介之	钟 觉	萧一平
李 元	丘鉴志	陈式熹			

### 特 记

一, 本届学生原共三十八名

二, 决席旷课过多者退学一名不能毕业者三名自请退学者一名

三, 女生二名一调充农部庶务

四, 学生死去一名

五, 初次共派出特派员二十四名

六, 派出时期为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七, 给发第一届毕业证书共三十三份

##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之经过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三十日)

### (甲)续办之原因

第一届毕业所员数三十三人，以广东九十四县之广，农民有二千四百余万之多，第一届毕业人数如是其少，难于普遍。为大规划之农民运动计，乃赓续举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扩充学额至二百二十五人。练习期亦延长至两个月。

### (乙)招生及开学

(一)通告各县农民协会介绍及登报招考

(二)学生审定

1. 有农民协会介绍或现为农民、工人者，为最合格。入学试验以口试为甄别主体，试题(笔试)如下：

- (1) 你现在做何种事业？
- (2) 你觉得现在中国农民的地位如何？
- (3) 你何以要入农民运动讲习所读书？
- (4) 世界上何种人能与农民联合？
- (5) 本党何以要做农民运动？

2. 学生填写入学检查表。

3. 取录学生二百二十五人，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开课，课堂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礼堂，以罗绮园同志为主任。

### (丙)军事训练(农民自卫军的组织)

广东农民自卫军原来就是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

、生 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第一届学生三十六人，一个月毕业；毕业后续招第二届，扩充至二百二十五人，毕业期间也延长至两个半月。所招的学生多半是由本党同志在各县介绍来的，故此工人农民占有半数。其中尚有十三名女子。入学试验的时候，注重口试，把一般闻声投考的及无聊的学生尽数排除了。第一届毕业生中遣了二十五人为特派员，派往各县干农民运动。第二届也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了。照原定计划，先上讲堂两个月，再经军事训练半月。后来因地方与教授问题，不能划分数班。然聚二百二十五人于一堂观察与甄别均难着手。故我提出先行军事训练看谁能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绳以军纪，看谁能服从团体动作。而刚好扣械事件发生，商团鼓动商家罢市，即将二百名（女生除外）学生改组为农民自卫军。工团军此时也组织成功。即命农民自卫军移驻省署，是为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也就是第二届学生军事训练之始。后来共管粮食因范廖等军人反对而〔消沉〕。农军遂常留省署训练。这次虚张却收了点微效就是学生中的怯懦分子，以为忽然迁入省署，不知葫芦里是什么药于是逃去者约二十人，从此后请了十位西江讲武堂的毕业生作教练，整天的操练，不能吃苦而退学的在十人以上。所遗留的不过百六十人而已。如是训练了半个多月，乃改为上午上课堂，下午军事演习。及大元帅出发韶关，下两度命令着农民自卫军赴韶训练，并担任后方宣传工作。九月二十日下午七时乃与工团军全队开往韶关，二十一侵晨到步，由大本营参军处指定在第十三号兵棚驻扎。是日下午三时大元帅亲到集合工农团演说。大概说：宣传比武力更为重要，以力服人者一时，以主义服人者始



能永久。每天在韶做农村运动，即拔队返省。在开赴韶关之前一夕百六十学生预知消息，因害怕而逃走者有八人，因病不能去者五人，刚好那时南浦农团有二十人来省，加入队伍，仍足百六十人之数。

到韶之次日，即九月二十二日，将全队分为十小队，以附近韶〔籍〕之学生作领队，分别往各乡村及城内调查。结果甚得当地农民之欢迎。嗣后每日以四人为一队，共三十六队，出发到韶城附近数十里内一切农村作宣传运动。宣传的方法，先将该村户口及生活状况作详细之调查，然后说以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之利益。北江农民年内受兵燹之灾最惨，受地主重租之压迫亦烈，各人均知组织团体之需要，故数日之间，各村农民纷来接洽。可惜时间不足，各村农会尚未及组织成功，然此时苟派三四人前往，马上即可成立。我们从韶返省是九月三十日。虽然在韶驻有十一天，然其中因有三天学科演讲，由绮园，平山，啸仙，担任教授，两天筹备赞助北伐大会，一天巡行市面散发传单，农村运动实在只有五天，乡落太多，而且太散，所以不能立刻成立农会。

从前只是讲习所的组织，所以职员只有主任一人。后来军事训练时期，才多请十位教练，到完全成为农民自卫军之后，乃着手改为军队的组织。军衣在省署训练时已做好。去韶之日，再备置干粮袋，水壶，军毡，军装经已齐备，所差者仅枪问题而已。兹将自卫军的组织列下：

以全体分为两个中队，每中队九个分队，每三个分队成一个小队。每分队九人以一人分为队长，总共一百六十二人。以教练官为中队长及小队长。

## (丁)分子

### 一,以地方分之:

南海六人 香山十九人 顺德十八人 广宁二十三人  
东莞三人 高明三人 潮州与海丰八人 惠州  
与梅县九人 琼崖二十七人 花县七人 女生十三人  
(西江一带)十人 (北江一带)五人 南圃农团二十一人  
番禺与清远五人

共一百七十七人(出发韶关;女生除外)

### 二,以职业分之:

学生十分之三 农人十分之三 各地农会送来者十分之一  
工人十分之二·二 女工十分之〇·八

## (戊)双十节屠杀之后

农民自卫军自从韶关回省之后,即行停止军事训练,注意政治宣传,每日上课,迄八小时,一直至十月九日,没有间断。到双十警告节那天,除病及因事请假者外,全体列队参与。二时许从第一公园散会后加入巡行,巡行队伍警卫军讲武堂先导工团军从之,我们又接着工团军。其后便是各工会学校团体。行至太平路西河口转角处商团屠杀的惨剧就开幕了。是役农民自卫军因排列第三,非火线密集地点,所以受害比较警卫军讲武堂工团军稍轻,得于枪声初起时避入附近民居商店。下午六时陆续归队回省署者已半数,其余为商团福军协同拘往福军本部者,亦于晚间由胡汉民省长电李福林饰令放回。其避入民居者,因得从容更换便衣故皆幸免于辱,其为商团福军拘去者,则无不饱受拳击枪殴。计是役受伤最重的为队员梁歧玉,身中四枪并受刺刀伤二,倒卧地上,商团见其不死,复以

足踢其颊，皮破血出、晕不省人事，幸航空局长陈友仁汽车驰至，即送入稻美医院救治，得免于死，迄今半月渐见痊愈。其受拳及铁器重伤者三人，轻微伤则除当时避免者外无一幸免。十一日之下午，商团之势焰益炽滇军态度复至不明，以手无寸铁之农民自卫军留居省署，殊非安全，故决迁往黄埔。

十一号全体除因伤未痊不能往与请假回乡者外，全数由大沙头起程开赴黄〔埔〕。到黄〔埔〕后又因与蒋校长商酌未妥，仍居船上，后与蒋校长往返磋商，结果蒋允拨两操场为驻扎地并肯派教练员十名担任教练。于是十四早遂开始发枪，工农团军共领枪三百零五枝（农团军八十五，工团军二百二十枝）。实行军事训练。十日之中由托枪，瞄准，装放子弹，实弹射击，散兵线，密集教练，冲锋等各原则，均在此短时期内练习，对于武事，不致茫昧无知。十月二十八拔队回省，再从事政治讲演两日，将以前功课作一总结，两日后遂分别散往各县，第二届农民讲习所算做毕业了。是届毕业生人数共一百四十二人。

(己)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姓名表

姓 名	年岁	〔籍〕贯	姓 名	年岁	〔籍〕贯
吴勤本	三二	南 海	谭 锡	二四	南 海
吴颂辉	二二	同	吴兆权	二三	同
吴锦洪	二二	同	郑 汉	二四	同
吴俭本	二十	同	黄 云	三一	同
吴济南	二六	同	卢 满	十六	同
吴成就	二七	同	梁瑞生	二一	香 山
吴桂华	三十	同	关 仲	二二	顺 德
麦成谦	二五	同	吴兆元	二二	同

吴锡霖	三十	南	海	梁 坤	二三	顺	德
朱子雄	二十	香	山	冼雄标	二十六	香	山
范仲图	二一	顺	德	梁 柏	二六	顺	德
赵楚白	二五	同		冯 锡	二三	同	
梁文华	十八	同		马卓腾	二九	香	山
陈官祥	二七	同	山	冯瑞华	九九	顺	德
杜泽荣	三十	同		李 冠	九九	同	
黎汉庭	三十一	同		李伯廉	二八	同	
黄泽南	二四	同	德	李华炤	二二	同	山
龙乃武	二七	同		梁岐玉	二一	同	
郭剑华	二二	同		卢 成		同	德
郑 金	二四	同	德	刘炎如	三十九	海	丰
王杰儒	二十八	同	山	陈汝良	十九	同	
李奕九	十八	同	德	钟耀球	二三	兴	宁
莫 发		南	海	余觉作	二三	大	埔
王 锦		同		谢培芳	二一	揭	阳
梁 文		清	远	冯卓然	二二	惠	阳
郑 议		香	山	黄朝壮	二三	海	丰
杜沧洲		同	德	蔡日升	二二	东	莞
刘明德	十八	海	丰	罗克仁	二一	惠	阳
林会云	三十	同		丘汉松	二一	蕉	岭
罗思沅		同	川	周廷恩	二二	乐	会
魏 权	二三	同	华	张昌瑞	二六	同	
黄 克		五	川	徐麟章	二十三	同	山
梁啸海	二二	龙	莞	张昌隆	二三	琼	山



李克明	二四	文	昌	林无我	二五	同	山 会 定 宁 明 宁 禹 县
潘汉波	二四	同	迈	徐容	二五	同	
吴天荣	二十	澄	会	周德忠	二五	同	
林耀启	二十	同	安	梁燕伍	二四	同	
王克猷	二五	乐	宁	周泽天	二十三	琼	
周朝郁	二二	同	康	徐克贫	二三	同	
徐树芳	二四	定	溪	林浩源		新	
徐树兴	二七	万	来	吕健生		同	
黄杰	三十三	海	浮	吕鼎平		同	
陈均达	二三	遂	要	陈两轩		罗	
雷永铨	二四	珍	兴	谭鸿镇	二八	广	
陈世聪	三十一	云	宁	谭鸿翔	二四	同	
吴金祥	二一	同	宁	谭鸿钿	二一	同	
廖永成	三二	同	宁	谭鸿志	二十六	同	
张桥	三六	高	宁	麦均林	二六	高	
黎照	二八	新	宁	谭其聪		同	
苏源机	十九	广	宁	吴养三	二二	广	
莫雄	二六	同	宁	莫黄义	三五	同	
邓火	二二	同	宁	严林	二五	同	
邵福烈	二十九	同	宁	郑金秋	二四	同	
薛义	十九	同	宁	张薛才	二八	番	
郑西金	二三	广	宁	胡日新	二五	同	
郑耀南	二六	同	宁	王汝南	二四	同	
李三才	三十五	同	宁		三十	花	
杨五	二五	广	宁				

梁文典	三十	同		陈炳辉	二四	同	
叶鉴波	二十	花	县	冯积	二五	清	远
黄玉南	二十	同		杨转	二九	同	
黄馥珊	二一	同		罗侠卿	十八	顺	德
侯河清	二十	同		陈桂来	二三	同	
梁伯舆	二十	同		龙懿范	二六	同	
刘兆棠	二十	番	禺	黄秀芳	二七	同	
宋华				李锦华	十八	同	禺
赖彦芳	二五	清	远	林海棠	十八	番	会
刘兴	二十	同		何棣怀	二一	新	东
梁文	二五	同		谭葵谦	二三	东	高
袁卓轩	二一	番	禺	朱丽华	十七	高	南
杜淑真	二八	同				南	明
							海

##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入学检查表

姓 名		年 岁	
性 别		结 婚 未	
籍 贯		住 址	
父亲之名及其住址			
(例如小农富农 父亲之职业 田主小商人买 办官吏散员等)			
父亲有无相识救国运动之人			
你同家庭的感情如何			
你现在的职业			
你从前的职业			
你的经济状况 (田产、屋业、 物业, 等等)			
你曾在何校毕业? 如未毕业能读写自如否?			
你的政治意见如何?			
你曾做过中国革命运动的工作否?			
你在民国元年以前有无反抗 非法运动如有何人知之?			
你在辛亥革命有参加战争 否?在何处?能证明否?			

##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入学检查表(续一)

你在民国元年后有参加革命运动否?做何种工作?	
详说你在党内的政治活动,在护法政府内的政治活动,学生、农民或工人运动?能举例证明	
何年入国民党? 在何地方区属?	
你在满清或民国时因政治之故曾入狱否?	
你有无亲切戚友在乡村?	
你出世在城市抑或在乡村?	
你习惯农民生活否?	
你由何年起至何年止在乡村居住?你往常做何事业,同何人交际往来?	
你在广东或别省那县人识你最多?	
你或你的家在那地方占有大势力否?	
汝曾做过农民运动的工作否?	
你对于帮助农民的政治意见如何?	
你以为在中国那一等阶级应该为革命运动的基础?	





##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入学检查表(续二)

你有与亲戚绅士往还否? 何种亲戚?	
你何故愿意入农民运动讲习所?	
将来你的家庭反对你在政治活动否? 你将来遇着此等情形作何态度?	
你毕业后在农会做组织员教员指导员种种工作是狠艰难狠危险的你已经决心去做否?	
你曾向群众演说否?	
组织, 教授, 宣传, 工业, 军事等工作, 你习惯何种或你的才能长于何种?	
你曾当兵否? 如有在何处何军当过?	
你身体强壮否? 你一日能行几多里? 你能骑马否?	
你身体有无坏处或周期痛?	
你识何种方言?	
何人介绍你入本讲习所? 或在何处闻得此所开办?	
中华民国十     年     月     日	检查员签名

##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三日)

### (甲) 招生及开学

是届共取得学生一百二十八人，于十四年一月一日开学，以阮啸仙同志为主任。兹将学生之职业年龄籍贯分别如下：

(一) 职业类分 乡村学生二十九人，工人四人，小商人一人，军人二人，自耕农二十人，佃农七十二人。

(二) 年龄析别 二十五岁以下者九十人，二十五岁以上者三十三人，三十岁以上者五人。

(三) 籍贯分别 东莞十七人，香山十三人，清远四人，花县十人，鹤山十人，紫金五人，顺德七人，高要五人，潮安四人，广宁三人，海丰六人，乐会一人，琼东一人，文昌二人，遂溪一人，龙川二人，五华二人，番禺一人，梅县一人，云浮一人，台山一人，四会一人，佛冈一人，三水二人，新会一人，河源二人，博罗一人，惠阳四人，开平二人，南海二人，广西二人，四川一人，广州市郊七人，其他五人。

### (乙) 学生训练方法

一，军事训练：依军队组织编成一连，名曰农民自卫军模范连，每连分三排（排长一人，以学生任之），每排分三班（班长一人，以学生任之），每班十三人至十五人不等。除技术训练外，间授以军事应具之学识演讲。

二，军事训练用意及经验：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

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在第一二两届之考察，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在即为农民运动最努力之人。如广宁，花县两处，在农民与地主斗争中，打前锋者多为讲习所毕业之学生，可为例证。此届在军事训练中，所得之教训，显出不革命之智识界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子弟，不是反对军事训练，便是受苦不过，自行退学。至于纯粹农民，最初不习惯此种纪律，多有被处罚者，但未尝说吃苦不过，也未曾表示反对，多半是处欢喜学习的态度，故成绩颇为不恶。在每次临时考试中，他们能自己说出军事训练的好处及其用意。有些说出教练员太严重不讲道理，这是不懂话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农民无产阶级的态度，及宗法社会底下的人所必然发出的脾性。

三，组织训练：依照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假设县农民协会，名曰模范县，以学生地理上关系及言语不同，而分为若干区，若干乡，组织各级农民协会，使学生实习团体生活，并讨论各自地方农民问题。

此外还设有各种讨论会，音乐会，技击团，园艺部，新闻社，并设置一学生俱乐部有粗具之乐器，及农民运动或革命殉难之人物画等陈列，不过因学生智识程度幼稚，自治能力薄弱，不见多大的功效，此是一大缺憾，以后须更宜注意此等课外之训练。

四，学生在训练之心得：据临时考试学生之答案，看出学生已经知道：社会之进化及其制度之特征，革命之所由发生及其趋势，明了阶级的意义。最能使他们得到实际学问的，就是他们承认广东农民运动经过得失〔之〕批评，及调查农民生活

状况与宣传方法。在学期间，每次派往各地学习他们都能适用此种方法而有效，听他们回来的报告知之。

(丙) 毕业后的分配：由所务会议议决留军事训练中比较好学生十五人，继续再受军事训练，预备派往各乡训练农民自卫军，并在中择四五人留到第四届招生时做军事助教。留在农部做见习员者二十人为该部调遣到各乡去宣传，余的完全资遣回自己乡村并训令他们能实行回乡帮助农会办事。留所学生每名给与生活费每月十五元之津贴，但在见习时间，可以随时褫免，并可以择其回乡工作好的，随时增加。

十四年四月一日举行毕业，四月三日行毕业礼，是届毕业生凡一百一十四人其姓名表如下：

###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姓名表

姓 名	年岁	籍贯	职 业	姓 名	年岁	籍贯	职 业
刘精农	二九	佛冈	农	伍国辉	二八	高要	农
赖绵奎	二十	潮安	染 工	伍腾洲	二八	同	同
赖盛杰	二七	同	同	黎茂龄	二四	同	同
陈明察	二十	同	同	陈汝波	二四	同	同
黄纲祥	二五	同	同	李 伟	二二	三水	自耕农
陈均权	二二	东莞	小 商	钟 超		新会	
郑 芬	二八	同	佃 农	戴耀田	二三	紫金	农
郑树梅	二一	同	同	陈仁义	二二	东莞	同
邓仲荣	二十	高要	农	陈福康	十八	同	同
王彦华	十八	东莞	学 生	周金屏	十八	开平	农
黄志远	十八	同	同	冼宝滇	十九	香山	同
陈余庆	三二	同	农	陈克武	二四	南海	同

邝其森	二四	河源	农		吴建武	二三	南海	农	
邝家驹	二四	花县	同		杨锡泉	二一	广宁	同	
罗仕荣	二十	博罗	同		杨日良	二十	同	同	
黄佩勋	二五	惠阳	同		杨茂松	二二	同	同	
林浩池	二一	同	同		赖松柏	二五	清远	同	
曾绍光	十九	河源	同		林焕文	二一	同	同	
周寿金	二一	开平	同		钟耀初	二二	同	同	
钟耀生	二二	清远	农		苏登耀	十七	市郊	农	
林鸿德	二七	乐会	佃	农	林泉满	十七	同	农	
黄昌炎	二三	琼东	海	员	林泉彰	二二	同	农	
张诗才	二五	文昌	自耕	农	刘锡文	二十	同	农	
翁诗熟	二一	同	自耕	农	严庆瑶	三六	香山	农	
黄广渊	二二	遂溪	自耕	农	林道文	二二	海丰	学	生
梁文此	十八	香山	农		陈文	二二	海丰	学	生
梁标	十九	同	农		陈醒光	二二	海丰	学	生
黄景南	二三	市郊	农		黄鸿良	十九	龙川	农	
潘稣	三十	同	农		黄超凡	二三	龙川	农	
魏宗元		五华	学	生	谭伟生	二七	花县	农	
王岳峰	二二	花县	农		宋中兴	十八	鹤山	学	生
廖有源	二五	花县	农		宋伯瑜	二十	鹤山	农	
卢耀门	二五	花县	农		宋兆球	十九	鹤山	学	生
刘廷森	十九	花县	农		宋因开	十八	鹤山	学	生
江尧享	十八	花县	农		冯因杰	十八	鹤山	学	生
徐金良	二一	花县	农		冯廷械	十九	鹤山	学	生
徐树桂	二一	花县	农		冯廷柱	十九	鹤山	学	生

刘灿辉		花县	农	冯兆朝	十八	鹤山	学 生
刘胜侣	二二	花县	农	冯保葵	十八	鹤山	学 生
郭美华	十九	顺德	农	陈启明	二一	云浮	农
朱植民	二四	顺德	农	罗志白	二五	惠阳	农
何国志	三二	顺德	农	余子光	二四	惠阳	农
陈聚伦	十八	顺德	农	蔡 祥		东莞	农
陈 颐	二二	东莞	学 生	蔡 兆	二十	东莞	农
陈汉川	十八	顺德	学 生	苏其礼	二一	新兴	佃 农
潘再鸿	二四	顺德	农	梁显云	二一	新兴	佃 农
郭兆联	二四	顺德	农	罗顺球	二四	香山	佃 农
冯伯朝	十九	鹤山	学 生	周 培	三七	四会	自耕农
何丹成	二十	海丰	工 人	谭 兆	二七	香山	佃 农
黄华汉	二七	香山	佃 农	钟一强	二七	紫金	农
朱灿华	二一	东莞	农	钟应天	二四	紫金	农
邓劲持	二三	东莞	农	钟 卢	二七	紫金	学 生
邓广华	二五	东莞	农	刘战愚	二八	紫金	农
邓颀绵	二六	东莞	农	梁岐玉	十九	香山	农
邓绍宗	二五	东莞	农	蔡 力		东莞	农
黄富庭	二十	香山	农	王步青	十九	同	农
黄启虞	二十	香山	学 生				

####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一日)

#### (甲) 招生及开学

遵照农民部颁布第四届招生章程,于四月一日开始招生,

四月二十日截止报名，四月三十日举行学生入学检查。检查结果：取录合格男女生共九十八名，其余不合格者一律分遣回籍。是届以谭植棠同志为主任。

### (乙)学生之训练

取录学生之后，本定期五月一号开学，适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于是日在广州开成立大会，并讨论农民运动各种问题，各地代表类皆于农民运动富有经验之人，在会议期间定有伟大之贡献。遂由所务会议决定令全体新生一律到会参加旁听，以资观感，借作训练。该会会期一连十二天，迨该会闭会后，遂于五月十七日实行上课。

每日训练时间八小时，为使学生熟习军事动作，以备毕业后派往各地指导农民组织自卫军，故特别注重军事训练，每日上午三小时，专做军事训练。下午五小时教授其他各种科学。晚上则练习假设各级农民协会。星期日则往农村实习，或开辩论会，或开联欢会。至于学生编制及管理，一准军人生活动作部勒。兹将军事训练规则附列于下。

####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熟习军事动作，养成军人习惯起见，除教普通学科时间外，学生一律准军人生活动作。

二、本规则由所务处决定，呈请农民部批准后实行。

三、本规则由军事编制，各干部执行，学生须一律遵守之。

#### 第二章 编 组

四、全体学生准军事编组，编成一中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分三分队。

五、中队、小队、分队各设队长一人，执行各该部队职务。

### 第三章 教 练

六、教练依各级职务由统一计划进行之。

七、在教练时间完全依军事纪律行事。

八、每出操时，须由各干部负责检查人数并报告之。

九、在教练时间，除病假（须由医生证明）及所务处特派勤务外概不准假。

十、请病假须经总教练批准方为有效。

十一、出操时前，各生由小队长、分队长监督取出武装〔器〕；收操后，仍置原处。此外不得随意玩弄。

### 第四章 内 务

十二、宿舍内一切整齐卫生事宜，由分队长负责指派学生轮流经理之。

十三、饭堂清洁卫生事宜，由分队长轮流值日监察之。

十四、每起床及就寝时，须全体到集合场列队点名。

十五、每开饭时间先列队到饭室，由值日生小队长监督，俟全体坐齐发哨音开始食饭。

十六、每上课时间，由值日分队长检查人数记入簿内，俟教员到时发立正口令敬礼。

十七、每出操、上课点名或临时集合等闻号音哨音或铃声后，须于五分钟内全体到齐，迟者予以惩罚。

十八、每集合列队等时，严禁言笑，违者重惩。

十九、学生在所内无论何时何地不得大声呼叫及喧闹。

二十、学生无论在所外、内须一律着制服。

二一、所内学生不得私留外客住宿食饭。



## 第五章 守卫勤务

二二、守卫人数：大门二人，军械室一人，每日由分队长指派学生轮流充当之。

二三、大门卫兵每日早晨点名后派出，至晚上点名后撤销。

二四、军械室卫兵无论昼夜不撤，且于夜间增加一人作展望，哨位置于二楼前廊。

二五、守卫人员在勤务时间完全准陆军卫兵勤务规定，不得玩忽。

二六、除本所人员及与本所有直接关系（如中央党部及各农民协会等会员惟必须有会员证章）者外，其余有来本所者，须经传达处传达，否则卫兵干涉不得入内。

二七、凡上级人员经卫兵哨所时，须立正敬礼。

二八、守卫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在勤务时间须负完全责任。

二九、卫兵如有看出意外现象时，须即报告卫兵长或总教练。

## 第六章 附 则

三十、以上诸条，如有违者，分别轻重由总教练主任或所务会议惩罚之。

三一、本规则自公布之日实行。

### （丙）所址被占及恢复上课

开学不久，鉴于刘杨叛逆日著，时局日趋紧张。各县地方工作重要，由所务会议议决，暂将全体学生分别派遣回籍，指导农民工作，并定于六月四日学生一律离所。殊当学生于是日下午三时相率离所之际，突有武装逆滇军冲进本所，强行占

驻。迨逆军肃清，直至六月二十四日，始由粤军第一师第一旅将所址交回。而器物校具，早已被逆军劫掠一空，购置须时。直至七月一日始能恢复上课。而学生已回所者仅五十余人，其他远道学生，一时尚未全数回所也。

#### (丁) 毕 业

自七月一日开学之后，海陆丰学生因海员罢工，交通不便，一时不能回校，学生人数过少，于是续招旁听生共二十五名，继续授课两个月，直至九月一日举行毕业。计正取生毕业者五十一名，旁听生二十五名。其中留所见习者十六人，兹将姓名分列如下：

#### 计 开

#### 正取生五十一名

古伯桐(留所)	惠阳	刘镛铠(留所)	增城	游耀中	惠阳
游佩仁	惠阳	丘 琼	惠阳	陈子强	曲江
郭屏寰	湖南	梁伟民(留所)	顺德	黄伯熙	龙川
林培斌(留所)	广西	王旺兴(女生)	花县	刘福泰	紫金
刘文灿	德庆	余华柱	遂溪	苏天春(留所)	遂溪
陈荣封	海康	陈业遵	海康	廖华卓(留所)	广西
王果强(留所)	花县	王会东(留所)	琼州	何 毅(留所)	琼州
刘乃宏(留所)	紫金	廖映球	五华	廖复根	五华
刘有余	增城	梁 九(留所)	中山	李佳竹(留所)	湖南
方官波	中山	祝 君(女生)	遂溪	刘 清	清远
黄文燊	东莞	李成章(留所)	东莞	刘本初	曲江
叶振华	曲江	陈杰梁	宝安	蔡明夏	南海
蔡秀庭(留所)	南海	高慧根(女生)	琼州	杜克明	湖南

徐鹤(留所)	湖南	吴仁端	花县	李棠	广宁
高其生	广宁	陈生	中山	李镜清	番禺
李为光	番禺	谭少华	东莞	袁锦湖	东□
张献筹	曲江	叶凤开	曲江	陈阿隆	遂溪

旁听生二十五人

韦贤	灵山	刘坚	雷州	何青魂(女生)	雷州
梁金业(女生)	花县	陈秀英(女生)	花县	陈瑞香(女生)	花县
丘世柱	曲江	丘汉文	曲江	罗玉麟	曲江
张铠澄	同上	杨耀富	同上	龚辉祥	同上
朱腾芳	同上	高志光	同上	林志良	同上
杨慎民	同上	黄亲贤	同上	黎焱孟(留所)	番禺
黄志高	湖南	葛东林	湖南	胡应林	湖南
戴菊秋	湖南	赵松德	湖南	陈俊杰	湖南
龚泽湘	湖南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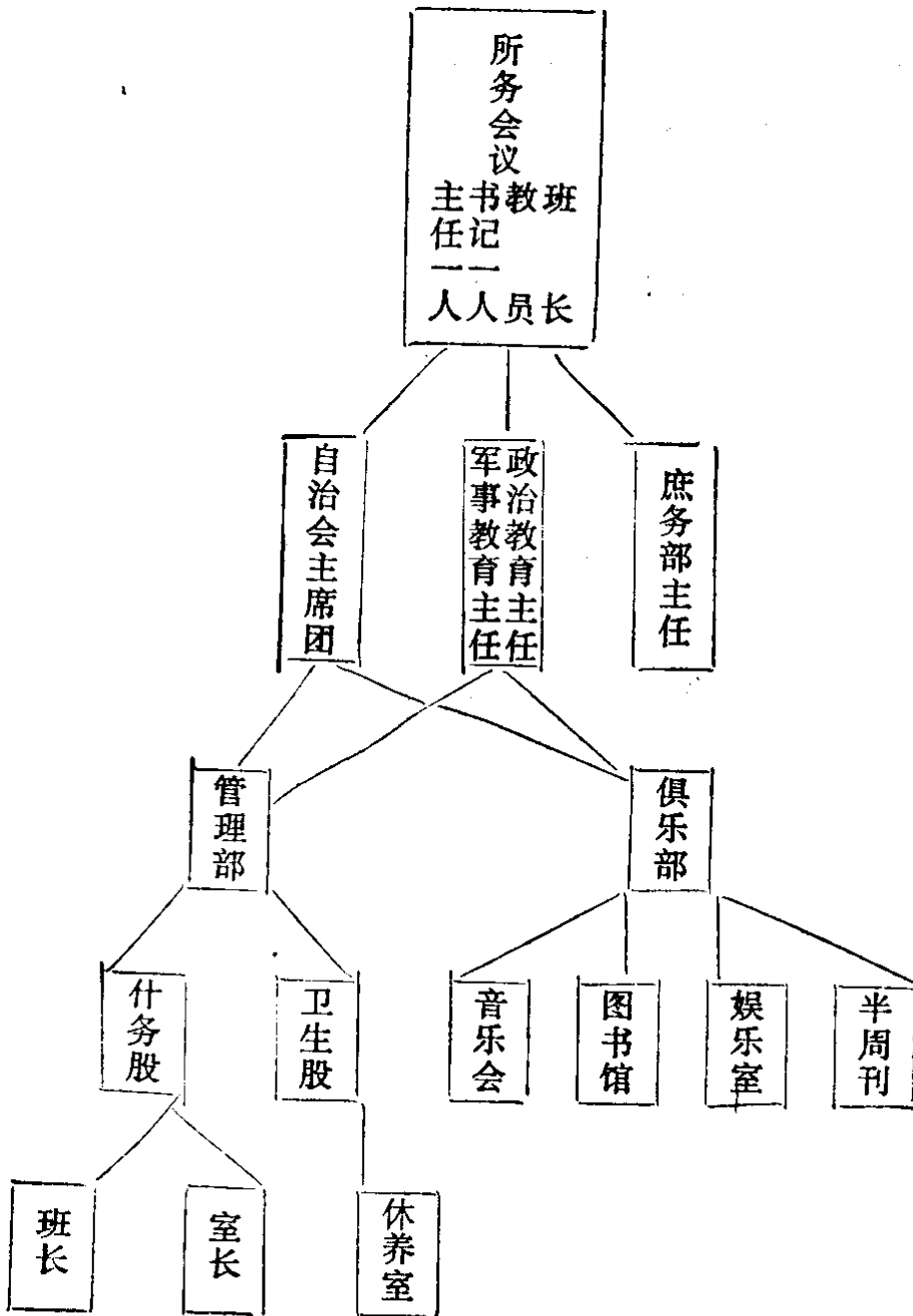
(甲)开学 第五届分为甲乙两班,甲班六十四人,乙班五十人。原定于十月一日开学,三日开课。因甲班学生均由远方而来,且先到所数十天。为该班学生惜时计,所以预早于九月十四日提前开课。

(乙)训练 此届除遵章教授学科及军事训练外,更注意学生的自治,组织一自治会。兹录其简章如〔下〕:

(一)本会为学生训练自治之能力,及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最革命的战斗员为宗旨。

- (二)凡本所学生皆为本会会员。
- (三)本会为学生之自治机关，但须受本所所务会议之监督，其下分设两部：
- 1、管理部：管理部受本所军事教育主任之监督，其下设什务股、卫生股，什务股之下又设班长及室长，卫生股之下设休养室。
  - 2、俱乐部：俱乐部受本所政治教育主任之监督，其下设音乐会、图书馆、娱乐室及报社。
- (四)本会设主席团为本会之执行机关，以五人组织之。
- (五)管理部设部长一人，部员二人。
- (六)什务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班长、室长各一人。
- (七)卫生股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休养室管理一人。
- (八)俱乐部设部长一人，部员三人。
- (九)音乐会设管理一人。
- (十)图书馆设主任一人，助理三人。
- (十一)娱乐室设管理一人。
- (十二)报社设编辑委员会由委员五人组织之。
- (十三)本会各部职员除主席团正主席由本所主任兼任外，余均由学生选举之。
- (十四)本会各职员任期一个月满由大会改选，但得连选连任。
- (十五)本会会员须纳入会金二角，每月缴月费一角。
- (十六)本会得派相当代表出席本所所务会议。
- (十七)本会对于本所纪律须绝对遵守。
- (十八)本会对于违背纪律之会员，经大会过半数通过及

# 学生自治会组织表



主席团之批准得呈请于所务会议开除之，其所犯情节较轻者，亦得依法呈请惩戒。

(十九)主席团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

(二十)本会会员大会每两星期至少开会一次。

(二一)主席团对于会员大会之决议须切实执行，如认主席团有违背决议时由大会提出改选，对于正主席即本所主任亦得呈请党部撤换之。

(二二)本简章自公布日发生效力。

(丙)开会及旅行 十月十一日甲乙两班为交换知识，联络感情起见，开一联欢大会。是日到会者陈部长公博，谭部长平山，罗秘书绮园，均有演说。其他团体十余，备极一时之盛。十一月一日全体学生参加番禺第二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十一月三日全体员生由罗绮园同志领导，到石井兵工厂参观。备受该厂执事之欢迎。每人练习实弹射击。十一月七日为苏俄革命成功八周年纪念，本所除开会纪念外，并分派学生到各处演讲。据各组演讲员回所报告，成绩颇优。十一月十九日旅行曲江城。分学生为三队，二十二组。是日在车中各组讨论“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怎样才成为真正革命者”，“甚么是三民主义”各问题。各生孜孜讨论，互相发表，虽风雨凄凄，亦无难色。活泼之精神，诚足观也。二十日早饭后参观曲江第一高小学校。十时参加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散会后各组随即出发各街市，及附近农村演说。二十一日返所，在车中各组又讨论“国家主义与国民革命”，“农民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解放”，“谁能领导国民革命”，“我们的人生观”，“奉直战争与国民党”各问题，下午九时抵所。



(丁)毕业 十二月八日两班同时举行毕业礼。是届毕业人数甲班六十四人,乙班五十人,共一百一十四人。毕业后之分配:甲班分发往河南、湖南、安徽、山东、广西、福建各省作工,乙班则以往东江及南路为多。兹将各生姓名籍贯列下:

### 学生姓名年岁籍贯表

姓 名	年岁	籍 贯	姓 名	年岁	籍 贯
甲班					
陈显谟	二六	湖南平江	彭振卿	二四	湖南长沙
黄志高	十八	湖南衡阳	罗 严	二二	湖南常宁
胡启霖	十九	湖南湘乡	彭维生	三十	湖南常德
葛东霖	二十	湖南湘乡	陶 汰	二十	湖南衡阳
雷晋乾	二六	湖南祁阳	庞叔侃	二十	湖南湘潭
周振岳	二六	湖南湘潭	裴济华	二二	安徽寿星
傅 恕	二一	湖南衡阳	薛卓汉	二七	湖南寿县
易子义	三十	湖南长沙	蔡协民	二四	湖南草容
卢子云	三二	湖南湘潭	陈俊杰	十九	湖南长沙
戴桔秋	二十	湖南湘潭	李中和	二六	湖南平江
易礼耕	二十	湖南湘乡	舒玉林	二三	湖南长沙
许 鹏	十五	江西乐平	朱友互	二八	湖南长沙
袁德生	三十	湖南湘潭	宋岳灵	二十	湖南浏阳
聂鸿钧	十九	湖北咸宁	谢福初	二十	湖南醴陵
刘官清	十八	湖北汉川	龚泽民	二六	湖南长沙
丁祝华	二五	山东青州	张玉英	二二	湖南浦淑
毛泽民	二八	湖南湘潭	黄福生	二九	湖南湘阴
宋友和	三三	湖南湘潭	吕竹村	二二	山东广饶

石烈凡	十九	湖北黄梅	李渭璜	二三	湖南衡山
廖去恶	二一	湖南益阳	周玉昆	十八	湖南湘潭
胡宏让	二三	安徽寿县	孙福昌	十九	山东济南
贺尔康	十九	湖南湘潭	刘琦	二四	湖南平江
刘心丹	三一	湖北黄冈	吴晓初	二六	山东青州
王云生	二三	山东寿光	余本健	二六	湖南平江
刘越	二十	江西都昌	张明生	二九	湖南醴陵
吴光海	二五	湖北黄陂	萧韶	二一	湖南常宁
吴一非	二四	湖北黄陂	袁秀珊	二十	湖南宁乡
淦克鹤	二十	江西永修	袁福清	二八	湖南湘阴
曾文甫	三五	江西永修	沈仲昆	十八	湖南长沙

乙班

张恒一	二二	湖北汉川	黎赤夫	二四	广西宁明
隋清梅	二十	湖南湘潭	李定一	二四	广东新会
赵松德	十八	山东诸城	林子光	二十	广东新会
李怀材	二五	山东潍县	赖秋实	二七	福建永定
王寿澂	二四	湖南长沙	刘庆培	二十	广东增城
夏明震	十九	湖南衡阳	李植华	二十	广西岑溪
温良	二五	广东博罗	梁庆根	二四	广东顺德
王蔚垣	二三	广东花县	黄启滔	二二	广西贺县
刘坚	十九	广东遂溪	何万澄	二一	广东乐会
吴协民	二五	广东遂溪	蔡遇春	二十	广东宝安
李庆春	二一	广东罗定	王家寿	二三	广东乐会
谭作舟	二二	广东阳江	王昌化	二五	广东乐会
陈克醒	二十	广东遂溪	曹超	二一	广东乐会



黄自强	二一	广东龙川	李颖湛	十八	广东新会
温梦熊	二三	广东台山	邓绍尧	二一	广东博罗
王铁军	二十	广东罗定	敖华袞	二二	广东阳江
黄天泽	二二	广东龙川	李万苍	二三	广东台山
刘宝珊	二一	广东河源	邓植群	二十	广东揭阳
林雪棠	二八	广东惠来	郑 显	二二	广东中山
方汝桂	二二	广东惠来	冯振腾	二二	广东琼山
罗瑞成	二四	广西桂林	欧 赤	二二	广东乐会
赖玉珊	三一	福建永定	梁本荣	二六	广东信宜
吴铎民	二一	广东阳江	阮致中	二三	广东河源
谢铁民	二一	广西桂林	梁定邦	二五	广东三水
王天贵	二八	广东乐会	陈少辉	二十	广东博罗
容杰庵	二十	广东茂名	李丙凡	二六	广东广宁
庐宝炫	二六	广东灵山	梁 岳	二二	广东南海
叶翰兰	二五	广 西			

(选自《中国农民》1926年2月第2期)

#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一九二七年)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所由中央党部创设，定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条 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第三条 本所学生依全国各省农运发展需要，招收学额，至各省每期学额，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之。

第四条 本所经费，由选送学生之各省党部，按照学生名额负担，不足之数，由中央党〔部〕拨给。

第五条 本所设立于武昌。

## 第二章 学 科

第六条 学科规定于下，遇必要时得〔酌〕量增减之。一，三民主义；二，国民党史；三，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四，帝国主义与中国；五，社会进化史；六，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七，各国革命史略；八，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九，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十，经济学常识；十一，政治常识；十二，法律常识；十三，中国职工运动；十四，农民问题；十五，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十六，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十七，各国农民运动状况；十八，乡村自治；

十九,农村教育;二十,农村合作;二十一,粤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二,湘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三,农业常识;二十四,农民组织及宣传;二十五,农民自卫;二十六,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二十七,革命歌;二十八,革命画;二十九,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第七条 每届学习期间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之。

### 第三章 行政组织

第八条 本所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并互推三人为常务委员。

第九条 所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分别主持各该处事务,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之。各处得视事务之繁简,聘用干事。关于党务事项,由训练处掌理之。

第十条 各处设委员会,协助主任,进行各该处事务。其组织如下:

一、教务委员会,由教务处主任及教员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二、训练委员会,由训练处主任及教员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三、事务委员会,由事务处主任及事务员若干人组织之。

第十一条 各处及各委员会办事细则另定之。

###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之处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拟定呈请中央党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9日)

# 中国国民党中央 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一九二七年)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进来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进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和他们进普通的中学大学一样，我们的责任自然也和他們不一致。因此，我们进所之后一切的生活自然也和他們不能相同。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是受殖民地的被压迫的三万二千万的贫苦农民群众中的一个分子吗？我们现在惟一生路不是要唤起这广大的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起来反抗吗？我们除了革命、除了和我们的敌人拚命，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进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 and 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这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敌人的状况，他们几千年来占据了社会上优越的地位，这便是说，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他们的基础十分稳固，他们有他们的组织，他们有优裕的经济能力，有凶狠的武装（军士警察），有拥护特殊阶级利益的法律习惯，和一切封建制度，做他们的护



符；所以他们是很不易与(?)的。这两年来，在广东，在湖南，在湖北，在北方各省，农村中都发生了莫大的冲突，莫大的流血，结果我们农民群众，虽得到了许多进步，然而我们的牺牲，也真不小；这都足以证明我们的强敌，是很不容易打倒的。

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战线上，同时出现了许多毛病，许多足以减弱我们斗争能力的毛病。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颇散漫的，几千年来老生活把他们弄成不问政治，只望真命天子出世救人的依赖思想。他们对于地方的观念，家族姓氏的观念很深。一切封建社会的坏毛病，都因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膨胀、发展，使之笼罩在农民的身上。现在要农民起来，反抗他们根深蒂固的强敌，真是谈何容易？便是我们自己也何尝不是一个从封建社会里出来的人，也何曾能够免除了封建制度的影响？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里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

同志们！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毒物是什么？我们不是过惯了个人主义的浪漫生活么？我们不是不大喜欢受团体的干涉么？我们不是不喜欢有秩序有规律的生活？我们的队伍中有许多人不免时常假借自由平等的名词来掩盖他一切的罪过，这些人喜欢崇拜英雄主义，喜欢个人的自由活动，这些人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批评，常常从他自己个人做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关系，随时在他的后头做他的指挥者；他的眼睛每只看见了人和人的关系，看不见群众和客观的事实，这样子最容易变成一个唯心论者；口中常常发出许多良心论、道德论。

同志们！我们许多都是从小有产者的阶级出来的，所以

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都很容易丛集在我们的身上。上述那些毛病，我们不是时常犯着么？这些毛病，最能妨害我们的革命工作。我们虽然是一个具有热烈革命性的青年，仍多少免不了这些毛病在身上作怪。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存在的原因。

同志们！我们的敌人这般的凶横强固，我们的责任这般重大，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我们更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同志们！我们跑来这里，从消极方面，要把我们这些从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毛病扫除；从积极方面，我们要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这样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革命工具，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责任。同志们！我们为着便利我们在所内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好的革命的工具，我们应依照下面规定的各条去努力，这些规定我们不要看作一种普通的学校规则，乃是使我们达到变成一个好革命党员的一种必需的方法。这些条文我们大家都经过一翻讨论发表过意见，都认为是我们必要的东西，并且经过最后的决定颁布，已经成为本所的纪律了。我们便一定要一致服从，因为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即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这种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是达到使我们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造成好的革命党员之唯一方法呵！

我们必须绝对服从的纪律：



(一)为了达到团体化、纪律化起见,除了服从党的纪律命令之外,要服从本所的规则和命令。除本规约规定者外,一切临时发布之口头的、文字的规则和命令,均应一律遵守。

(二)本所学生对于所内各事都可以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但为着避免意气用事,与无谓的纠纷和冲突起见,不应随意施行攻击,随意向外发表不满意的言论或文字,我们应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全所的利益上,用书面或口头向负责人陈述意见,请求答复或办理。在没有答复之前所有一切处置和命令,不得违反。

(三)本所职员教员教官和学生,应表示互相尊重的态度,才可以得到有意义的训练。

(四)无论对本党的同志或非本党同志,都应有一种很诚恳的态度,禁止讥笑漫骂斗殴及匿名攻击。

(五)为要改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的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六)要养成团体的活动,便要牺牲个人的成见,服从团体的议决,除在未议决以前,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一经议决之后便不能故意违反。

(七)本所学生是预备到贫苦农民阶级去的,所以要有练习耐劳吃苦的生活。

(八)所内生活应注意谨守规定的时间。

(九)除星期或例假外,有事外出均应请假。请假处所:普

通者在总队部,特别者在教务处,得其许可方能外出。除特别情形外准假与否,以是否妨碍功课之学习为标准。

(十)教室寝室食堂浴室各处,均应保持清静及秩序。

(十一)对于所内器物,应谨慎使用,不得任意破坏。

(十二)违反本规约者,依其情节的轻重分为下列七项处置:

(一)劝诫;

(二)警告;

(三)罚立正或举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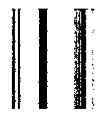
(四)禁止星期外出;

(五)令其服劳役;

(六)罚守卫;

(七)令其退学;

(八)呈请党部开除党籍。





#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

(一九二七年)

同志们，同胞们：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

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及铲除国内封建政治势力，所谓封建政治势力，即军阀及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我们晓得军阀及土豪劣绅就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帝国主义有了这两只手，就可尽量的销售洋货，贱价收买原料，以剥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广大的农民群众不能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斗争力量，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不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不能铲除。所以农民问题成立〔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成了大家不能忽视的革命问题。农民问题之重大，到现在是没有那一个有勇气敢来否认。谁反对农民运动，谁就是反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了农民问题，要肃清党内与帝国主义军队妥协的破坏农工政策的右倾分子。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要继续二次北伐，扩大农村革命。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

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可是这种重大的工作,这种重大的运动,一切革命民众都负有责任,都与有关系。我们在这奋斗的途中,谨盼望各界革命的民众,予以诚恳的指导。我们应该呼:

**扩大农村革命!**

**铲除封建势力!**

**继续北伐工作!**

**消灭奉鲁军阀!**

**拥护总理农工政策!**

**反抗破坏农工运动的一切反革命派!**

**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第2页)

#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成立之经过

(一九二七年)

## (一) 创办缘起

本所是由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而成的。要叙述本所成立之经过，当从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说起。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创设，是有下列的要求：湘、鄂、赣三省为本党新开辟之省份，三省的反动军阀，虽云打倒，但是军阀的基础尚未铲除，革命的基础，急待培植。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在湘、鄂、赣三省要建设民主的政治，铲除封建势力，这种扩大民众的组织，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实为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工作了。为应付这种革命的需要，必须培养一批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以担负这个工作，这是创办农所第一个要求。其次大家都知道，农民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三万万二千万人的问题。如果三万万二千万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民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的。因此农民问题，实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了。可是如何去搜集这些问题的材料，如何去分析研究，如何去求谋解决，在本党统治之下，如何去具体实施本党农工政策，在军阀宰割之下，如何去领导

农民起来，向敌人进攻，这些问题，都逼迫着我们解决，而且非集合各方面的聪明才力，以对付这个问题不可。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遂在这些迫切要求之下，产生出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系湘鄂赣农所扩大而成，则其所负使命，当更重大，可以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了。

## （二）筹备经过

创办农所，各方已感需要。而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即决定学生选送数目，赣一百五十名，湘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及经费负担办法，每名费用八十元，湘赣各担负一万二千元，鄂一万六千元。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员共有八人，均由三省党部先后推出，湖南省党部所推出者为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鄂省为张眉宣，陈荫林，李汉俊，赣省为龚式农，王礼锡。筹备处于一月十六日成立，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内。当时筹备处仅住一人办公，房屋校具，一切无着，经费仅湖南来了二千元，而距开学期又不过月余，筹备实感觉非常困难。共开了五会议，所做的工作，第一，就是找定所址。武汉机关林立，学校多被占领，农所学生又多，几于无法找得相当所址，经过若干转折，始找定现在房子，但是曾驻军队，毁坏不堪，许多的经过加工修造。第二，就是设备一切。讲桌床铺食桌以及其他一切用具均系从新设备。第三，就是招考学生，规定考试标准，湘、鄂、赣三省学生，

完全由三省党部考送。此外为顾及全国农运之发展,添招皖、苏、川、豫、直、陕学生共一百名。亦由各该省党部选送。第四,就是拟定课程,聘定教员。附课程表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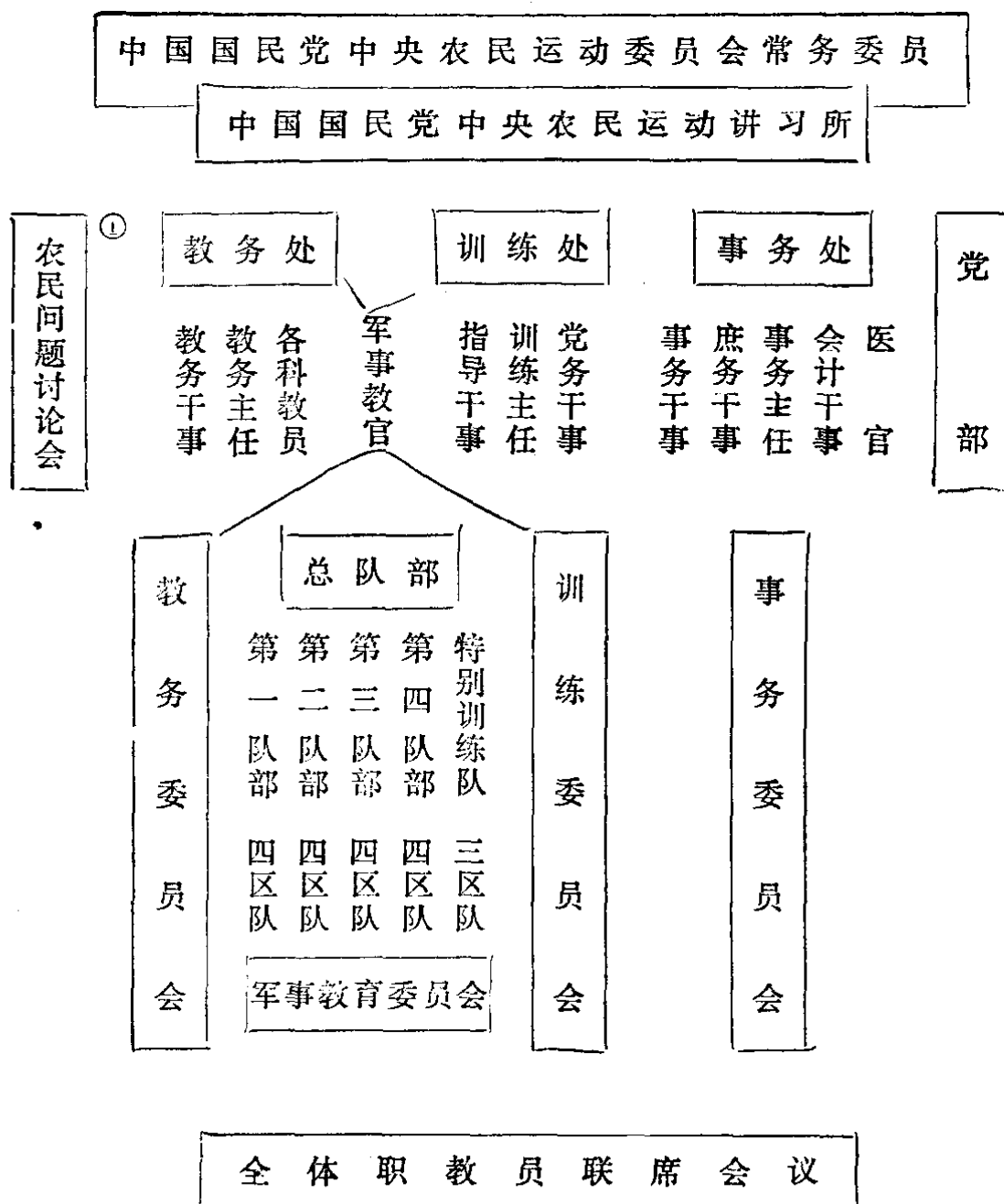
科	目	时 间
三民主义		一六
国民党史		六
国民党宣言及议决案		八
帝国主义与中国		一八
社会进化史		一八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一二
各国革命史略		一〇
中国政治经济状况		一六
世界政治经济状况		一六
经济学常识		一六
粤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决案及宣言		八
湘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决案及宣言		八
农业常识		一六
农民组织及宣传		一六
农民自卫		四
政治常识		八
法律常识		一〇
中国职工运动		八
农民问题		二五
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		一八
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		一二

各国农民运动状况	二〇
乡村自治	二
农村教育	四
农村合作	一二
农民调查统计及报告	一六
革命歌	八
革命画	八

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操练每日二小时  
教授共六小时

筹备将告完竣，忽闻南昌方面，取消农所，江西学生亦说不来。但是此间仍旧进行，不稍松懈。而中央党部此时已在武汉将开始办公。中央党部认举办农所为非常必要，遂于第七十六次决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由此本党全国之农所，遂由湘鄂赣农所(演)变而成了，但是湘、鄂、赣三省选派之学生及负担之经费，均无变更，惟增加苏、皖、豫、鲁、直等省学(额)共三百余名，合计原定学额，共九百余名，经费预算，合计经常开办两种费用增至九万六千余元。

### (三) 组织系统



① 农民问题讨论会是为教职员与学生合组的，将农民问题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均分组讨论，求于政治经济各理论教授之外，对于这些实际问题的内容与解决的方法有充分之研究。

#### (四) 编制概况

现在学生共有七百五十一人（过半月后即将增至九百五十名）：

湘	一五一人	鄂	二〇六人	赣	一四九人
豫	三六人	皖	二四人	苏	一三人
川	二五人	贵	一人	陕	四人
晋	七人	奉	五人	直	一〇人
闽	五人	浙	五人	鲁	三〇人

现分四班，每班为一队，三班设本所，均系四月毕业；一班设花园山，为特别训练班，学生多是豫鲁北方等省武装农民，毕业期间定为一月。

（原载《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特刊》第2—5页）

#### 附一：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第四次筹备会议通过）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所由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创设，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备案，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条 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第三条 本所学生由湘鄂赣三省党部考送，湘、赣各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者外得斟酌农运发展需要添设他省学额若干名。



第四条 本所经费由湘鄂赣三省党部按照学生名额负担并请中央党部津贴。

第五条 本所设立于武昌。

## 第二章 学 制

第六条 学级编制暂分三班，遇必要时得再行分合。

第七条 学科规定于下（参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第六条——编者）。

第八条 学习期间为四个月。

## 第三章 行政组织

第九条 本所设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委员会，（他）管理全所事务，委员会由三省党部委任若干人，中央农民部委任一人，并请中央党部加委组织之，委员会推定主任委员一人，办理本会日常事务，对外代表本所。

第十条 本所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每处各设主任一人，分别主持各该处事项。主任由委员会聘请之，各处得酌量情形聘用干事若干人。

第十一条 各处设委员会协助主任进行各该处事项，其组织如下（参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第十条——编者）。

## 第四章 会 议

第十二条 全所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全所之各种重大问题，由主任委员召集，遇必要时得请与议案有关系之本所人员参加。

第十三条 各处委员会会议讨论属于各该处之事项，由各该处主任召集之。

##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之处，由委员会提议修改之。

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三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后施行之。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 附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案

一、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

二、依照中央议决三省农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根据□□□□所章程修改通过。

三、中央农民运动□□□□第一届学习期间，定为四个月。(通过)

四、农所负责人问题依照新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同志为常务委员。

五、邓择生同志提议，农所第一届学额，因事实之需要，应由原定六百名外，增加二百名。(通过)

六、增加学额二百名之分配，及经费预算，由常务委员拟定计划报告本会决定。

七、农所经费，每月五千一百元，由二月份起，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二百名学额之经费，俟预算后，仍请中央拨给。

八、农所先开课后开学。

九、农所军事编制及军事训练人员，由常务委员拟定报告本会决定。

十、本会设书记一人，管理一切文件及记录。

十一、本会会议时间暂不规定，随时通告。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

# 第二辑





# 〔广东的农民运动〕

## 广东农民运动概况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

广东有组织之农民运动，可分为四个时期叙述之：（一）开始时期；（二）国民党改组至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三）自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至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四）自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至现在。

开始时期，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之间，海丰农民，因反对新兴地主剥削压迫，及因水旱天灾，发生减租运动，组织海丰农民总会。继有海丰、惠来、惠阳、紫金等县农民，共同组织广东农民联合会。至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之间，又有顺德、花县农民因反抗民团苛捐，广宁农民因受重租及种种苛例，先后组织农民协会，此即全省有组织之农民运动开始时期。

在此期内，农民自信力尚极薄弱，对于组织之意义，尚未能十分认识。一方面土豪劣绅及一切特殊阶级，皆本其平素鄙夷农民之心理，非谓“农民满足牛屎，不配有组织”；即感觉农民有组织之后，对于本身之利益发生危险。因而多方破坏，加意摧残。“共产”“共妻”等口号，亦于此时散布于农村中，此

即开始时期之状况也。

第二时期，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确定农工政策之后，对于组织、宣传，均积极进行，分派农民运动特派员于各地，努力工作，农民亦渐次认识国民党确能为农民群众努力，切实与国民党合作。故全省农民运动，渐入于发展时期。

孙总理誓师北伐，双十节平定商团叛变，广东农民，均能竭力协助政府。广宁、花县农民，因要求减租，与地主发生大冲突，广州市郊农民，因争市长选权，为热烈之示威巡行。拥护国民会议，在各乡组织促成会。第一次东征，农民援助革命军尤为努力。其他顺德、东莞、中山、宝安、清远、曲江、番禺等处农民，皆为有组织的奋斗。自一九二四年之始，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全省有农民组织之县，共二十二处；有组织之农民，二十一万以上。一九二五年“五一”节，举行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十七人。通过农、工联合，加入赤色农民国际，及其他重要决议案七条。议决号召全省农民，加入国民党，并发表拥护革命政府宣言，成立全省农民奋斗之总机关——全省农民协会，在此时期中，农民之力量已有相当之发展。

但同时，反动势力亦与时增加，农村中冲突事件，到处皆有。广宁、花县、东莞、宝安、顺德、番禺诸县，尤为剧烈。广宁农民运动同志，被地主杀死十二人，顺德为不肖军人杀死二十余人，此时农民本身，仍不免有倚赖政府及军事势力之心理，未能注意自身力量之发展。在组织上，亦未能使全省各级农民协会发生密切关系，不能充分做宣传工作。对于小地主、小商人、工人、学生，亦未能十分联络，势成孤军奋斗。

第三时期，全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后，农民解放运动已有中心机关，发展更为迅速。自一九二五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一年之内，有组织之农民，已由二十一万，增加至六十二万以上，约可占全人口十六分之六，有农民组织之县，由二十一县，增加至六十一县，占全省县数三分之二。全省农民之组织，更为团结，参加革命之能力，更为增进。国民政府之基础，亦得以日益坚固，由统一两广，以渐次发展于长江流域矣。

今更就一年来广东农民参加革命运动之大事件观之：驱逐反革命派之刘杨；参加援助“五卅”惨案大示威；援助省港大罢工；协助政府，肃清反动叛徒，解散不法军队；参加第二次东江战事，参加南路战争，统一广东；参加北上外交代表团，无役而不有农民参加。中山、广宁、惠阳、海陆丰、五华、宝安、顺德、高要、普宁等县农民，直接或间接，作反帝国主义运动，协助革命政府，镇压反动势力，防御土匪，尤随处表现农民与革命政府合作之精神。在此时期内，党部先后派出特派员八九十人，分赴各地宣传组织。全省农民协会之组织与工作，亦极为进步。全省分设六办事处（东江、北江、南路、西江、中路、琼崖），以指挥各地之工作进行。宣传出版品，有各种壁画、标语、宣传大纲，小丛书（四种）、定期刊物（《犁头周报》）等。

全省农民协会，除率领全省农民，参加上述政治斗争之外，并从事减租运动，反抗民团苛抽，反抗高利债，维持地方治安，抗捐，反抗土豪劣绅，禁赌，筑路，兴办农民学校等。关于农民本身利益的运动，均能努力倡导。一九二六年“五一”节与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余人，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

山东、山西、贵州等十一省，均有代表参加。开会十五日，重要报告七种，会务报告十种，通过决议案共三十件，对于如何利用以往之经验，如何紧严农民之组织，如何改正运动之策略与步骤，均有极详细之讨论，与良好之结果。联合工商学界组织农工商学联合会，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影响于革命势力之发展，及人民与政府合作之精神，尤为伟大。此次大会，虽属于广东一省，但事实上，已树全国农民协会之楷模。

### 全省农民协会人数统计表

(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统计)

路 别	县 数	区 数	乡 数	会 员 人 数
中 路	13	40	876	101,298
惠 州	5	16	324	28,297
潮 梅	12	62	1,872	352,367
南 路	9	13	144	10,093
琼 崖	6		83	8,864
西 江	11	36	706	110,136
北 江	5	10	211	15,402
共 计	61	177	4,216	626,457

第四时期，自一九二六年“五一”节全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三个月来，全省农民协会之组织，比前增加五百三十七个。有组织之农民，比前增加三万七千余(总计约七十万)。省农民协会，开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决最近进



行之策略，与全省农民现时最低限度之要求。但各地反动势力，在此两三月来，最为高涨：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时时勾结土匪、民团，向农民自卫军及农会尽力摧残。农村中流血惨事，几无地无之，最著者如三水游击队及民团摧残农会；花县团匪之焚掠劫杀，毁十数农村；淡水奸商，勾结土匪，劫杀农会职员。其余郁南、广宁、封川、德庆、乐昌、惠阳、高要、顺德、中山、海康等县，无地不有摧残农会压迫农民之反动行为。“农会是土匪”、“解散农民协会”、“农会干涉司法行政”种种口号，喊声特别高响。各县县长，亦多左袒，予农会以不利。现时全省农民运动，可谓已暂时陷于困难地位。但此种现象，为建筑于封建制度上面之大军阀倾倒后，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封建势力发生冲突之必然的现象，故现时国民党与政府所当努力者，即如何扶植农村中革命势力之发展，以消灭此封建势力也。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海丰农民运动

彭 湃

## 第一章 海丰的农民状况

### 第一节 海丰农民的政治地位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海丰的政治状况和辛亥以后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经呈出大有不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日，这四年间更呈出急激的变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的状况）。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象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sup>①</sup>，绅士的扇头<sup>②</sup>，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然而他们秘密结社的势力已经谁

---

① 地主向农民收租，自制一租斗盖，系极坚重的木，长约一尺七寸，大约一寸半径。如农民的谷不好或短交，地主用斗盖打他，轻者出血，重者可以毙命。

② 农民有不如绅士之意，随便可用扇头敲他。

都知道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钱佬实在利用这班人加入革命的战线，才得到胜利。所以三合会都公开出来，以为此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相当的势力。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辛亥革命陈炯明实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位置之一个代表者。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别个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底下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那些处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的农民也曾欢天喜地的庆祝“我们老总（海丰人呼陈炯明表示亲爱之别名）必能福荫同乡，能够登基做起皇帝更好”。

可是他们的希望愈高，他们的失望愈大！他们不但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得不到半点幸福，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吓。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父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

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甚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

将军府既得了政治上的势力，当然利用政治的工具榨取了不少的金钱，不用说了。于是乎除了大部分投诸外国银行，一部分就拿在海丰收买土地或作高利盘剥的资本。

海丰的零落的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来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分明白，陈氏把它买来，叫兵士造了数十枝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仿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其原因：

(一)农民的祖宗遗下来的土地，虽有土地契约，然因保管不合法，或为虫蛀或遗失，起初不晓得马上去税过契，后来一天过一天，一代过一代，都得安然按地耕种，无时间及专去注意这件事，故多有土地而无契约者，一旦受其所插而无可如何。

(二)到将军府比入皇帝殿尤难，农民要到将军府说话，差不多要先拜候绅士，专托一些贵族、官僚、政客，道道去用钱，才能去见陈六太(即开庭)，这是农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有契约的亦等于无。

(三)即可得向将军府交涉，而昔日之契约条文往往不甚完备，以将军府如此横行，倘若靠着他们的良心来维持农民的田土，直等于痴人梦想！而且农民又不大会说话，即使会说话也不值他们一骂：“糊涂，赶他出去！”

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一般农民就敢怒而不敢言的屈服了！

又他们到乡村去收租，都是叫护弁或警察武装收租的。有一个叫做圆麻乡的几家人，因凶年还不清租，他们就叫护弁搜家，吓得男妇老幼魂不附体，抢去妇女的头髻装饰品六件，值银两元，小孩烂衣服六件，米二升，谷种一斗，以后该乡农民誓愿饿死不再耕陈家土地，就实行总辞田，但地主说：你耕也好，不耕也好，我是一定要向你收租的！以后适陈炯明回来海丰，农民去告诉他，陈炯明说：“你们要辞田，怪不得他要向你收租了。”

又有一次当年关的时候，将军府的亲戚陈基隆写了三张讨债单：

凭单付护弁四名	
收取旧欠租谷银一元二毫	
此致	
又兵士脚皮银每人六毫	
××兄	陈基隆 印

三张单都是一样写法，不过是分三个债务者。当他们的护弁到乡时，乡民皆惊奔，护弁掠鸡数只，并放了数枪而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海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的痛苦。

## 第二节 海丰农民的经济地位

### 一 自耕农的堕落

海丰一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这些农户中的成份可分为以下几种：

- (一) 纯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
- (二) 半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 (三) 佃农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

至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简直不上五百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

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又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不胜枚举。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亦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变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成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

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户之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

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 二 佃农之亏空

佃农向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两造可收获得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自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值值银六元计银八十一元,又禾稿约三元,共合计收入银八十四元。但是此项里头有一部血本未扣除:

(一)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

(二)种子费约五元;

(三)农工具消耗费约五元。

以上合共四十元,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本银,是农民最易忘记的——或完全不知的,就是工钱。本来工钱的计算在农民的劳作的零碎状态和复杂状态中是很难把算学计算,但也可以找出一个标准,大约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仅可耕得八斗种宽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要用多少生活上必须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耕八斗种的田地呢?那末就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不要说,单讲食每餐至少要用六个铜仙(即半角),一天就要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合计上述肥料费等共血本九十四元,再把来与收获所得八十四元相抵,不敷十元之多,表如下:

### 甲 收入之部

(一)一石种每年收获——二十七石——除一半还地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二)禾稿 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 乙 支出之部

(一)肥料	三十元
(二)种子	五元
(三)农具消费	五元
(四)工食	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支相抵不敷十元

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我看起来样样都要紧的，既不能免，那就亏空得更厉害了。

## 三 佃农的救济法

佃农的生活既然如上述这样的痛苦，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大概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在积极方面：就是佃农除了耕田之外，或种山、或植果子、或养牛猪鸡、或上山斩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种种。将所获的微利来补救亏空，但总是不够的。

在消极方面：因积极的方法仍不能弥补所亏，乃将其所有祖宗遗留下些少田地屋宇厕地典卖了，或把农具都押去了。或者就是借债——高利债等，这种典卖借押的结果还不足弥补，乃进一步用其最残忍的方法了。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其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



多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几世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目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的，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蕃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她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她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

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潭的亏空，仍不能履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乃更进一步用嫁妻卖儿的办法以抵租债，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 第三节 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

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

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至于农民呢？只有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他们所操的言语多属于一种土话，若不是农村长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同时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叩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

乡间完全没有阅报演讲团平民学校之设，不过有唱戏唱曲及舞狮种种之娱乐机关，然其中的戏剧歌曲文章几千年来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这通通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予这些奴隶的文化。

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青目黄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

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嘈闹！唉！这所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青年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

“教育重地”“闲人免进”虎头牌赫然的教育机关，高唱着强迫教育的口号，每每派视学员到乡村去查学，把一般小孩和八股先生惊得鸡飞狗走！结局局长就换了一位师范生或中学生为所谓校长所谓教员，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甚么农产品的捐税，今日教甚么算学，明日教甚么格致，再教甚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使一般面青目黄的小孩们回想到念那“子程子曰”“关关雎鸠”是没有这样多么麻烦和苦恼。这种绝不考虑病弱的农村小孩而硬施以费神费脑的教育大家，我说他是杀人不用刀！

## 第二章

### 第一节 农民运动的开始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

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

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哭有相反的危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报〕》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族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

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那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今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它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街，出田的出了田。再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象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桶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

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人让那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得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请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再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欢喜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

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山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笏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者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讲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 第二节 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

由第二日以至半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路口，与过路农民谈话或演讲，大约喜欢和我谈者已有十余人，听讲者增至三四十人，比前大有进步。我还记得有一天走到城中，遇着商店里的人看见我呈出一种特别可以注意的形状，我的家里亦有许多亲戚拿着许多食物来看我的病状何如？我这时觉得甚为奇怪。后来我家一个雇工，对我说：“喂，你以后在家闲坐好。”我问：“为什么？”他答：“外边的人都说你有神经病，你须休养才对。”我几乎把他笑死。后来查出是一般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同时乡村的农民也有许多人都信我是有精神病的人，几乎看见我就好象可怕，要避开的。但是我仍积极在龙山庙前做宣传。有一天，我是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甚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

“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我刚说到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就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名合’是我家里一个店号）不要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我方欲开口答话，忽从我的旁边一位青年的农民起来说：“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我听了这几句话，欢喜到了不得，我的心里想道：“同志来了。”我就问了他的姓名，晓得是张妈安君，就约他于今晚在我闲馆来谈话。他果于是晚来找我，我就表示我欢迎他的心情，他说：“我们听见你讲演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一班未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恐怕你说谎，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的说话……。”我接着就问道：“那几位呢？”他答：“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今晚可请他们来谈话吗？你去叫他们，我就备茶来待。”他说：“好”，就去了。不好久，我的茶热了，张妈安君和他的朋友通都来了，我看他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三十岁的青年农民，举动说话，都很活泼，我就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谈起农民的运动了。我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至好是晚间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同时你所说



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我听了他这个办法，知他是很聪明的农人，他并且郑重告诉我：“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我赞成道：“那好极了。”我说：“明天你们找二人同我下乡去行一行，晚上就在那乡村约农民来听演讲。”他们很赞成，就举张妈安、林沛二人，并约定明早出发。大家很高兴的再谈许久乃散会。我在日记簿记道：成功快到了。

次早饭后，张林二农友果来了，一同出发，到了赤山约附近几个乡村。村中农民经过张林二人介绍之后，觉得和我很亲密，而且很诚恳的和我谈话。我就约定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今晚来此听演说，他们很赞成。及晚，他备好桌椅及灯火等我了，听的男女小孩约有六七十人，小孩站在前面，男的站在中间，女的站在后头。我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的原因，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我讲时是问答式，所以是晚农民很赞成我的话，并知道他们理解的能力。我演说毕，并定改晚再来时，设有留声机，还有魔术，届时必先通知他们。

第二日到别个乡，也很好。第三日，我就通知那几个乡村的农民来看魔术，并听演说。时间到了，来的农民男女有二百余人，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就演说，结果也是很好。如是者有一两个星期，所得成绩不少。可是林沛、张妈安二君在这几天好象心里别有所思——表现有些灰心，不大活泼，我以为必定是地主造谣中伤以致别有顾念，我就很诚恳地

问他：“到底有何缘故？”他初不肯说。我硬要他说。他就答：“我们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里去做工，到你处闲游，很不满意，我听父母骂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饿死，你就会饿死哩！’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要打我。不只父亲母亲，兄弟老婆也同一样的不满意，所以我的心里很烦恼不快！”我和张林二人想了许久，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由我去向朋友借了三块钱，先交林沛，让林沛回到家里去，把袋里的钱拿起来算一算，弄在地上碰起声来，沛君的母亲果然问道：“钱从哪里来？”沛君答：“无钱那个想出去，你不要以为我是闲游，是有钱才去做的。”他的母亲就变怒为喜了。同时他的兄弟也不敢多说了。老婆看见丈夫有钱，更不必说了。沛君把这钱马上拿回来，交给张君，也依法去到他的母亲面前弄弄，也得到同样的胜利，张妈安君即将该钱带回来，由我交还了朋友。这个方法实行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使张林二君切实去工作，这时张林二君很进步，居然会演说了。

可是说到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甚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我们就对他解释，若是个个都和你一样，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推诿他，他推诿我，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他始说道：“好了，加入加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簿子里。同时有几个听了也要加入的，因我要将名字写在簿子



里,以为将来一定上当,吓的跑了,我以后就不敢用簿子记名字了,从此每星期加入的不过两人,我们继续努力一个多月,才加入三十余人。

这时间,适有赤山约云路乡,有一会员的媳妇才六岁,因出恭跌在厕池溺死了,她的外家即母家男女三四十人到云路乡来打人命,谓我们会员无故打死他的女,一定要偿命,来势甚凶,我们便召集了三十个会员开会磋商如何对付,决议由全体会员到云路乡向那来打命的人理论,看谁道理长。我们到后,就质问那来打人命的人是何道理,并将男女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写在簿子里,我们喝他回去道:“你们一定上我们的当。”他们因我们把他们的名字都写起来,不知道我们弄何手段,所以有点惊怕,当时适遇一个约正卓梦梅来调停,拟把农民来处罚,被我们赶他出去,几乎要打他,打人命的人更骇怕,只要求:“你们若不赔命,须开棺来看看。”我们说:“好,你敢开,就去开,你不怕坐监,就可去开。”那班妇人听见坐监,更怕,遂牵着那些男人衫角要回去。我们更是迫他们退,他们又说:“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我们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你们快回去吧。”他们乃垂头而去,我们毫无损失。这件事一传出去,很多农民知道农会的兄弟尽忠心,能够互相帮助。我们并且拿来作宣传的材料,说:“我们若不团结,就无力量,无力量的人,定受人欺负,大家若要力量,就请速来加入农会。”这个时候,加入的人逐渐增加。

不久又发见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的事，我们农会就定出条例，大概是说，凡已是会员，未经该会员之许可及本会之批准，不得夺耕。如地主对我会员加租易佃时，凡未经该被易佃之会员声言放弃及本会之批准，无论何人，不得认批耕作，如违严重处罚。如会员被地主加租收回耕地时，该会员如感受生活之恐慌，得请求本会代其设法，向附近会员磋商让耕，或介绍其作别种事业。此条例发表之后，会员与会员间，完全无互争之事，地主亦受了抑制，不敢对农会会员加租。不过有的系非会员夺会员之地，我们即派人前去忠告那非会员，即时就交还我们。但是地主很不满意，谓原佃不好久租，无论如何不给原佃（即会员）再耕。我们即宣告“同盟非耕”。地主恐田地荒了，不得已，仍归原佃耕作，我们又得了一个胜利。

又有一件事，是农民用船驶到城市的河边来运粪肥等，那城市的土霸，就强要他的码头费，每只船二毫，如不照纳，即将舵取去，如去赎舵，即勒索数元不等，农民不胜其苦，农会即宣告取消。我们的方法，就是如遇城市的土豪向乡村经过，或有城市的船艘到乡村，我们就要他纳路费，如他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用给他，所以码头费又无形取消了。

我们又发现农民时常自己发生争端，每为绅士土豪所利用，诉诸官厅，卒至破家荡产。我们乃发出通告，凡农会会员，自己发生争端，须先报告农会，如不先报告农会，而去报告绅士及官厅者，姑无论其很有道理，即宣告除名，以全力帮助其对敌之会员。如本会会员与非会员争端时，会员亦须先来报告。如对于地主有争议时，不来报告而交涉失败，本会概不负责。

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

### 第三节 由赤山农会至海丰总农会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了，加入的会员约五百余人，是属于赤山（二十八乡）为多，乃定于九月某日开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全体会员，参加者有中学校长黎越廷、高小校长杨嗣震等演说，并推举黄凤麟等为会长，茶会后，各会员甚兴高彩烈而散。自这成立会开后，益加影响到各乡，请求加入者日渐加多，大约每日平均有十个人了。

加入农会之手续，是由其本人到农会申请入会，并交二角银为会费（本来入会是要入会金和年费或月费等，当时因为恐农民头脑不易明白，致使入会者发生疑问，故定每年收二毫，较为简单，而便其宣传，俟将来各农民加入后，有相当的训练，始为改变），并由我们与之谈话作宣传，再发给一会证，其原形如下（以名片纸印的）：

	农会会员证		
姓 名	约		乡
	不劳动不得食 宜同心宜协力		
	年	月	日

此时农会并发出有宣言（须待检查）及农会利益（须待检

查),兼之无论何日何夜,我们必到乡村去宣传。到了十月份,加入农会会员每日平均有二十人了。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筹备成立海丰县总农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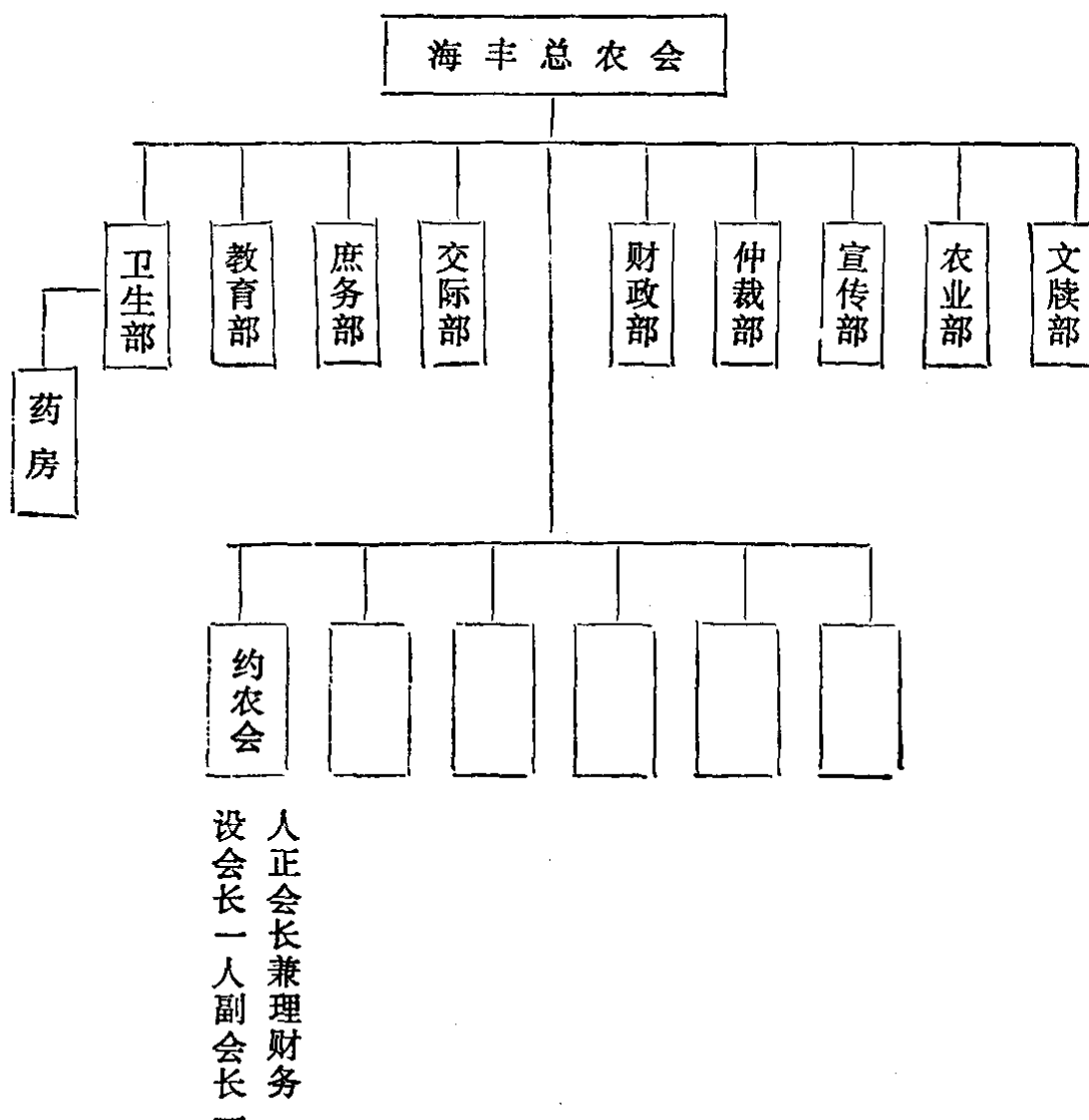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农会就发起组织一个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约百五十余人,无论那个会员的父母或自己死了,由各会员拿出两毫钱来济丧。此方法宣布后,第一日即有某会员的父亲死了,各会员拿出两毫钱,共约三十余元,同时会友并往致祭,行送葬的礼节,农民益加欢喜。到了第五日,又有会员的父亲死了,这个时候,济丧会的会员无法负担,乃先由农会代出,另日由济丧会筹还。到了第七日,又有一个会员死了,再由农会代出三十元。这个时候,济丧会会员吃了一惊,成立未十天而死者五六人,倘继续下去,如何办法呢?乃开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临时停办,俟农会财政充裕时,始继续办理。

又办了一间农民医药房,在海丰大街,由一热心农民运动之西医生某君担任医生,凡农会会员有病须药者,准由该会员执会员证到来领药,药价仅收一半,非会员则全收。请诊病者如为会员,不取诊费。并由该西医之老婆担任接生,凡遇会员不收接生费,仅取药费一半,大约二三角钱。自是领药接生者甚众。甚至有非会员而借会员证去领药者亦有之,乃在会员证中加数条规则以限制非会员借用,并规定会员证失落补领费二毫。

到了一九二三年,新历一月一日,乃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此时加入会员已达二万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



万人，以全县人口比较，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是日各乡代表到者共六十余人。开会次序：一、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二、各代表报告，三、主席报告筹备经过，四、演说，五、选举，六、讨论章程，七、提议，八、欢宴。结果选出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蓝镜清为财政，林沛为庶务，张妈安为调查……（其余忘记）。总农会之组织图表如下：



讨论的问题是：总农会成立后必须增会费，查番薯市、糖

市、菜脯市、地豆市、牛墟菜市、米市、柴市、猪仔市、草市，通通是农民的出产，每一个市的权力皆绅士、土豪或庙祝所掌握，计番薯市每年至少亦有五百元之收入，倘各市算起来，每年收入可得三四千元，可否将各该市的权移在我们手里？决议我们欲握到市权，一定与绅士冲突，宜先与交涉，如绅士不肯将市权交出，我们就将番薯先移过别个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机进行，并限三日内进行。进行的步骤，先由农会制出一枝公秤，由农会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绅士大加反对。农会即布告全县农民，将番薯移过附近农会之处摆卖，绝对不准到原旧市摆卖，我们果得胜利，乃将该市收入，拨为农民医药经费。

农会的会旗，是用黑赤两色分四联合，此是因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械斗杀人是很厉害的，他的岳父或兄弟等是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用黑，也不用红，用黑红旗联合当日械斗的勇敢奋斗的精神来干革命，所以农民黑红观念从此打消了，共用一农旗。农会的印是用圆形的，因农民很怕四方印即官厅印，一印出来，就是剥削农民的告示，所以农会要使农民注意，乃用圆的。

此时农会渐渐得到城市的中学生高小学生及较为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多来帮忙者，农会即给与宣传工作，故此时之宣传工作亦进步。宣传之方法：一、定期演讲，即由各乡订定时期，由宣传部派员前往宣传。二、轮回宣传，由宣传员到各乡去轮回宣传。三、临时演讲，由农会通告各乡会员，如遇各乡有迎神赛会演戏等等，须于三日前报告农会，由



农会派人前往宣传。故各乡来请求宣传者甚众，有应接不暇之势。

教育部的工作。农民怕新学如怕老虎，谈起新学就变色。何以呢？一、教育局系官厅性质，教育局下一训令到乡村去，农民先要敬奉局丁的茶钱，如教育局所限期间，该乡不办起来，就拿学董。二、教育局完全不会指导农民办教育。三、农民无钱，教员又贵。四、学生学费也昂。五、农民子弟多劳动，以生活为紧，无暇去享受教育。有这几个原因，迫他办教育，就把他弄怕了。所以农会对于教育，打出一个新口号，叫做“农民教育”即是办农民学校。农民教育，是与新学不同，是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农民很赞成。而且农会替他们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他们多很喜欢。那末，学校经费从何而来呢？就是由该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配工作去犁去抓去种，及至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学田去，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担任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而且学生也可习耕种的方法。到了禾将成熟，再由学生父兄去收割，除还地主租外，余的送给先生做薪金。这方法实行之后不一月，而农民学校之成立者十余校，夜校也有数间，概由教育部指挥之监督之。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

农业部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专门家，所以对农业

是毫无把握，而且农民在未减租及未得到永佃权以前，农民对于农业的改良，只有为地主行孝耳，看他们每因土地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肥料都不肯尽量放下去。有的肯下肥料的倒因弄好了田出多了谷，而惹起田主之加租，所以不如不下还好！海丰有一个蚕桑局每年花费了不少的钱，时时去劝农民种桑，农民皆因怕地主之干涉及恐怕失败无租谷交还田主之故皆不敢去种，即外洋的肥料也不敢试用，由这点看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很妨碍农业的发展，至如要整理耕地等更是不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要养成农民有公共的观念，乃由农会发起种山松，因各乡村前后都有大小的山，这些山是毫无树木的，城市的资本家想去种山，农民多不肯，而农民本身又无能力，乃决由农会出资买松苗，农会会员出工去种，将所有的山松，归为全县农民之公有财产，到有利可得的时候，那负担作工的得多分配一点。一举办之后，各乡有山的，都欢迎农会去种。并且种下去的山松，不要甚么森林警察，因农民个个都是警察，如有遇火，附近农民便会去救，甚为得法，我们当时计划三年内就可把全县的童山变成绿色的树林，关于水患也可减少。

仲裁部的工作呢？就是做个和事老，但是我们能够在和一件事的时候，来攻击现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之罪恶。据该部所报告的案件：

婚姻案占	百分之三十
钱债案	百分之二十
业佃争议	百分之十五
产业争夺	百分之十五



命案	百分之一
犯会章	百分之一
迷信	百分之十
其他	百分之八

该部所统计，婚姻案为最多，如离婚入赘发生冲突，夫老妻少以致冲突、奸淫、拐带、嫁妻，其中又以入赘发生冲突为多。

卫生部的工作。即上述农民医药房接生等之事，据该部的报告所医之症如下：

因营养不良发生贫血症发冷者占	百分之六十
刀伤疮痢等	百分之二十
崩脚赚者	百分之十
接生	百分之五
杂病	百分之五

该部所用的药料，以金鸡腊散为最多，次为皮肤病药。

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入于极盛之状况，海丰此时期之执政者——县长为陈炯明最亲信之翁桂清，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所以我们得以比较自由发展，农会至此，亦有相当的力量。我们对内（农民）的口号：一、减租；二、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民知识；三、作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

光阴很快的，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旧历元旦来了，各乡的狮子曲班都来庆祝，农会就发起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

同乐会，在旧历正月十六日开会，是日各乡的旗帜鼓乐很多，狮子曲班等都有，会场在桥东林祖祠门口的草埔，到会者会员六千余人，非会员来参加者三千余人。开会次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三、演说，四、歌曲，五、舞狮子，六、高呼农民万岁，七、燃炮。当时演说者：彭湃、黄凤麟、杨其珊等，谓无产的民众们未得到革命以前，无年可乐，因为过年的时日，就是剥削者逼债的时日，我们有苦可联，而无欢可联，不过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革命的精神，准备杀敌，所以各人的感情非常沉痛，又非常快乐。计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收会金四百余元，极一时之盛，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员者有应接不暇之势，每日农友到来农会问事坐谈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会务实在忙极了。

可是此时惹起了地主的注意，他们对人说：“我（地主自称）以为他们是弄不成功的，是车大炮的，不料现在竟有其事！”有一地主兼大绅士者陈月波，即谋扑灭农会，谓农会为实行共产共妻，时适钟景棠不知在何处打败战，带着百余个残兵回海丰，陈月波即以解散农会为请。钟答：“我虽有兵，我的兵‘引火不足他吃烟’。”不理了，陈遂无法。

陈月波者，即前广东教育厅长陈伯华、公路局长陈达生之兄也，此人在海丰的势力，可说陈炯明以外，就是他了。可是他是最迷信鬼神的，天天都是求神拜佛祈祷农会消灭，过了不久，即旧历正月尾二月初的时候，地主和农民第一次开始冲突。

## 第三章

### 第一节 粮业维持会之压迫农民

海丰县城内有朱墨者，是一个恶地主，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因要把公平区黄坭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来加租，余坤等以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其先祖向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故佃户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置之不理。朱墨大怒，嗾使奴役闹余坤等家，余坤即报告海丰总农会，谓该地主平素暴虐异常，不堪其扰，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准其所请。但是朱墨早知道农会会员的田如辞退，附近无论任何农民不敢耕的；朱墨益怒，即叫余坤等六人所耕之田三石余种悉数交出，余坤等乃如数交出。地主朱墨到了次日，即向法庭起诉，指余坤等六人“佃灭主业”，即谓余坤等交出之耕地，不足丘额，被其所偷。该分庭推事张泽浦即派法警三名，携票传余坤等质讯，法警到黄坭塘时，乡民妇女小孩畏官兵如虎，即闭门逃散一空。法警见乡民惊，益狐假虎威，将余坤等捉住，勒索脚皮钱六元，宿费二元（县城距该乡不过四十里，何用宿费），另票费一两即大洋四元（欺农民不晓大洋价格），余坤等无法照付，即饱以老拳，拿之至公平墟，余坤以所穿衣质之公平当店，得银六毫，交与法警饮茶，余款请出某商店担保，明日送县交还，始将余坤释回。次日余坤携银到农会报告经过情形，农会告以两种办法：一、除票费一两交还外，余如法警要钱，你可谓钱交在农会请来取；

二、你在堂讯时，可对张泽浦说，以后传讯可到农会，即传即到，不须至吾乡，并告以口供。余坤等赴讯，张泽浦骂朱墨说：你告余坤等灭你的地，毫无证据，既无证据，便是诬告；朱墨语塞，继乃谓我有证据，候下次携来，遂宣告退堂；余坤等谓以后如传我，可请到农会便妥，张推事许可，遂散。

朱墨以第一堂讯失败，乃奔告各地主，谓：“地主自来与农民打官司未有失败的，这次我竟失败，一定农会作怪，我们如不乘机早日扑灭农会，实为将来之一大危机！”并谓张泽浦受农会运动。城厢各地主为其所动，最先响应者为陈月波，遂发起请酒于城内朱祖祠，到会地主绅士如保卫团局长张土豪等共五百余人，将军府最大势力、陈炯明六叔父陈开庭也出席，到会的人都是长衫马褂，金丝眼镜，金表金链，面团团肚胀胀的；主席陈月波，宣布农会罪状，实行共产共妻，并运动法官，欺侮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何物县蠹彭湃者，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不特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造反……。众皆拍掌赞成，地主兼劣绅王作新提议：农民既有农会，吾辈业主亦须联合一会，以抵抗之。朱墨起来赞成，组织一田主会，陈月波则谓田主会的名牵连不到政府，应用“粮业维持会”，众皆一致赞成。推出陈月波为正会长，王作新为副会长，陈开庭为财政，章程由会长起草。陈月波又提出会费问题，谓吾辈此后定与农会作对，如无多大进款，万难制胜，以我（陈月波）意见，全县田租就附城方面有十万余租，如每石租纳一元，则共数亦有十余万元，我们实可以用银片去埋葬了他。此时大地主则赞成，小地主不置可否，

不敢十分反对，卒为通过。陈开庭提出法官张泽浦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殊深可恶，以我(陈自称)意见，须全体向他质问；如他不把农民锁起来，我们就予以相当对付，众鼓掌赞成。即列队前赴海丰分庭，见张推事，张闻讯，吓得手忙脚乱，陈六太爷(开庭)大骂一场之后，叫他马上把农民拿禁，张唯纳之，惟必须双方再讯一场；朱墨提出须派人来旁听，张亦唯之；粮业维持会这班东西始各回去了。张泽浦第三日即来农会传余坤等堂讯，因事起仓卒，农会开会，本想派一部分会员前往旁听，因时间迫促，未能派到；一方面以为此案仍属民事诉讼，根据法律在未判决以前断无把余坤收押的道理，不妨由余坤等与之对讯，农会职员尽量前往旁听，决议通过。我们正在预备前往旁听中，忽有人来报告，谓：“粮业维持会暗伏烂仔百余人，在东北两城门，专来候你们，如你们进去，一定受伤”。农会再派侦探往查，其报告与前同，我们只由余坤等六人先去，余人在农会候消息。余坤等六人到分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方面来旁听者七八十人，皆大粒之绅士；张泽浦于是被其所威吓，故对于余坤等六人，并未如何讯问，只叫法警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员，临时会议。表决：“明日向分庭请愿”，即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路，通知各乡农友于明日上午十时集会于龙舌埔。次日上午十时，到会农友六千余人，皆手携小旗，先由彭湃宣布理由，略谓：“农友无罪，被分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须认为我们农民

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生死与俱。”黄凤麟演说，谓：“现在地主已联合起来，谓彼附城各田主共有十余万租，每石租银一元，有十余万元，专来与我们农会打官司，众农友不要为其所恐吓，不说他们有十万租，即万万租也是不怕的；因为租者谷也，谷是放在我们农民的家里，不是放在他们的家里，若地主与我们认真的干起来，我们就一致不交租，所以十万租是在我们农民手上，不是在地主手上，我们把五万租来作食料，五万租与地主对抗是有余的，那时地主那里有租呢！众农友不要怕！（众大鼓掌。）现在斗盖会（农民称地主粮业维持会）异常蠢动，地主与农民的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各弟兄不要为人所恐吓，小弟极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时，我们即宣布拆去田基，将田的四围各小坐掘去，混成一大块田地，使地主认不出自己的田在那里’，我相信用不着我们去打地主，地主与地主间都要打起来了。”众皆欢呼，主席并宣布：“我们农会筹备六千余人的午粥”，大家食了粥，即向分庭进发。当出发时，天下大雨，农民以久旱逢此大雨，喜气扬扬，此时分庭已派代表来磋商，我们不理，只有请愿。我们正到分庭的门口，就有县公署好多游击队武装把守门口，阻止我们进去，我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了。游击队不敢开枪，我们进到衙门，迫近法庭会客厅，我们就选二十个农民做代表，分庭推事张泽浦把他的房子锁了，法警武装的跟着他迎代表进去，张招待茶烟甚殷勤。张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提出几条件如下：一、即将枉押农民放出；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的农民出去；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张



答：“押农友是六太爷硬要的，我是不得已的；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答他：“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此时农友们异常愤激，有几个在外头大声叫道：“放不放赶快答覆！”张又说：“你们来得这样多人，恐怕你们劫监狱。”我们说：“代表等可以保障无此举，不然，代表等可令群众离开监狱门口十步。”张不得已，乃即放人。此时六千余农民，高叫“农民万岁”及“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等余坤出狱时，群众把他拥着，狂呼狂跳，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等都被毁烂了，及行至大街，雨更淋漓，农民更加欢呼，游行各街时，有学生在街头大呼：“农民万岁！”并用红布写着“欢迎出狱农友”，燃鞭炮抛与群众。此时农友们，更加欢热，及群众回到总农会时，天已晴，乃开大演说会，由彭湃演说，大意谓：“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请你们解答。”此时有的说是彭湃，有的说是农会，有的说是耕田同志。我乃再说：“说是农会及耕田同志的力量是不十分对的，还不至大错；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但是农会不过是一个农民集合的机关，官僚是不怕的；耕田佬更不必说了。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我们在今日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否则今日的大胜利，会变成

将来的大失败！”最后乃三呼万岁散会。

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及示威，农民已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同时，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视，也非常厉害；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入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此时会务异常复杂，每日农民到来农会接洽者不下三四百人，幸此时做工作（农民运动）的同志也增加了，如李劳工同志即其一也。李同志捷胜约之第六区人，在蚕桑学校读书，一向与彭湃不相识，甚表同情于海丰的农会，有一天他即宣告退学，写了一封长信给彭湃，这封长信现在不知下落，其内容之主要点是说他对于农民运动的同情，要来和我见面；我即草一函请其来谈，当时李劳工同志和林务农同志等同来，劳工同志等对于农民运动的计划贡献得很多，从此劳工同志成了农民运动的很负责任者。

在客观方面，海丰的绅土地主贵族所结合的粮业维持会，受了未曾听过未曾看过的六七千农民群众放人及示威运动吓缩了；同时，我们并请农民宣传地主无租，租在我们，地主如敢作怪，则铲去田基（即田的界限）等口号，更使粮业维持会毫不敢动。这时候，该会会长陈月波及一般迷信神权的绅士等，请求菩萨赐回良方妙策，来对抗农会，乃在城老爷的庙中扶乩，当时来就乩者说是元天上帝，他一下乩便写“农会必定胜利”；一般迷信的地主绅士等，垂头丧气。次日，陈月波乃召集粮业维

持会大会，到会者百余人，陈月波劈头一语就是：提出辞职；他辞职的原因，说“昨日扶乩，元天上帝乩文说‘农会必定胜利’，并有一首诗（前三句忘记），后一句说：‘任凭汉育去生机’，原来汉育是彭湃的旧名，由元天上帝的主张是万不可去反对他了。我（陈自称）当时又问元天上帝怎么办，元天上帝叫我去香港吧，所以我多两三天定要到香港去，故特提出辞职。”众皆不自在的哑口无言，旋由地主的走狗陈小伦提出，我们可以找出几个代表到农会去问他们是不是专要对待地主，众说好，乃举陈小伦一人为代表，遂无结果而散会。隔了两天，陈月波果然去了香港，这就是陈月波怕惧农会势力，想出元天上帝的乩文来做脱身之计，从此粮业维持会无形解散了。

陈小伦到农会来问农会将来是不是要共产呢？我们答：“现在是为农民谋利益，实在还是为地主的荷包计算。何以呢？第一、倘农民饿死了，被地主绅士官厅压迫死了，地主收租不但很困难，而且无租可收，同时影响到社会的饥荒，地主也自然饿死；第二、农民生活好，便不去做贼，地主安心睡觉，社会也安宁；第三、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自然有钱去改良耕地，增加肥料，地主的田好起来，收租也容易；第四、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安安稳稳替地主做工，就不去反对地主了。农会对地主有这么多利益都不知道，天天来反对农会，这班人真是可怜可恨！”陈小伦说：“我没有听过你的话，我也是反对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对他们解释。”

自此之后，反对农会的只有陈秋霖陈伯华等所办的《陆安日报》，天天造谣破坏农会，地主兼劣绅王作新及劣绅丘景云（丘是陈炯明的老师，甚有势力）暗中打电陈炯明及广东审判

厅,说农会造反,擅拥衙门,强劫人犯等等不关重要的事;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静浪平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的组织。

惠阳、紫金、五华一带之土匪,一闻农会是专救贫民的,也有相当的觉醒,甚表同情于农会,彼等对于有农会的乡村,牛只皆不敢劫,如有劫者农会叫其放还即放还,土匪的所在地无人敢经过,农会的人即可随便出入,故反动派又以农会勾结土匪电陈炯明。

此时(三、四月间)县长是吕铁槎,他是老劣绅,心里反对农会,不过为维持县长的椅子,在表面上不敢谈及反对农会。因此,农会亦得以相当的监督他的行动。及吕铁槎辞职,丘景云上台,海丰学界反对甚为激烈,农会以丘之上台不利于农会,与学界联合反对之,乃召集公民大会,可是我们倒丘觉着不难,但是倒了丘之后找不出相当的人物可为县长;农会方面,对于县长之人选毫无把握,因能稍顾及农会的利益而可以做县长的无其人;在绅士方面则通通是敌人,故此时只有绅士和农民两大营垒的竞争,农会既找不出相当的人,当然是让绅士去做,那会变成以暴易暴了。此时《陆安日报》又造谣说彭湃有做县长之空气,我们为急于解决县长问题,乃提出马焕新;马是一个青年,在农会任教育部主任,在学界方面可以过得去,在绅士方面则马是马育航的亲人,有点政治势力的关系,赶紧提出以破《陆安日报》之谣。及我们的公民大会将开会的时候,陈炯明已委任了王作新为县长。学生方面以陈炯明既委任了王作新,也知道王作新是坏人,但怕陈炯明命令,乃各自埋头去读书了。惟农会方面,对于公民大会是一定要

开的，当时到会的人六、七百人，除少数学生商人工人之外，大多数是农民的代表；我们只有利用这大会作宣传，我们的口号，老丘的下台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所推倒，学生及其他各界不肯奋斗到底，故由公民大会选出县长的计划不能实行。

王作新上台，对于农会无何等表示，惟暗中恨死了农会，此时农会也没有去理他，只注重内部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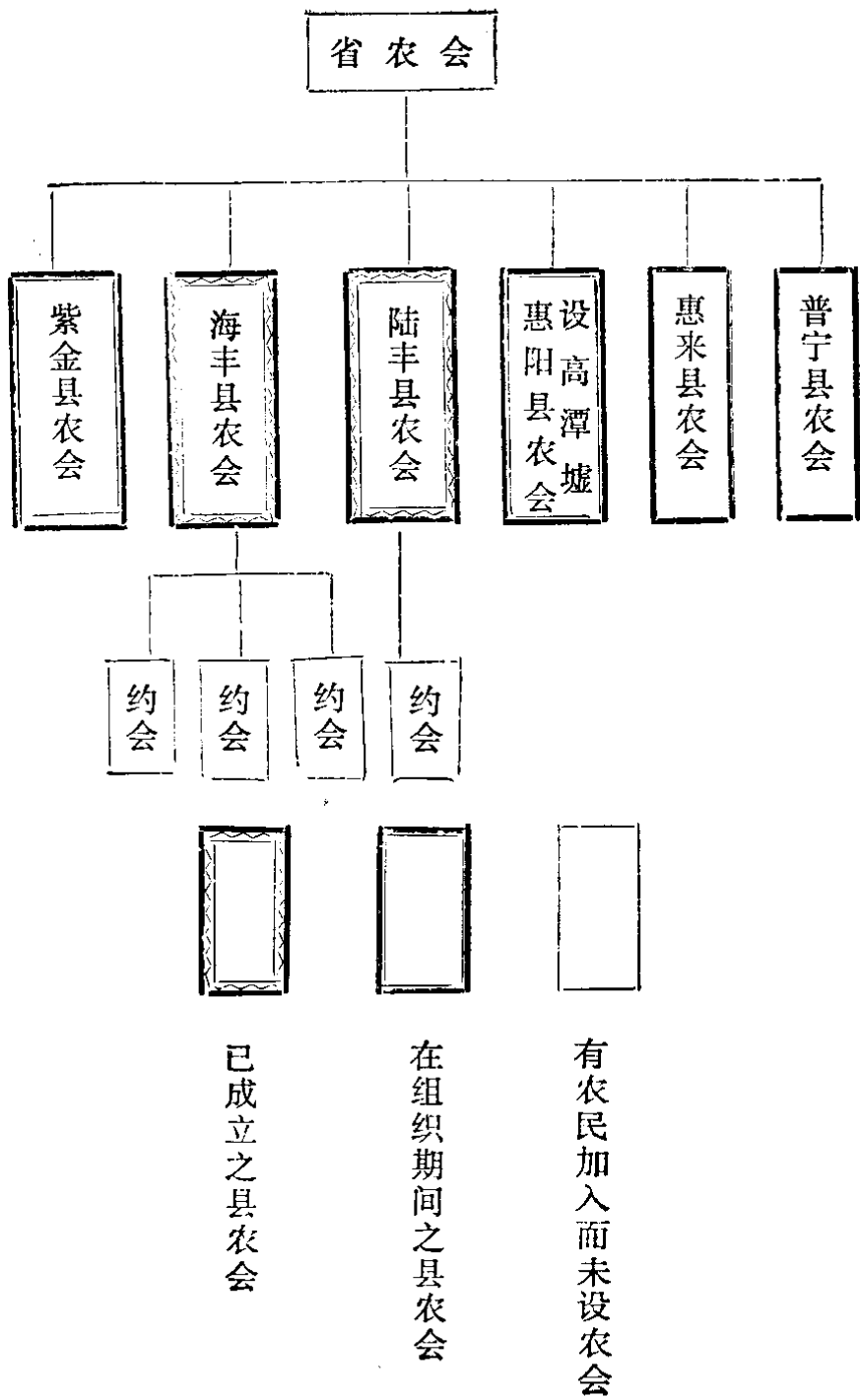
海丰总农会既发展而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复不久而改为广东省农会，招牌虽是很堂皇，但是各县组织除了海丰、陆丰之外，是异常散漫的。省农会的执行委员，共十三人：

执行委员长——彭湃（知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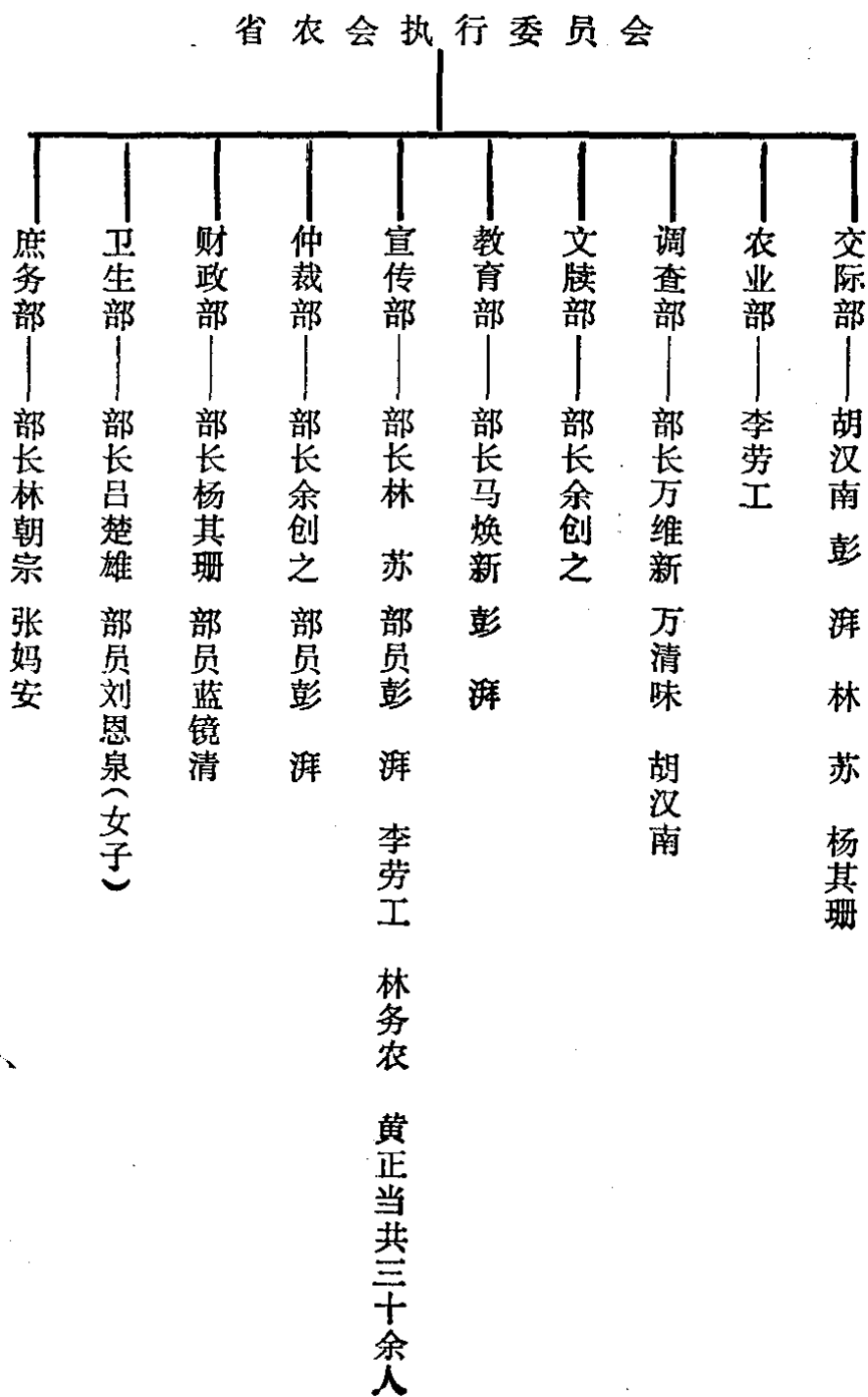
执行委员——杨其珊（农民）、马焕新（知识界）、林苏（知识界）、余创之（知识界）、蓝镜清（农民）、黄正当（农民）、李劳工（知识界）、张妈安（农民）、彭汉垣（知识界）、万维新（农民）、万清味（农民）。

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

省农会之组织系统图表如下。



## 省农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图表及担任者姓名



### 各县会员人数一览表 (大概数目)

县 名	户 数	人 数 (以户数为单位每户约五人)
海丰县	12,000	60,000
陆丰县	7,000	35,000
惠阳县	4,000	20,000
紫金县	3,000	15,000
惠来县	300	1,500
普宁县	500	2,500
共户数二万六千八百户		共人口十三万四千人

### 海丰县农会调查(一九二三年)

#### 会员成份表

凡农民如自耕农佃农……等以户为单位加入农会,学生教员

工人小商人及其他以个人为单位,地主绅士不得加入

自 耕 农	百分之二十
半 自 耕 农	百分之三十
佃 农	百分之四十
雇 农	百分之十
学 生	三十余人
小 学 教 员	十 余 人
工人半农工小工业	五百余人(盐町工人理发工人染布工人)
小 商 人	三 十 人
失 业 者	三百余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	十 人





乡 绅 半 教 员 十 余 人  
 陈 炯 明 护 弁 三 人  
 巫 者 一 人  
 船 夫 四 百 余 人

(自入会后叛教者甚多,如万清  
 基督教(农民) 五十人朱者系一长老会之长老,自入  
 会后已反教了。)

### 海丰农民失业离去乡村所到区域及其职业

地 名	人 数	职 业	备 考
南洋群岛	约十余万	种芭车夫小商人	到南洋者系因生活所迫去做猪仔,小部分与商业有关系
香 港	万五千人	车夫泥工小买卖巡捕	而去者,其原因皆受失业荒灾之故。
广 州	五千余人	车夫及其他小工	
澳 门	二千余人	车夫店工	
汕 头	五百余人	车夫及其他手工入	
宝 安	五百余人	渔业	因香港不能容生,而移入宝安县者。

# 海丰农民加入农会各时期之不同及其原因一览表

自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起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止

年.月.	农会每年每月发出的会证	原因
十一年.6.7.8.9.10.11.12.	会证10张	开始运动时期
十二年.1.2.3.4.5.6.7.8.9.10.11.12.	会证5000 会证10000 会证20000 会证40000	新年同乐会向 新法庭请愿得到 胜利 五一示威运动 风灾水祸 解散时间
十三年.1.2.3.4.5.6.7.8.9.10.11.12.	发出300 会证 发出1000 会证 无会证而加入者5000	恢复又解散 秘密进行时期 此时期为东征 开始农会由秘 而公开

## 第二节 “七五”农潮始末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很平稳的发展。旧历六月某日半夜,狂风大雨骤作,少顷,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之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都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之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我们对于农民当此将近收获的时期而遭这种奇灾大祸,觉着很可悲伤。

农会当此之时,也大活动起来了: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堤坐……等等。各区农民以农会如此努力,乃益密切而引起莫大的同情,农民们有“我们生当为农会人,死当为农会鬼”之概。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农会召集执行委员会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当时执行委员有一部分在陆丰县工作,一面促其回来,一面开非正式的会议(谈话会)。

各执行委员的意见很分歧: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来的计划,海丰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变迁之中,地主如以凶

年来压迫农民其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其必胜一也；次则地主没有武装，不可以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不过各区有少数警察而已，此种警察在平日已是怕农会势力如鼠之怕猫，县长王作新虽然是地主派的人，但其统率下的游击队不过三四十人耳，亦不怕他；且王作新为维持其地位起见，亦未必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极其量结局农会与地主不过在分庭打一场官司耳，而法庭方面，不过八名法警，从前受我们六千余人请愿的教训以来，亦毫不敢作怪，故减租殊无问题；况且自由减租之方法不能激起农民阶级争斗的怒潮，而失了阶级意识的训练；同时将减租运动这种空气传布东江各县，殊为宣传极好之工具。

第一派复再发表其意见，以为第二派的理论固然不错，我们并不否认；但是依我们（第一派）的计划，农会无论如何是处于不败的地位，不过所得的利益较少，若依照你们（第二派）的主张好固然是好，但太陷于“危险性”。遂决定一面俟执行委员到齐后提出再议，一面召集各约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在这执行委员未回来，各约代表大会未开以前，数日中的现象：

（一）农民加入农会者如风起云涌，日以数百计，中有三数乡系与陈炯明有亲族之关系者，素以依借陈势而自高自大的乡村，平素甚看不起农会，故不加入农会；但是到了这个利害冲突生死关头的时候，陈炯明不但靠不住了，而且反加以势力的压迫——陈姓的地主们因利害关头已把亲族置之不闻不



问，而以迫租为急务了，所以这三数个乡村平日依借陈势的农民，乃大恍然，相率到来农会负荆请罪，请任由农会处罚，惟要求准其加入。农会当时，乃派人对其演说，准其加入，但在纪律上不能不施以薄惩，我们初试以“每人入会非罚金五元不可”，他们也欢然答应。我们乃实以告之，“每人罚银二毫罢了”，于此，可见这个时候农村中只有两条战线，一是地主的，一是农民的。

(二)海丰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所以此时农会尚未决定何种办法，农民仍是依旧法去请地主到田里看稻，或减或分，后来才打算，农会也认为可行。为甚么呢？从来习惯，如地主未去看田，农民擅自把稻割起，则地主便说：“如收获不丰，你一定不去割的，一定和我分的，今既割起了则照额还租，一粒不减。”农民甚怕地主这几句话，并且地主如到田中去看了稻之后，可以使其明白失收的惨况。可是，各处的农民，报告谓：“我们一早就去到田主的家里请他看田，等候了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少爷才在床上翻翻身，到等他起来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我（农民自称，以下照称），已经差不多日下西山，少爷见我便说：‘你来做甚么？’我答：‘今年田稻遇风灾……’这句话尚未说完，他叱道：‘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我那时只得再求道：‘你可去看吧，可惜还租不起。’‘好了，快回去，明日派人去看。’可是到了一日、两日、三日，数日都不见有人去看，你再去催他也是这样的答复，总不派工来睇，田中

的稻不多少可收成的也出了芽，怎样好办。”

同样的事情，一日都有数件，农会只有指示他们马上割起来再设法对付。所以无数农民对于地主异常愤激，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非与地主决一死战不可！

(三)地主方面，知农民此回一定不如昔年一样驯服，可以任意压迫，不敢去乡间收租，也不敢稍有何等表示，亦没有那个敢先来顶农会的头炮，多皆静观待变；官厅、绅士、商人、学生也议论纷纷，没有正确的主张。

(四)调查部的报告：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分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者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

这四种现象呈出之后，而陆丰县及其他各地工作之执行委员已到齐了，我们已召集正式开会，并异常秘密。此时我们将前次谈话会所论战的结果报告后，一般从陆丰县工作回来的执行委员，异常严重的驳斥第一派之懦弱的主张，而形成了第三派。

这第三派，说第一派之主张不啻与地主妥协，全然不顾及目前之事实。盖这次实是海丰空前的大灾，从陆丰一带而经过海丰所有禾稻被风打水浸，损失约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农民已达于惨痛之极。说自由还租完全是欺骗农人的好话，不啻猪仔向老虎求情，让农民在惨痛之下，任地主的压迫，使一般农民对于本会之指导者加以怀疑；因为我们向来的口号，也是主张凶年减租，不是主张常年减租，这种

口号算是农民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不能指挥农民去奋斗，去给他们一个斗争之训练，是错误之又错误。在我们（第三派自称）的意见是全部免租。我们对于第二派的理论及事实，认为确有道理；其中所包含的并不是危险性，乃是一般的革命性。若要免除此性，只有不主张阶级斗争，不去求革命。进一步说，即使这次免租运动而至于失败，也不要紧，因为失败之后，农民对于农会的观念确定了：“农会是为农民利益惟一奋斗的机关”。况且现在农民有了农会之后，异常满意，此次的免租运动的斗争果使其失败，而将来再张旗鼓必得更加长足的进步，而农民亦可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故失败不是失败而是促进成功的一个顿挫之方法，只看我们在失败之后做不做耳。简言之，用自由减租的口号去欺骗农民，而农会虽得存在也无用。倒不如与敌人奋斗，仍可保存农会之价值，在这个减租与不减租，都是农民在实际上得不到利益的两路皆难的时机，我们只有一致提出免租的口号，明知免租做不到也好。

这第三派的主张是很激烈的，在第一派听了这些理论之后已不再有意发表了，惟第二派仍有争论之点，一个是“减租运动”，一个是“免租运动”，但是问题已经较易解决，不过是程度之差，及方法之善不善耳。其不同之意见如下：

第二派意见：免租运动在此时的环境未免趋于过激，自由减租更不成理论，现在只在定出减租的程度——最低限度——减租七成——三成缴纳。口号不至于过激，而不致农民视为妄想，故以三成缴纳。

第三派的意见，以为这种办法亦不妥当，现在罹灾是极普

通的事实，可以缴纳三成者是极少，农民自此次损失之后，下半年的口粮已是无着，危险已摆在面前，同时为修葺屋宇、补买耕牛及农具、修理田园者将何所出，如果田主以三成照收，我相信其死一也。

议决以减租七成，为最低限度。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多数通过。再提出代表大会表决。

七月二十日，开全县各约代表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旁听者千余人，室为之满。

主席彭湃。先由主席报告灾后各区灾况，及农会救灾工作，执行委员会对于减租问题之讨论经过，报告完后，此时旁听者咆哮起来，摩拳擦掌，拥护第三派之免租运动。主席制止。在代表大会方面，主张“免租”者不能过半数，主张“至多三成交纳”者卒以过半数表决通过之。

其余对于减租应付方法，悉由执行委员之指挥，乃散会。

“至多三成交纳”这个口号已普通了，全县小孩子都会叫这口号了，执行委员会工作异常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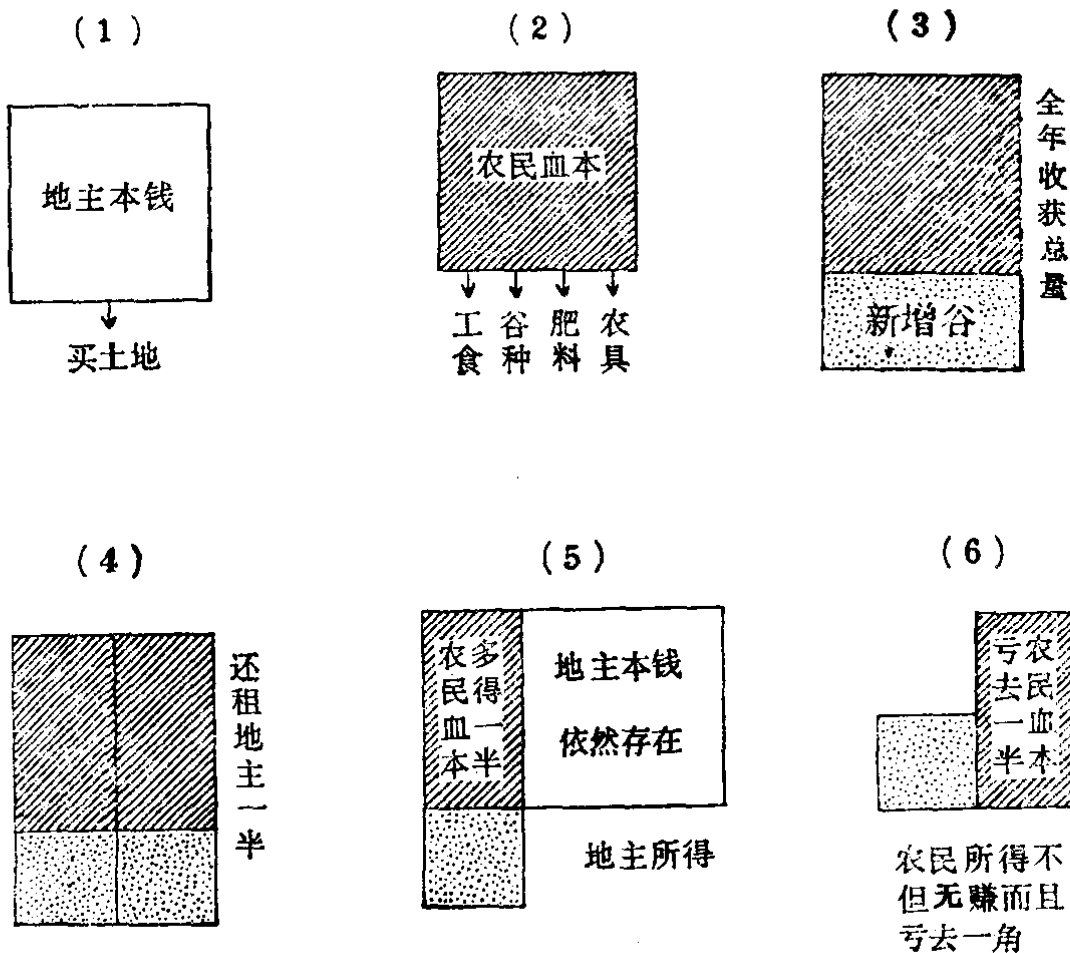
(一)派大批宣传员到各乡开会宣传，并兼纠察之任务。当时有篇《为减租而告农民书》，其大意如下：

农民们呵！地主的田地本不是钱买来的，是他们的祖先占夺我们的。姑认为用钱买的，但是他买田的钱一次过投下去，便千千万万年有租可收有利可获了。农民耕田年年是要下本的，如种籽、肥料、牛租、农具、工食是要很大的血本，才有谷粒生出来。地主不动一脚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们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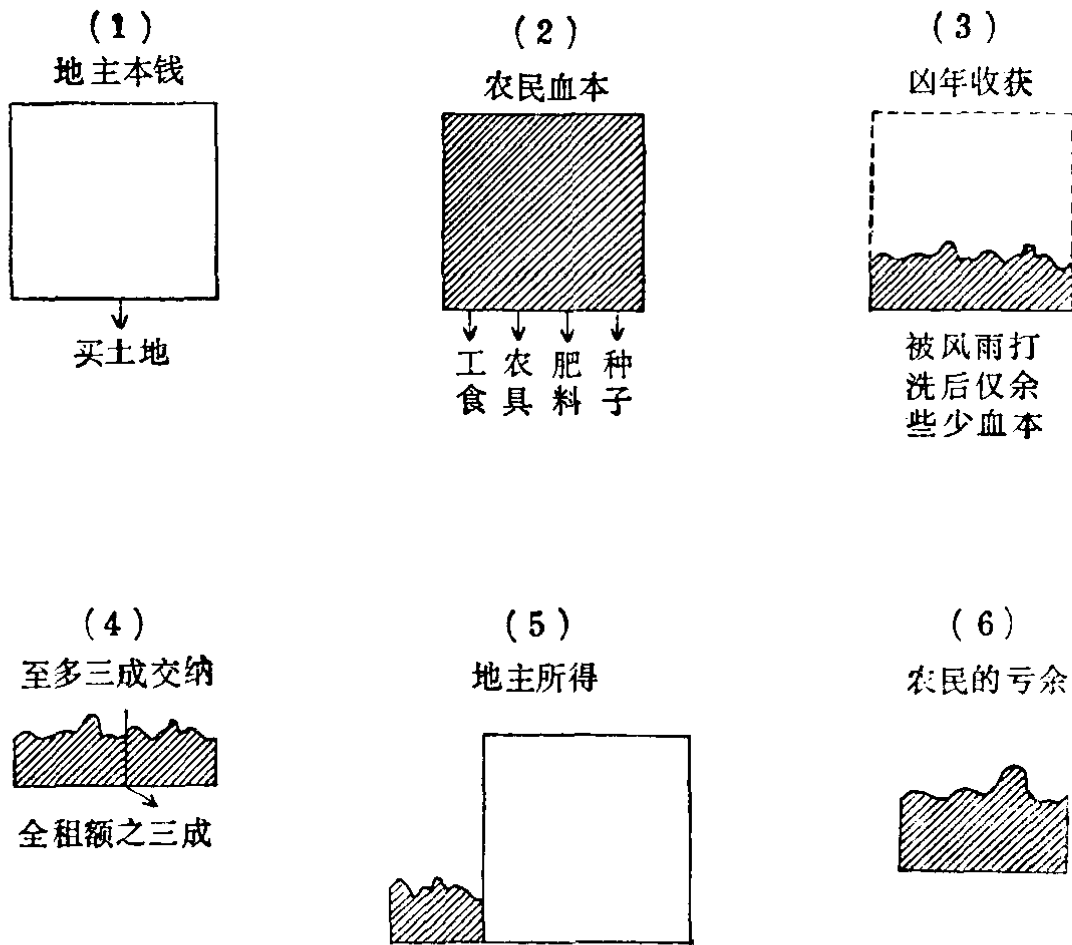


亏去血本不知几多大了，也不知几世了！今年不幸，遇着风灾水祸，农产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无损伤，我们所下的血本被大风吹了，被大水洗了，我们的血本已无存，地主那里有利租可收！我们须与残暴无良的地主一抗，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兹并以地主掠夺农民血本图示如下：

在平常年农民被地主所掠夺：



在今年凶岁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农民亏损：



海丰县农会启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 日

(二)通函各区警察，谓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统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

(三)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援助。

(四)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地位。

(五)准备召集全县大会。

这时，海丰全县分出极明显的两个阶级的营垒：一为地主

阶级，一为农民阶级。在工人方面是甚与农民表同情，商人是守中立，不过恐怕惹起地方扰乱，以为农会好事，一部分并有土地的商人则与地主合作，土豪、烂崽、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的方面。学生——知识分子多出于大地主、小地主、土豪、绅士或地主之戚族的家庭，因减租直接影响其家庭之经济，地主乃利用此点以打动学生，使学生反对农会，即以农民减租学费难筹迫其子弟退学；这些学生，从前说到农会何等好，可是到了此日不但变了前日的口气，而不满于农会，甚者竟到农会为地主作侦探。

在农会方面如马焕新者，本一极肯努力的青年，身任农会的执行委员兼教育部主任，乃因减租之故对于本身利害冲突（马族多地主，其本人亦一小地主），乃数日不到农会办事，质问之，始来请假多日，又再质问之，竟公然否认农会议决案“至多三成交纳”（马初为主张自由减租之一派，后又赞成免租运动之一派，其狡已值得我们注意），不数日，即服从其家族之命令，具呈至县公署（县长王作新）否认主张“至多三成交纳”之减租议决，并非难农会的种种过激不对，农会即时将其开除会籍，并宣布其罪状于农民群众。

这时地主阶级之小地主怕事而急于粮食的则老早遵照农会“至多三成交纳”之议决而收租。其余的大地主日益反动起来了。此反动地主的反动人物为县长王作新（即粮业维持会之副会长）、保卫团局长林斗文、劣绅丘景云，这三个东西暗中联络各地主，恢复粮业维持会之组织，开会于县署，计划非常秘密，莫得其内容。但是反动地主破坏农会口号：（1）农会减租对于锅头户太不良心（注：锅头是指一般不去谋事而在家中

坐食的男女，或地主之后裔，只会穿长衣保全门面专靠收租来养活的)，(2)农会实行共产，(3)农会勾结土匪。

在这三个口号之中，第一农会则反驳他，谓“饿死几个锅头户有良心呢？”饿死几十万锅头佃户有良心呢？难道锅头户怕饿死，锅头佃户不怕饿死吗？第二农会置之不答，也不必答；第三也置之不答，因这口号出来，好多怕土匪怕死的地主，更引起一种惊怕农会之心。

某一日马育航之侄马斗辉者，一个小学校教员，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乃往五狮墟乡收租，竟要求十足，农民说：“至多三成交纳”，马不服，乃多方为难，威吓农民，农会闻知消息，乃派纠察队数人前往援助，适马已回家，农会乃警告他，他惊怕起来，到农会道歉，仍依照三成收租了事。

又公平有一个自耕农，因还租五成为纠察队所知，扭解农会受纪律之处分。

六月二十七日，县城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林某，为承批教育局租之承商，租约百余石，林乃谓：“学租是官租，官租是无减的。”初向城西二十余里某乡村收租为农民所驱逐，乃向一个叫做北笏仔乡的去收租，此乡约三十余户之小村，林乃虚张声势，谓官租无减以吓乡民，不料该乡虽小，而乡民之胆不小，乃将林围打伤数处，林不依法抬验于分庭，而抬验于县长，县长亦不拒绝而受理，已可注意：林某入衙署抬验后，王作新乃借题发挥，即派武装游击队二十余到北笏仔乡围捕，甫入乡即放枪示威，乡人扶老携幼而逃，此时潦水仍未退尽，妇女小孩多跌水中叫救，状极可怜，游击队拘父老勒索脚皮银四五十元，农民不能给他，乃绑缚父老三人到县。县长不加审问，令镣

锁投于狱；农会闻报，即派代表与王作新交涉，我们说：“事属民案何关县长？”王作新说：“租是官租，何可不理。”我们驳说：“他不是衙署官吏而是一批商，既属于商，凶年那免损失，何得要求十足照收？”王作新不理。我们就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这问题，当时议决之意如下：“减租一定是发生纠葛，不是我们打他便是他们打我，该乡父老三人被捕入狱乃意中事，且继续必有如是之事体发生，农会应置之，不甚重要，只是一面由农会筹款安慰其家属，并供给狱内之伙食费用，向全县农民大会中（定七月四日）详细报告，使各会员了解，并先以十数元先慰被押者之家属，并打理狱内事务。”

七月四日到了。

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谓：是日是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又派警察到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来县参加大会。警察被农民驱逐，所贴布告也被农民扯了，王作新大惊，乃集中警察三十余名，游击三十余名于县署，分守四个城门，并于县署门首筑战壕，准备作战。到了十点钟时，农民到会者已达四五千人，地主绅士都惊避，街巷的店户也关了，王作新惊恐无措，一面电告汕尾钟景棠“派兵来县镇压土匪”。钟初以兵少不敢答应，后王作新力求之，并谓“天下大事是我，事不关你，总是要派队来”，王又使用全县绅士名飞呈汕尾钟景棠，报告“海丰发生土匪”，钟乃尽其所有的兵百余人派来县城。此时侦探已来报告，我们以为不去请愿，又不要求他放人，这不过彼之大惊小怪，他们见我们开大会不去请愿，当不敢与我们为敌。到了十二时，宣布开会，到会者二万余人，首由彭湃报告后，再由李劳工、林苏及黄正当、杨其珊、彭汉垣相

继演说，皆痛快淋漓，及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最后三呼“农民万岁”，声如雷震，乃宣告散会。这个时候，县署以为农民来了，游击队、警察乃相继逃跑一空，继而见无其事，乃再集合；王作新这时也逃走了，地主也吃一大惊，市场也着惊。

晚间有人报告：汕尾派来的兵行至中途，因忽闻报农民攻入县城，该军队乃不敢前进，后闻无其事，乃到县城。

我们相信既无请愿与他为难，彼不敢来惹祸的。是晚有黄琴轩者，县议会之正议长，来找彭汉垣，实则来侦探农会有多少人，及有无准备。黄见农会开会后人已散了，回报王作新等，王乃即夜召集绅士会议，应如何对付农会，绅士到会者四五十人，有一个叫做陈清照，这个地主兼劣绅，主张最为激烈，欲乘虚攻我们，作一劳永逸之举，根本扑灭农会，以免将来更加滋蔓难图，乃决定了极秘密的计划。

我们实在是没有准备作战，也料不到有如何危险，不过我们早把重要文件移开了。七月五日拂晓，王作新之弟王益三（为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并钟景棠部，及警察保卫团勇三百余人，由城内出东门，经龙津桥，距桥东埔农会所在地不过三百米突左右，乃分两路，一包农会之后方，一包农会之前门，枪声甚密，子弹已由前门飞入办公厅时，此时农会内已知敌人进击，不能抵御，纷纷从瓦面逃走。有陈梦同志，打开大门用尖串向进入之敌兵一击，正中其身；敌由大门冲入，未及逃脱之职员及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郑渭净、陈梦等共二十五人皆被捕，敌兵用枪头将职员乱打一场，惟有杨其珊同志素长拳术，人人都晓，敌兵打了七拳踢了八脚，都不到身，故

不敢摩他一下。一切器物，抢掠一空，并复将会所封闭。当农会同志二十五人被捕过街巷时，地主劣绅及其走狗打掌称赞。押至衙署时，王作新坐堂审讯。

王作新问杨其珊道：“你是不是农会的会长？”

杨答：“是！”

王问：“彭湃利用你们去造反，经我三令五申，你们还敢作怪，你知罪吗？”

杨答：“彭湃不是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去利用彭湃，因为彭湃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至说彭湃造反，我也承认，但是王县长的造反，要比彭湃更加厉害！彭湃帮助穷人救穷人，果是造反，那末你帮大地主资本家在这凶年来压制穷人，岂不是大造其反吗！”

王大拍案道：“你真该死！你们胆敢提倡共产共妻，快些照实招来！”

杨答：“共产不共产，这是看社会的进化如何，不是我去提倡就会共产，不提倡就不会共产！招不招不大要紧。至提倡共妻一事是有的，可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发财的做官的，你们天天嫖娼宿妓，这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共妻吗？还有一层，好象王县长都有两个老婆，这就是共夫；共妻共夫都是你们提倡的，都是我们早晚所应该打倒的！”

王气的要命，再拍案的说：“打！打！”

其珊同志被打得体无完肤了。

王喝：“将犯人下狱加以镣铐”，乃退堂。

此时彭湃、林苏、彭汉垣、蓝镜清、莫水夹、林沛、张妈安、洪垂、李劳工等数十人逃至大嶂山边之小庵寺，此地形势非常可守，并且四周都是热心农会之农民，又有农民在山顶及山口放步哨。寺中的道士是一个东成王党，民国四年曾举兵攻陈炯明失败，乃化装为道士；这道士与洪垂同志前时是同党，他知我们逃避来此，备极欢迎，并很恳切安慰我们。我们在此就开始讨论应付的计划。彭湃是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赞成此说者多半是农友们。彭汉垣则以为不然，谓：“杀之是很痛快的，但是杀后他们必杀农民，那末农会是不再做就可以，如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则不应如此，阿湃是激于一时之气如此主张，以我意见，还须去老隆，因为陈炯明固然是不赞成农会的人，但是对于这次解散农会拘押农民或者他是不主张的，我们可以用感情的话同他说明此次风灾水祸之时，县政府不但不能体恤，而且加以虐待，传闻出去，实于政府名誉大有损失，且他近来曾对人说话间表示很佩服海丰农会，且很佩服阿湃，盖彼久欲利用我们，不过我们没有何等表示，彼也不敢利用。观其三月间陈炯明失败在香港时，他曾对林普亭说彭湃如何的能干，就拿起笔来要写信请彭湃到香港去面见他，适遇钟秀南来见陈炯明，对他说彭湃现在有了二十余万人拥护，比你还要大，你那能请他得来！陈炯明就把一封信扯破了，暗叫林普亭写信邀彭湃到香港，后湃到了香港来，他竟在政治失意的时期捐出百元的港纸——此时百元港纸捐下农会，好象割了他块肉似的，但陈炯明仍可做到，且他对我曾说过：‘我（陈自称）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他这话虽不是真意，但是可以证明他





已对农会降服了；所以我主张湃到老隆去见他，我们应提出的条件：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如他能够办到第一、二两条算胜利，第三条我们可以在秘密中去做，不必挂起招牌，第四条明知是绝对做不到的，也不妨提出，倘一、二都做不到，那可就暴动了。”

林苏同志甚赞成此说，提出“汉垣与农友可在后方准备武装，湃兄速行，如果不达目的，应予以最后手段出之”。众皆赞成，乃决定彭湃、林苏、蓝陈润三人赴老隆，即日起行。

老隆距海丰五百余里，一路皆高山，步行要六、七天才可以跑得到。林苏同志患足病未久，怎能跑得这样远，但是林苏同志也忘记了这件事，只是顾着赶快出发。林苏、彭湃和蓝陈润都换过了污烂不堪的衣服，如乞丐状，三人共带了十块钱，数十农友都送到村外，齐声叫道：“奋斗呵！奋斗呵！”乃日同志拔出手枪，说道：“我应送他们过了海丰境才回。”众甚欢喜。是日乃旧历七月六日下午二时也。及晚我们（彭湃、林苏、蓝陈润）三人跑到了将近惠阳交界之高潭墟，乃日同志也回去了，此时经过东埔寨乡面前，有该乡某农友知道我们是农会同志，乃呼我们到他的家里休息。少顷，他拿出烟茶来了，很恳切的对我们说：“此地你大声说话都不要紧，这里通通都是我们会内农友。你们打算到何处去呢？”我们答：“要到老隆去。”某农友说：“我心内都料你们一定要去老隆的。”彭湃等就将农会被解散及要到老隆的经过告诉他们，此时男女小孩都走来听，听到农会被解散，连妇女小孩都觉很可愤。少顷，某农友的媳妇来叫我们道：“已烧好了水，你们跑路当洗洗身，请

从这里来。”我们洗澡完，复和农友说话，这个时候听见杀鸡之声，我等马上就劝止他不要客气，某农友笑道：“你们要到老隆去，这样辛苦，今晚当饮杯酒壮壮气，这里乡村有钱没有东西买的，故养些鸡来款待好兄弟，请你们不要嫌。”

某农友又问：“老隆这样远，你们怎样行得到呢？”

我们答：“为着大家利益，无论怎样远都是要行的，我们这次受了农友们的重托，故觉不着甚么辛苦，你可放心。”

某农友又说：“你们不怕辛苦我是知道，可是你们三人除了陈润兄可以跑得，老彭和老林恐怕走不得六天的远路。”

我等答：“笑话了！再加一倍路也是行得。”

某农友说：“你口讲是讲得，你跑就跑不得。”

“好了，请请几位阿兄来食饭”，他的媳妇这样叫。

某农友就带我们到厅中去。这厅是很小的，除了安放菩萨及农具等，仅可以放一小桌，我们六人团坐一桌是很窄的，桌上有鸡肉、鸭肉、猪肉、咸鱼、咸菜、酒等，我们素少饮酒，但是在这极亲爱极快活的境地当中，是令我们要大饮特饮的。饭后，某农友说：“你安心睡，今晚十二时叫你起身准备起程。”

十二时到了，某农友来叩门请起身，我们起来的时候，厅中的饭菜已经摆好了。饭毕，某农友打起足绑，携着长柄纸雨遮，打一支马灯，叫我们上轿，我们就怪道：“为什么备轿呢？”此时旁的农友要来送行的就说：“你们不要理，请你坐就坐，我们希望快些到老隆。轿夫同你到了紫金，当可回来。”我们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当把一点钱交给轿夫的家里。”某农友说：“通通都是农友，要钱把谁！将来你们回来，农会恢复，那时你才把钱，我当和你接收！现在，你们已经无钱可用，不要

说了！起行！”我们就很不快活的坐上轿去。这轿本不是轿，因这里小乡村是没有轿的，昨晚他就把抬猪的竹扛绑成小轿，轿夫也不是轿夫而是农友，未曾抬过轿的，我们一面坐一面不过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来跑一跑。又兼是晚下雨发风，路更不好跑，又怕为高潭墟驻防军所知，火也吹黑了，个个都不敢作声的跑。凡经过几个神庙佛宫，某农友便放下雨遮走入去烧三枝香，拜一拜，说：“祝我们到老隆一路平安，农会恢复胜利！”这虽然是一般农友们的迷信，但是他这种表示确实激动了我们的的心情，觉得精神上有无数的安慰，使我们当时担当不起！天将光我们到了高潭，又避在姓黄的农友家中，早膳后又行，某农友和姓黄的农友都送到三十余里之远，乃相别回去。这时候，雨愈下而愈大了，所行的路都是山岭，崎而又滑，难行得很。是晚，天将黑，刚跑到三江口，这地有三条水是很急的，过水是无船的，只有杉木绑成一排一排，两岸系以草绳，过渡时用绳拉过去，我们过了二重渡之后，天黑已到不可辨别人面；举头一望，前无人家，后无旅店，焦灼异常。不久，有一个农夫荷着锄头从此经过，他看见我们几个人，以为是丘八，就逃跑了；抬轿的农友乃呼道：“唔使怕，我们不是兵。”这地是完全讲客家话的，萍等不会说。这位农夫听见声音好象邻乡的人，就停足，但仍不敢近来；抬轿的农友乃近前去向他解释明白，他便向一条小河渡过去。我问抬轿的农友说：“今夜怎样办？”他答：“不要紧，等下儿，他（农夫）就来，等等吧。”大约过了二小时，那位农夫携着灯、米、鸡来了，我问鸡做甚用？农夫说“来食”。马上抢过来，主张不杀鸡，因我们临行时，苏兄带有几条菜脯在身，可以送饭。这位农夫带我们行了半里，到一间店，此

店因兵灾已不敢做生意有数年了，近更被风灾打坏了一半，我们就住在一间不坏的房里，马上就烧饭吃了，据这位农夫说：“此间受陈炯明兵队骚扰得很凄惨，逢物抢，逢人掠，逢妇女奸淫，现在人人见着兵，连鬼都怕了；所以我刚才逢着你们，误以为兵，故我快些跑，后闻说是农会的兄弟，才甚欢喜。”我们问：“你们这边有人入农会吗？”他答：“有好多人入了，我尚未加入，但是我很喜欢农会的。”彼此谈了几点钟，乃各自睡去了。

次日天将光，就早饭出发，临行时我们送柴米钱一块五角，给这位农夫，他接了钱之后，连同一张纸，等我将行时放在我的袋里；我取起来看，那张纸写着，其大意：“诸位先生是出来救穷人帮穷人做事，尽忠尽职，此银断不能取，故特奉还。并祝一路平安！”我们看了这张字即对他说：“我们做农会是应该的，不是救人，是穷人自救，我们不过受了大家命令，是喜欢如此做的，如你不收钱，我们只好永远誓不经此地。”他见我们态度强硬也是难以为情的收起来。

我们起行，他送了很远方回去。是日天气较好，一路觉得很爽快。可是山岭重叠，一路总是上山和下山，中间是没有平坦的路可行。我们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被陈炯明的军队所骚扰到十室九空的；有的人烟未绝的村庄，看见我们就关门闭户，我们想找点茶喝都不可得，所过的墟场都成废墟，凄凉满目。我们一路饮小坑的水，或食青菜和生芋来充充饥。当我们过一个山岭的时候，有一个村民，头戴竹笠，挑着一担东西约七八十斤，贸贸然来，望见我们就把竹笠和担子掉去，向后如飞似的跑了。我们乃大声呼：“我们不是军队！你不要骇怕！”我们越呼他跑得越快，我们恐他的东西失落，乃不得已自己挑起

来，一面叫一面赶他，他跑到一个距离很远的山尖岭顶，就站着来看我们。我们摇手叫他回来，并将他一担东西放在路上，指着叫道：“东西放在此地交还你，请你不要怕，我们不是贼，也不是兵！”我们就不理而去了。

我们今天跑了一天，都是穿山过岭，我们所接近的都是森林和岩石，很大的天被山岭遮成杯盆一样。我们通通都不怕，只怕遇着老虎。

我们一路都没平地可以坐坐轿，林苏同志唱唱歌曲和讲故事，也不觉何等辛苦。今晚五时，到了龙窝墟，住在一间小客栈的楼上，听闻紫金县长到了龙窝派提军饷，墟中商家很不满意。晚餐后，我们因蚊子多不能睡觉，乃出去外面散步，遇着警察把我们捉着说：“你们夜里不穿鞋，也不穿屐，到底是不是盗贼？”我们说：“我们是海丰到老隆当兵的，故没有带鞋屐。”警察带我们回客栈，叫我们不要夜里出去。

次早(旧历七月八日)五时饭后，把抬轿的四位农友留一位同行，余三位给以数元作路费，打发他们回了去，我们四个人即向紫金城进发。此时身上没有一文钱了，林苏同志说：“我身里还有一只表，到紫金城可以当，不怕无钱。”今日一路所过的景况同昨天差不多，不过少些山岭。是晚到了紫金城，住在西门一个客栈，林苏同志就将金表取出来去当，不料当铺早已止当了，林苏同志就想把它摆在街上去卖，那店主说：“此地人贫，谁要用金表呢？”林苏同志想押给店主，店主冷笑一笑：“要来做甚么？”我们觉得失败了，今晚如找钱不到，恐怕要被店主扣留，在这里人地生疏，想来想去一点方法都没有，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没有办法不如到街上去走一走，做乞丐也

是要干的，留两位在店中坐，林苏和我就出街去。刚刚走到城内，去看了一会，澎湃就对林苏说：“喂！家族主义已经给我打死了好久，它的遗骸或可以利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林苏同志说：“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能够达到老隆，家族主义也不怕利用罢！”湃就指着壁上说：“呀！你看这一张紫金地方分庭的布告，尾后写着检察彭某哩！这彭某从前曾到过海丰做过官的，和我的祖父是很好的，他时常到我的家里来食饭，我很认得他，不知他认得我不；若我们入去找他，就可以向他借些钱用了。”林苏同志说：“夜将深了，快些进行，免误大事。”乃回去客栈，写了一封信，向彭某借钱五元，彭某乃着人送一名片来，请我们去面商，他很亲切就借五元给我们了。

次早发了店账，就向河源境界之蓝口方面进发，行了四天才到老隆。

我们到了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去见陈炯明。陈炯明问：“你们弄出了乱子呢！”

我们：“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陈：“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

我们：“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们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旧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涂的！我先问先生，业主和田佃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

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象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

陈道:“这自然!”

我们:“但是生意做去,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譬如甲乙两个股东,阿甲不管生意亏本不亏本,总是要取回自己的原额本钱,且要迫阿乙还他的利;阿乙此时本钱既已损失,又要还阿甲的利息,这岂不是不公平到极点吗?”

陈:“这是对的!”

我们:“地主一次出钱买一丘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就年年春春要用许多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所以地主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耕田必要的东西为本钱,正如股东做生意一样,但是遇着风灾水祸的时候,地主的田——股本——是不会消灭的,农民投在地面的股本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应向地主算账,叫地主补回他的损失,不应该由地主倒来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陈先生所主张的分割,就是把农民残余的血本让一半给地主做利息,况兼海丰此次农民罹灾,为海丰开天辟地以来未曾见过的,要主张农民和地主分割,不啻叫农民去死个净尽罢了!所以农会主张三成缴纳,还是昧着良心与地主要妥协的,所以农民大会把它加上二个‘至多’的字,说:‘至多三成交纳’,这是革去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同一个道理!”

最骄傲最自恃聪明的陈炯明,听了这些话也点点头,说:“是是!”

陈继着说:“喂!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我们：“你看在现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代，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农会有刀也有铁串，可不是来造反，是来自卫的。刀固是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

陈：“我拿他们打来的电报给你看！”

(一)钟景棠来电，略说：“彭湃在县召集农民土匪和买军器，希图谋乱，殊非总座发祥地(指海丰)之福也，应如何办法，速电祇遵。景棠叩。”

(二)海丰县长王作新电，略谓：“彭湃、林苏、余创之等，召集农民，勾通土匪，私藏军器，约于五日(即阳历八月十六)早暴动扑攻县城，作新负有地方之责，乃于五日拂晓会同钟师长部队进攻匪巢，初匪犹开枪顽抗，幸士卒奋勇冲锋，将匪击败，匪首彭湃已逸，当场捕获匪徒杨其珊、黄凤麟、洪廷惠等二十五人，并搜获铁串、尖刀数十枚，旗帜、印章、委任状、手令等甚多，除将逃匪彭湃、林苏、余创之等通缉外，特此奉闻，余容续报。王作新叩。”

我们看后说：“陈先生信不信呢？”

陈：“这我当然是不信的。”

我们：“那末请先生容纳我们几个要求：

- (一)释放无辜被捕之农民；
- (二)电业主须照农民减租办理；
- (三)恢复农会；
- (四)赔偿损失。”

陈：“你提出这样多，更易惹起他们反对我，因为我的六叔都参加在内，我是很怕的，不如将第一条先做，如达到目的，再



做第二条。”

我们：“好！就请你办第一条。”

陈炯明就入去他的房子里，起草电报。

我们和陈炯明的机要课员说话，因他们都是旧同学，有点感情，该员等就取出海丰马育航刚才打来的电报给我们看，大致说：“总座，前电谅达，彭湃兄做事有毅力，后辈中甚有希望，惟造尖刀、铁串未免忽略，以育意见，不如送湃兄留俄，异日必能为吾等之助，农会暂缓举办……。”

少顷，彭汉垣从海丰来了一电略说：

“湃转陈总司令鉴，农会被摧残后，王作新派队下乡迫交会员证，每张数元，到处骚扰，又查封农民药房，解散农民学校。粮业维持会下乡迫租，群情激愤，若不设法制止，将必激成祸变，诚非桑梓之福也。”

陈炯明携着电稿来给我看，其大略：

“海丰王县长览，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农会提出三成交纳，也不能一律如此；应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查邑中最公平者为吕铁槎先生，可请其办理，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粮业维持会为要，炯明。”

我们看后就加上“农会及”三字于尾段，改为“并函知农会及粮业维持会知照办理”。——全文最要的就是：“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一句话。余都是空的，这个电打去了，我们也认为满意。

陈炯明留我们午餐，我以为可借此宣传，也不却；在食饭

时，我们谈了很多农民的痛苦。

次日我们决定林苏同志留在老隆，因林同志行路过多，每天大便放血甚多，恐在中途发生危险；一面他可常时住在机要课调查他来往的电文（机要课员如遇绅士告农会的电太与农会不利的，就删去；如陈电绅士太弱的字面就换强硬的，这也是他机要课员受我们宣传的结果）。湃与陈润等就先回海丰，我们一路行了五天，适五华水灾，舟不能行；过了几天，才到了潮安，就去见李春涛兄，春涛初不知道我是谁人，我就把头上的破竹笠放下来，方知道是我，他就问为甚么弄到和乞食一样呢？我就把海丰农民运动受摧残的经过告诉他，他说：“这是一个革命运动必经过的途径，再干吧……。”我就请他替海丰农民起草了一篇“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寄发各地。我们就从汕头再跑了四、五天，才到陆丰。当我离陆丰尚有十余里的时候，适遇着陆丰钱厝乡两位农友，扛着空轿从葵潭回来，与我相遇，他就很欢喜的问我农会交涉的近讯，我一一告诉他；他就要我坐轿回去，我固辞，他一定要，我以为坐在轿上可以使人看不见我回去，也就坐上轿去了。那两位农民跑得加倍的快，使我真是十分感激。我把轿门遮蔽了，我经过陆丰的大街，忽然有人拉着轿夫的手说：“内是谁人？内是谁人？”轿夫总不答他，一味跑，我在轿内初以为是敌人来捕我，后听真，似是李劳工同志的声音，乃伸首一望，果然是劳工同志。一直到钱厝乡去住宿。据劳工同志报告，许军进攻，海丰陈军及居民大为恐慌，县城有许多人搬走了，即夜与劳工同志由陆丰跑回海丰，约七十余里，到天将光，始抵彭汉垣处，就互相报告情形。

据汉垣报告：自我们去后，王作新及地主绅士极为横暴：

(一)公平白水湖有农民耕某庵寺和尚的田，农民初尚不知农会被解散，和尚向农民收租，农民坚持“至多三成交纳”；和尚报告公平警察。此时警官以为大可乘机去勒索，乃派六名警察去拘农民，被该乡农民打得落花流水，跑回来报告区长，区长陈绍昌亦无法，因再无兵可派；乃商之筹饷委员张云卿。张有四名护弁，四枝驳壳，张乃派其护弁去捕农民，该护弁到该乡未见着人先开枪乱射，结果打不倒一个人，徒把子弹打了一半，也拉不着一个人，就回来。张云卿气得要死，乃同警察乘该乡农民无备，即捕去四个父老押在警署，打算勒钱。该乡农民无钱可罚，乃送县公署王作新去办。王把他们罚了八十元，此钱是被捕者五人的家里，一人去卖子，一人去卖女，一人去卖牛，来缴此罚款的。王作新得了钱就放他三人回去，公平警察署探知此事，再把他三人复禁闭在警署中。他三人问：“县长已办妥，为甚么你要捕我呢？”区长说：“县长的账算清楚，我的账是未清楚的；无论如何要罚你一百元才肯释放。”

后由近乡父老去担保，罚了四十元了事，此四十元一个月内是要还的，如不还，后再监禁。

(二)监内的农友无饭可食，无钱可用，经我和陈修、志云等设法维持，每日有菜有米有钱送入去，送了一个多月，后闻监内一点都没有取到，被游击队长王益三取去了。狱内的同志日中锁着铁链足镣，夜间并加以脚槽酷刑。身上所有东西也当尽了，米也食尽了，秘密到各乡捐题的款也用完了。

(三)陈炯明来了一电，他当时暗使人抄出来寄去海丰《陆安日报》载，该报主笔陈伯华故意不登。乃该报的排印工人以陈伯华故意不登，他偏要登，为农民作一声援，也就故意排下

去。次早，报登出了，陈伯华看见了大发脾气，来骂工人，要打工人，当时这两个工人就被陈伯华开除出去，这可见工人是表同情于农民的好友！

(四)农民医药房本是要封的，因外说农会存有款四千余元在药房，故钟景棠派来之军需委员冯碧环要迫药房缴银，否则扣留医生及封屋，后适马育航回来，稍为劝解，始中止。

(五)杨其珊的老婆及陈梦之母都曾来坐谈，她们非常明白，倒来安慰我说：其珊、陈梦虽被禁，是不要紧的，请大家安心。

(六)农会虽然解散，而实不散，各乡天天都有很多农民和我们接近，其关心农会甚切也。就全县农民观察，亦不因此次摧残而沉寂，反因此而激昂，此为最可乐观的。

(七)陈炯明打来的电，我们以为必能发生效力，结果不然，王作新直置之不理。由此可以看出这回解散农会，陈炯明是暗中有关系的，这电文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

(八)香港陈炯明之手下黄毅(黄系《国华日报》的记者，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故相识)曾打电给陈炯明、马育航等援助农会，主张放人及恢复农会，并有来书安慰我们，祝我们奋斗，尚属有点眼光，但其用意：一、是想利用农民；二、是怕得罪民众。

(九)林树声即林晋亭，此人虽然是陈炯明的党羽，是陈炯明最信仰的一人，但他对于农会是很赞成的，他的赞成农会也不是激烈，是他与湃有感情的关系，并且他平时很看重湃，因看重湃，故重视湃所主张的农民运动；林亦有函电给陈炯明，请其释人及恢复农会，其主张较好。林另有很多函电去责骂

王作新乱捕农民，解散农会之不对。

我们观察这种情形，乃决定以下几个办法：

(一)陈炯明在这个时期已经是衰落的时期，绝对不能指挥其部下，不过仅存总司令的名目。并且陈炯明对于解散农会是暗中有关系的，要希望释放农民是做不到的；只有向外募捐，以维持在狱农友，并安慰其家属。

(二)林树声、黄毅等倘来到，可用其催促陈炯明。马育航是表面中立而比较接近的滑头派，也可以利用。

(三)彭汉垣、陈脩、志云诸同志在海丰暗中去联络各乡农友，但暴动是无益而有害，不主张暴动。

(四)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秘密。

我们决定了这几个办法之后，湃与李劳工等即于次日秘密由陆丰赴汕头，再由汕头转渡香港，去找林树声，林对王作新举动极抱不平，对陈炯明则叹其无用，屡次电陈而陈亦不应。劳工和湃在港就住在黄毅办事处。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往，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在楼下。在香港捐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识人少；二、无人表同情。我和劳工同志一天无事，只有到人力车工人里面去宣传，香港人力车工人大多数是海丰来的失业农民，其中也大半是农会的农友，一见我们非常亲切，他们对于农会及对于在狱同志极为关心，乃发起募捐，当时有王大水君(此人由劳苦而变成香港的小商人)到群众里头去演说，很受他们的欢迎。

车夫中捐款最少六仙，至多一元，以二三毫者为最多，大

约捐了八十多元，我们非常满足，即寄回海丰去救济了。

此时陈秋霖、陈伯华所办的香港新闻报，第二三期攻击海丰的农民运动，我们也作了一篇文章去辩驳他。

我们在香港一个多月，因海丰工作的关系及消息很灵通，算能指挥其活动。同时老隆方面林苏时有来电报告一切。

后林树声主张我们再向老隆跑一回，或可促陈炯明的注意，我们亦以为在香港久留是无用的，乃与劳工同志两人渡汕向老隆进发。我们跑了一个星期的路，到了老隆，再见陈炯明。

陈炯明很客气的对我把手款茶。

我问：“陈先生，海丰农民被捕已数月，你去了几次电报都不释放，是何缘故？”

陈说：“这班绅士是很可恶的，胆敢打电来骂我受你的煽惑，数日前王作新来了一电，说：已判了半年监禁。”

我：“先生既然有命令叫他放，显明是违抗命令，何以先生不取缔他？”

陈：“这完全是我的叔父及王先生（指王作新，王是陈炯明的夫子）所为，我是怕他的，你要知道，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此事等我到汕头才和你办，因我不日要到汕头去。”

我们：“好了，等你回到汕头也可。”

陈：“我这里甚少人办事，即有也不负责的，实在是内务欠人，你可在我处帮助，我回汕头你也可以同我一齐回去。”

我们此次来老隆，见陈炯明的态度更不对，足证明他是毫无能力的，是将近衰败的军阀。



有一次他在机要课室与我们谈论革命，他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的，我是主张化私为公的，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主张。”

我们：“在中国现在不要说甚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放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的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革命的，我们应认他是好的！”

陈听后就走起身来叫机要课员打电到惠州及香港、海丰，说：“广州两杨已独立……应速进攻，大约一星期内可进入广州”。此时总司令部人员欢天喜地，燃炮饮酒，只有我们知道他是造谣惑众。

过了两天，陈炯明回汕头，我们也和他一路走。我们时时向他宣传，有一晚在途中岐岭的地方宿营，陈炯明与劳工同志谈论了一夜，到天将光才睡，劳工同志极力向他宣传。次日陈炯明对机要课员说：“李劳工是不是彭湃的党徒？”机要课员说：“他既回来当然是。”陈说：“这个是伟大的人物！”

到了汕头，我们又去找他，提出解决释放农民问题。陈说：“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势力，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听说你们从前在海丰招集农民五千余人去司法衙门抢犯人出来，实在使社会上人士对农会发生恶感，并闻杨秉为说你向他借用驳壳，有无此事？”

我们：“借驳壳无其事！”

我们经过这次的经验，更觉以要求陈炯明释放农民是笑

话了，所以我们就退出去了。

次日，陈炯明叫人来请彭湃到总司令部，我以为他是来磋商释放农民的问题，不料他是叫我同他一齐到惠州去帮他的忙，并定明日就要出发，叫我准备一切。我当时只有含含糊糊的答复他。他并嘱军需处长交二十元给我做零用，他就转入房去了。

我也回去召集劳工、务农、林苏、陈魁亚诸同志出来磋商这个问题。大家决议：“湃同志回海丰既不能，留汕头也无大的作用，不如与陈炯明一齐到惠州，时时催促他，或者海丰绅士、官僚知道你与陈炯明一齐去，他怕你将来会做大官，或可对我们让步，苏同志在此设法维持后方。”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湃）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做农民运动，这些方法是错误的，还是要从农民运动的根本方法，发展农民运动去求之才对！”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

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把行李携到总司令部去了。此时街上警察军队大戒严，是因陈老总经过。我们到了总司令部，看见绅士、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面团团肚肿肿的一些怪物，纷去沓来，与陈送行，我看了不知几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机关枪扫光！于是我更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此时适劳工同志来，对我说：“你去后此间同志一个钱都没有，饭尚无可食，怎样活动呢？”更确定了我的观念，乃取电纸拟一电以告陈炯明，说：“湃的母亲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亲。”陈看了电说：“我是从海丰汕尾经过的，你可同我一路。”我说：“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带回去的，所以我从陆路出发。”陈说：“也可以，你母亲病好当



去惠州。”我说：“是的。”

这时我脱离了陈，精神都轻快起来！

马上就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于汕头，我们的目的：一、是联络各县农会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日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

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先成立惠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十县。并向潮梅总指挥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面向各机关捐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款，各机关官长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但实交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行，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为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

惠潮梅农会成立后一个月间，陈炯明来一个电约五、六百字，里头大意说：“彭湃先生鉴：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

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炯明。”

我们接到这电报就知道他是要我离开汕头，并指出此时不是人民组织团体带领老百姓革命的时期，所以我们便复一电给他，大意说：“陈总座鉴：电敬悉，所云甚是，但无论在武装革命或文装革命，应以群众为革命的助力及声援，乃能取得胜利。故在武装革命时期组织人民是有利于革命之进行，革命如离开大多数人民群众，结果总是失败。湃本拟即日首途，以此间成立伊始，事务太繁，非理一、二星期不能抽身，何日起程赴惠，当再奉闻。彭湃。”

过了一个星期，陈炯明又再来一电，说：“彭湃先生鉴：刻有一重要事件待商，请即日来惠，至盼。炯明。”

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不去惠州见他、敷衍他，恐怕他对于农会及各同志难保无怀疑之处，以致农会进行受阻，并可因陈炯明之请，道经海丰，一班绅士，必能让步，乃决定赴惠。其中并有以下原因。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海丰农友的消息，——时常和我们通信，很望我们回去恢复农会，其要求之目的有三点：

(一)在有农会的时候，地主不敢十分加租、吊田、逼旧新租等等去压迫农民，土豪劣绅、警察以及县城的流氓都不敢鱼肉农民；农会解散之后，他们就向农民进攻。

(二)在有农会的时候，军阀官僚抽派军饷不敢十分硬派

农民，即有之如以农会团体之名义去请求，也可取消或轻减<sup>①</sup>；农会取消之后，农民如无主孤魂，任人派勒。

(三)在有农会的时候，农民间有甚么不能解决时，或发生轱辘时，就有一个农会来排解，免经过绅士官厅的手；农会解散后就感受困难。

我们(湃、劳工)回海丰，惠潮梅农会交林苏、陈魁亚、杜式榜三人维持。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因为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未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了十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是令人注意不少，而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动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这两个原因就是使海丰的反动派对我们让步的。

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实，就可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

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来，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们处，说：“钟师长是很拜服你们的人格，闻你们在汕头成立农会，农会本来是好的，不过一班老头脑不清楚耳。又闻你要去惠州，或者有事相拜托……。”

<sup>①</sup> 当农民被派军饷的时候，我们去质问官厅说：“你们派军饷是不是要钱？要军饷是不是要快些得手？你们要军饷是去得罪少数人好或去得罪多数人好？如果是要钱就请去派富家，不可去派穷民——农民；要军饷快些得手也是要派富人，因富人怕死故交钱易而且快。富者少数穷者多数，派富人不过得罪少数人，派穷人得罪多数人。”这几句话海丰农民是说惯了。

很多人以为钟景棠是要骗我们去入他的监狱，但我就不相信，一直去见钟景棠。

钟对我握手谈话，先问汕头的农会如何？你去惠州有何事务？

我：“汕头农会有了惠州梅县十多县之组织，发展甚快，将来必可为总座之助。总座屡次来电催我赴惠，本当早日首途，只因各处会务太繁，未得抽身，近接老总来电，说有革命大计磋商，当必是很重大事件，所以不得不赴惠见见总座。”并出电报示之。

钟：“我昨日派老彭去你处，他有去否？”

我：“有！”

钟：“农会本是好的，我是很赞成的，社会主义我也看过，确是很好的，不过要有步骤，如上楼梯，一级一级上是很安全的，不经楼梯，一跳就要到楼上，结果只有失败，故我以为你们做事太热心太急进了，应慢慢地来。至前次解散农会捕农民的事，并不是我主张，不过当时王县长等及全邑绅士来电告急，谓海丰土匪暴动，我是驻防海丰的，负有责任，若不派兵，倘有事变，责任在钟某自己担的，若我当时知道只是农会开会，我定不派兵。以后王作新叫我捉你，我还不主张！”

我说：“是的！这难怪你，这不但我很明了，即二十余万农民也会原谅你。不过当时如没有你派兵，王作新是不敢作怪的。不过王异常可恶，他自己不做恶人，要恶人送给你做，用你的刀来杀人，以致个个怒你。王作新对人说，解散农会不是他而是你，你是上了他的当……”我的话未完，钟就说：“王作新很坏，我是不久要换他的，不过他是老先生，一方面找人做

县长是极难，故找不到，我的招牌是给王作新涂乌了！”

原来钟景棠因与王作新争某一笔款之故，致暗中互相冲突甚厉害，故他也诋毁王。

我说：“被押农民到今半年未放，这是易使农民对你不利的，因为个个都受了王作新的骗，一切罪恶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你去解释，把被押农民放出来，我到惠州也可把这件事去报告老总（指陈逆）。”

并谈几句闲话乃出。

在农民一方面，闻我们回来，欢喜非常，天天到来会面，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我们听他们的报告，得知几件事：

（一）在农会被解散后，第二区（梅龙）的农民，暗中仍继续组织，主持者为叶子新同志，并一面向地主辞田，用同盟非耕的方法，而使地主受一大打击，卒至使地主发还往日批田的押金，及轻减明年的租额。过后地主乃联合第三区地主，组织粮业维持会第三区分会来抵抗农民，然都没有办法，结果地主屈服了，农民得到胜利。

（二）第二区及惠阳方面，在农会解散期间，仍有暗中加入农会的人计三百余人。

（三）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

（四）要求即时恢复农会，并恢复农民学校、农民医药房。

在这个时候，农民要求恢复农会的空气很浓厚。

间有人对农民说：“你们还敢再做农会，人押在狱里尚未放出，仍敢再试！”

一班农民答他说是：“生为农会人，死作农会鬼，杀头也是要干的！”

我们乃召集各约农会代表会议，到会人数四十余人，由彭湃报告自解散农会到今日经过情形，由代表决议从速恢复农会，并准备欢迎同志出狱。

彭湃报告的要点，略说：“在狱同志不日当可出狱（众听此说喜形于色），但是同志不日可以出狱，你们相信是谁的力量呢？我们对于这问题不可不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不然，同志出狱，农会恢复，都没有用处。同志能够不日可以出狱，并不是受陈炯明的帮助，也不是钟景棠、王作新的好心，更不是彭湃等个人的本领，因为如果个人有本领，早早出狱，不待今日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因为农民若不是靠自己力量，而向别方面去求，是求不到的；这次惠潮梅十余县的农会代表，在汕头成立了惠潮梅农会，虽然内面不是十分好，但亦可以吓得人，所以陈炯明、钟景棠、王作新一辈知道农会愈解散，愈发展，愈压迫而愈长大，一方面固然是用温良政策来利用我们，在他方面确是怕我们农民的大联合！所以陈炯明也要来对我们低个头，说句好话！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原因。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经验，农民运动非扩大它，普遍到全广东不可。单单是海丰一个农会，天样好也是无用的，将来更加把它达到全国全世界去！”

过了两天，忽然钟景棠着人送一封信来，信面写着：

送呈 彭总会长湃 启 内详
---------------------

一打开来是钟景棠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王县长已准释放农民，请速觅商，盖章前来保领为要。此



致彭会长。”

钟景棠这封信称彭湃做农会的总会长，已经承认农会的存在了，同时说准放人，这就是我们所料的不错！即时着人保释，并一面召集附近农民，列队欢迎出狱同志。

同志的出狱，更影响于农民恢复农会之决心。

这个时候，我们赴惠之行，一天缓了一天，专想去理会务，准备重整旗鼓，重新奋起。未有到一个星期，惠州来了一个最妙的令人痛快异常的消息，就是：

“炯光司令病故，总座伤心非常，不日回梓，兄（指湃）可免来。”

陈炯明最可靠的军队便是其弟陈炯光部，炯光既死，陈更陷于末路。

我们乃乘机天天下乡宣传，及整理会务，并组织临时办事处于得趣山房，于是四方八面都活动起来。

过了几天，忽然又接到电报，谓陈炯明翌日可抵县城，我们就临时召集办事处职员会议，决议：“农会的恢复应使陈炯明准我们成立，以后比较易于做事，故当他回海丰的时候，我们应去欢迎他，并召集多多人参与，可向他示威。”我们把通告发出了，可是到要去欢迎这一天，到者不过寥寥十数人耳，我们粘了千余枝小旗，却没有人来用，这就是因为农民去欢迎陈炯明是大不高兴的，所以没有人来。此时乃将附近泥水工人（农民之为工者），用农会之命令抽出三十人，每人给一毫钱共凑成五十人左右，乃携大小旗跑到离城二十里之一地方，名叫新寮桥，因陈炯明要从此经过的。这个时候以海丰偌大的农会，仅五十人来欢迎，未免笑话。我们乃在附近唱歌、演说及

鞭炮，村中农民听见鞭炮声及唱歌声，邻近数乡村男男女女小孩都来听了，大约有五六百人；我们演说了好久，闻陈炯明多半点钟可以到了，乃将带来之小旗子分发听众，并着其排列于路旁，听众要看陈炯明生来怎么样，也愿暂留一留。少顷，陈炯明来了，看见来欢迎的农民甚众，无限欢喜，脱帽向农民点头，刚刚出狱之同志杨其珊向前述欢迎词说：六百余人是各乡农民的代表，欢迎总座回梓，请许农民立会。陈炯明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

陈炯明回海丰葬其弟，数日来都是料理丧事。我们是乘这个机会到各乡去活动。

这个时候是民国十二年旧历十二月间（一九二四年初），我们就决定从底下的各乡农会先恢复，等到出年各约农会恢复齐，然后恢复县农会。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旧历正月间，捷胜约（即现之第七区）农民协会，先由李劳工同志同我去恢复。正月初四开恢复大会，到会各乡代表二百余人，参加农民亦有一二千人，并狮子等参加示威巡行。我们宣传的要点：“证明农民耕田亏本，农民因亏本之故迫不得已乃压迫自己的父母妻子，这种不孝及痛苦，我们应该设法来救济。农会就是救穷人的会，谁反对，谁就是罪人。”拜五日由捷胜回来，六日去见陈炯明，陈住在私宅叫做博约山房。我去见他的目的是探探他目前对于农会取甚么态度，我到了博约山房就上二楼，在这个时候，陈炯明坐在左边的窗角，环着坐的人就是陈开庭、王作新、林卓存等二十余人，通通都是反对农会的地主及绅士，正是我们最恨的敌人；当我上楼的时候，陈炯明立起说：“坐坐”，一班绅士看





陈炯明起立，也就把身动一动。

陈炯明第一句说话：“捷胜农会恢复了吗？听闻又唱戏，何必！”

湃：“捷胜农会是恢复了，我也有去参加，唱戏是传闻失实！”

王作新：“彭君你是个好入，我很拜服你，但是你做事太过激了，如提倡减租、暴动，是很错！”

湃：“我是否好人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做事不但觉着无过激，而且觉着太温和了，做事过激的只是你们！何以呢？本年大风大雨，农民损失谁都知道，地主血本在土地，是不会损失的，农民的血本在地面，是被风打去了的，农民既无本钱可收，地主那有利益可求，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不纳地主的利息，和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到底谁是过激呢？并且农民还有至多三成交纳规定，所以对地主温和到极点了！你们诬告农民造反，总座也是不信，你们就胆敢不顾民意，把农会解散，又将农民二十余人监禁了半年，这是不是你们过激了尤过激吗！”

陈炯明：“是的，老前辈应该教导后辈，即使后辈是错，也不应该用过激手段。”

湃仍继续说：“这是不要紧，还有应该为总座告诉的，自农民被捕之后，王作新派队到蓝镜清家勒索二十元，这是马上拿得出证据的。还有其他农民被勒的都列起单子，慢慢可查。又被禁在监里的，被王益三勒去种种入监费也不少，有的确证据。又二十余农民被禁在狱的时候，王益三奉王作新命到被捕者之家族中去恐吓，说要枪毙他们，他们家属天天到王府去

哀求，王益三等从中取利，并要农民的猪脚食，如有五六十元的即放他，否则不但不放，并且加以锁链，这是有证据有事实的。又当公平某农民，因还租致与地主冲突，被警察送到区署之后，解过县署，县署罚他罪款数十元，放他回去，行至警署门口，警署又再拘他去罚他数十元才肯放人。以上种种的事实，三天还说不完。这是不是你的过激和你的糊涂呢？”

陈炯明：“如果有这样，应该查办！这就是等于贿罪！”

王作新：“农会私造数千尖刀、铁串，不是造反是做甚么？”

湃：“至说我们农会私造尖刀、铁串更不成问题，尖刀、铁串如可以造得反，只可以去欺骗小孩子，农会即有此东西，也只是自卫，并没有去杀人去劫人；如果你说有，就请你拿出证据来！”

王作新：“你自己当然说没有。”

林卓存<sup>①</sup>：“我与你（指湃）是师生之份，我是你的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情分本是很好的，为甚么你在报纸上来骂我呢？”

湃：“这是笑话了！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

陈展麟<sup>②</sup>：“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

湃：“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迫得要死，现在农

---

① 林卓存是保卫团局长。

② 陈展麟是个大绅士，又是个风水先生，陈炯明请他来修理祖地研究龙脉。



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负他们，如再欺负他们，只有你们上当！”

此外还有不十分重要的辩论，他们觉得理屈词穷，皆一一下楼去了。陈炯明也去了。座中只有我一人和陈炯明两个护弁，那护弁看没有人，就跑前来向我说：“彭先生，你骂真是骂得好！我听了真是火发！这班吃农民的妖怪，非杀他个干净不可！”

湃：“你贵姓？是不是农民？”

护弁：“我姓陈！我是耕田的，因没有田耕，老总叫我来当兵。”

湃：“你愿加入农会否？”

护弁：“我愿！我早早想入！不知如何入法？”

湃：“好了！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了！请你得空到我处坐。”

湃到了农会，就把这事报告了，大家都说这番的胜利就是得到陈炯明两个护弁的表同情！

我们着着的筹备，订了旧历二月十三日为举行农会恢复典礼日期。由大会决定每会员捐铜仙六枚为恢复费，农友们十分踊跃，把六仙交到了。这个时候，城市的铜仙，由每毫银换十二仙短至十一仙，就是铜仙已集中到农会来，农会所收到铜仙一箩一箩的装着可以示其多量了。

我们并决定于恢复时，演戏三天。

二月十二日到了，戏台搭好了，戏班也来了，将要开锣鼓，此时陈炯明叫人来叫我过去。原来是：

陈说：“你们何必做戏呢？现在王县长因你们做戏之故，以致三天不出来县署了，他以为你们做戏他太无面子，可否请

你马上停止？”

湃：“做戏是农民代表大会决定的，现在戏请定了，无论如何是不能退辞的。做戏并不是坏事，而民众以为乐的，难道农民终岁勤苦饭已不准他吃得饱，戏也不准他看吗？这种无理的压迫，无论如何要反抗！”

陈：“不然，请你搬到乡下去做，好吗？”

湃：“谁肯去乡下做？去那个乡下做呢？”

无结果的退出了。

在农会酝酿恢复的时候，地主与绅士老早去迫陈炯明下令解散，并一方面去包围陈炯明的老母，要求其老母去解散农会。实在他们并不是因为做戏与否而争，是因为农会之恢复与否而争，故当农会酝酿恢复以前，他们已经是宣传农会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去报告陈逆。

陈炯明对他们说：好，你们去解散它，但第一步不必用武力。次日王作新大贴其县署的布告，大意说：

“农会是提倡共妻共产，造谣惑众，前经本县长解散有案，兹复有不法之徒在外招摇，宣传农会，实属不法已极。顷奉总司令面谕克日须将农会解散，如敢故违，定必严加究办，仰各乡农民知照，……切切此令。县长王作新。”

我们即时召集各乡农民代表会议，报告这次地主、绅士及陈炯明要解散农会的阴谋。众代表以为：“我们应取消公开的组织而为秘密的，同时彭湃、劳工诸同志亦须即时离开此地，向外发展联络；暗中组织，此间由志云、汉垣、陈修等负责维持。”计议已定，即将农会所有重要文件及会员名册等藏诸他处。



海丰方面农民，对于此次陈炯明解散农会，异常愤激，说到陈炯明三字，皆咬牙切齿！

### 补充 (一) 地主压迫农民

先是陈炯明未有叫王作新出示解散农会的时候，即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间，员寮乡的农民因耕陈姓田主之田，凶年无租可纳，卒被田主派护弁逼勒，妇女及小孩的衣物都被抢去了。所以该乡农民异常愤激，乃召集全乡会员开会，当天设着香案，对天设誓，以后世世代代不耕陈姓之田（此时农会已解散）。农夫农妇四十余家到陈姓田主的府上去辞田，田主一口就答应：“好！你们不耕就算数！请你们还清旧欠！”

农民说：“我们年年都还清租额，那里有欠呢？”

田主说：“你说无欠！我的租簿拿出来就有欠！”

农民说：“呀！那就不得了！请你马上拿租簿出来看！”

田主：“我的租簿都寄搭在外处，等我派人去运回来，才向你算个清清楚楚，你们快些回去！出去！”

农民没有方法只得回去了！

农民等了半个月田主并无消息，再去召集四十余家的农民再去质问地主。

田主：“我的租簿未运回来！”

农民：“为什么等了半个月都未运回来呢？”

田主：“个个都象你那样闲哩！小小事计较那样多，等我叫人拿回来，回去！回去！”

农民：“等到那时候呢！要过年了！”

田主：“拿回租簿来就叫你来算！回去！”

农民又只得无法再回乡去。

等过了一个星期又无消息，乃又召集四十余家的农民，并请了该城里的约正和地保、更练等到地主的家里去。

农民对地主说：“如今租簿拿回来吗？”

田主：“那样快咩，刚才派人去了！”

农民：“我不理怎样多，我们一定是辞田，我们从今日起把田交还你们，请批给别人耕罢了。今日有约正、地保、更练来作证，我们回去了。”

田主：“耕不耕不理你！六月十月请你还租！”

农民：“不耕你的田还甚么租！”

田主拍案大骂：“你这种混帐东西！我没有准你辞田，你当然是要还租。你不还租，就请你看我的手段厉害不厉害！”

农民没有法子，再回去。

等到陈炯明回海丰，农民协会将近恢复的时候，员籛乡的农民就来报告农会请求设法。这时候农会就代农民做了一张辞田的理由书，并驳倒田主的无理欺骗农民，呈报第一区警察署，警察使了双方的人去对审。田主无理由可驳，但是警署怕陈姓势力，不敢判决，乃说这不是我警察应办的事，请你们到法庭去吧。

农会乃将此事报告陈炯明并派代表去见他。

陈炯明说：“你们辞田就辞田，何必弄到这么多人去辞田呢？你既是无理取闹，田主当然要多方为难，此事待我交落保卫团局去办！”

农会代表得了这个答复乃说：“为什么当凶年田主派兵去

抢劫农民的东西呢？保卫团局都是一班地主劣绅的大本营，是压迫农民的机关，交把它怎办？不办就算了！”农民代表就去了。

### 补充（二）农民仇恨地主

当粮业维持会及王作新以武力解散了农会之后，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仇视甚深。正当陈炯明被广东政府进迫到淡水、赤石的时候，海丰一班地主绅士就把家财器皿搬迁到乡下避难，农民不但拒绝他，且有在半途中把地主的的东西散了或是打倒的。所以地主绅士乃集合搬到一个最反动的乡村，即是地主最多的大乡村叫做鹿境乡，有四五千人，分蔡吕两姓，一向都是反对农会的，不加入农会，农会也不准他们加入。

### 补充（三）地主压迫农民

海丰第二区有一个地方叫做高沙约，全约有百数个乡村，共有万余人。这个地方——全约的土地通通是鹿境蔡姓的大地主所有，不但农民耕田要纳租，即住屋还是要纳租，农民对地主象奴隶一般，地主在该约建立一个租馆，每年却派有壮丁数十人。中有一个是房长，住在租馆里面，向农民催收租谷，租馆里并设有长梯、麻绳、锁链、藤条、木板等的刑具，是不啻为满清一个政府，农民如有还租过迟或不清者，或旧欠拖延者，即把农民捕到，禁在租馆里，甚者吊起来——叫做“猴子吊”。等到被吊农民的父兄妻子把牛或儿子卖了、老婆嫁了，用钱来赎，才放下来。或者比较轻的就禁在房里，用藤条或木板一五一十来抽打，等他有钱来赎，始放他。再轻一点的就拉

农民的猪牛来抵租，或搬去农民的家具或农具如锄头、犁、水车等抵押。其最轻者即是等农民于下午赴市回来，手中买有多少鱼菜，田主即伏于路边抢之以抵租者。故该约一般农民都不敢从地主租馆附近经过，及海丰总农会成立的时候，该地农民团结比别处更为坚固，时时有袭击租馆的声气。地主纷纷逃回，以后就不敢再到租馆了。

#### 补充（四）会员证之滥用

当农民协会未被解散以前，农民团结的势力使一般平时以压迫农民为事者都怕起来了，以故有甚么事如打官司，被派军饷，被拉夫，在街上同人口角，农民就把农会会员证出示于人，表示我是农会会员。在法庭内法官怕了农会，看见农民把农会会员证挟在呈词内，有时法官就果然不敢乱断是非压迫农民，在派军饷有时也可发生效力，还有陈炯明的兵士也怕农会，兵士有的不知农会会员证是甚么东西，他看农会会员态度比常人较强硬，而且有一张盖红印的东西，恐怕是拉了他后来有事！就放他去了。有的兵士不管你三七二十一的就拉去打他的。

#### 补充（五）土地价值低落

海丰自有了农会之后，农民权力遂渐渐大起来，地主就害怕得很，有的把田土拍卖后拿本钱去做生意的，有的有钱却不敢买土地，所以土地的价值一天低落一天，有的地主情愿廉价卖给佃户的，所以有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少。





### 补充 (六)地主不肯借钱予农民

农民阶级已与地主阶级不断的斗争，地主阶级不肯将钱借与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或下种无钱的时候，去与地主借钱，地主皆闭门谢客。这因为一、是恨农民，二、是借后恐怕无效。农民在这个时候，只有忍痛等待后日多量的减租运动之一个希望。农会并宣传俟减租得到效果，就可以办农民借贷机关以安慰他们。

(《海丰农民运动》，广东省农民协会编，1926年10月出版。)

# 广宁农民减租运动之经过

## 一 减租运动的发生

广宁农民运动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萌芽的。十三年初,广宁成立农民协会,但不到三个月,已经被土豪劣绅地主把农会冲开了。后来李济源反抗政府,农会停顿了一个月。经过两个月后,我们又回去发动,此时广宁的农民运动就渐次发展起来。我们在这发展当中便提出下面三个口号:(一)恢复农会;(二)照章程组织;(三)减租。

自民国十三年八月至十一月,我们便做此项工作,把减租的口号拿来作一回很普遍的宣传。但等到广州商团叛变,地主方面又大造谣言,使已经组织了农会的农民又恐慌起来。不过因商团事变扑灭得很快,经广州工人回家报告消息后,农民的胆子又大起来。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快要收租时,减租问题又发生了。发生的原因:(一)商团叛变后的影响,当时各乡区执委,以为商团叛变后实行减租运动,可以得到农民的信仰;(二)各区各乡农民自动的要求。因此便又提出减租的口号,召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决议进行。此时地主土豪劣绅尚抱观望态度;后来大地主便要反抗。十一月二十日由第五第六第七区大地主共同组织一个“保产大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普遍到全县,加入第一第二第八各区,联合组成“业主维持

会”。地主们虽有业主维持会的组织，可是还有点害怕，于是乃招民团，买枪弹，准备同农民战争。但是那时农民并不害怕——尤其是社岗的农民。

减租运动开始后，社岗二区的人很热心，我们因此打算侧重社岗三区，别处暂不进行，这是因为大地主集中的潭埭在中间隔住，恐怕有事不能通声气。可是其余四区的农民，也向我们表示要减，不能不答应他们。不过当时我们告诉其余四区的人不要宣布，只说：“人家纳好多，我们纳好多”。战争开始后，其余四区才宣布。

## 二 农民对于减租运动的表示

农民对于减租运动的表示，微有不同：

老点的农民说：“租田主的田，应当还田主的租。我们提出减租，恐怕不公道吧？”彭湃同志听见这种话后，便去答复他们说：“你说的话很好！我到过东江北江南路等许多地方，都没有说出公道话，你能够说出公道的话来，我很欢喜，我很想同你谈。”因向他详细解释农民终岁劳苦，不得一饱，地主不但不耕田，坐吃现成，还要压迫农民等等许多不公道的地方。等到他了解地主可恶后，便深一层向他解释减租也是公道，他承认了；再进一层向他说完全不纳租（如孙中山之主张）也是公道，他又承认了；更向他说杀死为富不仁的地主也是公道，后来他都承认了。

青年的农民因为少与绅士往来，他们都说“打死也要减租”。雇农也很勇敢。但是当时还是有些农民害怕自己没有武装，要被地主摧残。我们因向他们解说“我们团结，就是武装”，

并多方鼓励他们，但他们的态度还是观望的。

自耕农开初多抱不理的态度，但也少有说减租是不公道的话。后来有些自耕农来问：“如果减租，我们的租减不减呢？”我们当时答复他们说：“随你们的自便吧。”最后自耕农也起来帮助。

### 三 双方的准备与冲突

自从减租运动开始后，农民怕地主进攻，整天都在准备抵御的方法，非常忙碌，时常来问政府有没有军队来帮助。我们答复他们说，政府没有军队来帮助。他们又问：“有没有枪运来？”我们也说没有，并说：“有粉枪就可以了。”当时陈伯忠同志处有六枝枪，我们叫他们晚上拿来伪为十二枝，再合其他各同志的，号称四十多枝，社岗方面有人有十多枝粉枪，旁的方面一共也有十多枝枪。

此时有农友报告：“潭埭地主想在社岗三区招民团，只是因为这三区的农民多半是加入农会的所以不敢来。”并问潭埭招民团的事我们要怎样应付？我们便叫二三十个农友加入民团，彼方不敢收。我们乃宣传“农会已经派有许多人加入民团”，使地主不敢在有农会的地方招收农友去当民团。但地主用了十元到十八元的工资到处招民团，结果到别个地方招得了些，在社岗三区一个也没招到。这可说凡是农民都是表同情于农会的。此时中立的人都盼望农会胜利，农民也不再象前时那样怕地主来攻，以为地主方面没有力量，所以很愿意打起来。我们的观察也和农民一样。但是后来并不是这样。当时我们虚张声势，集中折石、社岗，但究竟枪械缺乏，没有充分

的准备，还是被敌人看破了。地主的军队一天晚上向古楼营进攻，烧了两个村子示威。我们于是开始在社岗、折石放步哨，我们原定的计划，只集中在社岗、折石等三处打，旁的地方放松，旁的地方就是失败了也不要紧，不过旁的地方如果要求，也要派人去安慰。

当时县长吩咐不要打，定十二月一日召集双方代表开会和平解决。后来我们虽然派了许多代表去，可是地主方面并没有代表到会。十二月一日地主派了几十个人向社岗进攻，被我们的步哨打死了三人，退去了。六日又来，又败了。因此社岗、折石方面的农民很自豪，要围敌人的炮楼，开始反攻。我们阻止他们，向他们解释，教他们不可轻敌，并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后来才没有动。

#### 四 我们应付的方法

冲突发生后，我们的应付方法是：

(一)虚张声势。

(二)举行团练——即会操。

(三)派人下乡宣传组织的理由，同地主斗争的方法，又必定得到胜利的原因。向农民说团结很重要，地主若是拿枪来收谷时，我们先可用还谷的方法来骗他，使他不疑，他不防备时再抢他的枪，谷也不还他。

(四)做报告请政府派兵保护。

(五)编常备队——召集军事会议，编成大队、中队、第一区、第二区各队。

(六)分配同志工作——派彭湃同志带四枝驳壳枪去开

放，恐吓对方，并分配各同志工作。

(七)向政府请愿，当时以为地主既来攻了两次，一定要再来。同时得到省会的通告，说军队将要开到了。但我们同志以为农军只知靠政府力量，不知道靠自己的力量，影响很不好。因于十二月十日召集农妇、小孩、老农，向县政府请愿。请愿时，派了十几个农妇当代表去同蔡县长说话，问蔡县长为什么不实行原定的解决方法，并说明民团就是土匪。但蔡说不是。农妇又说民团如何抢东西及侮辱她们，此时各代表都生气，蔡才说：“民团果是这样，真是土匪了。”当农妇向蔡说话时，彭湃同志站在蔡后，把蔡说的话一一笔记出来。蔡回头看见彭湃同志在记录他的话，很发慌。又蔡到广宁当县长时，廖仲凯先生曾经同他说过应该保护农民的话，所以到了此时便不得不承认农民的请愿。蔡并分别谁是该他负责的，谁是该请省政府负责的。当时我们便要蔡去到外面向请愿的群众讲话，但蔡不愿去，后来一定要他去，他才答应出去。他讲话的声音很小。彭湃用大声照他的话重说一遍。他叫彭湃小声些，免得祸首江淮英、江汉英听见。在这次请愿当中，蔡很是敷衍土豪劣绅的。折石请愿因为代表被民团捉去了两个，所以没有到城。捉去的二人被民团禁闭了一夜始放。

(八)欢迎甲车队——甲车队十二月十二日到后，农民倍加兴奋，都愿向地主反攻，我们也觉得农民可以去打，打胜了更可表现农民自己的力量，败时甲车队可以接应。因决定午前二时出发，但农民一夜不睡，一时便出发向柳木咀等处节节进攻，随后甲车队也来帮助。本来不准抢东西，但农民报复心甚，乱抢东西，甚至不过值一毛钱的东西也要拿起走。我们便

在路上拦住，不准拿走，否则便以军法从事，农民才把东西放下了。攻潭埭时甲车队烧村，农民又要抢东西，又被我们阻止。围潭埭炮楼时因为侦察不确实，不知内面没有水，不能支持，没有多围一两天。

(九)欢迎第三师——此时粤军第三师(梁鸿楷部)也开到了，第三师到时，一方面虽然说了要保护农会及农军，但同时他们对于农会及农军表示得很不好，并提出“维持治安”的口号，对地主劣绅表示好感，说要帮助民团。我们于是找些农妇及小孩子组织欢迎队，拿着“欢迎革命军”的旗帜去欢迎他们，因此第三师的兵对于农会渐表同情，军官对我们的态度也比较滑头些了。后来在广宁开会，第三师的代表守中立，蔡县长帮着地主劣绅去说话，只有廖乾五及彭湃帮着农民说话，所以当时双方相持不下。

(一〇)应付卫士队——当时恐怕多出乱子，又请派元帅府的卫士队于一九二五年正月十日到广宁来。我们预先知道卫士队将到广宁，恐怕他们来的时候不打，地主的炮楼永远攻不下，以后农民更受痛苦，乃一方面预备欢迎卫士队，一方面计算卫士队将到的时间，叫农民先时攻打炮楼。卫士队到时，看见农民正打炮楼，也跟着架上大炮打。开初各方面都以为七生的半的大炮打，一下就可以把炮楼打坏，但实际上打了两天，开了六次炮都未打下来，不过五、六、七层稍受损失，但仍旧可以在三四两层反抗。后来卫士队队长卢振柳主张农会要同地主调和，农民很怀疑他。我们乃说这只是卢振柳个人的不对，兵士总都是很好的。

(一一)攻打潭埭江姓炮楼——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又开

始包围炮楼，十四日才攻下。围攻时不再用大炮打，掘地道，想用炸药炸。做此种工作时，彭湃同志很辛苦。当时我们的口号为“农民与炮楼誓不两立”、“不打倒炮楼我们一天不得安宁”。原定三日下午二时把炮楼炸得粉碎，工程师因为不好，没有把地道口及其高度弄好，到了三日下午五时还没有生效。到了三日下午五时，彭湃同志还在地道内没有出来，农民以为彭湃遇了害，很恐慌。炸炮楼的计划既失败，我们乃提出放火烧及种种其他方法来同农民讨论，鼓舞他们，使他们高兴。结果都主张担柴去烧。此时农妇很勇敢，担起柴一齐向前跑，并不怕子弹打来。农妇除了担柴烧楼外，并担任送饭送茶运输等工作。社岗农妇表现得最好。缴枪后，分配同志到各处去宣传。江姓炮楼既已经攻下，农民就算得了一层保障了，同时成立了许多乡区的农民协会。

## 五 成功的原因

此次减租运动，虽没有很大的成功，只是很小的胜利，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算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

（一）农民政策已颁布，中央农民部已成立，各种要求如要枪、请兵之类，都容易解决。

（二）农民受地主压迫的痛苦过甚，尤其是社岗农民，所以很热烈的起来参加。

## 六 事后的影响

此次减租运动胜利后，有下列几种影响：



(一)没有组织农会的地方起来组织农会了。

(二)神打团不但不敢再来打农会,并且同情于农会。

(三)纠正了从前的错误,不再说地主即资本家,不称自耕农为地主,并联络小地主,结果小地主愿意缴枪,自耕农及小地主都愿意加入农会。使绅士不敢动。

(四)广宁农会在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地位了。

(五)农民可以有一个半月的米吃了。

(六)农妇有一百多人加入农会,并说减租后,不但有饭吃而且不送租不吃苦,都是农会的好处。在从前没有成立农会以为加入农会要受压迫的地方,经许多农妇四处去宣传,也成立了农会。

(七)有些地方成立了农民学校。

(八)成立了几个合作社,社岗、折石方面合作社的宣传很甚,社岗农民很辛苦的去作合作社运动,合作社成立时就差不多有五百人,现在有一千五百人了。

(九)小商人的生意也因此就发达起来。

(一〇)学生们的反动态度,也转变过来了。

(原载《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出版。)

# 高要农民运动的经过

## 一 事件发生的原因

高要农民反地主斗争爆发的原因,可以分为两部分说:

甲 远因。远因又可分为四点:

(一)夺田——高要的田,本来是农民自己的,并不是田主所有的,但是农民要纳租给田主。这是因为从前农民把田开辟出来,每年要向官府纳粮,一百年前,农民害怕纳粮的手续,请绅士代纳,每年每亩最多给绅士五斗谷,作为报酬。因此,后来过一百多年,田的主权,表面虽还是农民的,实际早就被那些帮着纳粮的体面绅士占有了。

(二)重租——上面说过,开初每年最多不过给绅士五斗谷作为报酬,但是后来年复一年,逐渐加租。到近年加得很厉害,每亩只纳五毫钱粮,竟要加五石租。

(三)大秤——前两三年田主秤农民交的谷,用一百二十斤的秤当一百斤计算。农民很愤激,因此,混合一半沙拿去交。田主不肯收,说:“租簿上写明纳谷,为什么要交沙呢?”农民当时答复:“从前用的公平秤,为什么现在要用大秤?”田主们看见农民反抗,跟着组织一个“业税维持会”来对付农民。同时农民看见田主已有组织,也合拢几乡成立“农民公会”来对抗。田主的“业税维持会”本来很有力量,不过还是不敢压迫农民。因



为一、农民已团结起来，成立了“农民公会”；二、本地田主同客籍田主对付农民的意见不能一致，常发生冲突。

(四)“农民公会”同“业税维持会”分成很显然的两个阶级，时常发生冲突。

乙 近因。近因可分为六点：

(一)农民公会的发展——在农民自动起来组织农民公会的时候，章程很不完备，不过是简单的几条规约而已。过后有农民因事来广州，看见有农工协会，回去把农民公会的名字改了。后来看见广宁农会成立，又改为“农会”，并经廖仲凯先生批准立案。一九二五年“五一”节举行农民代表大会时，乃改为农民协会，依照农民协会的章程组织，选派代表出席第一次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出席的几个代表收得一些材料回去宣传。同时又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学得了一点新的方法，一同回去工作。但是他们回去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打倒地主、打倒劣绅土豪等口号提得太高，弄出有农会同没有农会的两乡，虽亲戚也不得往来的现象。又因当时广东的革命空气很紧张，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九、十两月时，使得农民协会发展得很快，更弄得绅士手忙脚乱起来，想用种种方法来对付。

(二)减租的将计就计——农民最初要求每石租要抽二斗谷，一斗做农民协会费用，一斗为开办农民义务学校经费。当时田主表示，不但能够八折收租，并声明只收五成，但有不得加入农会的交换条件。至此，有些农民便取观望态度。但大多数农民仍旧很明白，知道田主是骗他们的，于是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农民协会，一方面老实不客气承认五成交租。田主因

是老羞成怒了。

(三)公款的夺取——农会成立，农民要将从自己田内派出去的公款及其他的会款收回。但这些款子是绅士们假借办团办教育等名义把持了很久的时期了，所以不但绅士们不愿意，就是官厅也表示不满。有一次有一个姓甘的劣绅，人称为第二区的老虎，耕的会款的田，农民决定收来办农民协会的学校。去了两次，甘家不肯交出，都没有接见。但农民非要他交出不可，便派农军去捉人，此时甘家本来表示可以收回，但农军以几次都找不到人，要缴甘家的枪，当时缴了六枝粉枪走。因此，甘老虎回去宣传农会要缴枪是过激派等语，很使地主发生恐慌。

(四)枪械的缴收——从前沈鸿英败走，岭村农民夺得一枝很好的枪，当时民团局长谢达清听见这种消息，便强迫农民交他管理。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完全加入，便拿农民协会的招牌，叫谢达清交回枪，谢不肯，农民就去拿他的两条牛来作押。后来谢达清计算两条牛的价值比枪要贵些，乃将枪交还，要把牛取回去，但此时牛已杀死一条，农民只还一条给他，并要罚他一百块钱。谢已四出宣传农会拉牛、缴枪、捉人罚款等罪。此时，甘、谢等的反动宣传已普遍，使得绅士们都恐慌，尤其是第二区的绅士。因此，遂由甘、谢二人进行联络一般地主土豪劣绅成立反动派的大联合。

(五)对付反动者要求加入农会的苛勒和限制——农会初成立时，一般绅士都说农会的坏话。后来农会发展了，他们又想投机加入农会。农会有时要他们交一百块钱才准加入，有时又完全拒绝其加入。



(六)田主劣绅联合对付农会——一九二五年九月，农会的势力日形扩大，绅士们既不能投机加入农会，于是遂联合田主请高要县长批准成立三区联团，名为对付土匪，实是对付农会，当经县长批准。并成立同善社，土豪、劣绅、田主，通通加入。组织国民党，提出“国民党是父亲，农会是儿子”的口号。在三神宫召集神打。农民当时完全知道敌人方面的准备进攻，只因革命空气高涨，自己以为有恃无恐，所以毫无准备。直到敌人开始进攻之日，自己才开始准备。

## 二 农民和农村内各方面的表示

(一)农民的表现——农民见神打及联团五千多人进攻，大起恐慌。因为自己人又少，子弹又缺乏，所以仅仅抵抗四点多钟，便被神打及联团烧了三个村子，农民被打死的十三人，打伤二十五人。神打及联团被打死的共三十五人，受伤者也很多。这回战争，以岭村的农民为最勇敢，受祸乡村的农民很坚决地要与地主战争，没有受祸的乡村也很热烈的援助。许多将要成立及未成立农会的地方，虽然不敢遽然成立农会，但也很讨厌民团。只是没有宣传到的地方的农民，才以为农民协会将要被地主解散，甚至说农会的坏话。广宁第四区派了几百人到高要第二区来帮助。虽然广宁农民是怕高要农民的失败，影响到广宁去，但是因为有此帮助，一方面使得高要农民更加鼓舞，同时神打以为救兵已到，马上退去，没有继续焚烧乡村，影响很大。

(二)中立田主的表示——中立田主，外面虽然表示中立，曾声明既不帮助田主，也不帮助农会，但是一考其内心，及其

暗中的动作，可以知道他们实际上完全是帮助民团。惨杀发生后，中立田主的村子，禁止农会的人经过，否则开枪要打，使农军绕道数十里才能到救援的地方；所以虽然已经走到救援的地方，事实上已来不及了，村子被敌人烧了。

(三)小地主的表示——一般小地主见惨案发生，非常快乐，这是因为他们从前不得加入农会的缘故。他们都以为从此农会一定要拆台了。

### 三 应付的经过与组织的情形

(一)应付的经过——我们得到三十四团要来高要的消息，跟到就派人去欢迎。高要县长在这种革命空气包围之下，并得第四军后方办事处主任的信，也派了几十个游击队员协同前去镇压反动势力。后来第四军军长亦电令三十四团派一营兵去弹压。农民看见军队将到，想先向地主进攻，好等到军队来看见时能帮助打。但后来县长不要农民打，军队也没有全到，所以也就没有进攻。此时农会又去报告县长，县长仍然主张调和。当派游击队长去交涉，但结果不但丝毫未收效，田主方面并说：“不管你县长不县长，就是孙中山复生亲来我们都要打。”至此县长大怒，才决定非打不可。

又当游击队退时，神打在后面追击，第四军兵士因严阵以待，等田主追来时，便逆击之，败退神打并打死敌人八名。此时乃派一同志去见县长，县长以为他是来探态度，说要捉拿所有田主及夺取农田赔偿充公，征求意见。去的同志当时表示不可捉拿所有地主及夺取农田赔偿充公，要会同军队设法解决。此时三十四团有调回江门驻防消息，我们于是发动农民

请愿，到了一千多人，有五分之二是农妇，大都愈老愈多革命精神。叶团长答复他们很好，落雨都不走，当由县长召集双方开会议，和平解决。但后来有关的重要绅士都没有到，只有几个不打紧的绅士到了，县长要他们具结，他们开始不肯，后来加以恐吓，始具以后不得再向农会进攻，并于第二日解散神打的“甘结”。和平会议开后，虽然我们到处宣传，但农民都表示要请军队留守保护，不然，就还要受民团攻击。我们乃说已具甘结，没有危险了；但农民仍然要求军队保护。同时我们得到神打在三圣宫聚集的报告，觉得没有军队很危险。因为神打存在，农民的老幼及妇女尽逃至山上去避难，只有农军在村中留守，此时农民表示要军队留守，是在保存农会，减租与否并不紧要。因为农会若不存在，以后将要受到更加重大的破坏及损失。此时有土匪前来助战，没有收容。同时三十四团绥靖委员到了，绥靖委员聚集双方开会，但彼方还是不派代表来。绥靖委员更迁到离惨杀案五里路的地方开会议，席上扣留重要绅士，并索赔偿，但绅士们还是不肯来。因为损失太大，不能不找到地主赔偿，因此再去催田主来开会，直到催得很紧的时候，彼方才派到个不负责的代代表来。当即定明一千斗租以下的田主，要于租内抽出百分之十来赔偿农民损失；一千至四千租的田主，抽出百分之十二；四千至八千的租抽百分之十五；八千以上的抽百分之二十。租也不能全交，先交七成，将来还可多交一成。但彼方表示，如要得到这种赔偿，须得再打一次，才能定，并集中神打准备来攻。我们于是开兵去捉祸首，因为不知道大地主的屋子及祸首所在，祸首看见兵去已经跑了，并且神打抵抗，还打死兵士一名。时民团方面，聚集了

五六百人，打起白旗，在山上包围我们。我们因分一排兵士向山上冲锋，等到天暮才收兵。三月四日未拿到祸首，三月五日神打又另集三四千人来，农民看见神打过多起恐慌，因有逃遁者。神打开始包围我们时，又派启瑞同志到肇庆，电请兵。但启瑞回来的时候，敌人已四面包得水泄不通了。神打来到，势虽甚凶猛，但因为三十四团很会打仗，等到敌人将近二百米突时才一同放枪扫射，打死敌人四五十名，并冲锋过去，把敌人完全打散。

此时所有已加入及未加入农会的农民，看见革命军三百人能打败三四千的神打，都相信革命军很勇敢能打仗，并能保护农民。于是各地农民纷纷成立农会。田主知不能再打，亦按照绥靖委员会所定的办法赔偿。同时神打亦寄信来表示他们不愿意向农民进攻，受外县神打压迫所致，愿意赎罪，并请准其成立农会。我们因此提出“穷鬼联合”的口号，向神打宣传，拉拢他们，使他们不再帮助田主及绅士。

(二)组织的情形——开初本拟按照广宁以前的组织，翻版式的抄来。但是一方面高要的农民表现得较好，一方面又没有中坚分子，所以没有办到。军事委员会虽然成立，因天天要奔走，没有时间开会；同时各方面尽都是有了方法没有人指挥，不能执行。

#### 四 最初失败及后来成功的原因

甲 最初失败的原因：

(一)口号过高。

(二)界限分的太明。



(三)没有准备。

(四)枪械子弹不足。

(五)乏人主持。

乙 后来成功的原因：

(一)能调军队去，并且调去的军队又很勇敢，能为农民作战。

(二)农民能团结起来奋斗到底，农妇的表现也很好。

(三)能得各界的援助——宣传养成所的学生十余人向商家官厅捐钱二三百元，到惨案发生的地方去慰问宣传。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出的力也很大。县长亦表示援助农民，其他各界亦然。

(四)肇庆及广州的政治空气很好，都能对农民表示同情。当时国民党在开全国代表大会，革命空气很紧张。

## 五 事后的影响

事后的影响，可以分为好坏两方面。

好的方面：

(一)使农民协会组织扩大了。

(二)农民相信自己有力量了。

(三)得到工、商、学各界的同情，并发展了各界的组织，使各界团结起来，成立各界代表大会。

(四)使西江各属纷纷成立农会，并以高要为中心。

(五)农民看见政府同革命军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并为他们的利益奋斗。

坏的方面：

(一)促进了西江方面田主的联团。

(二)各区以为现在政府还是一九二六年一月间之政府，所以随时还在向民团进攻。

(三)农民协会的旧会员不信任新加入的会员，尤其对于新加入的神功仔怀疑。

(原载《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出版)

#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 一 冲突之远因

在过去六七十年前的时候，广东普宁县城的地主阶级，因为加租苛勒，致惹起三十余乡农民的反抗，双方血战四十多年，迨前清光绪年间，城内方姓地主出了一个方耀，做满清政府的提台，即俗所谓“方大人”，握有重兵，威震间阎。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就以剿匪为名，实施其杀头政策。当时地主阶级，硬要农民赔偿地主在四十余年战争中的损失，并开列与地主战争之首领人物名单，共四百个人，限期缴交，以便杀头。农民这个时候，第一件已经不能做到，第二件杀头大事，更属绝对不可能。方耀乃开军进剿，各乡村及农民妇女被其焚毁杀戮奸淫者不可胜计。所有农民的田地，完全为方耀收归己有，作为赔偿四十年之损失。各乡农民家散人亡，流离失所。其欲暂时免于祸者，唯有嫁妻鬻子还其罚款，或改为姓方，归顺其族，并将其所有财产尽送与方族管辖，如赤过乌乡、塞仔内乡、水龙寨乡等是。再如马阮桥乡，全乡农民概被杀戮，建为地主府第德安里。农民从此稍有不当地主意，即被认为大逆不道，鞭打罚款，且监禁之。地主绅士又要农民拜地主为义父，年献地主义子租数十石不等，所以有一地主而有四十余个义子之奇事（地主方寿芝有义子四十余个，其义子多半加入了农

会，常到农会问以后义子租用不用还)。其次则要农民为同年兄弟，每年亦须课农民之米、蔗糖、鸡，种种之农产品，藉名为亲戚，实则剥削农民之血汗，而使农民在父子兄弟关系之下不敢丝毫反抗。

地主绅士所有土地，多无契约，只有收租簿为根据。何以呢？因为前清时政治黑暗，贪官污吏，剥削农民特甚，每每派差勇到乡掠粮，动辄要农民供给鸦片烟、车马费、及差礼数百元不等，农民不胜其苦，乃去请绅士代为完粮，宁愿每年贡献多少谷物以为酬劳。以后绅士视为平常，久而久之，更将土地收为已有，而以向来酬劳之谷物，变为应课之租，一粒不减。

地主课收农民租额在全收获一半以上。无论年凶失收，或农家死亡变故，亦须一律交齐，铁租无减！地主到农家收租，必用地主私制之大篓（以竹篓代斗），此篓逐年加大。农民有质问地主者，地主答：“你的人都会逐年大起来，难道篓不会大吗？”农民如敢再问，即以斗盖木敲之，或甚至被其拘留处罚。又规定地主到农家收租时，农民须备田席（即酒菜）孝敬田主，春冬各一次。每次席上鸡、猪肉及鲜鱼为必要品，不能稍乏一件。其余增加何项菜色，任由农民自己。食席人数，限定地主三人，然地主每每食至七八人或至十余人，农民有不满意者，则以侮辱地主之罪加之。地主食席时，倘因鸡瘦，或猪肉太肥，鱼肉不鲜，即将其全桌酒菜食具推翻，农民打破了盘碗，仍要再弄过好好的奉侍。地主食后，又要再取去田鸡一只。田米（每石租二十五斗），田钱十数仙，地主量了，无论几多里须由农民亲送到家。如农民家中无男子可挑者，则须缴交工钱，由地主雇工挑回。

农民有因纳租过重，苦勒不堪，向地主辞田，地主说：“好！你自己不耕不关我的事，租一定是要问你的！并且旧数要还清！”所以农民有要求脱离地主关系，愿作乞丐而不可得者！于是多数逃亡，如卖“番猪”到南洋，此项人数竟占农民（男子）全人数三分之一，实在是一个惊人之数。

每遇年关，地主劣绅土豪纷纷下乡，向农民讨钱，谓：“你祖父欠我祖父的账！”农民如有辩论或反抗，则被殴打或拿其入狱，或以尖刀刺之。每年就附城三十余乡农民要还城内方姓地主劣绅土豪的冤枉债，总在六千元以上。地主则毫不客气，以供其新年娱乐之用！例如虎头山乡农民林葵现年仅二十三岁，而方姓地主向他讨债三百余元（利息不在内），该单借数是二十七年前。当时农民心中不服，据理与争。地主千方百计恐吓，卒畏其势力请人和他说情，被勒索十元了事。又有宝镜院乡一事，更为离奇，普城劣绅方伯犹捏制九十年前之数单一张，四处找寻弱小的乡民以为鱼肉，遇着一个宝镜院小商店张仁合，方竟将其所捏造之数单填写该号，向其讨债。该店问其系何人所有？他便说：“你老祖宗仁合欠下来的。”那宝镜院乡的农民说：“仁合就是我的本号，系我所开创的。”方见势不佳，便转口佯骂道：“理数先生开错了账，真是糊涂，连单也不会开，做什么财库呢？容我叫他另开再来。”后屡迫还债，农民处于淫威之下即请人向其求情，奉送十余元给他，作为无事。其他事实甚多，说也说不尽。

附城三十余乡农民，五六十年以来，不敢做赛会唱戏等娱乐。因如果做戏，城内方姓一般无赖即恃地主劣绅土豪之势力到乡横行，戏弄妇女，甚至有滥入民家奸淫妇女者，农民倘

一干涉，则大祸随至，故各乡咸以做戏为戒。

普宁全县各种捐饷，皆为方姓所包办承批。如猪捐、酒捐等。他们一面挂起政府的招牌，向一般农民加抽加勒，如每头牛或一只猪抽至一元或数元不等；农民如死一猪一牛，须即时往城报告捐局，并须将死了之猪或牛作四五毫一只卖与捐局。如迟迟不报，或卖与别人，或自己杀而食者，一经捐局查出，处罚起码五六十元。

最可恶者，地主方八爷之子（即方耀之子方廷玠），上京留学竟抽收农民牛头捐二角，仅第五区大坝全年达八百八十元，其他各区为数不知若干，谓为“旅京学费”，公然取农民之血汗，而为其上京之用。

又有“糖寮捐”，在八年前就有方姓劣绅藉办学为名，每寮抽取二十毫，现竟加至三元、四元、十余元不等。每一间寮还要纳酒捐，因糖寮制糖时有一种泄汁可以造酒，酒捐局（方姓劣绅）即藉名糖寮制酒，应纳酒捐，十年前不过是五毫，现竟抽至六元、八元至十余元不等。农民以其抽剥过重，将糖中余汁弃之于地；但酒捐局置之不理，抽剥如故。其余如民团局之抽收“老婆捐”四元六元八元不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该处农民有句俗语：“普宁四门三门方，平民一字不得到公堂！”农民处此地位，真所谓“哑子吞铁钉！”

方姓地主劣绅土豪之横暴，自明末清初以至于最近，有加重而无轻减。方姓地主劣绅土豪之所以有此强大之势力者，其原因有五：

（一）在城中人口二万余人，方姓占万余之多，其家族势力可以支配全县。

(二)以金钱及家族群众之势力，足以支配干涉一个县长及司法衙门，故县长以下的科员、译话官、区长、警察、游击队、批捐饷者，都是方姓一族人所收买包办。

(三)占有教育机关。教育局长、中学校长、高小校长、国民学校校长与乎一般教员，历来多是方姓一家族包办，大宣传其家族主义。校长甚至挑拨学生，排除异姓学生。

(四)方姓在城一族有五六百洋枪，足以横霸全县。

(五)自方耀以来，方姓一族在全县政治上取得优越的地位，至今余威尚存。

普宁农民处此重重压迫之下，比十八层地狱还要厉害。农民一谈在城方氏即咬牙切齿，恨之刺骨，但不敢作一声。前三、四年附城三十二乡受苦太不可耐，乃有联乡之组织，意在暗中反抗方姓之压迫。三十二乡筹出二、三万元，为反抗方姓之费用，并建了一座联乡学校，藉为各乡联合会之机关。这些钱，除建筑学校用数千元之外，差不多为三十二乡之绅士土豪食光了，联乡终归失败。前二、三年，该地农民受了海丰农民运动之影响，有一部分加入海丰之农会，其要求农会之组织至为迫切。去岁革命军东征，农民即乘军阀势力崩坏，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势力渐渐团结起来。此时地主即有破坏之野心。及刘杨叛变，陈军再入东江，一般地主劣绅土豪乃弹冠相庆，把组织农民协会重要分子开列百数十人之名单，交与刘志陆，请求其捕杀，以致农会会员纷纷逃亡。及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农民复起，恢复农会，并竭力扩大其组织。此时地主土豪劣绅知不可抗，乃整天制造谣言，来恐吓农民不要加入农会。结果只有使农民更加觉醒，促成农民之大联合。

地主劣绅土豪此时背后既失了军阀势力，同时又害怕农民之一致团结，乃采用了以下六种政策：

(一)勾结县长陈志强以压迫农会之进展；

(二)鼓吹其家族主义，以团结方姓族人对抗农会；

(三)鼓吹其地方主义，分出城乡界限，挑拨在城之他姓及商家，并一部分尚未觉悟之手工业工人，与乡村农民发生恶感；

(四)准备武装，企图扑灭农会；

(五)以金钱收买凶手，谋杀农会职员；

(六)联络各区乡绅士保卫团局。

从此农民上城买卖，多为地主利用一班城市的无赖所欺负。他如遇着农会会员，则群对之叱打叱杀！双方恶感，日深一日。以上为未冲突以前之情形。

## 二 冲突之近因及经过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黄昏时候，烂崽方汉邱，取第一区林惠山乡蜜柑，被农友捉交第一区农会，解县究办。方庆祥为顾全方姓自身面子计，怂恿方芝骏诬控林惠山乡掳禁其女孩，又秘密召集族人谋刺农友及宣传员，恫吓农民不敢入会，务达摧残农会保持自己势力之目的。

同月十四日傍午，马头山乡农友邱越房，住普城东门外大街方益兴号店边，摆卖蔬菜（该处历来为卖菜地点）。而方益兴号，谓有阻碍，乱抛其菜，更肆口辱骂。邱凭理与较，该号反用其素来之威势，号召烂崽数十人，把邱围殴，伤势危重。邱家人闻此恶讯，到县署鸣冤请验，县署受方姓劣绅之贿赂，使差



役拒而勿纳，更凭方姓一面之词，将重伤之邱越房下狱。同日午后，方姓劣绅党同烂崽数百人，协同民团团勇、第一区警兵（均系方族无赖），肆意乱殴入市农民，计重伤者四人，轻伤者指不胜屈，货物概被抢夺一空。以此农民甚抱不平，穷追至岐岗乡，将恶烂方廷意等三人捉获，解交第一区农民协会，送官究办。

十五日晨，劣绅地主诬农民掳禁为词，号召数百人，武装进驻水龙寨乡，着着进攻，农会为正当防卫计，战争遂从此起。计连日地主指挥地主军向各乡农会攻至数十次，均被农军击退，十六日晚几被攻入岐岗乡，但仍被击退。此次普宁各区乡农会来援者不可胜计，并同时得到邻县，如揭阳各乡农会及海丰农会之声援，农民参战非常踊跃。当时地主劣绅方面，亦有该县第二区果陇乡之大地主劣绅庄大泉（系拜普宁城大劣绅地主方八爷为义父）、庄大林、庄大海三兄弟，率带其族烂土豪四十余人，携带枪枝前来助战。并声言：“先铲尽第一区农会，再来本区（指第三区而言），若不如此做去，恐怕农会一兴，我们无立足之地，此次方姓势力万一倒下，则我们势力较少的也不能存在”（所以该村农民有句俗话说，普宁势力最大的第一普宁方，第二果陇庄）等语。又第四区经仔乡大地主赖木昭（系前清举人）助枪三百余杆（机关枪二枝均七九六八）。又第五区墟塘乡劣绅陈益斋（系第五区民团总局副局长）助枪百余枝。又有第三区属涂洋乡土豪等助枪百余杆。第八区林尚书百余人乘夜至普城助战，枪不知几多。以上之枪枝，除连人一齐来者外，余均由方姓大劣绅地主土豪和方八爷及其子十三爷着人取来的。此指其最著者而言。故方姓地主劣绅得此帮助，胆

大起来，格外凶猛的进攻农民及农会，务欲达其摧残之目的。

以上所列之地主劣绅，每月敲榨农友苦汗膏血，至少以千元计。农民处此恶劣环境，受其欺凌剥削，痛苦莫名，只敢怒而不敢言。此次第一区农民与之剧战，激动全县公愤，而群出一战，乃六十年来普宁农民受大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之压迫掠夺摧残焚杀的结果。

十六日东征政治部派组织科长郭德昭，绥靖处派营长胡宗南、程营副率兵一二连来城镇压，是日午后二时召集各方代表，会议解决此次事件，命令双方限十九日午后二时各缴枪五十杆。

### 三 战争停止后双方之状况

#### 甲 地主方面

地主劣绅方面，自战争停止后，情形大略如下：

(一)运动各区地主、劣绅、土豪，藉名请作调人，欲实行大联合政策。因各区大地主劣绅土豪除庄大泉系方八爷之义子及赖木昭、陈益斋等深有关系者外，其余多受城内方姓所排挤，此次方姓受挫，各区绅士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故方氏地主劣绅之联合战线不能收多大的效果。

(二)运动陈志强及汕头大绅士向汕头政府乱说农会坏话，希图破坏。

(三)派绅士数十人往潮安县城请方临川同志回去办理农会，欲将普宁农民运动受其家族主义之指挥，为临川同志拒绝。

(四)纷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第某分会、第某小组，民团局

及劣绅土豪的大本营都挂起了这些招牌。如该县麒麟区，民团局第四段局长杨景曾、副局长李仁埕及杨景曾之弟杨聘三等，为该地之大劣绅，向以压迫农民为能事者，为孙文主义学会之筹备员，在民团局贴有“孙文主义学会普宁麒麟区岭南分会筹备处”。又如普宁第五区西斜地方劣绅黄种纲、黄量、黄则平、黄子华等（黄种纲兼民团局长，因该地农民学生与之清算乡中公账，黄种纲提出一九二六年一半决算中有坐轿费八千余元，补身体费四千余元，杂用五千余元，运动费及请科员课长费数千元之怪事），这些劣绅也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与附城地主联络一气，宣传孙文主义学会是孙中山本人的，是可以解散农会的，到处造谣，务使农民不敢加入农会。

（五）购置枪械，建筑涂城，准备与农民作第二次之战斗。附城李姓因受农会之宣传，早已表示中立，并与农会接近。方姓内部弱房分子亦不愿与爷爷地主劣绅共同牺牲。附城方姓乡村，向为城内方姓利用，今则守中立，而有愿意加入农会之倾向。地主阶级之家族主义与地方主义，已表现裂痕。

（六）城内商家，因农民之经济绝交，市场顿呈冷淡，并因年关在即，而购客寥寥无几。各乡农民所欠账目因封锁戒严之故，未敢下乡讨债，商家之损失不少。乃逼迫方姓与农民早日解决，而地主不能对商家表示具体的态度，也使商家对于地主不能满意。

## 乙 农民方面

普宁农民向受压迫过甚，此次姑无论胜负如何，能与方氏地主一战，已大得全县之同情。又如揭阳、潮阳区乡农民，亦来函表示愿为前驱，灭此朝食，足见地主之横暴，已激起诸邻

县之愤慨。农民应付地主之策略如下：

(一)坚持经济绝交,封锁县城到底,建筑农民买卖市场于离城五里之塔脚乡;

(二)组织农民自卫军;

(三)宣传打破地主之家族主义及地方主义,设法与方姓弱房及方姓农民接近,并促附城李姓及商家觉悟,与地主分离;

(四)农民对于此次战争问题希望缓为解决,其利益有二:一、农民新建市场可以成功;二、年关在即,可以藉此问题避开他们之横征暴敛。

该县农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对于此次战争太放弃责任,并有农贼陈若珍破坏农会,乃改组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以刘其家、何玉山、陈魁亚、伍锡珍、陈佐邦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接管县会权力,筹备改选事宜,开除农贼陈若珍,并设法捕之。迁移县会于第一区塔脚乡,以期便利指挥各乡,作广大之宣传,并扩大其组织,以故未加入农会者均纷纷加入,大有风起云涌之势。潮阳办事处奉省协会命令,派彭湃同志前往普宁慰问农友,普宁农民乃召集全县会员农军开欢迎省协会代表彭湃同志大会(普宁向来未曾举行过)并示威游行,遍发传单,贴标语,各区乡筹备乐鼓、整理队伍及化装等等,甚为热闹。

#### 四 事情之解决

上述地主之形势如彼,农民之形势如此,地主劣绅乃大恐,农民又召集全县大会,并集合武装农军示威游行。地主以众怒难犯,乃请出十三个调人往返于普宁县农会,要求早日解

决，农会提出下列四条件：

- (一) 惩办肇事祸首方芝骏、方益兴、方庆祥、方雄、方三；
- (二) 赔偿损失一千五百元；
- (三) 赔偿医药费二百五十元；
- (四) 以后方姓劣绅地主不能再压迫农民。

上列条件解决如下：

- (一) 除方庆祥已由官厅解决无问题外，方芝骏、方益兴处罚连炮桌席，共毫银一百元。方雄、方三，按律监禁；
- (二) 第一区八乡农友，如有扣留方姓昌记、义记、盛记等号布匹，应查齐如数交还，酌定赔偿农会损失毫银一千元；
- (三) 赔偿医药费毫洋五十元；
- (四) 以后方姓地主劣绅不能再压迫农民，请官厅布告善后。

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

普宁问题从此结束了。在潮州这种好脸主义支配下的民族性，得到这种胜利，当然要兴高彩烈得了不得。但是农民则很明瞭这回的胜利，是表面上的胜利，而实际上尚未得到具体的利益，如取消地主种种苛例，和减低租额等要求。而且这些胜利，不过是地主阶级给一点糖饼与小孩子，即是和缓农民的团结，请看地主运买枪枝，建筑涂城，分明是要与农民作最后的战争，农民亦因此加紧努力，不因些小胜利忘记了团结和武装自卫，致中地主的毒计。现在各乡农民皆已组织农军，实行武装自卫。

（《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报告》，原载  
《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出版）

# 香港农民运动之经过

陆 几 沉

我奉了中央农民部的命，本月到英帝国主义远东前敌总指挥部，去调查该地的农民实地生活；现在鬼鬼祟祟地由虎口逃生回来了，特地将经过情形，分几方面报告：

## 一、那里的农民受政治的压迫

香港帝国主义政府，平时对小贩的虐待真是惨不胜言，贫苦农民自己拿了三五十斤蔬菜并不能自己在街叫卖，也不能在横街偷卖，只能拿到一个由商人专利的菜栏贱卖，由菜栏值百抽去六，又用每百斤加十斤的大秤；要不然马上给街上的洋狗（老更）捉去捕房不特连血本损失了，还要受洋狗痛打，罚银或坐监。所以一般农民都希望能回广东自家国土可以自由将田中出产沿街贩卖，不受菜栏苛抽及洋狗的主人专制！

农民自耕的田地比较多，他们完全由香港政府领出荒地，自己开荒，每年每亩纳地税四元给香港政府，那地方本来是我国的，不过现在反向外人求乞罢了。他们自开荒的土地并没有保障，时时可以由政府无条件取回，这还不算苦。最甚的是农民世代居住该处的地方，如九龙新界、侧鱼涌、沙壩等地；他们自己田园屋墓，因为亡了国的关系便时有没收之危险！香

港未罢工以前，可谓猛鬼之极，炒地皮的奸商，没面皮的买办阶级，厚肚皮的忘本华侨，便发狂地向香港政府买九龙新界的菜田，禾田起洋楼，以为可以在香港落籍，托庇在他们大英帝国主义者福荫之下，便硬将该地农民原有菜田花圃填成平地，累到该地六七条村数百家人口，咸豆都得不到一粒食，便跑回中国自己家乡去了。有许多没有田耕了，连屋也住不成，因为农民们的屋都比四周围的街道较低，一有大雨便有土崩瓦解之势，他们横遭资本主义的流毒而无家可归，因此自英帝国主义霸占香港后，中国农民受这种城市的资本主义的蚕食，便日归消灭，现在农民的数目虽有数千，可是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其他和政治有关系的要算目前香港盛行一时的协助社了。这是陈炯明和其党羽公开组织的机关；遍设香港九龙油麻地各地，和香港的工商维持会及代表资本家的果菜公会等反动团体结成一气。在三年前果菜公会强抽农民每菜一百勒抽银百分之三，现卖菜农民不服其无理苛抽，便惹起大交涉，当时只农牧公会百数会员求求果菜公会收回成命，乃该会复信说：“本会议决抽收一项，铁案如山，万难更改……”农牧公会乃四出请港中各团体各工会援助，除有三个反动工会及华商总会不援助外，全港工会均表同情；农民方面又遍发传单，社会群知果菜公会无理，后来双方卒闹到华民政务司，不料副华民政务司，是一个红毛鬼，他受了果菜公会的黑钱，便迁延至六堂之久仍未解决，后农牧公会幸得各团体捐助银数千元，再上诉正华民政务司，该司是个华人便问果菜公会的人说，你们为何要加抽农民呢？他们说我们的公会立的学校没有经费，为的是要维持这间学校，使农民的子弟有地方读书，那岂

不是与农民有利益的吗？而且平时我们买农民的果菜是用加一大秤的，以后便可以不用加一大秤，那两种都是有利益农民的，我们加抽是很合道的呀，农民驳他们说：喂哟！我们穷苦农民的儿女那里种下的福来城市享受你们设立的贵校读书呢？你们的学校只有你们富人家的贵公子才有机会读书啊；至于你们用加一秤欺骗人，我们是一向不知道的，以为你们很公平亏得你们今天还自己说出来！

这一次农民胜利了！

以后农牧公会会员便要求不向果菜公会办的菜栏卖菜，自己每人出二元来另〔设〕一个菜栏来公共销行自己的产物，这颇类于农民的贩卖合作社，使不受果菜公会的专利和他们的操纵。

现在果菜公会和陈炯明的党羽组织的协助社联成一气，每每欺侮农牧公会的会员及表同情于农牧公会的国民党员。这个现象在香港表〔现〕得最明显。

## 二、那里农民的经济状况

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到处都是动摇的，香港的农民自然逃不出这个公例，九龙新界之间丁方十里一带的农民天天要出市卖他们的农产品，要有一天不上市，便一天不得食，一天卖不去，便一天不得食，他们种耬的全是农业副产物，并没有禾谷，因为禾谷不能多种多产，种农业副产物，是很费劳力的，除了依时下肥外，还要每天洒水二次，并要拔草，他们一天忙个不了，真是得闲死唔得闲病！他们最困苦的时候要算是青黄不接之时向商人借钱月利每元一毫是很平常的，等到出产品



卖了钱也完全是商人的了，最毒的还是街市上的猪商，农人养猪还未长成，因没有钱求他们借贷以猪为抵押，猪商一定要高利，并且猪已够重尚不肯要，要农人再将猪养到肥方肯要，农人因此每每亏去猪仔的本钱还要白替猪商养猪，他们只有养猪的义务没有养猪的权利，他们卖出的价钱是一元三斤，商人要六毫多钱一斤，所以农人有猪肉食真是了不得一回事。

商人方面有组织他们有栏其次有商会，他们联盟将物价压低制农民的死命，农民方面虽有组织也不能和他们抵抗，因为从前大家虽曾拿不卖主义抵抗过一次，到底也屈服了，并且损失了千多块。

总言之，香港的农民受压迫的痛苦并不少于内地，我们引导那里的农民单拿一个爱国观念——民族主义，已经能够使它们发生参加内地革命的兴趣——如总理运动华侨一样。

这里农民问题如果能常常注意到，我敢说是打倒香港帝国主义的一条捷径，可以令香港帝国主义发生后顾之忧，可以将窃集香港的反动派镇压下去，香港农民状况现在我仅将所得的写下来，然而香港农民运动我们要亟须注意！

（载《农民运动》周刊第10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印）

# 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吾人从实际地，身受其苦，比较任何人都苦不过的，现在已感觉着了，并且十分知道从何来了。不但如此，吾人更加在一年斗争中之经验教训，找到一条共同的出路了，千百年呼号跳叫，暴动流血，做不出来的一篇农民历史，现在居然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于世界劳动者联合向资本主义进攻之纪念日“五一”召集有组织之二十余万农民的代表，开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同时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确定并宣言革命的工农兵联合战线，这就是开宗明义有价值的第一篇历史呵！

工友们，农友们，一切被压迫的贫苦同胞们，吾人已由自然的过程进于觉悟之途了。但吾人不要忘记永远与敌人作战，不要忘记只有奋斗才可以解除敌人反攻之危险。

中国目前之现状，吾人所处之地位，仍是危险万分，在全中国来说，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利用来压迫工农阶级的政局，仍然是番鬼佬与国内一班带兵老爷，鬼鬼祟祟来谋害我工人农民的时候。北京政变，冯玉祥虽然将曹锟、吴佩孚打走，但是走了两个猛人，又来了无数猛人，现在北方的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班猛人，其残害我农民、工人，与

曹锟、吴佩孚是一样的。况且曹锟虽倒，其走狗萧耀南等依然存在；依然想维持其原来的势力；依然舍不得食工人农民之肉。东江战争，虽然将与曹吴同一鼻孔出气之军阀陈炯明，及林虎、洪兆麟等打走，但是走了三个猛人，还有无数猛人存在；现在进兵广西之唐继尧；盘据湖南之赵恒惕；霸占琼州之邓本殷。这班猛人包围广东，残害广东百姓，压迫工人农民通通是一样厉害的，彼等自然会联合跑到福建之陈炯明、洪兆麟、跑到江西之林虎，图谋反攻的。因此，吾人可以看得到，北方的一班军阀与南方的一班军阀，都是翻来覆去，大家同弄把戏，争权夺地无有已时，使我农民、工人、无数穷苦同胞，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做彼等之枪架、把子、炮夹，更为遭殃、更为受苦。这班军阀（带兵大老爷），何以会弄到如此田地呢？此无他，无论北方军阀或南方军阀都有后台老板（司头）帮助，他们的老板（司头）就是英（红毛鬼）、美（花旗鬼）、法（法兰西鬼）、日本（倭奴）帝国主义者。那班帝国主义者（红发绿眼勾鼻孔的番鬼佬），是时常想谋害我中国的；想我中国做彼等属地；想工友农友做彼等奴仆。中国军阀想升官发财，所以甘心卖国卖同胞，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与军阀通同一气，蛇鼠同穴，来与中国同胞作对，来与工友农友为仇。

你看上海、汉口、天津等处，时常发现番鬼佬，一船一船装炮带枪到中国私卖。去年商团作反，枪杀我等工农团军就是番鬼佬私卖枪械与陈廉伯之结果，就是一事实的明证。军阀打仗没有钱用，帝国主义就借钱给他，你看曹锟想做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都有帝国主义借钱给他。陈炯明打广州，却有（红毛鬼）英国帝国主义者、或（花旗鬼）美国帝国主义者借

钱与他。最近消息，美国资本家与残害广东工农阶级魔王邓本殷，订定三千万美金借款合同，以广东琼州之森林矿产做抵押。参与此次借款进行者，有北方军阀段祺瑞的代表，新失势力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林虎的代表在内。这更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谋害我工人农民全国同胞的铁证。帝国主义谋害吾人，还不止此，占我重要海港，如北方之威海卫、胶州湾、大连湾、旅顺口、青岛；南方之琉球、台湾、香港、九龙、澳门、广州湾都被帝国主义占去了，变了“老番”的土地了。强租重要的商埠，如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沙面都是老番租借地了。管理进出口货的海关也在外人手上。出金银铜铁的矿山，往来交通的铁路，也在外人掌握之中。还有外国领事裁判权：老番在中国犯事，吾人不得管理他；中国人在租界犯事，老番就来干涉、就要受他的领事裁判。从此外国人在中国就横行无忌了。外国军舰可以在中国内河行驶了。南京、上海、广州白鹅潭就有无数的红毛的、花旗的、法兰西的、日本的战舰停船了。彼等就可以明目张胆向中国人民示威了。从此外人就可以自由运载洋货入口发卖，大扒特扒中国金钱财宝而去，使吾农民在乡村造出来之农产品被其抵制，不能销售，因亏本而不敢再造，专用彼等洋货。从前用火石，现在用火柴；从前点豆油，现在点火水；从前穿纺棉布，现在穿洋纱；你看食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番的东西了。这就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吾人的侵略，尤其是吾农民被侵略更厉害。

还有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被帝国主义者侵略也不在少，不说别的远的，单说广东，东江的惠州、潮州地方，北江的韶州地方，西江的肇庆地方，南部的琼雷等处，农村中的耶稣教堂，

教会办的学校，几乎遍地皆有，这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吾人之工具。一班进教佬（耶稣教徒）天天向吾农民讲道理，称颂上帝，引诱农民子弟到教会学校读书，使吾不知道病苦之何来，一味只向上天祈祷，弄得不会向压迫和侵略吾辈的敌人进行反抗。彼等还时常霸占田庄起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

照上面的事实看起来，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军阀怕帝国主义，弄成中国之政局如是纷乱，搅到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如是惨痛，岂不是吾人当前最可恨的仇敌么？最受痛苦最受压迫的工农同胞们：吾人仇敌就只两个吗？并不止此，军阀之下还有一班走狗呵，这班走狗更是接近吾人的，就是贪官污吏。因为军阀压迫吾等，做其升官发财的生理，专靠贪官污吏直接向吾人进攻，筹饷呀、抽捐呀，就是彼等唯一替军阀尽的义务。彼等是为自己荷包包的，因此彼等也要倚带兵老爷做护身符而甘心做走狗。现在各县的县长，各区的区长，都是拥戴一个或大或小的带兵老爷的，彼等并要贡献许多钱与上官，才能得到下官做的。或者从农民扒到的钱，亦要时常奉送上官一些，这班下级官长，就变成贪官污吏了。彼等刮削农民方法：除了直接派兵派警之外，并时常派许多步哨，这些步哨就是劣绅土豪了。劣绅土豪，上通官府，下结游民（地痞），利用失耕的农民兄弟们，来损害自己阶级的人，真是一件痛心之事呵。操纵农村政治，拿联防局、民团、保卫团、护商局等机关做工具，设种种苛细杂捐，以盘剥鱼肉吾民。照实际调查，在广东各县，以东莞、香山、顺德等处为最著，抽捐名目，如人头税、婚姻捐、果木捐、水道捐等不下三十余种，农民血汗，能有几多供他们刮取呢？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是未有经济地位做基础

的，因为彼等多数在所在地未有田地收租的，彼等又因此以利害相同的关系，自然与田主联合，联成地方反动阶级的战线，而压迫农民。

田主们用重租、押租(批头)、租信(田信鸡或银钱)、租契压迫农民，农民稍有反抗，就可借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做镇压农民暴动的利器。吾人可见浙江萧山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此外如山东、河南等处，不是农民因受苦不过而发生过暴动吗？不是因地主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军阀联合成反攻战线而失败吗？在广东因连年战争，地主阶级也曾受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压迫的，也曾主张人民自卫，乡村自治，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为反抗军阀的工具，吾等农民也曾在此等糊混阶级意义之组织下，过了无聊生活的，现在也许是有许多农友仍然过此无聊生活的，可是有农民协会组织之地方，形势就不同了。这种起初假名人民自卫、乡村自治而本来是地主阶级的机关，现在已反过脸来，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之反革命武力了。不但如此，彼等已进而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联合成反攻的战线了。当广东广宁农民协会做减租运动与地主斗争的时候，从前利用农民而武装的民团，居然不要农民当团兵了，冒牌的国民党员广宁的县长也不革命而帮助地主压迫农民了，革命政府下的驻防军队而同时为国民党员的也不革命而帮助地主了。地主被农民进攻最厉害的时候，也说失败了跑去租界居住，将所有土地财产抵押洋行(老番的)。彼等联合战线向农民进攻，岂不是有了事实证明吗？农民同志们！农民协会的组织完全建筑在阶级意义上面，不同的阶级，便是利害不相

同，任你平时说得如何好，等到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会压迫我们了，同志们，当心呵。

霹雷一声，广东有组织的二十余万的农民同志，已联合起来成立全省农民协会了。从此吾人为更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更完密的统一而共同奋斗。吾人在此过去一年中，也有许多令吾人不能忘记之事实，就是省农民协会之有今日，完全为自身组织及斗争得来。广宁为减租而死的是谁？陈桂棠等十三位死者，都是我农民兄弟，当时冲锋陷阵的，也是我农民兄弟。花县与地主阶级作战而死的是谁？王福三同志，被地主们去手割耳而死，他是花县农民协会的职员。广州芳村被民团杀死的是谁？林宝宸同志，他是番禺第一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在东莞被土豪买凶暗杀的是谁？李海东同志，也是东莞第一区农民协会的职员。在顺德被劣绅土豪勾结防军所杀十余人是谁？也是顺德理教乡农民协会的职员或会员。其余为农民利益坐牢的亦有许多。吾人固然要纪念为农民利益而牺牲的死难先烈，农民同志们，吾人亦要知道为农民运动而牺牲是我们同志，受损失是我们农民，更要因此认识解放我农民，只有靠我们自己团结本身奋斗的力量。更要认识因本身奋斗的经验而成立省农会的统一机关，从此为更有组织更统一的全国的普遍运动，其力量更大，其成功必速。

吾人在“五一”节那一天，得到和全国劳动代表联合起来，热烈表示其力量。在工人农民开始见面的第一天，已实地的为有组织的工农大联合，我们从此就认识了同一战线的好兄弟。吾人在平时也见得到农工是好兄弟：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大地主压迫的农民，与受帝国主义、军

阔、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其痛苦是一样的；工人失业跑回乡村去耕田，农民失耕跑到城市去做工，或同样的流为兵匪，卖身给洋人做苦工、华工之厄运。因此，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是压迫阶级，是联合向我们被压迫阶级工农反攻的。我们应该联合成工农革命战线，向压迫阶级进攻，这才有解放自己阶级之希望。我们在东莞、宝安、香山、顺德、广宁各处的农民运动，得到工人同志助力不少，使我们知道工农联合之意义更加明显，工农联合越坚固，力量越大，其成功自不待言。吾人于正式讨论大会第一天，已全体赞成加入世界组织农民国际了。这个农民国际，分明是联合世界的农民，为整个反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解放被压迫阶级的全体人民。工人们，农民们，联合起来，为全省全国全世界的贫苦群众联合共同奋斗！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推翻国内一切军阀！农民大联合万岁！工农大联合万岁！广东省农民协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农民国际万岁！

广东省农民协会

（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2、13、14日）





#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的重要决议案

(一九二五年五月)

## 经济问题议决案

(一)中国在八十年前,自从被红须绿眼的番鬼佬(帝国主义)打入以来,番鬼佬的计谋,第一步就占据中国海关,第二步就占据中国铁路航道,第三步就帮助中国带兵老爷(军阀)。他们番鬼佬第一步计谋实行,中国所有海关一概就被他们管理,关税就同他们协定。第二步计谋实行,中国所有铁路航道就被他们管理,他们的火车火船就可以自由走入中国都市乡镇。他们用机器生产出来在自己祖国不能销售而剩余的无数货品,就可以无限量搬入中国销售于中国之都市乡镇。同时他们也就可以用最低的价钱尽量吸收中国所有一切原料(如棉丝等)搬到他们自己祖国的工厂制成货品,又尽量搬入中国销售于中国之都市乡镇以掠夺中国农工阶级之现金。他们不但止此,且直接投资中国,在中国境内设立无数工厂,就近以低价吸取中国原料及中国失业农工,制成货品,掠夺中国农工阶级之现金,一年统计至五万万元之多。因此,他们祖国的货品,无论是红毛(英)的、花旗(美)的、法国的、日本的,通通走入中国农村,打败我们农业。致我们农民之生产品,日见减

少。而所穿的、所用的，一概用了他们祖国的货品。试举事实为证：我们从前穿的衣服，夏天是麻，冬天是棉，鞋袜是粗布制成的布鞋布袜。现在所穿的衣服，夏天要穿他们的纱与丝，冬天要穿他们的毛与绒，鞋要穿他们的漆皮珠皮，袜要穿他们的纱袜丝袜，从前取火是用火石火刀，点火是用花生油，盛花生油以点火的是用泥制的灯。现在取火要用他们的火柴（日本的最通行），点火要用他们的火水油（最通行的是红毛的亚细亚，花旗的美孚），盛油以点火的是用他们玻璃制成的灯。除此之外，如我们之丝，被花旗打败；我们之棉，被红毛（印度）打败；我们之茶，被日本打败；我们之糖，被荷兰（爪哇）打败；我们之米，被暹罗打败；我们之纸，被红毛花旗各国打败……。结果，卒使我们农产品生产力比前十年减少至十分之八。我们农产品价格率，比他们外来品之价格率，远不及十分之一，我们生产费额比总收入额，远不能弥补至十分之二。他们这种压迫的情势，是何等厉害呵！

他们——番鬼佬（帝国主义）第三步计谋实行，中国所有带兵老爷（军阀），一概归其指挥。最近的过去，如日本之帮助袁世凯做皇帝，帮助段祺瑞带领督军团作反，帮助宣统复辟（再做皇帝），红毛（英）之帮助曹锟、吴佩孚做总统做将军，帮助陈炯明割据广东东江做总司令，花旗（美）之帮助齐燮元割据江苏，法国之帮助卢永祥割据浙江，互相打仗。现在，如日本之帮助张作霖割据东三省雄视关内，帮助段祺瑞做总执政，帮助唐继尧打入广西（唐继尧打入广西部队之枪枝是由日本购助的），红毛（英）之帮助曹锟、吴佩孚余孽如萧耀南、方本仁、孙传芳等割据长江一带，花旗帮助邓本殷割据雷琼，谋攻广州

革命政府(借三千万美金),就是最显明的事实。这班带兵老爷(军阀),得了番鬼佬(帝国主义)的帮助,就大胆作乱,大胆压迫我们。而带兵老爷(军阀)卵育下的官僚政客及官僚政客之线仔——乡村的豪绅,因之也就互相利用勾结以榨取我们膏血。远的不消说。近的只看陈炯明、林虎之在东江,邓本殷之在雷琼,我们的钱,一千一万,十次百次,被这班混帐东西掠夺而去,就可以知道其他一切了。

他们——番鬼佬(帝国主义)的计谋及做法,不但止此,还有两个最狠毒的计谋及做法。第一个就是一年一年源源运来无数量的鸦片烟,销售于全中国之都市乡镇,叫我们大吸特吸,使我们一方面断送无数量的现金给他们,一方面自己不能做工生产(因削弱之故)。在东莞、宝安方面,我们因得红毛(英)之供应(由香港九龙来),致一个农村人数以千计者,至少有二百人吸鸦片;在雷州方面,我们因得了法国之供应(由广州湾来),致一个农村也有许多人吸鸦片。结果:致吸鸦片的我们,全数是破产失业,并变成面黑骨瘠的鬼形。他们不但止此,还运来无数量的鸦片烟苗,叫他们帮助下的带兵老爷(军阀)强迫我们去种。结果,致我们正当生产完全停止,发生粮食的恐慌。在雷州方面,因此竟饿死二十多万农民,而未饿死之兄弟,一万十万,到南洋、安南各处卖身为奴(猪仔),未死之姊妹,一百一千到广州湾、香港、澳门各处卖身做娼,这更是何等厉害呵!第二个就是在中国境内行使他们的纸币,操纵我们的金融。在都市方面,如广州贸易,竟以红毛(英)所发的汇丰银行之纸做单位,纸水之贵,一元竟值中国银币一元三角。在农村方面,受其影响,亦多数行使这种纸币,无形之中掠夺

了我们无数量的钱，这又更是厉害中的厉害呵！

根据以上事实，已足证明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痛苦的原因，完全是在红须绿眼的番鬼佬（帝国主义）及其卵育下之带兵老爷（军阀）、官僚政客、豪绅。但除此之外，大地主、高利债主、奸商（买办阶级）之掠夺盘剥，也是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痛苦之一个大原因。

（二）我们现今在经济上所受之痛苦，最厉害而且最共同的，第一是高利债。计债主放银，通是加一九扣，九出十三归。而利息之重，广东各县几完全是每月每两纳利三分，至在高要方面，竟每月每两纳利六分。尤惨的，是父债子还，迫成累代破产。第二是当押店东之重利盘剥，计各县当押，通是每月每两纳利三分。第三是一班奸商（买办阶级）之居奇垄断。凡我们卖出之农产品，一经他们之手，必要低价，且必要大量重衡，买入之消费品（肥料，器具……）一经他们之手，必要高价，且必要减量低衡。最可惨的，是农民无米时高抬米价。我们一年一年被他们如此掠夺去金钱，不知凡几。第四是一切苛细杂捐及额外征收。而田土业佃保证费一项（即广东大学费，每亩每年二毫）尤为苦楚。除此之外，雇农、佃农、自耕农，尚各有特别的痛苦状况，分述如下：

一、雇农 现在的雇农，他们一年到晚〔头〕，用了无数劳力，做了无数苦工。一天除了六七个钟头休息之外，其余十七八个钟头通是替雇主做极劳碌的苦工。若在香山顺德方面的雇农，连六七个钟头的休息，差不多都没有。为雇主生产了无数农产品，其所得工资，每年至多不过一百元。其所食，是雇主所给与的腐劣饭菜，其所穿，是自己所备的烂破衣服，其所住，是

污秽狭小不堪的地方。在香山方面的雇农所住的茅寮，尚有很严厉的限制，即每座床位限住几人。若工作稍不谨慎，或服侍雇主稍不恭顺，雇主尚要鞭挞谩骂，好似牛马一样。象这样低廉的工资，做这么多时间的工作，反受牛马似的待遇，是何等的痛苦呵！至青年雇农及女雇工，尤为可惨。他们的工作与成年雇农一样，但其所得工资，比较成年绝少绝少。青年雇农有的在一个长年，日中只得吃几碗的烂饭，穿几件的烂衣便罢，一文工钱也没有，这更是何等的痛苦呵！

二、佃农 佃农现在所纳的地租，至少是佃四主六（广宁、花县……）。当批承时，地主所要的押租额（批头），在广宁（潭埗、柯木嘴）方面，每亩二十元。在香山方面，禾田每亩至少十元，桑田每亩至少二十元，其批承契约内，规定每造除纳租之外，尚要纳“田信鸡”、“田信鸭”、“田信米”。租多半是纳“上期”（以银代谷）。宝安、香山、东莞……均是这样。若不纳“上期”，交租时要佃客不计工资将租（谷）送交地主。而批承立契时，佃客又要设席请地主来饮食一大餐。至纳租时，地主又要用最大的斗，或最大的秤，来大量大衡，剥削佃客，若当荒年失收，地主硬要完纳原定租额，一粒谷或一文钱都不肯减。地主之苛待佃客不但止此，还要随时加租，随时换田，以制佃客死命。佃农出了许多的生产费额（每亩至少要七元），用了许多的血汗，其所收入，要尽数送交地主。不够时（失收）还要填补。奉送稍迟，还要被其锁拉。这是何等痛苦呵！

还有一件最痛苦的，是包农制（二路田主），这种包农制在香山、顺德、东莞方面最厉害，尤以香山方面为厉害中的厉害。计在香山方面的包农制，是用许多资本，组织许多公司，先由

他们公司向田主方面包承田地，然后再由公司转批佃农。或者佃农已先向田主方面批得田地，他们公司又硬向佃农夺去归他们公司手上转批。其租额，若佃农直接向田主承批，则每亩一年只要纳租十二元，若向包农公司承批，则每亩一年要纳租十六元（指禾田租额）。试举香山第九区罗伍沙以证，该沙由几个资本家（东莞人占多数）以十六万元资本组织一个兴业公司、一个农业公司，这二个公司完全是向佃农方面夺去田地专归公司包批，致附近一带佃农，失业不知凡几，就只龙古乡农民协会的会员，已有大半因此失业，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呵！

三、自耕农 我们自耕农，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原来比较佃农雇农自由一点。但我们每年除纳正式田赋之外，还有各种额外的附加捐。如香山方面，计有广东大学费（即田土业佃保证费……）、军费、北伐费、自治费、保安队费、游击费、疯人口粮费、民团费、庚子赔款费、保卫团费、自卫总局费、自卫分局费、更夫费、沙捐费、捕费、附看费、沙骨费、沙夫费（指沙田）、鸭埠费、果木费……不下三十种。而额外征收又有厘金等等之多。除此之外，各县尚有预征钱粮。在海丰、雷州方面，竟预征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征收无地钱粮，在宝安方面，无地钱粮几与有地钱粮相等（比如某个祖宗原有田地若干亩，印割若干粮，年代湮远，不知田地留在何人之手，而征粮者仍以原定粮额，责某个祖宗之遗孙某某缴纳，即叫做无地钱粮），其所受痛苦，也是不少呵！

总计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痛苦，有共同的，有特别的。结果：致使我们逐次破产，有地的变为无地，有业的变为无业，相率离开乡村而流为兵匪。在雷州方面，失业的人数，竟至四十

余万，几占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当土匪的人数，竟至三万。当兵的人数，无论在邓本殷方面，在陈学谟方面，或粤军、桂军、滇军方面，触目皆是。这种惊人的数目，是何等伤心呵！

(三)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痛苦之状况，既如上面所述。但这种痛苦，完全是由红须绿眼番鬼佬(帝国主义)、带兵老爷(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地主、奸商(买办阶级)、高利债主所给予。我们若要解除这些痛苦，除非将这班敌人完全打倒。因此，我们在经济上认为必须引导全阶级农民做经济斗争，以期达到真正的解放。这种真正的解放，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才可以得到。若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这种解放，是不能轻易得到的。然我们目前要得一部分的解放，即经济斗争的目的，共同的就是：反对高利债(并父债子还)与高利押，创办农民银行(或叫做信用合作社)；反对奸商(买办阶级)，创办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等；反对一切苛细杂捐及额外征收，尤其是田土业佃保证费。

分开的就是：雇农方面，第一应该要求增加工资；第二应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第三应该要求改良待遇。至青年雇农及女雇工，应该要求工资与成年雇农平等。

佃农方面，第一应该打倒包农制；第二应该规定最高限度租额；第三应该规定公用量衡；第四应该取消押租额、上期租，并一切租额外附加送品；第五应该荒年免租，其生产费额并由地主补偿；第六应该禁止地主无故换田。

自耕农方面，第一应该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一切额外征收；第二应该反对预征钱粮；第三应该取消无地钱粮。

除以上各种目的应该斗争之外，而农村之民团、保卫团、乡局、护沙局……占夺去的一切公款不知凡几，这种公款通是被绅士及地主阶级用以压迫我们农民，我们应该一概收归自己协会管理及支配。

(四)我们要达到以上各种目的，就应该全阶级联合起来，采取斗争策略，努力奋斗。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有很密切的关联，若要达到经济斗争之目的，切不可忽略了政治斗争。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 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议决案

最近一年以来，在革命政府领域之下，农民获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久处在淫威积压下求死不得之广东农民，得此机缘，乃崛起兴起，一往无前。二十二县农民协会不旋踵即宣告成立，有组织之会员共二十余万人。平常以压抑农民为事之特殊阶级，莫不为之惊惶失措；盖成事之速，进行之勇，实足令彼辈起莫大之惊疑也。于此可见广东农民要求解放之心至为急切，反抗压迫阶级之意识日渐彰明。观诸一年来各处协会经过事实，虽成功失败，各不相同；而其对于压迫阶级之实行反抗则均归一致。同时压迫阶级为保持其特殊地位与利益计，亦死力与吾侪为仇。一年之中，此种争斗事实，遍乎各县。凡有协会组织之区，无不大受压迫阶级之摧残，广宁、花县、东莞、宝安、顺德、番禺诸县尤为剧烈。结果失败多而成功少。此盖因压迫阶级势大财雄，又复勾结地方官吏，贿串驻防军队，收罗地痞游民，煽惑无知乡众，乘协会组织幼稚、会员对于协



会尚无深切的认识与内部团结未能十分坚强时，加紧进攻，希冀扑灭农民之自觉运动，永为其顺奴而后已。然农民历来惨受压迫，忍无可忍，前以处于君主及军阀独裁之下，钳口结舌，无可如何。现既获有机缘组织团体，亦断然不肯放过，对地主劣绅之联合进攻竭力为防御战。一年来各县农民运动者被地主劣绅所暗杀或罗织下狱者，不乏其人。如番禺之林宝宸，花县之王福三，东莞之李海东，广宁同志为地主所杀至十二人，顺德理教乡为地主军所屠杀至二十余人，均其显例也。故在此应战时期，主持其事者又往往遇难，协会内部之整理，遂迄少进行。现大会为使今后会员明确协会之意义、整理内部及巩固组织以增厚战斗力起见，有将自己以往过失纠正之必要。

(一)农民解放能否成功，全视农民自己有无能力为断。如太依赖政府势力，而忽视本身力量，实为错误。农民的力量在乎坚固之团结，缜密之组织，严格之训练，使全体主张一致，行动一致，以自己的势力，为阶级的争斗。然后对于一切解放运动，始有可言。若徒信党及政府势力，有事只向政府请求，无事则形同解体，事成则归功于，事败则怨望，以为政府宣言保护协会，协会便是政府所办，如是则协会不过政府机关之一。此种依赖根性若不革除，则其危险程度将不止协会永无发达希望，而且政治势力一旦转移时，协会亦因之而沦于消灭。而且多数农民亦怀疑协会为政府机关，同深疑惧，故相率观望而不敢加入，协会势力因此遂更孤立无助。

(二)同一的危险，就是各级协会会员只倚靠协会主持之人或农民运动者而蔑视自己。会员不负责任，把一切的事务，统堆在几个办事人身上，有些办事人不能满足会员之意时，便

对办事人埋怨。本来对于领袖固然要信服，但同时不能放弃监督的责任。如协会无广大群众为其基础，则结果非弄成农民协会为几个人的会不止。如此，不特协会失其独立性质，且容易为桀骜不驯者利用，以为拥护个人的工具，或藉协会名义以便其私图。

(三)不观察客观的形势，及检阅自己的实力，以为协会一经组织，以前种种压迫痛苦均可不费气力立刻扫除，未到时机遽行提出目前不能实行的要求，直不啻促反动势力之团结，向协会联合进攻。现在一切反动势力，立于有利益条件之下，其联结易。被压迫的农民在客观上实处不平等地位，非大家觉悟，同心协力，甚难与之对抗。今有起始组织，即宣言减租，实即使反动势力先行向协会摧残，不审利害，不预先筹算。故此后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

(四)在现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农民阶级为扩大自己实力起见，应结合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贫农、雇农各阶层，集中于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在政治的争斗中，固足以壮声援，在经济的争斗中，又足以孤立大地主之势。现各县协会多忽视此点，以致一般自耕农及半自耕农有时竟站在地主方面，与协会为敌。同时对乡间的小商人，亦不宜取一律攻击的态度。

(五)一年来协会宣传工作，固因劣绅土豪之加紧进攻，因而忽略。然会员竟有不明白协会是自己阶级斗争机关，不知道协会是自己的大本营，而自己是这队伍中之一员战士者。同时协会亦不会利用机会训练会员，各级协会执行委员会及会员大会均未依照章程举行。如是会员入会之初，虽怀热诚，惟



不久即发生隔阂，结果农民协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嗣后须按章开练，注意普遍宣传与训练。

(六)为使协会与会员关系密切起见，会费之征收，实不容放弃。会费尤以征收月费为宜，因为会员每月缴纳月费，不特协会经济赖以维持，而且会员心目中常与协会发生联系不能分离，感情不至淡薄，会务渐知注意。现在多处尚无征收会费者，或嫌手续繁琐，只征收年费者，均于会员纳费之第二义未曾了解，今后希望各级协会均能按照定章征收会员月费。

(七)农民协会为整个之组织，故一切政策及主张，均须统一。惟某一政策之确立，除熟审各地协会之形势全盘筹算外，直不可能。故下级协会对上级协会之定期报告，及下级协会传达上级协会之命令于一般会员，实为每一个组织缜密、有战斗能力的团体所不可或缺之要件。现在有县农民协会而不知该县有多少乡协会成立及会员人数之确数者，更何论各乡之会务如何进行耶？所以大会督促各级协会对此应加注意。

(八)农民协会是农民阶级的大本营，以与压迫阶级对抗的。协会的会员，虽然不是全体农民，然他不过比较未入会的更觉悟更先进而已，协会所作所为，并非只与协会有利而于其他农民有害的。协会所谋的利益，只是农民阶级的利益，协会的仇敌，只是农民全体的仇敌。农民协会是代表农民的机关，是为农民利益奋斗的先锋队。它没有姓王姓李之分，亦没有乡界村界之别，也没有县界省界甚至于国界之差，不论面的颜色是黄是白，也不论是男是女，只求其是农民，利害总是一致的。故此我们须根本上认清农民协会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一切姓、族、乡、区、县、省、国的界限也没有。故此农民协会绝对

不容许妄生界限的争议，及为抵制他乡扶植已势而组织协会的事情。

(九)旧式的农民会，或农务会，为绅士的团体，与农民协会大有分别。然假使某农会确拥有农民群众为基础者，如其要求加入农民协会时，须依照章程根本改组之。

(一〇)一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对我们自己阶级的最大之仇敌国际帝国主义之宣传，仍未能深入人心。此后应努力在农民群众中竭力宣传，帝国主义是农民一切仇敌中之指挥者。因为广东地滨洋海，与外国通商特早，因而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痛苦，较他省为甚。明末葡租澳门，订立互市，即肇其端；鸦片战争失败而后，英割香港，握吾粤之咽喉；法据广州湾，更足控制全省。广东之门户，完全为帝国主义控制作为侵略之根据地。八十余年洋货无限量之输入，因此农民经济破产得不堪言状，而农民变成失业游民非常之快。二十年前，南洋、美洲一带需要价廉体强之华工，故当时广东受帝国主义侵略结果从乡间被压迫出来过外洋当“猪仔”的农民非常之众，故华侨之中以粤人为最多。近年各国工人过剩，已无法维持，更如何容许华工之参入，于是外国政府下令严禁华人入口，并订立种种苛例，取缔留居国外之华侨，于是我们在国内失了田地被迫出外洋当“猪仔”的唯一出路亦终断绝。

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僻远的乡间充满了洋货，结果农村经济为之根本动摇。而工业的生产又不能发展，尤其是农民的手工业受它的影响而崩坏。失业的农民既没有“猪仔”可做，又没有工厂可以投奔，城市的苦力工人便大大增加，竞争剧烈，工资低落，无以为生。别一方面，军阀却利用他们来做

炮灰(兵士),同时便造成掠夺乡民独立生活的武装失业农民(土匪),造成今日广东兵匪遍地、饿殍相望之景象。

而且广东失业的农民当土匪是最方便不过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明明暗暗的有大宗新式犀利的枪械运进来。

而且广东更受英国帝国主义之最大“厚礼”,就是鸦片烟之输入,广东农民受此毒害而死者,真不知几千百万。

而且帝国主义以毒物弄弱我们之体魄外,又以基督教麻醉我们之精神。传教师深入到内地,便作了帝国主义之侦探。

而且帝国主义又经常惹起政治上的纠纷破裂,贿买军阀。英国帮助陈炯明林虎,日本帮助唐继尧,美国暗助邓本殷,即其明证。

故此帝国主义是我们一切仇敌之发号司〔施〕令者,不倒它,农民便永远无解放之日。过去之一年,我们已然忽略了这最重要的工作,此后须加以改正,应该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增加关税等口号,声举事实,以揭破帝国主义之阴谋与罪恶,使每一个会员都明白何者为帝国主义,应如何打倒它。并且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人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火线。

(一一)固然,除了第一个敌人帝国主义而外,便数到军阀。凡是压抑农民鱼肉良善之军队,不论是属于那一边,均以军阀名之。陈炯明林虎邓本殷固然要厉行反抗,即现在革命政府旗帜下之有些驻防军队,倘若不保护农民利益而以残杀为事者,亦须鸣鼓而攻之。至反对驻防军队之骚扰,不宜倚赖现成的势力,须我们自身有良好的组织,各县有密切的联络,

然后以我们的力量，肃清这些玷辱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派。

至于一般的贪官污吏，又无不与军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一年来失败之经验，使我们知道徒然哀求政府，终于无济于事。固然可以根据国民党政府保护农民利益之宣言及政纲，以反抗军阀官僚之压迫；但同时须使农民明白这些假借国民党名义而违背党纲的是反革命派，在每个具体的事实上，指示出来，证明他们的反动行为，使一般农民群众了解。并须告诉农民，现在这种反动的势力，充斥了各县，使国民党的政纲无从实施，除非以我们工农联合的威势为之后援，始有肃清的可能。如此则农民阶级的利益，始获得真正的保障。

(一二) 农民近在眼前的敌人，便是劣绅土豪。一年内各县农民协会所发生的事故，几乎十分之七是反抗劣绅土豪之行动。现在农村仍保留一半宗法社会的气味，曾青一衿的先生们，依然威严赫赫而且坐局堂皇，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几令人不敢仰视。农民对他们尚存余悸，不敢直捋虎须，只要求官宪惩办，这完全是打官司的行径，完全失却阶级争斗的意义，此种懦弱的心理，须严加纠正，因为劣绅土豪之能行恶，全在乎各县行政长官及驻防军队之互相勾结；官僚与军队，非藉该地劣绅土豪，不知生财之道；劣绅土豪不勾结官府及军队为之庇护，亦不敢猖獗至此。故我们须扩大反抗劣绅之运动，务使每人都深切明白劣绅是农民之死敌，劣绅只靠吮吸农民之血汗然后能生存，务使一般寄生废物不能容留于乡党之中。

(一三) 农民与大地主的争斗，在广宁表现出最为明显。而对于买办阶级的争斗，在去年双十事变后已经开始了。广东

的富，完全是买办阶级畸形的发达，他们为帝国主义作经纪，因此而获得的残羹冷肴便足以夸富竞豪，由此可知农民每年的损失之重大了。我们提出反对奸商的口号，是很容易引起一般小商人之误会，故此规定所谓奸商也者，实指买办阶级而言。故嗣后应变更以前笼统反对奸商之标语，而为“反对买办阶级操纵垄断”之口号。

(一四)在农民运动中间，自然有些人假借名义想倚靠农民协会力量来谋他自己私利，借农民协会为桥梁，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或在农民协会内作奸细以见好于劣绅土豪，故此等人虽名为农民协会会员，然其祸害将比劣绅土豪为尤烈。此等农贼，吾人须竭尽全力不令其发生。最好方法就是会员之中互相监视，某会员的行动偶有违背章程时，立即开会诘问，防微杜渐，实最要之图也。

(一五)我们之敌人，并不是单个的，而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之联合压迫。他们虽然形式上没有一种联络的团体，而在阶级的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欲打倒敌人解放自己，亦急须与我们在同一地位上的工人阶级互相联络，密切的结合，向我们共同的敌人反攻。我们须纠正以往之过失，向前奋斗，以求达到最后之胜利。

## 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议决案

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上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国内有帝国主义和军阀两大仇敌，这两大仇敌不断的向人民进攻。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海关权未有收回，

以致洋货充斥内地，农业手工业破产。加以与帝国主义（侵略）相为因果的时起时伏的国内军阀战争，农村经济政治更受其影响，损失无以复加。这种损失，固然我们农民受害最甚；而在农村靠地租为活不事生产之地主阶级，也未尝不受其损害。因此前时之大地主，现在或变为无田地之土豪劣绅，只借从前历史造下来的乡村政治势力以剥削我们农民；或从前的大地主，现在变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即变为佃农，亦往往有之。劣绅土豪田主们看见此种堕落现状，自然本身感受痛苦。但他的思想是守旧的苟安的，这是宗法社会所必然产生的趋向。因此，他们并不去别寻生路，向外发展，只知道在农村中剥削农民以维持现状。同时又想握乡村政治实权，借以抵御外来侵略，压迫农民暴动。

广东近年来很显著之事实，就是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想起来把持乡政，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联团、保卫团等组织，因此民团等就成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下之地主阶级，其宗法社会思想很浓厚，断不会革命的。不但不会革命，而一定和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甚而至于幻想复辟，希望有真命天子出现。最后就变成法西斯蒂，做很反动的行为，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很大的障碍。

不料事实是的确如此的。自有农民协会发生，我们已有自己之团体，并且会在自己阶级组织之下，为反抗地主阶级的运动。地主阶级知我们农民不易利用，故放弃从前组织民团、要求乡村自治、反对驻防军队等口号，简直露出本来的真面目，转过头与驻防军勾结，成为地主与军阀之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向我们农民不客气的下攻击命令。如前年东江战争，民团





起来缴军队的枪，不论你革命军队的枪也缴，反革命陈炯明军队的枪也缴，他们为的就是保护乡村，反对军队骚扰。在东莞、增城、西江一带，都发生过民团与防军激战的事情。现在呢？东莞民团居然拥戴一个军官做团长了，广宁的民团居然拒绝农民参加，亦要与驻防军发生密切的关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此无他，阶级组织之意义已经明显，阶级的利益已发生冲突之故。

在广东农民运动中，未有武装的农民，当然抵挡不住有武装的地主阶级与军阀联合的反攻。所以广东农民运动，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便发生民团摧残农民协会之事件。如一九二四年五六月间，广宁地主用民团的武装拆毁江屯潭埗第一区农民协会。同年七八月间，南海浦农团亦被民团勾结防军摧残。同年十一月间，东莞第三区农会亦被土豪田主用武装民团捣乱会所，逮捕会员。同年十二月间，花县农民协会亦被地主用民团武装拆毁会所，并杀毙人命。番禺第一区农民协会亦遭同一的厄运，执行委员长被暗杀。嗣后接连不断的有许多地主阶级利用民团武装勾结驻防军摧残农会拘捕会员的事件发生。广宁为减租运动，地主阶级居然武装起来与革命政府军队对抗，血战数阅月，其事更为显著。到了今日，农民自卫与民团已成一个重要问题。

查民团经济来源，完全取之乡村公产公款，或苛抽我们农民。就宝安一县来说，劣绅土豪地主们，只借一间联团局，搜刮农民脂膏，一年多至十万元，竟抽至人头税，无论贫富老幼每丁每年抽银四毫。东莞第三区（怀德乡）之乡团局，其剥削农民之苛捐：田亩捐每亩每年二毫，共收入一千五百余元；田

租捐(自耕农)每石每年三毫,共收入三千三百余元;还有猪捐、猪肉捐、鸡鸭捐、薯芋捐等,不下二十余种。每年总收入不下数万元,完全为军团收入,徒饱地主阶级私囊,反而用来压迫农民,天下事未有如此不平的。

况且军团多是容纳游民土匪,事实上纵不专为压迫农民,也不能维持乡村治安的。在革命政府实行国民党党纲及保护农民政策,此即为一大障碍。故为解除农民痛苦起见,凡有农会组织之地方,大多数之乡民,即农民,已能起来团结自卫,足以保农村安宁而有余。应由政府命令取消军团,由农会依据章程组织农民自卫军,一以实行政府武装农民之意志,一以实际维持乡村治安。

农民协会是农民阶级自身组织的职业团体,自应有其本身武装自卫,为我们农民唯一之保障。地主阶级不能强迫农民入利益相冲突之军团,同时不能向农民抽捐养活有害农民之团体,如有抽捐时,农民可以武装与之对抗。

军团组织无论其为土豪劣绅所组织者,或地主阶级抽捐所办者,但其分子:多数是现今农民,或失业的农友。因此,我们应采取下列两种方法:一、宣传,扩充农会会员,训练农民自卫军及扩大其组织。如此则充当团丁之农民,以自己有农会及武装之保障,必脱离土豪及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二、反抗地主阶级抽捐办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地主阶级如不能抽捐,他的军团就办不成,他自己的钱,决不肯拿来招土匪游民保护自己,因土豪之祸,不独使农民受害,即地主自身亦难保。

(原载《农民丛刊》卷一,1927年1月出版)



#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

在一九二五年，世界劳动阶级向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定期挑战之“五一”节，全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革命的广州举行极其壮烈的大示威运动，建设拥护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大本营——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呢？满脚牛粪的农民，“半片铜臭不值”的农民，也踏着我们的好兄弟、革命战线里的先锋——工友们所杀出来的血路，冒死的在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军阀、帝国主义四面包围重重压迫底下，集合了二十二县十八万有组织的农民代表，悲痛愤恨而又慷慨激昂的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统一了我们的战线，确定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建设了为我们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大本营——广东省农民协会。同时并与工友们紧紧的握着手联合起来。

回忆一九二五年的今日，全世界的局面，不消说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进攻剥夺的严重局面。中国的境内，也正弄着被那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压迫中国民族的把戏；曹锟、吴佩孚虽然一定的跟着军阀崩坏的途径失败了，然继续而起的张作霖、段祺瑞，造成同样的或变本加厉的军阀政治来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依然脱不了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铁蹄底下的践踏。

东江陈炯明，南路邓本殷，广西唐继尧，湖南赵恒惕，把革命的广州包围得水泄不通，同时我们的内部，中国国民党里头的假革命、反革命和一般摧残革命的无聊政客、贪官污吏、买办、地主、劣绅土豪，天天的反动，尤其是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基础石、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各地的农民协会，不断的加以破坏和摧残，甘心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时满脚牛粪绝不怕死的我们，在阶级的民族的意义上为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团结，冲破“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买办、军阀、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拥护革命政府，请国民党肃清内部的反动分子，请国民政府消灭叛党的一切骄兵悍将！同时又加入世界组织的农民国际，联合世界农民为整个的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促成世界革命，去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

在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闭会未久，霹雳一声，六月六日的一周间，叛党叛国的杨希闵、刘震寰，公然做了英帝国主义的走狗，谋颠覆国民政府，压迫广东的革命民众，反叛起来了。急进的兄弟们、广东的工友——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友，于战机危迫的一瞬间，罢起工来，断绝了敌人的交通。海陆丰一带的农友，西江广宁、佛山一带的农友，北江清远、花县一带的农友，南路东莞、宝安一带的农友，统一在省农民协会的指挥底下，一致行动起来。或武装来省预备参战，或出农军截断滇桂军逃窜之后路，或收缴广三路线滇军枪械，或为党军侦探、运输、向导，皆不惜牺牲性命，站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上，一鼓而荡平刘杨。这一次的牺牲，使我们最满意的就是：国民政府的革命基础多得了一些巩固。

帝国主义感觉其走狗之日渐衰败，不足以镇压慑服中国的民众，乃舞爪张牙，用其铁血政策，直接残杀中国的民众。于是乎“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所有大通商口岸，无一不是遍地鲜血淋漓，演出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同胞的惨剧。急进的兄弟们——无产阶级的工友们，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们，从帝国主义的血刀底下恶战苦斗。上海二十余万工人之大罢工，省港二十万罢工工友奋斗十余月，满脚牛粪的我们，与省港罢工的兄弟，通力合作，封锁香港；农村中为“五卅”案反帝国主义而武装示威者总在五十万人以上；并在农村中破获了许多土豪劣绅、地主、奸商买办、工贼、农贼盗运仇货接济香港之反革命行为，镇压农村中一般反革命势力之潜滋暗长，截断了帝国主义和内地一切反革命派的联合战线。不久廖仲凯惨案发生，亦因此而得以闭门捉贼，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肃清了许多反革命派，更加巩固了革命的基础。

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活命汤而死灰复燃的陈逆，乘刘杨事变之后，卷土重入东江。满脚牛粪的我们，为死心塌地的拥护国民党，捍卫国民政府，顾全罢工的胜利，保障本身的利益，任凭东江各县的地主劣绅土豪贪官污吏怎样欢呼雷动，咄咄逼人的欢迎逆军入境，帮助逆军解散工会、农会、学会、商会，及捕杀工人农民学生的革命领袖；任凭刽子手钟景棠造出无数极其锋利之斩首刀，将欲使东江数十万革命民众变成断头鬼；五华、海丰、陆丰的农友，武装而起与军阀决战，牺牲了五百余农友的生命，农民财富及农民妇女被焚毁、抢掠、奸淫的莫可计算；而海陆丰农军领袖李劳工同志及被捕而就难的农友们，在反革命派的铁弹穿过他们的胸坎的一刹那间，还是大呼“革

命万岁！农民万岁”！最后悲壮痛绝的声音，染着鲜血的肉体，至今尚活现于我们的耳目！这次牺牲，卒至助成罢工工友与党军扑灭陈逆，收复东江，削平邓逆（本殷），肃清南路，使十数年来混乱的民无宁日的广东，统一在国民政府势力之下，将有再举而统一全国之趋势。

现在呢，我们相信在广东确能享受政治上相当的自由了；然而我们本身的饥饿和被压迫的痛苦，依然得不到如何的改善。这就是地主重租压迫，债主高利盘剥和贪官污吏的苛抽酷勒，国内军阀与国外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的剥削。我们农民失业，依然逐日增加，自然造出大批的土匪和无量数卖身的猪仔奴隶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危险。其次，我们要知道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的前提，首要使广东得到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统一，广东最多数的农民群众不但要跳出了一切反动势力的包围，同时使其能够去帮助政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可是，最近高要的惨杀案，广宁地主利用土匪攻打县城，普宁地主保卫团、警察之与农民的冲突，陆丰、海丰、五华的逆党之潜滋暗长于内地，时演其残杀民众之恶剧，或提高租额，或收回耕地，无时不以破坏农村消灭农会为快事。此外一班落伍军人、劣绅土豪、反动地主和流氓也加入了国民党，或混入农民协会或工会或学会，恐吓农民加入农会，甚至说国民党是父亲，农会是儿子，国民党可以解散农会，处处造谣，毁谤中伤，务使民众的联合战线为之破坏。这种农村中的反动势力，随便可以造成反动军阀之基础，而将来造成新的军阀之继起者，诚为广东和平统一之一大危机。

农友们！我们应把这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农

友更加认清清楚,更加努力的团结起来,肃清潜入会内之劣绅土豪,以严申我们的纪律,整饬我们的组织!再进一步而统一全国农民运动的战线,拥护国民政府,肃清全国的军阀,促成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革命!我们应该高呼: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国民政府出兵北伐!

打倒一切贪官污吏、逆党、土豪劣绅及反动的大地主!

肃清内部的劣绅土豪及农贼!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中国农民》月刊第六、七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的重要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

## 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

大会听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报告之后，一致决议如下：

(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经济即他们的生命，便是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因为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经济侵略，最主要的是：销售高价的工业品，换买低价的原料；而农民便是工业品之唯一买主和原料品之唯一生产者。至于军阀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民身上，如租税苛捐……等，更是很明显的事实。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犹如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一样，是维持社会的唯一柱石，也就是一切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唯一剥削对象。

(二)在另一方面，国民革命是各被压迫阶级联合的解放运动，换言之，即在解除各被压迫阶级的痛苦，而在各阶级中，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最大的一个阶级，并且和工



人阶级是更受痛苦和更被压迫的阶级。所以国民革命的真正群众是大多数的农民，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也就是在解除这大多数农民的痛苦。

(三)因此可以说，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自然，在国民革命中各种民众运动如工人运动、商民运动、学生运动……等都格外重要，尤其是工人运动，我们可以说，城市的工人如果不起来作先锋军，国民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不过在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国民革命的群众上说，农民运动，始终站在最主要的地位。

(四)根据以上的理由，本大会站在国民革命的见地上，站在我们农民自身解放的利益上，特别努力完成全广东的农民团结，并进而谋全中国的农民大团结。同时应努力领导全广东的农友，并唤起全中国的农友，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同时并希望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革命政府以及其他一切革命的党派的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注意农民的利益，特别注意帮助农民运动的发展，以期国民革命早日成功。

## 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到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后，认为：

(一)广东农民已从无方法的运动，进而为有方法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并且由取消苛捐杂税及流租运动等改良生活要求，进而为反抗民团压迫的改革乡村政治要求。此种要求经济上解放转变为政治上的斗争，就因为乡村政治实权握在土豪劣绅地主手上，他们俨然是统治阶级，农民非从这里冲锋，很不容易得到目前生活要求的条件。且能在充满了地方主义家族主义的重围冲出来，由各姓的联合，集中一乡而奋斗，由各乡的联合，集中一区一县一省而奋斗。

(二)有些地方因团结奋斗使取消苛捐及减租成功：一、得到生活上改善，影响小商人得着利益而表同情。二、农民协会组织普遍，成立有力之农民自卫军，使交通便利，地方安宁，一般民众都得着利益。三、特别的是有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会的县份，或经过几次为经济或政治利益而奋斗的，必引起各界之注意，如工人起来组织工会，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学生组织学生会，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协会。这些民众组织，都与农民协会有密切之关系，尤其各县国民党部之组织，多以农民为基本党员，在广东省党部成立，农会分子差不多居代表人数过半，即其明证。可见农民运动已促成革命民众联合战线。

(三)广东农民运动与乡村统治阶级接触，即发见地主们与地方官防军勾结作武装的压迫与摧残，故一年多来政治斗争及牺牲事件为多，差不多满纸都是血肉模糊的惨案，可说是



血的广东农民运动。

(四)广东农民一年来牺牲的经验与教训，已能跑入国民革命战线，为打倒军阀及反帝国主义而努力。如东江两次驱陈之役，广州驱逐刘杨之役，帮助省港罢工封锁香港事件，都曾积极参加，有流血之事实。余如追悼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追悼实行国民党工农政策之廖仲凯先生，援助罢工周，反段反日本奉直大示威，都有很大的农民群众运动。在广东统一的革命行动上，农民的确占国民革命重要之地位。

(五)广东农民奋斗的影响，已惊起全国农民运动，中国中部及北部各省农民，已有如广东农民同一的奋斗与发展。南部与广东毗连的各省，与广东有密切关系的发展。广东可说是全国农民运动之开始。

但在封建社会制度底下，广东农民一年来之奋斗及运动上之急激变化，客观上主观上都有了不小的缺憾与错误：

(一)在发生事变奋斗过程中，每每发见组织松懈，指挥不灵，不能使各级协会取一致行动，经不起敌人之进攻。同时不能向各界宣传，引不起学生、工人、小商人同情，有时反使与农民利益不大发生冲突之小地主站在反对方面，农民变成孤军奋斗，得不到胜利。

(二)囿于眼前小利害，缺乏政治常识，每于政局变动期间，不能容忍，轻举妄动，结果不惟无益反受其害。

(三)不注意客观环境好坏及自己实力是否充足，时常为过分之要求。如协会组织未巩固，会员人数不多，便想做不能即时做到的事，致引起纠纷，使敌人乘机进攻，坐视失败。

(四)不教育及训练农民使成为有方法有纪律有组织的革

命群众，往往因奋斗未有方法及根本不明白地位不同利害不同而发生冲突之原因，所以演成只与土豪劣绅地主打官司。区区争目前小胜负，便认为生死荣辱关头。甚至互相仇杀，引起骚扰。而不知注重本身团结力量，唤起全体农民联合起来，采取革命策略，为有计划的奋斗。

(五)不注意纪律和组织系统。时常犯着越权干涉，或不听上级命令，各自为政，演出分裂组织之破坏现象。此种状态，尤以最近几个月最为显露。在客观上的原因，就因为广东统一后，还未有将封建军阀基础破坏，留下来而未有出路的落伍军人、无聊政客、土棍流氓，在乡村活动起来，或假借各县党部做工具，或侵入协会，故意破坏纪律，紊乱系统，分裂组织，损害农民利益，即现在外间对农会发生怀疑，其原因亦在于此。在本身，就因为各级协会，不重视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致使协会未有农民群众做基础，使协会失了群众监督，以致反动派侵入。

(六)在过去一年来的广东农民，差不多专在反抗防军、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互相勾结压迫的斗争中，流血牺牲，疲于奔命，使农民长处于干燥无味、困顿无聊的状态中，绝无生人之愉快，不能引起其对于协会发生乐趣。其原因就是未曾注意到积极方面为农民谋利益，如疏通水利，兴筑公路，创办各种合作事业，建设教育娱乐机关等。

因此，为纠正以前的错误，确定今后进行的方针，特决议如下：

(一)农民协会系为农民利益奋斗机关，其责任至为重大，其组织要完密巩固，才能负此重大之使命。此后必要使各级协会发生较密切之关系，上级协会要督促和指导各级协会工



作,各级协会要服从上级命令,定期报告其工作与农民生活状况及目前要求于上级协会。

乡协会会员大会,区及县代表大会,要有一定时间开会。因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可以报告工作经过,检阅自己力量,批评已往错误,发表对于会务之意见,规定目前进行计划,促进会务,训练会员,全在此种大会养成之。

各县区乡协会要向外发展组织,要在邻县邻区邻乡之未有协会者,使其组织起来。尤其乡会对于未加入之农友,要设法劝令其加入,如有怀疑之点,应设法向其解释,务使明瞭农会宗旨而入会。此为整理系统,巩固内部,普遍组织,扩充实力之必要条件。

(二)协会的责任,是以农民利益为奋斗的目的。但农民利益,非笼统说几句话就可以得到,也非今日提出明日就可以实行,必要平时注意农民实际生活之调查,观察农民对于经济政治教育之急切需要和农民奋斗之趋势如何,在一定计划之下,有步骤的为最低限度之要求,以谋实现之。

(三)现在各地协会时常发生事变,为应付此事变,要有很好的准备工作,先要检阅自己力量,侦探敌人实况,并要将事变发生之前因后果及发生后对于内部与社会上有何影响,自己应该如何进行,一一报告上级机关,以便上级机关指示应付之方法。尤要注意未得省协会批准不得妄启争端。同时通知附近各地协会,以便有所动作时起来为同情之援助。别方面要向一般民众及社会各团体宣传此事实经过之真相,以引起社会之同情。又为减少敌人势力起见,不好弄得范围太大,免使战线延长,难于收拾,而受重大之损失。尤须观察时局对于

此事有何影响，或此事对于时局有何关系。如在时局上对于此事有不利时，或此事对于时局有妨碍时，宁可目前容忍过去，反攻为守，保存固有之实力。总而言之，我们一举一动，要与农民有利益，同时要与中国革命有利益。

(四)我们协会与社会各界是有关系的，如某一事件，与某一界或某社会团体有共同利害的，应大家共同合作。因为合作可以打破共同危险，得到共同利益。

(五)现在各县之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皆与我们在同一革命战线而组织的，应发生较密切之关系，表示极诚恳友谊的态度。如发生相互间不了解的事情，或大家会员因小事误会冲突，应召集双方负责人以互不妨害之原则和平解决之。

(六)我们以前的奋斗过程中，时常发现贪官污吏、防军，勾结土豪劣绅、地主压迫我们。现在广东统一了，与以前情势颇为不同。故遇有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防军及官员行动，如认为在事实上与农民利益有冲突时，可向省协会报告，省协会应根据国民党保护农民利益之政纲及决议，向政府提出交涉，务使政府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处理之，切不可直接取攻击态度。因为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革命民众合作，共同打倒公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谋中华民族解放的共同奋斗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要拥护民众利益为农民而奋斗，农民也要拥护为民众利益的党及其政府自身而奋斗。

(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想谋得完全解放的成功，除非将我们的敌人一概打倒不可，此是在世界革命成功之后。若在目前，我们要为一



一步一步的解放，故在中国革命的意义，要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除去贪官污吏、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的靠山，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同时我们要联合全体农民，以多数人应享得幸福之原则，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参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参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机关及关于农民事件之会议，以取得实际之利益。如要求限制高利借贷，减免苛捐杂税，取消地主对农民用种种习惯法之苛刻待遇，兴办水利，建筑公路，疏通河道，办贫民义学、通俗图书馆及阅报社，设立公共市场，规定公用度量衡等有益于农民事项。此为有组织有理由的为农民目前利益的政治要求，与无端干涉行政显然有别。

(八)我们农民多半是受经济压迫之痛苦，除消极的反抗种种经济压迫、要求政府改良经济条件外，在积极方面，应择其轻而易举者自设方法进行之。如办各种合作社，办义务学校及农民子弟学校、农民俱乐部等，减少干枯无味之生活，引起农友对协会之乐趣，提高知识，增进地位，亦为目前应注意之事件。

(九)农民解放运动，是长期继续奋斗的事业，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尤非单独农民自己可以解决的。在过去的经验，因同地位同利害的关系，可与我们作长期奋斗的，所谓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工人阶级。去年“五一”通过工农大联合之后，在广州驱逐刘杨之役，省港罢工封锁港口反帝国主义事件，东征南征统一广东运动，无一不表示工农联合共同积极奋斗之重要。此后奋斗的途程，应有工农好兄弟携手并进，逐步为营，以达解放之成功。间或有农友和工友因某种小利害发

生纠纷，此是属于个人利益方面之事，若在整个的两个团体的关系，敌人是一样的，利益是相同的，行动是要联合一致的。

(一〇)广东统一后，农民运动已有长足之进步，相当的成绩。但广东是中国重要之一部分，并非中国全部，我们想继续努力下去，必要保持此统一的广东革命基础，不为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摇动。因此，就要谋中国全部农民起来组织共同奋斗的攻守同盟。“五卅”运动之教训，中国中部及北部的农民仍是呻吟于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铁蹄践踏之下，组织未甚发达，遂使工人罢工孤军奋斗，一时高涨之反帝国主义运动，终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所压服，现在演成奉直军联合勾结英日帝国主义极反动之僵局。于此，我们更有努力号召全国农民赶快组织准备起来，与革命民众联合、尤其与工人联合共同奋斗之必要。此次国民政府北伐，就是大半解决农民问题，故北伐与全国农民运动是一致的。

在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工农本身解放奋斗的过程中，单是工农大联合，并联合全国革命民众共同作战还是不够的，还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联合世界上被压迫阶级及各被压迫弱小民族，共同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尤其世界组织的农民大本营——赤色农民国际，我们要受其指挥，使我们农民从在中国在世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会务总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会务总报告之后，一致决议如下：



(一)广东省农民协会自去年(一九二五年)成立之后,在过去一年中,从组织上已经由二十一县发展至六十一县,会员人数由二十万增加到六十二万。宣传的工作扩大,协会内部统一,影响所播,被于西北各省。协会的地位,与革命潮流俱进,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间,屹树基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对此各点,认为满意。并且在每个实际问题中,如刘杨之役,廖仲恺先生被刺,镇压反革命派,肃清东江,勘定南路,均能领导农民,实际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并且在香港空前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大罢工,都能够始终与工人同站在革命的战线之上,实现工农联合。凡此均能证明协会努力于政治工作,而且革命化了。于此更足以证明中国国民革命之完成,非农民起来参与不可。过去的工作,大会认为有相当的成效,此后务须依此方针,并加努力,以求达到最后的成功。

(二)但是,检阅一年来的工作,在组织上,在策略上,在一切的行动上,发现有以下的缺点:

- 一、组织仍然涣散;
- 二、会员缺乏训练;
- 三、调查与宣传的准备工作未充分;
- 四、各级协会间互相关系尚不密切;
- 五、各级协会未能按章开会及报告;
- 六、不顾客观的情势及政治环境的冲动行为;
- 七、依赖政府的心理,失却本身的自信力;
- 八、会员的行动犹未除宗法——地方个人主义的色彩;

九、会员对协会的观念仍然薄弱；

一〇、使用权力致政府一部人之不谅解，及未能获得一般人之同情，甚至予人以攻击、造谣的工具；

一一、未得上级命令，滥发快邮或报告不尽确实。

以上诸点，苟犯其一，均可使到协会内不能紧密团结，外不能得人同情，并且破坏农会者越有所借口。故大会以为不仅要积极扩展协会的组织，还须力矫上述的错误，然后能充实协会的力量与敌人争斗，然后能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主、军阀、帝国主义几重压迫底下解放出来。

(三)协会的经费，不能影响到政府的收入；会员按章必须缴纳月费。而且为使农会与会员间的关系密切起见，月费之征收，至不容忽略。因为会员缴纳月费，不特协会的经济赖以维持，而且使会员与协会不能分离，时常注意会务，实有最重大的意义；无论协会的经费如何的充足，断不能以手续繁琐，放弃征收。因如此则会员淡忘会务，协会等于虚设，易为三数人把持，于协会前途尤发生绝大的危险。

(四)农民自卫军在过去一年种种事实中，完全证明不徒能够保护地方治安，尽了自卫的职责；并且拥护国民政府，协助罢工，也尽了相当的努力。自卫军组织的原则为：一、非在战时状态不得常备；二、非会员不得充农军队员；三、直接受协会指挥统率；四、平时分警备、义勇两队，并注意训练。此后仍须依照上项原则从事组织。

(五)中国国民党，其目的在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农民协会为人民组织的团体，其目的在谋农民群众的解放。然农民解放必待国民革命之完成，所以国民党与农民协会在组织的形



态上及性质上均不容混淆，然而互相的利害关系则皆一致。东江南路相继肃清，全粤统一，一般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失所凭借，每乘间加入国民党，肩国民党之名以便其私，甚至与农民协会成对峙形势，此不独国民党之不幸，抑亦对协会大有危险。于此，大会决定凡有协会组织之乡区，须同时扩充国民党的组织，以增加国民党的力量，使在群众中建立不移的基础。

(六)以前协会组织手续未经规定，因而发生了许多误解，虽然章程上确立了组织的原则。大会承认前次扩大会议议决所颁布的组织手续是对的，此后各级协会的组织，均须依照是项手续办理。关于章程上所定一、区的范围是指行政区而言，如果地方太大，可在区之下组织分区；二、特别区应该即取消；三、增加各级协会职员人数；四、乡会会员须超过该乡成年农民一半以上；五、区会组织须占该区所有之乡总数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形时，可由省协会审核特许。各路办事处之设，原图指挥便利，及使各级农民协会关系密切，于组织及进行上更有秩序、更有纪律的健全发展，在数月中已收甚大之效果，仍应继续。

(七)纪律为协会之生命所托，严格的纪律，为一个有组织的革命的团体所不可或缺的要害。纪律愈森严，则团体亦必愈坚固。不但协会需要一种纪律，而会员与会员之间，亦应保持着互相监督及批评的精神，以巩固农会的内部。此后凡有不遵会章，违背大会决议，不执行最高协会之命令者，应依章程之规定惩戒。

(八)本会会务已因广东的统一及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而

扩大，工作将更加重而困难。农会之目的在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但未达到目的之前，自必经过几个时期。即如今年的情势比去年初成立省协会时就大不相同。在某一时期中，协会应运用如何方法，以使协会的力量愈加伟大，使一切行动无背乎目的，然亦适合当时客观的环境，所以大会决定协会应采取如下的方法：

一、须认清农民协会是农民自身的运动。农民解放能不能成功，全视农民有无能力为断。

二、农民协会是有组织的、整个的、继续的、全国的、甚至全世界的运动。

三、农民协会得到最后的成功，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奋斗，经过多次的失败，并非农会一经组织，则以前种种压迫痛苦，均可不费力气，立刻扫除。时时都应该准备作残酷的争斗。

四、农民协会要以贫农为中心。因为最劳苦的便是最革命的。然而自耕农与农村中的知识界、小商人、负贩者也须与之联合，并且可以和小地主合作；因为现在尚在国民革命时期，只要是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均可以联合一起，集中各界力量于反帝国主义之战线上，共同努力。

五、协会应该注意青年农民的教育，切实从事农村青年生活的改善。

六、根本的政策及主张务须全省都能够一致，但应付事实时，则完全要看实际上的情形，变换战术，因地方或时间上不同而异。至于提出未到时机、目前不能实行的口号或要求，应极力避免；因不啻促反动势力之团结，向农会联合进攻。现

在一切反动势力，仍立于有利的条件之下，农会组织仍然薄弱，轻于一试的结果，徒然获得无谓之损失。因此，一切的口号和要求，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有充分的宣传与准备。

七、妇女在农村中约居人口之半，所受之痛苦较之男子尤为厉害。现在会员绝少妇女，不能代表农民妇女之利益。而一年来的经验，已证实妇女拥护农会时，即得有绝大的帮助，及至反对农会时，则受莫大的损失。所以凡属会员应介绍其妻女入会，豁免其入会费，及减低其月费至最少限度。

八、努力于思想的宣传，设立农民学校，以教育会员之子弟。

九、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中，农民运动正在萌芽，反动势力顽强压迫，到处发生骚动，自然没有余力来举办建设事业。现在已与去年不同了。敌人虽还是伺隙而动，压迫仍然是紧紧的，绝不会放松，但总不如去年猖狂，故此时已多少有点可以建设的机会。现在农村中最急的工作莫如合作社，如信用、购买、利用生产、贩卖合作社，是项合作社关系农民生计甚巨，应由乡或区农民协会设立合作部以经营之。

一〇、省港反帝国主义大罢工后，工农联合已不徒是一空泛口号，各地农民都帮助纠察队封锁香港澳门。但是村落中的及市镇的小手工业及纯粹的工人仍然未十分联络，以后应发生密切的关系，并且须与商界学界有切实的联络，以谋工农商学共同的利益，打倒共同的敌人。

## 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之后，一致决议：

(一)自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到现在，是中国政治状况最剧变的一个时期，即中国革命潮流最高涨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搏战最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消涨，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自“五卅”初起至郭松龄倒戈，是革命潮流最高涨期，即革命势力进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现在，是革命潮流低降期，即反革命势力胜利向革命势力进攻期。现在的北方已完全被日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所把持，北方的国民军正在被追击；长江流域渐归吴佩孚掌握之中；湖南的唐生智又退出长沙，并且吴佩孚还想企图进攻广州政府。所以目前正是革命势力一个最危急的关头。

(二)但是在另一方面，从这一年革命运动与政治斗争的结果，革命势力已得到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工农的势力。工人阶级组织在这一年数量上的发展已经非常之伟大，如上海和香港两地，差不多新组织了三十万以上的工人，至质量上的发展，如上海及香港工人之战斗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革命中一个伟大的力量，并且是世界革命的一支有力军队。农民在这时期无论数量上与质量上都有惊人的进步，尤其是广东，现在已有八十万以上的农民组织，成了广

州革命政府之唯一的基础。这个革命尤其工农的发展是表明中国的国民革命已到胜利之前夕了，这是“五卅”以来在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的一切牺牲上所得伟大的结果。但是同时我们须指出：因工农势力的特别发展与帝国主义的零碎让步，遂使资产阶级离开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而与敌人妥协，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亦渐趋于消沉，因此工农阶级已渐成孤立之势。这是一个最危险的现象。

（三）虽然目前的政局已到了一个反动时期，虽然反动势力正在向革命势力进攻，但是反动势力的自身始终还没有稳定，自身的冲突还向前发展，即是张吴自身的势力还在摇动期间。英日帝国主义还不能如意指挥张吴支配北京政权，迅速建立北京的反动政府，即此也显然表示张吴间冲突之险恶。照现在的情形看，北京绝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张吴间的冲突是绝对地逐渐向前发展，张吴间的新战争就在眼前。在革命一方面看，广州的革命政府已经基础稳固。北方的国民第一军虽受了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还能保持相当实力。长江流域反吴的势力在各省都是始终存在。北方和长江的民众势力虽一时受了损失，其活动虽一时受了限制，但在暗地里还是进行。我们可以说革命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停顿，并且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进攻，寻找新的出路。

（四）革命运动最新的出路，便是广州革命政府势力已经发展，换言之，即广州政府北伐。所以目前我们工农阶级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全力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同时在北方帮助国民第一军保存其实力，使之能与张吴渐成对抗之势。在各地则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特

别使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回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联合战线。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革命的出路是广州政府北伐！

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

巩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打倒张吴，北伐成功！

## 世界革命状况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世界革命状况报告之后，一致议决：

(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战争，帝国主义者都宣传这是为谋得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自由幸福与民主主义；其实这次战争，是因为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没有法子瓜分世界，而引起的战争。这次战争延长四年，不但把欧洲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破坏了，而且把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剥削得来的财富，也消耗尽了，使欧洲经济情形将近破产。

原来买欧洲工业品的殖民地，当战争时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工业。譬如印度工业的发展，上海纺织业的发展等，都减少了欧洲各国商品的销场。欧洲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剥削的利润减少了，欧洲经济的情形因此更加困难。

(二)欧洲各国在战争期间，需款甚巨，用尽由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得来的财富，还是不够，不能不求救于美国，于是美国乘机将它的货物粮食军火提高价钱，赊给欧洲各国，又借债给他们延长战争。在战争后，欧洲各国都欠美国的债，美国遂变成最富的国家。世界的财政经济权原来在欧洲的手里，现在





变而握在美国的手里。自道威斯计划实行后，德国的工业铁路银行收入，也到美国的手里了。美国财政的威力，可以一日之内使任何欧洲国家倒闭。美国对于中国之贸易，已成为英国的竞争者。

(三)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自己一毛不拔，而要加紧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来恢复战争的损失以及偿还美国的债款与利息。而且他们又增加军备，准备再行厮杀，也要工人担负这笔费用。战事结束后，欧洲工人不但不能改良生活，反有减薪加时的危险，于是逐渐觉悟，当战争时受了资产阶级与其走狗的欺骗，各国工人走上战场当兵，互相屠杀，各国人民以为是为公理，实际做了资产阶级的牺牲品，现在又要替本国资产阶级还美国的债。不但如是，甚至本国资产阶级当战争时借给本国政府的债款，也要工人担负。只有俄国工人于一九一七年在列宁指导之下，起来革命。其意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脱离战后替资产阶级赔钱的痛苦。

欧洲资产阶级不独要欧洲的工人阶级替他还债，并且要加紧的剥削被压迫的民族，要他们也替他还债。

(四)但是欧洲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逐渐觉悟起来了。二月前国际联盟的会议更是表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自由并非国际联盟所能给予的。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资产阶级战后用来欺骗群众与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工具，所以欧洲工人阶级日益左倾。目前英国大罢工极明显的证明，最保守的英国工人也反对替本国资产阶级还债，不肯减薪加时。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日日高涨，摩洛哥、叙利亚、印度和中国等处运动的意义，也是反对替欧洲资产阶级还债。英国

工会与苏联工会之联合，德国、土耳其最近与苏联所订之条约，被压迫民族倾向于苏联，——都是证明一个真正的民族联合已在形成中了。

(五)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欧洲资产阶级用法西斯的手段压迫工人阶级，在中国利用政治与军事上的反动派压迫民族运动。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出席赤色职工国际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之后，决议如下：

(一)赤色职工国际成立以来，统一世界工会运动，彻底与帝国主义争斗，已有惊人的成绩。大会对于赤色职工国际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认为完全满意。在国际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工人，一年来在赤色职工国际指导之下，已努力向帝国主义进攻，并且对于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已有很大的贡献。大会誓继续竭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所定的一切政策，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战。

(二)大会承认赤色职工国际所决定之“统一运动”政策，尤为目前世界职工运动所需要。不仅在改良主义充满的西欧，亟需完全执行，便是在亚洲职工运动中，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大会愿努力在亚洲各国彻底促进职工运动的统一，务使东方劳动者的势力，少受一次分裂，即工人阶级的解放，早一日实



现。同时大会对于改良派的黄色国际领袖骗卖工人阶级、分裂工会运动之所为，深为愤恨，愿揭破其假面具，而尽力推倒之。并盼望黄色国际之下的工人群众，从速脱离欺骗者之羁绊，而与真正革命的工人联合，形成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三)工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势力，农民群众更是工人群众相依为命的友军，职工国际所指示“工农联合”之政策，确为目前中国革命工作之唯一出路。大会愿一致为“工农联合”而奋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以达到最后的解放。

世界职工运动统一万岁！

工农联合万岁！

赤色职工国际万岁！

赤色农民国际万岁！

### 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决议案

人类靠土地来生活，好比靠空气和水是一样。地主有了土地所有权，好像握着人类生存的命脉。尤其是专靠土地来养活的农民，地主更容易把他随便操纵。地主看清了农民脱离土地，好比鱼之脱离水一样，地主在这个情形和他的特权之下，每每把地租提高至每亩地全收获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之高额。此外额外还要附以种种苛例，如要求“上期租”之类。地主恐怕农民遇凶年不能还足租，故先向农民预收下期之租。农民向地主批田耕种，用工下肥，田地渐好，收获较丰，地主即要农民增加租额，使农民不敢尽量下肥及竭力工作。又如“调田”，地主欲加增租额，如遇农民不应，即收回土地。或者旧地主转卖与

新地主时，新地主必经过一次之“换佃”并“增租”，易使农民失业，流为匪类。又如田主收租时，要农民请其饮酒，并规定其酒席中之鸡、鱼、猪肉等物，地主每每来饮酒者并不限制人数，往往数人至数十人之多。又要“田信鸡”、“田信鸭”、“田信粮”、“田信酒”、“田信钱”等种种附带的东西。又如批田之时，硬要农民纳缴“批头银”，每亩一二十元至数十元不等。又要“饮茶钱”等。地主收租时，必用地主之斗为正斗，农民之斗，概不承认，于是地主把斗一年一年的加大起来。用箩用秤者亦然。地主将租收好，又硬要农民挑送到家，虽数十里亦不给工资。且有时因迟些时候，反而取打。又有所谓“铁租”者，是逢凶无减，不论农民饿死不饿死，一粒也是要交清的。地主往往派工役到乡间索租，必要农民给与工役费，即所谓“脚皮钱”，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如牵牛、掠猪、锁屋、或拿农具仓料等为抵。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或因农民对地主不和顺一点，地主即殴打拘禁之。此种情形，广东西江、北江、南路到处都有，应请政府一律禁止之。

## 取缔高利债决议案

我们现在借钱还利，是应该的。可是少数拥有资财的人，往往乘多数贫困的农民工人，于饥饿难堪青黄不接的时候，即提高其利息。贫困的农民工人，以其“现死不如赊死”，明知道借高利债是终于必死的，然比较目前即时饿死，总觉得好些，故任由债主提高利息到如何程度，也必出尽方法去借债，所以贫

困日益扩大。掠夺贫民的高利债，若不加以限制，则农民必不聊生。

据我们所知，如龙川、曲江、仁化、惠州、河源、遂溪、海陆丰、佛山各地有“借谷债”者，借银一元，到收获时，还谷四斗至五斗（约银三元）之重。广州市郊更有借谷银一元，利息以月递增者，如一月一元，三月三元，四月四元，五月五元，六月六元，而照银计算，以谷抵之。

又如英德、遂溪、罗定、海陆丰、德庆等县，有所谓“按借”，有母钱一元，月利一角；或借九角而契约写作一元，月利以一角计算；或借一元，一日利一仙者；或借百元半年还利四十元者；或母银一两，月利五分者。其抵押之物为田园、房屋、猪牛等之动产不动产，罗定更有以妻儿作抵押品于债主，如在债主家中怀孕者，则其子归债主，借债者得以母银赎回其妻，或常因过期不能赎回而断送其妻者。此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使人不忍听闻。

又有如海陆丰、潮安、饶平、英德、曲江、普宁、德庆、潮阳、遂溪等县、汕头市郊，有所谓“借银”者，借母银每两月利三分至四五分者。遂溪有一元三天利息一分五厘，即月利一钱五分者，以三个月或四个月或半年为限期，至期未还者，即转利为母一次，名为“复利债”。

又有如紫金、乐昌之“出九入十”，即借银一元，交九角，每月利息一角。

琼崖有所谓“五钱市”，借一百元，月利七十五元。

惠阳、河源、紫金、海丰、罗定，有所谓“九出十三归”者，即借银一元，交九角，一个月后，还一元三角。

海丰有所谓“圈仔利”，借银一元，十天结利一角，一年为限；至年终将母利共起来做“租仔”，每十元年利纳谷一石。

阳江有“卖青苗谷”，借母银一元，每半年还利一元。又有“私押利”，借银一元，月利一元五角。

海康又有所谓“借十交六”，“借十交八”，即借银十元，只交六元或八元与借者，月利三分至五分乃至十分者亦有之。

罗定有所谓“干利”，母钱一元，月利五角；“湿利”，母银一元，年利还谷二斗。

四会有所谓“投钱”者，母银十元，年利由九元至十一元。

佛山有所谓“逋桥利”者，借银一元，一天利息一角，五天为期，过期倍计，转利为母。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无奇不有。一般贫民，因此债累重重，卖家业、卖妻子、或逃亡、或自杀者，不可胜数，惨不忍闻。救国之计，首在救人，此种高利盘剥，不但害人，且足以亡国。应请我政府明令制止，规定最高利率，以杜流弊，而安民生。

## 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

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军队，为维持地方行政与保护人民治安起见，对于财政一项，当然是要有充裕的收入，故征收捐税为必然之事，亦当然之事。但是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驻防军队之利益，必须与人民之利益，同时并说。苟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驻防军队所征收之捐税，太损及人民利益者，人民固不愿意给纳，即地方官厅、警察、民团或驻防军队，亦不应该征收。

如汕头市郊有猪只捐、女子出阁捐、牛只捐、鹅母捐、番薯捐、青菜捐、丁口捐等之征收。普宁有猪厘捐、糖寮捐、祠堂捐、戏厘捐、嫁女捐、糖沫捐、牛头捐、撮搔捐等之征收。中山有游联队费、联团费、民团费、保卫团费、自卫团费、捕费、附看费、沙骨费、沙夫费、果木费、鸭部费、疯人口粮费、旧式农会费，中小学附加费等之征收。新会有游击队费、碉楼费、民团费、联团保安费、船卡费（内分上中下三卡）、联航保安队费、联防保安费、勇费、商轮稽核所费、团警教练所附加费等之征收。惠阳有牛捐、屠牛捐、屠猪捐、花生捐、生油捐、谷捐、米薯捐、盐斤捐、梅菜捐、豆脯捐、米麦捐、生菜捐、糖出口捐、杉木排捐、房捐、蚕茧捐、驳艇捐、黄豆捐等之征收。吴川有牛只捐、蒜头捐、蒜串捐、麻捐、壳捐等之征收。番禺沙河一带，有过路捐之征收，宝安有人头税之征收。韶关有柴谷捐之征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或为县分署征收，或为警区署征收，或为民团局征收，或为驻防军队征收。其名虽曰维持地方行政，或保护人民治安，其实则徒饷私囊，给人民以重大痛苦。而地方行政，人民治安，毫不顾及。

在廉洁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有此苦毒人民之苛捐杂税，实属有污国民政府，且予人民以埋怨国民政府之口实。我们为维持政府对人民之威信起见，应请政府一律废除之。

## 农民合作运动决议案

大会接受了农民合作与农民运动报告之后，深信此等经济组织，实为农民利害切身的组织，可确立并巩固农民运动之

基础。其对农民现在所受经济上的痛苦及压迫，确能解除其大部分。例如信用合作社，确能谋贫农间金融之流通而轻减其借贷之利息，以抵制地方土豪、地主等高利贷。购买消费合作社，确能使农民收价廉物美之效果，而使其生活容易减少层层奸商之盘剥。贩卖合作社，确能使农民卖得其值，不致为奸商、土豪、垄断其利益。生产合作社，确能增加并改良农民之生产，而使其生活上有裕余。因此，本大会决定对合作社之组织，今后当努力向农民宣传，并促其实现。

### 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

青年是活泼而勇敢的，青年农民因受压迫的痛苦，革命的需要尤为热烈，在各地的斗争中，都可以证明。但以前各地做青年农民运动尚很少，所以青年农民的力量尚未能表现出来。

青年农民运动是包括农民之子女及乡村学生，那末他的地位，就很重要了。他的成绩将使农会更其有力量，更为巩固。他可以帮助农会的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他能扩大国民革命的势力；他能使新文化在乡村里萌芽起来。所以各地农会一定要极力帮助提倡青年农民运动，并帮助其发展。青年农民运动的意义是要引导他们来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但经济斗争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容易感觉，我们必须引导他们先做经济的斗争，从这斗争中引起他们的政治斗争兴趣。同时文化的斗争也很紧要，因为不把旧思想的锁链打断，他们将无从活动起来。





政治的斗争,在中国的环境里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劣绅们所把持的乡村政治,取得一切自由。这个斗争,青年农民是要与一般农民共同去奋斗的,因为他本身种种痛苦都是这恶劣政治环境所给与,各地农民要竭力去引导他们来参加。

青年农民的经济斗争,除一般农民的要求如减租额,加工资,减时间,反对苛例,反对高利,反对不平等待遇之外,应特别规定如次:

(一)青年雇农得工资,最少都要能维持生活。与成年作同等工作者须同等工资。

(二)不得加多额外工作,不做危险工作。

(三)雇主不得虐待青年农民及牧童。

(四)反对父债子还制。

(五)每日工作时间不过八小时,不作夜工。

(六)年节及喜庆日须休息。

(七)病伤由东家医理,不得开除及扣工资。

(八)无故不得开除工作,如中途辞退,须赔偿失业损失。

(九)青年农民的待遇,应与成年的平等。

(一〇)青年农民应得免费教育,东家应资助青年雇农及牧童以教育费。

(一一)要求以乡村公款,设立俱乐部及其他娱乐机关,以供青年农民之娱乐。

以上的青年农民要求,须常向青年农民宣传,乘机提出,或各在可能时,须努力使之实现。

青年农民的教育、宣传是很重要的，各级农会须争得各乡村公款或各县公款以设立完全免费的平民义学，名曰青农补习学校。

## 除暴安良决议案

自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全省以来，人民获得了不少的幸福，但是一般土匪散兵逆党，潜伏内地，到处奸淫、劫掠、焚杀，实为广东和平之大障碍。我们晓得土匪之中，多数为失业之农民受压迫而为土匪者，其他如散兵逆党为匪者，亦不在少数。我们固然一方面要求政府改善农村之组织及其生活，使农民减少其失业者，或已失业者，亦可恢复其业务，而不至于为匪；一方面仍是请政府以兵力竭力剿办。如惠阳一带土匪，勾结奸商，包运仇货，焚劫农村，四贴赏格，能捕农会会员者，每名赏百元，能捕农会办事人者，每名赏三百元，能捕罢工纠察队员者，每名赏五百元，这是完全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土匪。又如陆丰五华陈逆余孽罗一东、杨作梅、温伯洲等，勾结地主劣绅土豪，组织武装千余人驻扎陆丰之剑门坑及五华一带，专以残杀农民为唯一之目的，并与香港陈逆炯明互通声气，秘密组织三合会，希图再扰东江，非速为剿办，必贻将来之忧。其余如北江西江及中路南路之土匪，霸占河道、勒收行水、掳人勒索、洗劫农村者，不一而足，亦非速为肃清，不能使广东人民得到真正和平和统一，及巩固革命基础。应请政府于最短期间，完成除暴安良之事业。



## 惩办逆党决议案

对于一年来东江陈炯明逆党、南路邓本殷逆党以及各处土豪劣绅、摧残农会虐杀农民等逆党，给予我们革命农友焚杀流离死伤的惨痛，大会异常痛恨，认为本会全体农民当前大敌，有呈请国民政府从速执法严惩之必要。惟有这样才能肃清反革命势力；惟有这样才能确保农会安全；惟有这样才能安慰我们被难的农友和我们既死的烈士。我们一致决议：除一方面继续烈士奋斗精神，继续与逆党奋斗外，仍应请国民政府采纳我们惩办逆党的要求，必肃清逆党，不能再有虐杀摧残为止。以此确保今后农会的安全，特议决如上。

## 预征钱粮问题决议案

国民政府要巩固革命基础，要打倒国内一切军阀，要打倒帝国主义，所以非有大量的财富来运用不可。不过国民政府预征钱粮，须根据下列三个原则，方有成效：第一，要使财政的收入多；第二，要使财政的收入快；第三，要使不满意的人少。现在据各地的报告，各地方官署预征钱粮，多由一般地主、土豪劣绅、旧粮房粮站粮差所包办，结局不但地主劣绅不用出粮，并且有得中饱。粮差则到处苛勒，贫困的农民，不论无钱也好，无地也好，一律硬派钱粮，否则拘捕监禁。结果使政府所得的钱少，收入又迟滞困难，不满意政府的人多。这就很容易使人民与政府分离，使政府的基础动摇。我们为拥护国民

政府及人民利益起见，应请求政府明令规定预征钱粮，须由大地主殷富者负担，凡属有地三亩以下之贫苦农民，应予以怜恤，一律停止预徵。

## 取消煤油专卖决议案

国民政府为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人民的利，就是国民政府的利；人民的害，就是国民政府的害。人民与国民政府，是合作的，是团结在一起的。故凡政府认为有利的，人民当极力拥护之；人民认为有害的，政府当与人民协力而共除之。

煤油专卖，是国民政府为着巩固财政，杜绝外国煤油入口不肯纳税之弊，我们人民，应当如何去拥护之。可是事实不然，政府收入无几，而批商因专卖任意提高价格。在未专卖前，煤油每罐价在二元五角或三元左右；专卖之后已高涨至十元十六七元了。即由一倍而高至五六倍之价钱。又所谓印花税、牌照费、运输照费，由数元至十数元不等，异常复杂，使一般多数贩卖煤油之商人，停业不敢买卖。电白、梅菪、廉江、遂溪、海康、宝安、五华、潮阳、惠阳、丰顺、仁化而至于广州之市郊专卖之批商，每借名查私，百般骚扰。若遇商店卖存之煤油少许，或在街上遇见贫民携有少许煤油经过，亦指为私卖私买，罚款总在数十元至三四百元不等。或严限各商店于三天之内，即将所存煤油卖尽，如逾期则以私卖论罪。一般商家，迫不得已，乃纷纷以低价卖与批商专局，而专局复再提高其价格。最坏的就是专卖局将罐中的煤油，取起二三成而混水于

其中。又有私运香港之煤油入口，如惠阳、博罗、阳江、遂溪、云浮、开平等处。一方面固是剥削人民之大害；一方面即是破坏反帝国主义之罢工政策。

同时影响于人民的生活和地方的治安，更成为重大问题。凡靠夜工而生活的男女工人，皆以煤油昂贵而歇业挨饿。如惠阳、东莞、潮州、雷州等处的女工厂及手工业者，老早停闭。稔山一带土匪，竟借此题目而鼓吹其反对国民政府希图暴动，一般民众，竟为所惑，起而和之，经惠阳农会竭力向民众解释，始止。然尚未于事实上得到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明确之了解。兴宁尚未实行专卖，而油价之贵，与各地相等。所以电灯局高起价来，商民大起怨言。各县农民，夜间不能工作，早食早睡。又如种桑发达之区，如顺德等县，因夜间看蚕之故，因而当押借贷以购高价之煤油。如饶平方面，以薪火插壁代煤油灯之用，每每有焚屋之祸。汕头市郊，入夜街灯不点，而盗窃匪徒，乘机抢劫。潮梅诸县，数十万妇女，多业纺织及织番花，每日工资，不过十余仙，因煤油价高，收入不敷支出，而夜间停业损失甚大，皆啼饥号寒，痛骂于途。又如清远龙塘墟、州心墟等处，因煤油专卖之故，而人民起暴动者三次。

人民不知批商之垄断，而皆归怨于国民政府；一般反革命派，更借为口实，宣传将来政府要抽收人头捐，米粮也要专卖，以离间人民对于政府之感情。而批商则每写出苏俄煤油专卖等字样，人民有反对者，批商即云，此系政府联俄之政策，反对煤油专卖，就是反对联俄。此种口气，无非为使我国人民，对于以平等待我之友邦，发生恶感，而得帝国主义者之欢心。总之诸如此类，害不胜数，各界人民均受其害，我们为拥护国民

政府，为人民谋切身之利益，只有请求政府，迅予取消煤油专卖。

## 沙田保护问题决议案

中山、东莞、顺德等县，沙田甚多，每于收割期间，土匪即乘机窃据，合伙落沙，搭棚厂，农民如欲割禾，必须每亩缴纳一二元不等，由匪党给回收据，始得从事刈割，谓之“收黑票”。此外政府设有沙田自卫局，征收沙田保护费，但实际上自卫局变了征收机关，而非保护沙田之机关。又有所谓沙捐费、附看费、捕费、沙骨费、沙夫费、特别军费、县自治与游击队费、联团费、保护团费、疯人口粮费、旧农会费、高中学校费等，名目甚繁。每皆由贪官污吏、劣绅土豪苛勒中饱，而使农民负担重大，日陷困穷。应请政府将所收入之沙田保护费，确能用在保护沙田之安宁外，其余附加各种捐，须一律明令取消，以苏民困。

## 农村教育决议案

横在我们目前唯一的大问题，不消说就是国民革命之成功，最要的就是把占了全国人口十分之八的农民组织起来，做成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我们虽是组织了，如不能加以相当的教育和训练，结果所谓组织，只是一种形式，会失去作用。本会从去年成立到现在，农民协会发展之程度，在数量上虽然增加了三四倍，在质量上不能得到如数量上相当之增加，这都

是组织了而缺少教育训练之故。

在去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农村教育决议案中，虽然把教育方针和教育设施定几个原则，可是没有规定具体的计划，因而一年来实施的也是很少。本届大会为促进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民知识程度，增加农民革命战斗力起见，实有重新规定具体计划之必要。

第一、经费问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本有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各种农民学校之规定。查各县地方公款之收入，多是取之农民，而为劣绅土豪所侵吞中饱，即使由政府曾经指定之学款，亦不过用之于县城地方，甚少遍及于农村。因此我们要求政府，今后对于地方学款之支配，应以十分之五以上用之于农村，未经指定用途之公款，得由各县农民协会分别举报于省农民协会核实，向政府要求，明令拨归专办农村教育之用。

第二、教师问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本有厉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助教育之规定。但是想厉行农村教育，第一步就要首先养成一班农村教育师范人材，因为农村办学，困难的就是教师问题。所以我们要要求政府立令各县速办一间农村教育师范学校，以便养成一班人材，专备农村学校之聘用。

第三、农业展览会。农村教育方针，一面可使农民于教育中养成其革命思想，同时也要增进其农业之知识与技能。中国农民的农业知识太幼稚了，所以一切农业生产品一和外国比较，往往落后，因之个人及国家之经济均受影响。农业展览会，就是搜集中外所有与农业上知识技能有关之农具及农产品，尽

量陈列之以供农民改良农业之参考。对于提高农业上之知识技能,有极重要之关系。所以我们要要求政府于最速时间,筹办一个全省农业展览会,并招待我们各县农民代表来省参观。

第四、农民自动兴办各种学校。我们除了要求政府兴办学校之外,自己也要协力进行。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之组织,负有组织农民教育农民之责任,应该体察农村情形,积极提倡教育,兴办成年农民补习学校、通俗讲演所及农村小学等。其设备不妨简单,其经费务求节省,以便举办,至普遍为原则。

第五、教学之课程。关于成年农民补习学校及讲演所,应以国文、信札、卫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政治常识、国民党史及三民主义等为课程或讲演材料,此外现代政治问题、改良风俗问题、世界大势等,尤宜随时提出讨论。至于农民小学之课程,除普通小学课程之外,其与农业有关系及显浅之革命理论,亦宜随时灌输,故宜特别增设三民主义浅说、国耻小史及农业常识等科。

## 工农大联合决议案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向帝国主义示威的“五一”纪念日,我们中国的工人及农民代表开联合大会于广州,特郑重的向一切被压迫阶级表示:我们开始与世界帝国主义奋斗的工作,必实行到底。

我们号召全中国的工农阶级紧密的团结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才可打破我们前途工作的困难;亦只有这样我们方可冲



破现在北方军阀所造成的反动的局面。

现在北方的反动势力，正在庆祝其一时之胜利，并且拚命准备，以图最后之孤注一掷，而使全国同胞陷于水火。我们在这种危险情形之下，应消灭自身间一切的误会，以图全国革命的工农群众们结成铁似的联合战线。诚以反动势力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其联合战线已成，其苟延残喘之阴谋必有加无已，我们如不结成铁的联合战线，则不足以敌其锋，而杀其凶也。

自从国民军退出北京，国民革命运动能与反动势力继续对阵的力量与基础，现时只有广东的国民政府及其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在国民党指导之下，必与奴隶全国工农阶级及摧残民众运动之军阀和帝国主义作殊死之奋斗。

我们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对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表示十二分的诚意；即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我们必充分的拥护，并相信其最后的成功。

我们更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对中国国民革命，对中国的工农解放运动，予以充分的援助。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在使工农永远受其压迫，永远为其奴隶。世界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之联合战线，在解放自身，使帝国主义永远绝迹于人世。二者利益悬殊，势难两立，因此我们高呼：

**全世界工农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万岁！**

**中国革命的工农联合战线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 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

大会听了工农兵大联合的报告之后，议决如下：

过去一年的革命经验告诉我们：军队与工农联合，才能胜利。奉军压迫上海工人而失败，陈军摧残东江农民而失败；反之，广东革命军与工农联合而能统一两广，肃清反革命势力，建立国民政府。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工农亦须革命军的胜利而得到他们组织自由的机会。广东工农运动有今日之发展，是因为得到了革命军的保障；国民军在直豫失败后，直豫的工农运动大受打击。如广东革命军能继续与全国工农携手，共同奋斗，则革命军将来北伐，必能前驱无敌。我工农为国民革命计，为自己阶级利益计，誓必竭力援助革命军，以完成其使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 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

处在此殖民地的中国，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是谋我们全民族各阶级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各界应该一致联合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我们已经知道：全国民众都要担负国民革命之责任，所以我们在今日这个工农商学联合大会当中，我们要一致团结起来，实现下列之决议：

(一)火油专卖，原由外商拒绝纳税而起，本大会议决，请求政府撤销火油专卖，以苏民困；同时，本大会赞成政府对于

火油抽收适当之捐税。

(二)省港工人罢工,因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起;省港罢工工人及各界,自始即希望罢工早日解决,而香港帝国主义却不顾工商界之损失,态度强硬,毫无解决罢工之诚意。我工农商学各界一致议决,拥护省港罢工;同时本大会主张由省港商工代表及广州政府代表与香港政府代表,共同组织一委员会,借谋解决罢工之道。

(三)除盗安民,为广东全体人民之迫切要求,政府确已注意,国民革命军之士兵,为剿匪而牺牲者,亦在不少,剿匪而牺牲之士兵,即系为全体人民而牺牲,殊堪痛悼。惟欲速达除盗安民之目的,尚望政府拟定全盘之具体计划,积极进行,人民愿为政府后盾。

(四)国民政府之下,须使各界人民均得享受政治之保护,与经济地位之改善与安全。关于劳资间之冲突,应由政府设立一仲裁机关以解决之;此仲裁机关之组织,应以政府代表为主席,劳资代表各半。关于地主与农民冲突,亦应设立同样之仲裁机关以解决之;此种仲裁机关,须调查每一冲突之情形而秉公解决。

(五)最是为民害者,莫过于贪官污吏,政府须一面从严惩办贪官污吏,一面对于县长及其他民政人员,须经审慎选择,并注意民政人员之养成,以为整饬吏治之保证。

(六)市面往往有不良之徒,布散谣言,此种谣言使政府与市民受极大之损失,政府应有确定之办法,切实禁止,人民愿共负维持市面治安之责。

(七)建筑道路,黄埔开埠,改良港口,完成粤汉铁路,普及

教育，整饬教育，增加教育经费等等，均为人民之迫切希望，甚愿政府对于人民之希望予以注意。

上列七条，为全体人民之迫切需要与希望，本大会当以全力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至于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谋人民之幸福与广东之和平，种种事实昭昭在人耳目，全体人民应一致拥护之。为实现各项决议起见，须由工农商学各界各派全权代表四人，组织一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此委员会之责任，在于代表工农商学各界，将上列决议向政府请愿，并根据决议案及拥护国民政府之至意，起草宣言，而以工农商学各界名义发布之。本大会希望广州市民，及广东全体人民，对此决议案均有积极之表示。我们高呼：

工农商学联合起来！

拥护人民利益！

拥护国民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 工农教育界联合决议案

中国目前的问题，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之两种压迫。因为只有此是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之唯一出路。工农群众，固然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势力，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扩大和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教育界是全民众中之有知识者，他们与工农群众一样受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压迫，他们与工农群众

一样需要革命之成功。在此反帝国主义军阀联合战线中，教育界尤有重大的责任，所以工农教育界联合，尤为必要。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尽其所有力量破坏此联合战线，我们不要中他的诡计，自相携贰，使我们革命受重大的损失。本会一致决议工农教育界以及各界革命民众建立稳固的反帝国主义军阀的联合战线。目前的问题，须拥护国民政府，拥护省港罢工，因此皆关系全国革命之利益。我们高呼：

**工农教育界联合起来！**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中国农民》月刊第六、七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 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

(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

## 前 文

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意旨，集合广东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其会章如下：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广东省农民协会，谨遵照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孙先大元帅审定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颁布之全国农民协会章程各项原则组织之。

## 第二章 会 员

第二条：凡居住广东之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劳动者，不论男女，凡年满十六岁而行第三条所列入会手续者，皆得为本会会员。但有下列条款之一者，得拒绝之：

- (一)有田地百亩以上者；
- (二)以重利剥削农民者；
- (三)与农民处于利益相冲突之地位者；

- (四)为宗教宣教教师者,如神甫牧师僧尼巫等类;
- (五)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
- (六)吸食鸦片及嗜赌者。

### 第三条:入会手续

- (一)填写入会志愿书;
- (二)承认遵守本会章程;
- (三)承认恪守本会纪律;
- (四)缴纳入会金与月费。

第四条:凡农民入会时,须有会员三人之介绍,经所在地之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通过。若非农民而赞成农民协会,请求加入者,必须会员全体大会四分之三通过,始能正式承认其会员资格。

第五条:凡农民协会会员,须在所属农会领取会员证章,其证章由广东省农民协会制定之。

## 第三章 会员之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会员在各级全体会员大会中,均有发言权、表决权及控告权(但所控告之案件,无论书面或口头,必须经过大会之审查,始能向上级提出。又如控告该会职员,或呈请查办军队骚扰,官吏土豪专横等事,亦必由大会讨论通过,始能向上级提出。或遇特别情形未便召集大会时,得由执行委员决定向上级提出)。

第七条:会员有依章选举、或被选举为农民协会职员及代表之权(如遇选兼上级或下级协会职员时,不得兼别协会之常务委员)。

第八条：会员须遵守本会章程与纪律，并须服从本会决议案，如有违背及破坏之者，均受纪律之制裁。

#### 第四章 组 织

第九条：凡一农村有成年农民三分之一以上之申请，由上级报告省协会，经省执行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乡召集全体会员大会，依法选举执行委员会，组织乡农民协会（各级农民协会之成立，须经省执行委员会审查核准后，颁发旗印）。在各小乡会员不及三十人者，组织一小组，互选组长一人，受附近乡农民协会之管辖。其会员人数逾一千人以上者，亦须分组组织，以便训练。

第一〇条：各行政区之乡农民协会如占全区乡数三分之一以上成立，省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农民协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组织区农民协会，如区之范围辽阔者，得在区之下组织分区。

第一一条：各县有三个行政区农民协会以上成立，省协会认为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县召集县代表大会，选举县执行委员，组织县农民协会。各级协会之组织手续另定之。

第一二条：本会以乡农民协会为基本组织，自区协会层级而上，其组织系统如下：

- (一) 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全省执行委员会。
- (二) 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全县执行委员会。
- (三) 全区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全县执行委员会。
- (四) 全分区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分会



执行委员会。

(五)乡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乡执行委员会。

第一三条：各下级乡会执行委员会，须受上级乡会执行委员会管辖。

第一四条：各级乡会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须选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会务，并选出候补执行委员。各级协会开执行委员会时，候补委员亦得列席，但只有发言权。各级协会之执行委员遇故缺席，或离任时，即以候补委员依次充任。

## 第五章 省农民协会

第一五条：全省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但所辖县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请求，得召集临时全省代表大会。

第一六条：全省代表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人数，由省执行委员会审定之。

第一七条：全省代表大会，接纳及采行省执行委员会及该委员会内各部之报告，决定本省会务进行之方策，选举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

第一八条：省执行委员十三人，候补委员四人。

第一九条：省执行委员职权如下：

- (一)互选常务委员五人，执行会务；
- (二)设立全省各县、区、分区、乡协会，并指挥其活动；
- (三)组织省执行委员会内各部；
- (四)支配会费及财政；

(五)设立各路办事处以便指挥各县协会工作。办事处设主任一人、书记一人、委员一人。办事处之主任,须为省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办事处组织大纲另定之)

第二〇条:省常务委员会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至少三个月开会一次。

## 第六章 县农民协会

第二一条:县代表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若遇省执行委员会训令或所属各区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之请求时,得召集临时全县代表大会,县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或有该县会员过半数之请求时,得召集临时全县代表大会。

第二二条:县代表大会之组织法、选举法及人数,由县执行委员会审定后,经省执行委员会核准施行。

第二三条:县代表大会接纳及采行县执行委员会及该委员会内各部之报告,决定本县会务进行方策,选举县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并选派赴省代表会议之代表。

第二四条:县执行委员九人,候补委员四人,并互选常务委员三人执行会务。

第二五条:县执行委员会设立全县各区、分区、乡协会,并指挥其活动,组织该委员会内各部(但须经省执行委员会之核准),支配会费及财政。

第二六条:县执行委员会须每两星期将其活动经过情形,报告省执行委员会一次。

第二七条: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

## 第七章 区农民协会

第二八条：区之高级机关为全区会员大会，但因乡离区太远，或会员过多，不能召集时，得召集全区代表大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若遇上级机关训令，及所属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之请求时，得召集临时大会。

第二九条：区代表大会之组织法、选举法及人数，由区执行委员会审定后，经县执行委员会核准施行。

第三〇条：区会员大会或区代表大会讨论会务之范围如下：

- (一) 接纳及采行区执行委员会之报告；
- (二) 选举该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与选派赴县代表会议代表；
- (三) 核计及批准乡执行委员会之决算；
- (四) 训练会员之工作，并帮助农会设立各种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
- (五) 讨论及批准乡农民协会本任期内之进行计划。

第三一条：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如下：

- (一) 指挥本区内各组织之活动；
- (二) 召集全区会员大会或全区代表大会；
- (三) 受省协会之委托或农民之请求，组织本区内之分区、乡农民协会及各种机关，报告省执行委员会认可之；
- (四) 保管本区会员之登记与履历；
- (五) 发给本区会员证章；

### (六)支配会费及财政。

第三二条：区执行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互选常务委员三人，执行日常会务。每星期开会二次，并将每星期内活动经过情形，报告县执行委员会。

第三三条：分区农民协会隶属于区，由区报告各上级，经省协会之定核，始准组织。分区执行委员五人，候补三人，互选三人为常务委员，执行日常会务。每星期开会二次。

## 第八章 乡农民协会

第三四条：乡农民协会为本会最低最重要之基本组织。会员人数须在该乡成年农民三分之一以上，由省执行委员会或由省会委托其他代理机关，如各路办事处组织之。如果自行组织，必须在各上级协会报告，经省执行委员会之审查批准。

第三五条：乡农民协会为农民直接之机关，应亲向民间实行下列任务：

- (一)实行协会之决议及口号；
- (二)宣传三民主义之农民政策，并从事于三民主义建设的工作；
- (三)说明农工业与商业间之经济关系，及其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互相联络与利益；
- (四)提倡各项建设事业，如举办农民学校、合作社、改良事业、水利交通之类。

第三六条：全乡会员大会，每月由乡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决定本乡会务进行计划，选举该乡执行委员，并选派出席代表大会之代表。

第三七条：乡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候补二人。

第三八条：乡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如下：

- (一) 互选书记、宣传、组织各一人；
- (二) 指挥乡会之活动；
- (三) 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 (四) 调查及统计乡中农民生活及教育之状况；
- (五) 征求新会员。

第三九条：乡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并将两星期内活动经过情形，报告区执行委员会一次。

第四〇条：乡农民协会遇有特别事件，得组织各部以处理之。其大要如下：

- (一) 军事部
- (二) 农业改良部
- (三) 雇农部
- (四) 佃农部
- (五) 手工业部
- (六) 妇女部
- (七) 青年农民部
- (八) 教育部
- (九) 合作部

## 第九章 任 期

第四一条：代表于开会期终了时，其任务即为终了。但须向所代表之该会报告大会之经过及结果。

第四二条：省执行委员任期为一年，县执行委员、区执行委

员、分区执行委员任期均为半年，乡执行委员任期为三个月。

## 第十章 纪 律

第四三条：农民协会各级大会或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经该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多数公意之通过，会员须一致服从。

第四四条：下级委员会须服从上级委员会，否则上级委员会得解散或改组之。

第四五条：会员对于下级执行委员会决议有抗议，有五分之一赞成者，得联署提出于上级委员会判决之。但在抗议期间，仍须服从各该下级执行委员会之决议。

第四六条：任何会员，有破坏本会纪律者，均须受纪律之制裁。执行纪律之机关为会员大会、省执行委员会。关于破坏会中纪律可分下列数种：

- (一)不能履行章程中各种规定者；
- (二)不能奉行会中之命令者；
- (三)赌博与吸鸦片者；
- (四)破坏本协会之根本原则者；
- (五)作反革命运动者；
- (六)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者。

第四七条：关于处罚之方法如下：

- (一)判词之宣布。
- (二)警告。
- (三)除名。

甲、在定期内除名；

乙、永远除名。

##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四八条：农民协会经费如下：

- (一)入会费最高不得过一元；
- (二)会员月费最多不得超过一毫；
- (三)会员所得捐；
- (四)特别捐。

第四九条：会员入会费之多寡，由省执行委员会会议定之。贫苦会员会费之减免，应由乡大会通过，区执行委员会之批准。

第五〇条：乡会收得之会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乡会。百分之四十，以类推法用于其余高级各会。

## 第十二章 农民协会与他机关之关系

第五一条：农民协会对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教育机关、合作社等，应有相当的势力，以顾全农民之利益。

第五二条：农民协会会员在前条所列各机关中有三人以上者，应组织会员团，以拥护农民协会之利益。

第五三条：农民协会得派遣相当会员作代表到行政官厅及各机关，以解决农民各种问题。

## 第十三章 章程之实施

第五四条：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五条：本章程有未尽妥善之处，得于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修正之。

(原载农民运动丛书第七种《农民运动须知》，1926年9月广州出版)

# 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 广东农运情形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绮园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

## 一、目前农民运动的形势

自从广东全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后，我们就见农民运动很有好多危机，当时曾经很诚恳的在大会中一一指出来，告诉各县来赴会的代表；大会后，农委会议亦曾经过几度的讨论，想出许多应付的方法，告诉各个农运同志去工作。但是，现在离大会开会时间已经两个多月了！各种农运的危机不但丝毫没有减少，反日见其严重。

目前广东农民运动的危机很多，概括起来可分为：

(一)政治方面的危机——现在各县的县长，没有一个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与从前的情形很不同了；从前各县县长虽然不帮助农会，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的攻击农会。现在他们是很显著的向农会进攻，并且各县一致，好似他们曾经在一块儿开过大会，彼此约定了要取一致的政略一样。西江方面的郁南、封川等县如是；东江方面的潮阳五华等县亦如是，南路有些县属亦然。他们如此不谋而合的举动，好象曾受了同一的“暗示”，大概古应芬有“暗示”给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反对



农会的口号为：(1)“农会就是土匪”。“农会就是土匪”，这个口号，本来是李福林一派人早就发明了的，并不是现在这些所谓为民父母的县长老爷们新发明的，不过现在这些县长老爷们应用得很多就是了。(2)“干涉行政”。自从东江的徐何会衔布告取缔工农团体干预行政后，各县县长因此就根据来攻击农会，举凡农会之开会示威等之行动，都是他们所谓的“扰乱治安”。从前陈公博当农工厅的厅长时代，有谭植棠同志在农工厅任职，所以当时的农工厅很肯帮助农会。现在刘纪文当厅长，大家都知道刘纪文同古应芬很有关系，是古的女婿，有所谓亲谊，当然刘之一切工作，都是替古应芬所做。从前省政府也能帮农会的忙，但现在省政府里边是古应芬、孙科、刘纪文等一班右派盘踞着，完全是右派的政府，不但不会再帮助农会，并且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摧残农会，各县的县长自然无不根据上峰的命令办的。从前农会很发展，许多地方是靠政府帮忙，现在政府既不帮忙，所以农会许多事情都行不通了。拿各县县长及军队捉人来说，从前拿农会的名义，是很容易保出来的，现在是保不出来了，农民因此就不免恐慌起来了。同时他们更散布谣言，说农会将要被解散了，这种谣言，散布得很普遍。还有县署的游击队，大概都是民团改编成功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三水；三水的游击队，是每乡抽去一两个民团编成。过去政府决定民团经团务委员会批准才能成立，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不惟不经团务委员会批准，只经县长批准就要成立，并且他们更利用团务委员会不准农会并吞民团的布告，动不动就报告县长，说农会要吞并民团，县长也就直转政府，并加紧攻击农会，其实那里是这回事呢？！

(二)军事方面的危机——现在北伐声浪高唱入云的时候，政府的军队大都要出师北伐，对农民苦痛的呼吁，完全不理；并且留守的军队，如象第二十师（属第一军），开到中山去剿匪，也枪毙下南乡农民协会的职员，强奸农民妇女了。中山县农会的执行委员因此去找到他们的军事长官说：“你们要这样干下去，我们只好去向到政府请愿。”他们也就老实不客气的说：“你们尽管去请吧！”广宁的防军更同土匪勾结，名是围攻土匪，实是围攻农会。农会不能向防军保人，要绅士才能保人，到不能不放的时候，他就转解司法机关办理，不直交农会，要几经时日才能由司法处释放出来。因此有些农民就怀疑农会没有力量，相信农会不久真要被政府解散了。

(三)土匪民团进攻农会的情形——土匪就是向农会进攻，广宁方面便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日前李福林曾在军事委员会里边报告顺德的农会通匪，实在顺德的土匪是向农会进攻。土匪以为农会要勾结军队打他，所以很恨农会。东莞的土匪一方面打抢农民，一方面其首领又在虎门要塞司令部当书记。惠阳，罗定等县，水路完全不能走，土匪到处攻打农民。淡水有报告来：数日前被逆党土匪进攻，农会及纠察队，有几个同志被捉起来了。东江的土匪是陈炯明的军官在领导，宝安惠阳一带，莫魏的部大团结一起当匪。所以惠州八属的农会现在简直不能动了。江西的郁南等处，土匪一方面攻打农会，一方面又混进农会。南路更是随处都行不通，黄学增同志最近曾被土匪掳去，结果欺骗土匪，说自己是小学教师，生活很苦，并非机关里面的职员，后来算是被骗倒了，并且还骗得一元六角钱走。但有些地方，土匪也有勾结农会的情形，他们不

是直接加入，就是与农会有一种协商。

现在正是民团气盛的时代，各县都有报告来说县长举办民团。最厉害的是三水：三水民团勒抽团费，一两银的粮要抽一两粮的民团费，并勾结县长压迫农民；每条乡要出一枪一人去当民团；每一条牛同每一条正梁都要抽六毛钱。各处都有所谓缉奸队、保卫团、民团等东西，五光十色，变化百出。他们更有口号：“有匪徒在办农会”。他们本来要解散农会，但他们说他们并不是要解散农会，只是攻打土匪。现在三水的土匪想进农会，会同农会向民团进攻，但是这种事情很重大，农委还没有决定办法。

(四)反动派从农民内部破坏农会的情形——他们现在有两种组织：(1)沙田田工工会。这种组织，从前本来拿到农工厅立过案，当时谭植棠同志还在农工厅，所以没有批准。此种组织的总机关在河南，其余东莞，顺德，等县有沙田的地方均有此种分机关；并且没有沙田的地方，在山田所在地方也有。他们分头派人到各县去组织，很有金钱的力量，很显明的后面有人指挥接济。(2)中山县有农民俱乐部，顺德有农民自治协会。总之，他们因为在外边摧残，觉得农会是整个的，难于入手，所以改变方针，想拉一部分农民在手，然后从农民内部向农会进攻。

(五)言论界对于农会的攻击——七月八日人权报有时评，标题为：“今日之大患安在乎？”内有：“然吾以为今日之大患，有甚于土匪者，则混充农民之匪党所组织之农会，实为今日不可不防之后患……深望于军事当局加以严厉之处分也。”七月十七日共和报的时评也有：“农会以并吞为事，扰乱乡村

的治安。”最厉害最狡猾的还是现象报，他把各县县长付来反动派攻击农会的报告，常是一字不漏的登载出来。外此国华报等也有攻击农会的言论。

由上面的情形看来，当可明了反动派现在很是厉害。本来自徐何会衔布告禁工农干预行政后，此种情形即已有之，不过最近更加厉害罢了。

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土匪，民团以及言论界等各方面所赐与农会的危机既然如此其多，各县的情形又怎样呢，现举几个重要的县来说：

(1)广宁 广宁农民，一天一天的渐渐沦于土匪了。请愿的结果，公事上虽然说得好看，国民政府虽然有两个电报给省农会，说是已经命令总司令部派大兵去剿匪；命令财政部拨大宗款项救济，但是事经多日，还是丝毫没有影响。于此至少可以说政府当局对此是不着急的。

(2)东江方面 东江各县举行二百万公债，小县六七万，中县负担十万至十五万，大县负担二十万。由劣绅土豪包办，分配各区农会，专门在农民身上想法，要农民负担，欲以此拆散农会。现在很有几县闹得十分厉害，若是政府再不好好解决，恐怕将来免不掉要发生大暴动。

虽然如上述，反动派用尽方法向农会进攻，农会因有许多危机，但是协会的组织，并不因外面的情势不好而停顿起来，协会还是一天一天的日益向前发展。曲江协会改组后，已经把反动派打下去了，所有群众都站在我们这边来了。增城三水等县，都派有代表到广州，请省农会去替他们组织起来。由此可见广东农民已经知道农民协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很热

烈的起来要求来了。现在省农会一方面派人去改组不好的协会，一方面去替要求组织的的地方组织起来。

农委决定应付现在环境的策略为：在现在情势之下，农会一方面虽然只好保守，但一方面仍要扩大自己的宣传工作；并且要从新分配特派员的工作，看那几县重要而农会又比较好的，特派员便集中那几县。并要切实清查农民武装，派有军事学识之同志去训练各处农军。这是因为：（一）农民本有些武器，但以未切实清查过。顺德可以召集一千多有武器之农民，手机关枪手榴弹等东西都有，现成立剿匪委员会，由商人出钱请他们去打匪，因无训练，作战的技术完全难行。（二）农军没有军事知识，别人在前面打匪，他便在后面放枪，高要便发生过这件事，曾经打死三十四团一个兵士，但三十四团是我们同志率领，知道农军不会打仗，所以始终没有说什么，顺德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农军不但不会打匪，有时只会打自己方面的人，并且还喜欢抢东西。广宁、顺德、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大概各处农军，都是乌合之众。所以要区委设法调军事人才派去训练农军。农委并决定口号不可太高；认真整理内部，不要只靠政府的力量。

## 二，以后的计划

以后的计划有二：

（一）开特派员大会 拟定八月十五开特派员大会，召集他们来讨论现在的形势及今后的工作计划，使他们好到各处去应付。

（二）开办调查员训练班 过去顶缺乏的是调查工作，特

派员从不注意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完全不知道农民的详情。农委现制出农村调查及农家调查两种调查表，拟开办调查员训练班。已经把计划定出来在农委中讨论过两次了，兹将农委定出的广东农村调查计划附后：

## 广东农村调查计划(七月二十日提出)

### 一、预备工作

(一) 下次农委会议应校阅前次所定农村与农家调查表，并作最后之决定。前者刊印百五十份，后者刊印二千份。

(二) 广东省农民协会之下应设立调查部，该部为执行调查起见，应布置一切工作：预备班，整理调查之材料，探究各方情形以备调查之用。

(三) 应由调查部拟定十县之名单，预备调查，每县调查两乡或四乡，平均总共三十乡。所拟各县应记忆着如何能阐明广东土地关系时根本各方面。如大农，小农，佃农的关系以及雇用劳力等等。在此项关系中要得着详情，必须注意该各县农村经济(生产——是自给的或商品)商品等级之不同，阶级分化的深浅各异，耕作的技术之有差。如此种种应注意的各县之情形应于七月二十日以前弄清。

(四) 弄清了注意之各县以后，农委应即挑选一批同志熟识该各县的情形，懂得该各县的方言，具备初步的政治知识，并在农会中有工作的经验。该批同志一部份可由

农会办事处挑选，其余则写信要各县派送。调查员共计十五人，因每两乡着派一位调查员故。八月十一号以前该批同志即须挑选出来。

(五)被选派为调查员的同志在八月廿号以前须全数到达广州上课，预备将来作调查工作。授课时间定两星期。课目凡五。八月十一号以前各种讲演大要，应告结束，译成中文，刊印五十份。

(六)从八月廿号至八月卅号各地同志到达广州的时间内调查部应最后决定须调查的各乡并通知各县农民办事处转当地农会各组织，俾便共同合作。

(七)省农民协会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转呈政府要求调查员的护照，俾便调查员与所调查之地方官吏接洽帮忙。

(八)九月五号授课完结，调查员须即向各地出发调查，其工作任务应在九月十五开始工作至十一月十五日完毕，至迟十二月一日将调查的材料一律寄到广州。

## 二、调查

(一)最好调查员未到调查该地之前，该县农民办事处即能收集一切对于农村调查有关的一切材料；如农会会议记录，会议中的报告，该县所出的各项捐税消息，县长办公厅的行为以及法庭等事，总言之凡与调查有关材料能收集均应收集。

(二)调查员到达各地首先即须召集工作活动的份子会议，以后即开农会全体会员大会，向当地人民解释调查

之意义。调查员应出席向人民报告调查之任务与加重农民的捐税或勒索富户绝无关系。调查唯一的目的，只欲知农村所需要的一切，俾便农会与国民党为农村将来之发展与利益有所计划。

(三)公开的会议还未召集以前，调查员应拜访当地政府各机关并与他们成立正式关系，否则调查工作实现没有可能了。

(四)这重要的解释工作完毕之后，时间已去了三日了，调查员执行农家调查表之任务。有时倘若调查员不能照调查表尽量执行，然而社会各团体的相互关系则须尽量保存着。又在各乡内调查平均六十家户代表一切的阶级。

(五)关于农村调查表的执行调查员，应以该地农调查表为根据而参以官厅所收集的材料，农会乡村教员个人之言论。

(六)调查员应尽可能在乡村中收集各项材料列入调查表内，例如重要会议之记录，传单，约契，土地风俗的记载等等。如若调查员有摄影器，他还可收集各种照片。如田间工作，农民与地主之经济和其他各种组织。

(七)有时农民有事向调查员要求，调查员必须注意静听答应他们向农会陈述。调查员自己应格外谨慎避去官僚习气，在农民面前应表示如同志一样。

(八)有时调查员到达某乡村正发生事故冲突的时候，调查员应该慎重的旁观，并要尽量探悉这事发生的原委，收集他的材料，详细把他记下。





### 三,向调查员授课计划

(一)授课时间共十四天;开始的那天不在内,每天授课六小时,总共授课八十四小时。

(二)所授课目如次:

(一)土地问题的理论——二十一小时,七次讲完,互林授

(二)共产国际,苏俄与土地问题——十九小时,四次讲完,毛泽东授

(三)中国的土地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十八小时,六次讲完,绮园授

(四)土地统计方法——二小时,两次讲完,她拉汉授,黄平译

(五)选择调查之技术——二十七小时,九次讲完,约克授,绮园译

(三)第一天开学讲演该短期学校之责任,请鲍罗廷同志担任。

农委现已决定十一县要调查,十一县为:东江方面,揭阳、普宁、海丰;中路方面,顺德、中山、南海、东莞;西江方面,鹤山、广宁;北江方面,清远;南路方面,信仪。将来也许还要变更。

调查材料寄回后,以一个月工夫整理完毕,大概明年一月内即可根据调查的所得订定新的农运计划来。

(见《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52—164页)

# 农民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通过)

本扩大会议乐受粤区以其经验所得提出对广东农民最低政纲的要求,认为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两年的长期奋斗,农民群众对于本党已有相当之认识而表示其热烈的同情,但是不知道本党对于他们的政纲,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出来,虽然他们有感于我们同志奋斗的精神,然不明了我们党的主张,对于本党仍未十分了解而确定其趋向本党之决心。况且本党在广东农运奋斗之结果,已能引导农民实际参加政治经济的斗争,使他们因此奋斗的教训,有感觉夺取一部份政权之需要,而本党在广东一向未有公开表示其自己主张;只在民校中提出笼统而不实行的条件,已令农民失望而不能激起其继续奋斗的精神,及提高其对革命的勇气,即在同志工作方面到了此时也感觉难于应付此种农运高潮而失其指导的能力。因此本党为指示广东农运实际工作同志以活动的方向及对农民群众目前要求指示其出路均有订立目前最低政纲之必要,特决定如(甲);并决定目前应付的策略如(乙)。

(甲)

壹,目前最低限度的政纲

一,关于经济的

(一)一般佃农的要求为佃租之减少。在广东已屡次发生减租运动,但口号必须切实而能行并且要普遍,故主张分别依照向例纳税方法“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

(二)自耕农及小地主之苦痛苛捐杂税之繁苛。故满足自耕农及小地主之要求,应提出“废除一切杂捐附加税(不论是国家的及地方的)及不法苛抽(如民团团费之类非政府机关征收者)另定统一的单一的所得税。”

(三)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如违以违法论罪。

(四)由国家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的利息贷款与贫农。

(五)政府须扶助农村合作社之发展,禁止奸商垄断物价,屯积居奇。

(六)整顿水利,救济灾荒。

(七)统一度量衡。

(八)废除业佃间之不平等契约,如铁租、押租、上期租等;及种种苛例,如田信鸡送租……等。由政府制定批耕条例,业主有不执行此项条例时,农民可向乡民公断处陈诉解决之。

(九)改良雇农经济地位及注意农村中之妇女与童工。

## 二,关于政治的

(一)各地民团团员必须是有业的土著,团长必须由乡民大会公举。其经费之预算决算均应由乡民大会公决之。

(二)乡长由乡民大会选举充任。

(三)乡村财政绝对公开,管理财政人员,由乡民大会选

出充任。

(四) 乡村裁判应由乡民大会选举公断处执行之。

(五) 主张县委员制(五人)县长民选，但在此过渡时期赞成政府指派，但人民有请求撤换权。

(六) 各县人民武装自卫团体，可成立全县之连防，组织“县团部”。不受县长节制，省政府下组团务厅，管辖各县团部。

### 三, 关于教育的

(一) 普及乡村义务教育。

(二) 以地方公款十分之五以上办乡村义务学校。

#### 贰, 实施的方法

以上政纲是本党在广东用以号召农民群众而指示其出路之一种目前最低限度的主张。我们固然要领导农民即时为要求这些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奋斗，其应该要求国民政府采纳实施，惟在实施之前，我们马上就要普遍宣传，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宣传，使农民得到深切的认识，才能施行愉快。不能因此仅仅激起农民情感作用，一时高兴以暴动形式出之。因此事前要有充分之准备，可以用本党名义公开向各方面宣传，尤其农民群众中，使农民认识这是 C. P. 的主张，对于他们是有利益的，并且可以得到此利益。同时可用党的名义公开写信给广东省农民协会，并由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此政纲交下各级协会去讨论，或由各级协会召集代表大会或全体大会去通过赞成。我们同志可以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在各县各级协会每个会议中，提出此政纲来研究讨论并加以充分之解释，使农民很普遍的接受我们的政纲成为他们群众自己的要求，然后提出国民



政府请求实现，甚至可以做许多小册子，或在周报日报上发表论文及新闻以扩大此宣传。总之，我们要力主实行此政纲，但须用煽动宣传建议于农民要求政府去实施，以和平的手段合法的手续出之。因为现政府是建筑在扰乱和破坏之上，而扰乱和破坏和平的是一切反革命派，故我们不妨谈谈守秩序与求和平，而不提出高的空的紧张的口号。如果农民要求等待许久还不实行农民对现政府必有深切的认识，到了此时我们另外想别的革命的方法来实现了，而此时的农民对于革命也格外有了进步了。但是目前的工作，还是不要放弃在此政纲未实施以前，现时关于农民利益局部的要求还是要力争，不然，我们的党，就不成其为领导者了。比方减租运动，在从前已经得到胜利的地方，如海丰广宁等处，仍应继续。比方劣绅土豪，假借团局所抽之杂税，我们应当马上号召农民起来反抗，不必犹豫。雇工生活之改良，如该地有可能时，当然可以去扶助（但在协会内以不发生互相冲突为限），反抗贪官污吏运动现在设立业佃仲裁机关，参预乡间财政，要求罢免贪官污吏等，均是目前可以做并且必要做的事。不可坐候此项政纲之实施，而放弃目前的工作。最近北伐事件更要根据民众利益努力宣传，可以组织农民代表团到湖南去，和筹备全国农民协会，这均是目前紧要的工作。

## （乙）目前应付的策略

### 壹，怎样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

一，发展党的必要。发展党的必要可以分几点来说：第一，从前我们党的组织，是从广州发展到各乡村，所以乡村的农民运动跟〔着〕就发展起来。现在则反是，现在各乡村的农民运动

已有很大的发展，而党无相当的发展，所以现在党不能指挥农民群众，发生许多缺点。第二，广东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分配在六十多县，而我们有支部组织的地方，不到二十个县，人数不过六百，所以现在在客观环境下面，农民本身表现弱点，我们党不能指导，长此以往，农运将来必发生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必定归到党的本身来。第三，我们党在中国领导农民，是要使农民由本身经济的解放得到政治的解放。若是党不发展，不能领导农民群众，即是不能尽他的使命。故现在在理论及事实两方面，在农村中都有发展党的必要。

二，过去的错误及其纠正法。从前我们在乡村里面做党的工作，发生有许多错误：第一，党的支部组织在各县县农民协会内，结果变成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的运动。并且与党团的作用胡混了。第二，从前吸收同志的条件太过苛刻，以为一个人必须身家性命都不要才可以做同志，因此一方面使一般同志都变成失业的人，非到县区做执行委员不可，别方面的影响，是农民所见这样苛刻的条件，以为非放下犁头不能做同志，往往不敢加入。第三，支部不开会议，时常希望有秘密的天然的C. P.的机关开会，没有秘密地方便不开会，使得同志没有机会接受党的训练，使党的发展发生障碍。第四，不会利用机会，所以在农村本来不集中的中间，不能找得同志。

现在要改变这种错误，要：

(1)要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乡农民协会，是农民奋斗集中的地方，所以应当在乡〔农〕民协会中发展党的组织。

(2) 实行有定期的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大会。这种会议是训练农民的好机会，在会议中间可以吸收同志。

(3) 要利用时局问题或农民与地主发生冲突，革命潮流高涨时吸收同志，必要时可指定专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此种责任。

(4) 在乡区协会中，可以附设农民俱乐部；当农事不忙时，选择接近他们的好的农民开讲演大会或讨论会，在这中间也可以吸收同志。

(5) 在可能范围内各县农会可以开办训练班，专找农民中间的进步分子来学习。但人数不要多，时间不要长，宁可继续多办，我们便可在其中找同志。

(6) 在可能范围内，可由各县农会，选择好点的分子，并使我们能干的同志加入，组织旅行团到广州来旅行，可以借此集中他们来广州训练。此种旅行团可按照先后次序从一县推到各县，但事前要通知区委，使我们有一准备的训练计划。

(7) 用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实行从前农委决定的农民训练班。

三，区委应负的责任。以前我们在各县因为没有训练同志的人材，所以一方党的范围太大，各地没有报告，组织很散漫，因此区委不能指导得很周密，对于党的影响很大，今后区委应当注意。

(一) 区委召集各县能干的同志来省组织训练班，养成支部书记人材。

(二) 由区派七个得力同志随时到：甲梅潮海陆丰，乙惠

州,丙西江,丁北江,戊南路,己中路,庚琼州,七大区视察农民运动,检阅农民的力量,督促同志做工,整顿党务。

(三)在某个时期中,区委可以规定各县应吸收同志的人数,一面督促进行,一面给他们好的方法。如未做到即加以处罚。

(四)区委应有的指导。区委一方面应当规定吸收农民同志的计划,同时也要规定吸收乡村手工业工人,学生,妇女,各种同志的计划。免得影响农村中党的整个进行,而太偏重于农民方面。

## 贰,我们同志怎样在农运中工作

### 一,规定同志工作

(一)专任农运的民校特派员同志和在各地党的组织下做农运的同志,向来公开用国民党各级党部名义,或用各级农民协会职员宣传员名义,同时自身又为C.P.或C.Y.的同志,时常因自己弄不清楚,发生不少的错误。有的用民校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权力指挥一切,农民协会好象是特派员的附属品或统治机关,固然有时我们同志因应付反动份子,不能不以民校中央名义镇压之,但相习成风,农民只见到特派员,而不重视自身组织的农民协会。有的在同一地方民校某级党部同志主持,同时某级农民协会也是同志主持,工作上自然打成一片,民校党部与农民协会混为一体,使农民对于自己的协会与民校分不开,竟至莫明其妙。有的特派员同时也为农民协会职员,时常不分别任何属性及有何作用任意用特派员名义或农民协会名义号召农民,使农民见到一人而两用,竟至无所适从。有的在农民群众中一时高兴,不顾环境如何,便代表



C.P.或C.Y.公开讲演,或引起反动派借口煽动,或因一时不慎,说话技术不好,致使农民怀疑,〔甚〕至弄巧反拙。最显著而最错误的就是顺支同志,竟利用民校县党部名义,命令农民自卫军打死土豪谭十二的事件,因此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生出很坏的影响,此后我们应使做农民运动的一切同志了解:(1)我们党及团的组织同国民党的组织,农民协会组织根本不同的地方;(2)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的作用;(3)各个党在政治上之使命与农民协会的责任;(4)我们同志做农运的意义及特派员的任务;(5)同时要使其明白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尤其要训令同志,未得党及团的上级机关许可,不能代表C.P.或C.Y.演讲。

(二)我们同志以前工作,是走马看花式了无实际的,不能接近群众,更不能指挥群众,最近如此次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发现曲江代表和该县协会捣乱事件,是最好的例证。此后应特别注意下层工作,及秘密工作,我们同志应以乡协会为工作基础,如人数不敷分配时,最低限度要以区为工作基础,要指定乡区协会注意有定期的农民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这种会议很重要是很切实际的训练班,各县负责同志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务使协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农民群众的威权能监督不良职员的舞弊,或反动分子侵入,并使农民于大会中受到训练,渐能出来办理农民协会之事。杜绝领袖包办,消灭农贼之发生。

(三)我们同志对调查工作做得太少,因为各方面有种种关系,只知道单方面是不够的,比如农民生活状况如何,与农民有关系的商人学生手工业工人及一般民众状况如何,驻防军、

官吏、绅豪、地主、民团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与农民关系如何，秘密结社如大刀会，土匪，三合会等与农民有何关系，农民之风俗，言语习惯如何，一概茫然。因为以上各项如果未调查清楚，便发生：（1）宣传时或不着实际，使农民不能了解如何能组织起来；（2）宣传时或口号过高引起敌方的进攻，或促成反动派联合战线，或未反动者而激之使其反动；（3）宣传时或触着宗法社会的忌讳，引起无谓的反感而阻碍工作，此后应指导同志注意乡村调查工作，及制定调查表，使同志为有系统的做乡村调查工作报告，最低限度，都要做到某一种的调查报告。

（四）我们同志以前组织协会太看死了，只求能够死板板的仅仅照章程人数成立个乡或区协会，尽了开幕时应有的训词、演说、授旗、授印等礼及报告成立经过等手续便算了事，往往成立之次日就发生内部纠纷或因会员人数少之又少，致引起外间之压迫，抵挡不起而马上失败，或宣传不成熟，便令其成会，使成农会开会之日即农会闭会之前〔奏〕。因此以后要令同志们善于运用章程，适合农村实际仍照组织系统及广东省协会颁布之组织手续而组织之。

（五）我们同志以前的工作，是农民协会运动，不是农民运动，更不是带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农民运动，因此：（1）不懂得农民生活状况，农民目前要求是什么，农民目前所可能得到的需要，应该如何设法去要求，总是不注意。所以弄得农民有所求而不为之提出，令他失望，或目前得不到的需要而鼓动农民起来要求，引起许多纠纷，甚至于失败；（2）没有政治的常识，不明了革命的意义与阶级斗争，往往在不应该动时常使农民同地主争斗，只知道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甚至鼓动农民

暗杀,完全不明白阶级斗争的过程及其运用。(3)不明了农民运动的趋势同民族运动的趋势,在广东统一的时候,不知使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发生关系,使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一起走。此后要使同志明白中国的农民运动及其趋势,设法向农民宣传减免消极方面与地主阶级不必要的斗争,一方要注意农民目前生活及其需要,领导农民为自身利益奋斗,一方为扩大农民组织及训练他们,领导农民参加民族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中国革命而奋斗,指示他们革命的方法与解放的步骤;同时为要达到上面的目的,更要注意各阶级联合战线的作用意义,及其实现的方法,在筹备各种纪念会或举行各种示威运动时,农民协会要出来会同各界发起,不能单独举行,在各种运动中,我们同志不能表现自己很能干很会出风头,要找各界共同利益所在,在各界共同利益方面做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如广宁方〔面〕各界联合剿匪、农军出力、商人出钱、工人侦探、学生宣传之联合战线〔即〕是。在各种联合战线中,农民方面提出来的要求不可过于单纯,要顾到各阶级的利益,在目前还要注意改良运动,如乡村里面的教育慈善等建设事业都要注意到。总之,所谓各阶级联合战线,不只呼一呼口号就算完事,要在实际方面对于各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学生、妇女各方面做一点工作,切实拉拢他们不能再犯从前的幼稚病,见了小商人呼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如此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使自己得好好的发展的机会,才可以利用各界民众的组织力量来改造农村的组织,打破封建制度下的种种阻碍民众运动的基础。

## 二,训练和指导其工作

(一)可以利用时局变动及农民临时发生的事情，指示同志活动的方法，使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训练。

(二)注意对各同志个人谈话，每个同志来区委农委报告时，在当面谈话中要他报告当地农民运动情形，并指示其方法。

(三)各同志发生错误时，要特别指出其错误的原因所在，及此种错误对于农民运动的影响和关于党的纪律如何，并纠正其错误，指出其错误补救的方法。这样指示同志的事件，最好拿到支部去报告及讨论，使一般同志都因此受到党的教育。

(四)办短期特别训练班，给以党的教育，如报告国际、中国、广东的政治经济状况，农民运动趋势及应付的方法等。

### 叁，怎样应付政治环境

(一)在广东农民运动一年来的奋斗过程中，既已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在广东统一后，农民运动既经占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同时因为与政治接触，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都有了关系(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有了问题)，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统一后，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生出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国民党右派因为农民运动同他们实际的利益冲突，仇视农会，散布种种谣言影响国民党左派对于农民运动在动摇的状态中，在此时我们认为农民运动在政治上很危险。因此我们要尽量设法接近左派，对他们解释种种误会，使他们谅解。并集中农民群众到左派旗帜之下坚持其信心，使他们对于农会发生好感。别一方面要减免农民与国民革命军种种无谓的冲突，消灭右派的仇视。这就是说，要集中左派的力量，镇压右派，使农民运动得继续发展。

(二)在现在农民组织中，露出许多弱点，而广东统一情势

之下，乡村的封建组织，一点没有动摇使一般无聊政客、落伍军人、土豪劣绅、民团土匪乘机向农会内外夹攻，这是农民协会本身目前绝大的危机。我们除了在政治上得到左派的拥护外，还要努力在乡村间努力实行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各种民众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起来。同时要和社会各界如商民协会、学生会、各种职业工会、妇女团体实际联合起来。在利害共同的时候，要积极和他们合作，尤要避免无谓的冲突，如果发生互相间的纠纷，我们可以在两不相妨害的条件之下，合他们和平解决，或在必要时对他们表示让步。

(三)农民自卫军原为抵抗地主武装之进攻，其作用是拥护农会之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借作攻击地主之用的，现在各地农军，时常向地主阶级挑战，弄成种种纠纷，一方损失了农民的实力，一方惹起外间的批评，尤其使没有组织之农民发生恐惧和讨厌的心理，这是很坏的现象。此后农军应当按照省农会组织大纲而组织之，不许有常备军，非得省农会许可不许单独行动。同时要注意农民自卫军的政治训练。从前我们对于农民自卫军的调查工作太缺乏了，现在应该与军委协商，开始做调查及训练的工作。

(四)民团是地主阶级保护自己利益的武装，在现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既没有决心取消他，同时更没有决心积极帮助农军发展时，我们从消极方面做种种缴民团的枪，收回他的公款，想在消极方面取消民团，这是不可能的。况且一年来农民同民团的冲突，得了不少的牺牲，这是很不上算的事情。因此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积极方面巩固和扩大农会的组织，好好的训练农民自卫军，如果农会组织普遍了，我们就可以提倡农民

自筹自卫，不纳团费，民团如无团费，将来一定会自行消灭的。

(五)我们以前对于土匪的态度有三种：(1)对受生活压迫而表同情于农会的土匪取合作态度；(2)有些土匪对农会两不相关的，设法和他联络要他不受地主利用；(3)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派有关系的土匪或积匪取攻击的态度。但是在现在的实际工作中，可与我们合作的土匪他要加入农会或者不知不觉的跑到农会来了。因此农会有了土匪，引起外间不少的攻击。对第二种土匪他是唯利是视的，虽然我们怎样联络他，却敌不过地主的钱多，时常反被地主利用而打农会。第三种现在受了反动派的利用，变成专与农民为敌。因为反动派他想利用土匪，摧残民众组织，以达其在政治上捣乱的目的，所以如此。我们对三种土匪在理论的原则上，有时可以羁縻他或者说改良他的生活，使他变成好人；但是实际上都是阻碍革命的行动，阻碍农会的发展，而农会得不到丝毫的益处。因此我们觉得有肃清土匪之必要，尤其是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有关系的土匪。我们应该在各县扩大各县组织的人民治安会，在会中我们要取得位置，或者由我们号召起来组织，使国民政府实行剿匪的计划中，得到一个良好的方法，免使因剿匪而农民受了莫大的损害，这是我们目前应该注意的。

#### 肆，怎样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

省农民协会现在已经到了危险万状的地步了。

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政治环境大不如前的好，国民党右派加紧向农会进攻，现在反动派更盘据了民中，将来定要直接干涉农民运动。

我们协会方面，虽然会员人数很有增加，但只是地盘扩大

使会员在数量上增加，会务并没有增加，所以这种现象固可说好，也可说很不好。省农民协会现在不能普遍指导各县工作，有些县协会，不但不得省协会许可而自由行动，并且连报告都没有。省农民协会与各县协会关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各县协会的组织很不巩固，一有打击，定生影响，各县没有领袖，我们不能指挥当地群众。

在这种情形之下，决定农民协会怎样在我们独立指导之下，我们怎样领导他工作与怎样去巩固他的组织及挽救他的危机，很是重要，分述如下：

(一)我们要在农民群众中做成领袖的地位，一切行动思想要成为农民之表率，为群众之核心，深入其中，遇事站在群众前面。

(二)利用此次第二次农民大会所决议，号召农民加入协会，扩大协会的组织，增加会员的质量与数量。

(三)协会纪律须我们之遵守，以巩固协会内部。

(四)注意会员的政治训练，多开会，每次开会必须作政治报告，并报告及解释上级协会的通告及犁头上的文章。并要讨论所报告的东西，开会后并须向省协会报告。

(五)农会为农民自身的运动，不要依赖政治的力量，要统一组织与策略为长时间的争斗。告诉农民，除掉一时的怯弱心理，唤起农民自信力。

(六)各级农会间必使之有密切的联络。

(七)努力于农民思想之改造，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的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天生成的弱点很多，通通是不革命的，应加以改造，在广东之现势已有改造之

可能,但仍要注意技术方面,不好因此引起无谓的反对。

(八)注意农村妇女及青年,集中农民群众于协会领导之下。

(九)报告须绝对确实。

(十)不要忽视防军县长之力量,他可以捣我们的乱,不必要的冲突,必须避免,并讲点外交手段。

(十一)要做分裂敌人联合的工作。

(十二)农民往往没有自信力,很迷信绅士,我们应利用各种机会,尽量揭破绅士的假面具,使绅士的威权失掉。

(十三)协会经费独立,不能同民团一样抽捐,这是广东财政统一所不许的。

(十四)防止土豪劣绅操纵协会之办法,农民协会须规定正式同特别会员的区别,及其各别的权利义务:(1)凡用自己劳力耕田者为正式会员,其他为特别会员;(2)特别会员无表决权不能当代表;(3)特别会员的会费比正式会员加倍;(4)农会不能保障特别会员在会外的利益;(5)特别会员在会内作工多年且有成绩者,可由省协会通过,承认为正式会员,如此土豪劣绅看见加入农会不但得不着利益,且要多缴会费,自然不愿意加入了。——此节要等待第三次农民大会通过,现在可向农民宣传准备着。

(十五)劝导〔会〕员缴月费的办法:一方面造预算决算,并提出新的工作计划,一方面由省协会出一本很浅近的会员入会须知,发给会员。

(十六)防止任协会职员后失业的办法:在农会县区做执委的人,因为不能同时耕田,所以第二次改选失败后,也不能



回去耕田，往往失业而流为土匪，以后当到耕忙时，应强令其回去耕田，免得失业。

(十七)调查会员的办法。省农会应统一全省会员的证书，号数襟章等，特别会员及正式会员的证书要不同。

(十八)宣传农民抵抗地主并非干涉行政的办法：外面有许多攻击农会干涉行政的，固然农会有许多事情同地主冲突，是现在法律内所没有的，但是地主常做许多事情，如民团并非经政府批准，即向农民抽收各种苛捐，也是法律上所没有的，地主这样利用乡村里面的政治力量来压迫农民，如擅捕农民私刑拷打及遽行审判处罚等，也是干涉行政。这种宣传可由党内做成小册子，分发出去。如此一方面使农民更有阶级的觉悟，一方面更可使外间人知道这是农民同地主冲突的必然的现象，是农民不得不抵抗地主使然。

#### 伍，教育宣传

(一)在农民群众中党员不过四百左右，而会员人数，达六十余万，似此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局，并且负指导工作者又只十余人，人才每感困难，故现在急须训练数十领袖人材，在农村中选举能活动并得农民信仰的同志二十至三十人，加紧训练一二月，灌输党员的必具智识和活动方法，修业期满后，分发各县主持党的内部工作，训练及吸收该地党员。

(二)在省协会内设“农民招待所”便外县来省之农民。得有机会向之宣传，内除招待食宿外，并设俱乐部阅书报室种种娱乐的设备引起其兴趣。

#### 陆，出版

现在关于农民出版物有三种：第一是犁头，省协会出版；



第二种是中国农民；第三种是农友。以上二种都是民校中央农民部出版。犁头为省协会之机关报，以前内容不适宜于一般农民，故省农会至少有两种定期刊物，一种是将各地报告材料尽可能的公开详细叙述农民生活状况，补以论文作一种公报式，以便向外宣传，为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一种是纯粹给农民看的，内容文章务求浅显而有趣味，解答农民疑问，多插图画，农民需要的智识，农民通信等项。关于第一种，定价发给，不滥赠送（可定最廉价），以所收入办第二种。第二种完全在农村分散，篇幅不多，而增多份数，每期至少印三万份，二种均为周报，每周出版一次。

今更分述办农民训练班的理由办法如下：

（理由）广东农民协会组织的地区，共有六十六县，人数不下八十余万，我们负责而活动的同志以七个大的分区人员计算（即各办事处）每办事处平均五人，只得三十五人而协会的基础组织（乡协会）共有万余个，故只此上层工作人员同志三十五人已不够应付种种临时发生事件之用，至说到下层干部人材更为危险，纵使在农村工作和现在耕作的农民同志都算起来也不过八百余人，还是不够以区农会为单位而分配之。因此为多吸收农村同志发展党的组织，为培养农会干部人材计，均有急办农民训练班之必要。

此议已经粤区在半年内的决定，而且认此为最好的建议，可惜限于财力而不能见诸实行。

（办法）先择地域重要或发生问题最多的县份先办，第一期以附近广州之十个县份……

（见《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65—188页）

# 〔湖南的农民运动〕

## 湖南农民运动概况

(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湖南有组织之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冬季，省党部农民部领导农民切实奋斗，利用水旱天灾，向农民群众宣传组织，宣传印刷品有镰刀画报、标语、各种宣传大纲、北伐歌等，并假借学生寒假机会，分赴各乡宣传。二月间汪先宗同志努力农民运动，被土豪勾结防军，惨杀于株州，省农民部亦曾领导各地农民，开追悼会，扩大宣传。省农民部所定全省目前农运策略，亦为详密，适合于该省客观事实之要求。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醴陵、平江、浏阳诸役，农民实行参加军事行动，敌势为之大挫，其他各地亦随处有农民与革命军合作之事实表现，足见该省农民运动已有相当之基础。据报告，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内，已有五十余县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已成立之县农民协会四十九，特别区二，区农会四六二，乡农会六、八六七，会员数有一、三六七、七二七人。其中加入国民党者数万人，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省政府对于农民运动，亦表示尽力扶助之意；省代表大会后，是全省农民运动，已入于新发展之时期矣。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份湖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

县	别	区协数	乡协数	会 员 成 份						其他	会员数量		
				雇农	佃农	半耕农	自耕农	自耕农	手工业者			小学教师	小商人
湘	乡	44	498	16,400	91,500	41,000	13,100	28,000	540				190,540
湘	阴		67	15,857	87,950	52,635	14,793	3,514	151		643	57	176,000
浏	阳	21	586										139,190
湘	潭	17	450	37,000	54,100	12,400	8,460	7,400	1,100				120,460
衡	阳	23	244	27,358	37,725	7,530	5,638	6,135	2,256			1,579	88,221
长	沙	12	640	17,519	25,948	9,131	5,381	4,915	1,425		1,463	643	66,425
安	化	15	120										62,300
醴	陵	15	323	6,746	35,460	6,920	3,998	3,642	230		602	195	58,476
宁	乡	18	400	5,000	30,000	10,000	4,000	8,400	600				58,000
郴	县	14	696	19,725	26,898	2,124	2,550	5,731	118		100	16	57,262
衡	山	13	203	3,623	16,993	2,765	2,174	3,328					30,016
近	郊		169	9,509	10,646	3,563	2,893	1,794	332		582	156	29,475
临	武	6	32	2,183	10,143	4,146	2,341	933	254				20,000
攸	县	29											18,400
益	阳	7	67	1,566	5,000	6,586	1,586	784	32		126		15,680
华	容	6	49	2,000	6,595	2,453	1,887	501	1,216				14,652

续表一

县	区协数	乡协数	会 员					成 份				会员数量	
			雇农	佃农	半自耕农	自耕农	手工业者	小学教师	小商人	妇女	其他		
宜 章	10	185	1,438	8,936	1,637	1,283	802	87					14,183
未 阳	9	149	1,145	6,865	2,684	1,814	342	66					12,946
临 澧	6	49	2,000	3,000	2,400	4,000	200	60					11,660
茶 陵	4	124	500	7,000	2,500	1,000	200	60					11,260
永 兴	16	107	1,260	2,800	4,020	2,200	200	30					10,450
平 江	17	162	1,022	4,298	1,781	1,612	1,093	214	85	4	43		10,152
宁 德	9	115	1,722	6,533	858	375	184	74					9,746
常 德	3	59	890	2,800	2,080	3,500	210	65					9,545
宝 庆	7	136	1,438	2,367	1,481	1,744	771				1,576		9,377
武 冈	8	40	1,800	4,500	900	900	900						9,000
汝 城	6	46	406	4,195	2,957	1,228	41	38					8,865
汉 寿		69	1,125	3,276	1,047	1,378	228	33	61	78			7,226
南 县	6	49	1,384	4,064	907	406	69	89	45		36		7,000
株 洲		21	997	3,152	732	539	687	50	297	10			6,464
新 化	6		1,526	3,246	497	434	472	202					6,377
桂 阳	4	53	445	2,174	1,673	1,525	402	24					6,243

续表二

县	区协数	乡协数	会 员 成 份							会员数量		
			雇农	佃农	半自耕农	自耕农	手工业者	小学教师	小商人		妇女	其他
祁阳	15	70	1,312	1,917	601	492	546	218	382			6,000
酃县	12	48	2,148	1,123	891	341	699	122				5,468
资兴	5	79		1,156	1,032	1,507	94	62	204	297	25	5,324
桂东	7	95	816	2,927	955	488	299	25				5,193
田宁	8	47	456	2,378	829	536	96	12		34	178	5,150
常宁		78	486	1,550	601	1,806	236	40				4,549
慈利	11	48	263	995	847	1,195	47	31	105	152	81	4,496
临湘	7	95	624									4,077
桃源	7	35										4,000
沅江	3	19	241	1,174	520	1,615	243	46				3,839
蓝山	4	51	765	1,499	604	385	41	21			35	3,350
澧县	4	16	597	1,033	389	249	215	66				2,549
嘉禾	3	27	295	598	588	850	89	32				2,452
安乡	6	13	280	760	680	440	120	18				2,298
永明	5	31	58	522	1,150	420	21	11				2,182
岳阳	7	47	136	830	410	558	65	11				2,010



续表三

县	别	区协数	乡协数	会 员 成 份							会员数量		
				雇农	佃农	半耕农	自耕农	手工业者	小学教师	小商人		妇女	其他
溆浦	县	2	11	540	775	331	204	108	7				1,965
溆浦	道	13	39	136	540	282	403	56	18				1,435
溆浦	溪	3	17	102	350	520	240	82	12				1,306
溆浦	宁	4	15	121	314	332	297	13	34				1,111
溆浦	远	8	13	86	480	105	159	42	20				892
溆浦	步	1	8	130	195	372	101	74	3	14			889
溆浦	陵	4	15	23	133	167	251	8	28	29		58	697
溆浦	阳		9	130	348	36	19	4	3	21	21	48	630
溆浦	江		4	118	76	73		7					274
总	计	462	6,867										1,367,727

(原载《战士周报》第38期,1927年3月27日出版)

## 湖南工农直接参加 北伐战争的一些事实

协 夫

此次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姑无论其兵力是否足当北伐之任，能否扫清军阀势力；但如果这样重大的国民革命战争不让人民直接参与，或人民袖手不来过问，则我们可断言这次北伐决不能成功，或至少可说北伐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人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如果不懂得北伐之意义而不愿意北伐，则这种北伐并不是国民革命的北伐，而是少数军人的北伐。

事实的表现，国民革命军此次由广东出湖南，克岳州，据武汉，一往直前，逢敌皆摧，这虽由全国政治环境所给之顺利和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优越所致；然人民，尤其是湖南的工农群众之直接拥护战争，参加战争，则确为北伐军此次伟大胜利中不可忽略之一事实。

下面的记载，便是这次北伐军出湖南时，湖南工农群众参加战争之几件比较显著的事实：

（一）泗汾之役。七月十一日拂晓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左翼由栗山坝出铁河口；右翼由美田桥出湘东老关，中路由泗汾直下醴陵城。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织）



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当北伐军进攻时，敌人扼铁江而守，泗汾桥有机枪对河拒射，河中船只尽被敌掳，北伐军殊无过河机会。此时我武装队将松树炮分置于敌人后方之高阜处，实施袭击。起初一两炮，敌不动，武装队乃更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四周以惶惑其军心。至此，敌军改变其注意力于武装队，北伐军遂得乘机分两处渡河。渡河时，敌军尚严阵不退，后一面北伐军向泗汾桥上冲锋，一面武装队两旁抄击，敌始大败逃走（渡河之军队由武装队领导从山径中突出敌人后方，敌全不知从何而来，乃溃散）。此次掳获敌团副一名，营长二名，连长四名，兵士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二名，拾弃枪二三百枝。而北伐军方面（第四军独立团）只死连长二人，兵士十余人。

（二）长沙之役。七月八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后，长沙工人即准备在城内袭击叶开鑫军，响应北伐军，后以敌军众多，缺乏武装，未果。至九日叶开鑫逃走，长沙人心惶惶，湖南工团联合会乃组织一千人之工人保安队分守于八门及城内要道，与革命军游击队共维城内秩序。后敌军之自湘潭溃退入城者，多被保安队缴械遣散，工人因此受伤者且有数人，然长沙此次之未经北军蹂躏安全度过，则全赖长沙工人之力。

（三）献钟之役。七月十五日，蒋旅由前线北退时有溃兵数十到献钟筹款，当地国民党分部即率领本地农民与溃兵激战二小时，毙敌二名，夺枪八枝，生擒十余名，业于十六日枪决矣。……北乡（平江北乡），有农民数十以锄头攻打北兵，打死数名之后，因众寡不敌，卒被北兵枪杀多名。又革命军进平江城时，平江西乡一带农民自动的组织运输队，等候革命军至两日

之久，于此足见农民恨北兵之深与欢迎革命之热烈也。

(四)平江之役。革命军于八月十九日开始总攻击，此地农民得信即携各种旧式武器及锄锹等齐集于托莲。拂晓，革命军进攻白石岭，农民军即大举帮同围攻；冒弹冲锋，勇猛登山，敌军大乱，当获枪弹无算，毙敌甚多，并进至离白石岭三十余里之青水岭，敌军节节退却，死亡载道(农民所获之大炮枪弹等概交革命军收领)，农民因攻击过猛，阵亡者至十三名之多。驻晋坑三都段之敌军由前线溃散，仓皇逃遁，农民曾某，见一荷枪之逃兵经过，即持扁担追击，该兵遂开枪洞穿曾某之腹，曾未知痛楚，犹以扁担猛击该兵，杀之并夺其枪。又思村余某，亦以当革命军向导被敌杀死。北乡及西乡浯口、梓江一带农民皆纷纷起来杀敌。计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毙者，不下三百人，农民死者亦二十人，其参战之猛烈，已可概见。

此次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参战，均系预行组织：如冲锋队、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宣传队、慰问队等等，应有尽有。冲锋队冲锋杀敌，战争中收效甚著。交通队除报告敌情于革命军外，曾以门板、木材等件作船筏渡革命军于白湖口，致敌军不及退却而被缴械。暗探队在侦探敌方军情外，并捕杀敌兵十余人，队员李春生，工人也，探知敌旅长陆运败后逃至城内下西街萧曹庙，当即报告革命军派兵围剿，至则陆已自杀。向导队之工作，其最著者，如由横槎引我军渡狮子岩，潜至县城北街，敌军尚不知道，因而全军被掳。运输队员为革命担运粮糈子弹等，均熙熙不稍露倦容。有输送至数日者，有至数十里者，有自请运输毫不索报酬者。宣传队除平日在本乡散传单，贴画报、标语外，战时并随革命军到前线宣传，鼓励军心，号召

民众。慰劳队送茶送药送粥送饭，亦上前线安慰军士。疑兵队则于山谷间遍置松树炮、鸟枪、爆竹等不时燃放，有时并鸣号擂鼓以乱敌人军心。破坏队则在战时毁坏敌人军用电线，拆断桥梁，断敌交通。

(五)临湘之役。临湘民众久苦北兵盘据骚扰之虐，此次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大有乘机袭击北军后方之意。当汨罗收复时，北军兵队溃经临湘，民众即各持锄锛在忠桃两区、白荆桥、聂家市及县城沿江一带埋伏，遍树青天白日红旗，以为疑兵之计。其时北岸之北军方疑革命军已渡河，乃亦相率渡河，其时民众与县长所带之清乡营乃协同迎击，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械而逃。计此役缴获步枪五百余枝，杀敌数十。(见九月六日《湖南民报》)

工农群众之直接参加战争，上面的记述，不过就我们所知道及最显著者而言。至于箪食壶浆，向导运输等等间接有助于战争之事，是这次北伐军经过湖南时农村城市中一般现象。

人民帮助战争，参加战争如此，所以国民革命军处处胜利。人民所以肯来帮助战争，参加战争，这自然因为国民革命军处处能与人民结合，能拥护人民利益，能站在人民一方面，实行与人民的公敌——军阀、帝国主义者决斗所致。所以国民革命军欲求最后的胜利，就在始终与人民结合，始终拥护人民利益，始终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决斗而取得人民的同情，使人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也来拥护并参加这样的决斗。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

(原载《战士周报》第19期，1926年9月19日出版)



## 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

叔 坚

北伐军在一个短时间内，由醴陵而平江而岳州而汀泗桥，以至攻下两汉，这种胜利的呼声，已经普遍全国。四、七、八军的捷电，几乎天天报纸上都有，而广州且已祝捷两次了。在主张军人革命论的人看来，必然更高兴的叫道：“当今天下，舍我其谁。”这是一些革命军人的自负！不过据我来看，从广州到汉口，没有一次胜利没有民众的力量。而在广州得到的这种材料，特别比其他地方为多。所以这次人民援助北伐军的情形，实有公开于国人之前的必要。

大家都知道从广州出发时，一切夫役，都由民众充当，而省港罢工工人还组织得有几千人的军队。一入湖南，“农民特别欢迎我们——工学当然不在话下——同时农民帮助我们，尤为不小。如此次进攻醴陵时，农民到处替我们报告消息，在醴陵组织救国敢死团（此中成份为工农学，以农为多数），预备我军进攻时在敌人后方扰乱。……同时株萍铁路之工人，早已替我们准备一切。其时有赣军唐福山部应珩一混成旅由萍乡开至醴陵应战，该铁路工人待我们将攻醴陵的前几天，把此铁道湘赣交界地的湘东铁桥炸断，掘断铁道数处，以停止敌人之运输，而扰乱其军心。故此次醴陵战役，我军之战斗能力固

强，而能于数小时内把万余敌军冲散者，得株萍铁路工人之帮助，诚不小也。”（第三军萧文潆来信）。看九月十日《民国日报》所云：“醴陵一役，得民众之援助甚多，故各军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甚注意于民众之联络。”便知此种说法，真实不虚。

平江之役，总司令部政治部前线宣传员电云：“平江县附近河流两岸，农民协会诸同志，早已组织敢死队数百人，乘我军进攻时，扰乱敌人，并为向导。”（九月三日《民国日报》）。又第十二师政治部报告云：“……所有东西两面狮子岩鲁肃山等处之敌，被我军……次第歼灭。是役计俘敌兵千余人、中下级官佐四十余人，毙敌……官兵无算，夺获大炮二尊、迫击炮二尊、水旱机关枪各数架、步枪千余枝、炸弹数十颗、其余弹药、马匹、军用品无算。在此役中，我军伤亡甚微，我师及独立团官兵，为国奋斗精神，充分表现。我部平时工作，大收效益。尤其是人民组织长矛队，加入作战，更实现军民合作之旨。”（同上）以后广州《民国日报》在九月二十八日载出平江之役与人民参战的消息，非常详细。一则说：“此次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克复平江，得农民实际参战之力甚大。”再则说：“此次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在国民党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中，平江县党部报告此中情况甚详。该报告不是说“农民大举帮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即是说“农民因攻击太猛，阵亡者十三人”。不是说“北乡西乡浯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即是说“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二百余人”。其“参战之猛烈，精神之勇敢，牺牲之重大，已可概见”了。

再看岳州之战。八月“二十日晚，有岳平一带农民协会土

著农民，侦知岳州方面敌军惶急万分，军心涣散，特向李军长告密，请神速攻岳，并自愿领导，由平江北乡渡过微水黄芽山而扑岳州，敌军不知有此小道，故未设防御工作，比较容易得手。李军长从之，遂于二十一日黎明，即取小道由农民领导，抄攻岳州。沿途路虽难行，幸未设防，二十一日晚十时，李军长部即抄至距岳城十里之某地，出其不意，猛力进攻。敌军惊为天降，纷向云溪、路口铺、五里牌、羊楼司一带溃退。叶逆开鑫所部不愿与北军同退，反戈投诚者二千余人。余逆荫森全部则被截断，全行缴械。中路之李何两部闻讯，亦猛向岳州前进，上下夹攻，二十二日早，即收复岳州。”（同上）

又“据最近长沙方面调查，粤汉铁路之工友，对于敌军，曾作种种阻挠其军事行动之工作，如破坏路线，截断电信等。且于长沙未攻下之前，曾提议总罢工。虽因经费问题未能实现，然其拥护革命之热诚，已足以代表民众一般之意志了”。这是总政治部所发武汉总攻击以前之宣传大纲（见九月十三日《民国日报》）上说的。

至于湘民争先恐后，帮助运输，更是极普遍的事实。所以《华侨日报》说：“湘人皆乐为运输，可不在吾粤募夫矣。”（九月三日）“且沿途各地民众，均备茶粥供给。士兵均无饿渴之患，忘其疲劳，对于作战，益加奋发。故能一往无前，迅奏肤功。”（九月十一日《民国日报》）

汀泗桥一役“北伐军连下冲锋十二次，均为叶部之机关枪队射回。彼此只隔一桥，声问相通，卒无法越雷池一步。桥下积尸，不可数计。直至接战之第三日，已得咸宁之右翼军李品仙师，会同七军一部，借农民之向导，竟能从咸宁取道簪洲司，

越岭以击叶军之背。初时叶部尚未知南军已袭其后，以为吴佩孚援兵开到，故不及防。迨李品仙大队驰至，逐渐迫近，殆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于是腹背受敌，大惊失色。此时前后夹攻，叶军几于全军覆没，而叶几于成擒”（九月七日香港《华侨日报》）。

同样，两汉民众也是对北伐军尽量援助的。“当北伐军于未克复汉阳之前，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为制吴佩孚之死命以援助北伐军起见，经实行于前月一日起，全厂工人举行总罢工。及至现在北伐军克复汉阳，邓演存任汉阳兵工厂正厂长，许有道任副厂长后，已全体复工。”（九月二十日广州《民国日报》）“为革命军制造枪炮”（九月二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路透社汉口电亦云：“据汉口沿铁路一带传来消息，南军颇受民众欢迎。人民纷纷馈食，并愿为向导，追逐北军。”（九月十六日广州《民国日报》）

这样看来，获得胜利的人，祝颂胜利的人以及主张军人革命论的人，都不可忘记此次北伐军胜利中之民众的力量。假如能看重人民的革命和战斗力，实际把宣传组织的工作弄到更深刻时，我相信还不止于此，必然会各地自动的起义，夺取政权呢！

（原载《向导》周报第 177 期，1926 年 11 月 4 日出版）

# 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

直 荀

现在且将过去湖南工农专政的情形说一说。尤其是侧重农民方面的情形。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有名的“过火”的运动。而五月二十一日事变是豪绅地主阶级向农民反攻的第一声，许克祥不过是他们的代表罢了。

当时的情形确有使统治阶级害怕的。统治权在城市中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因为工会与农会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两种对峙的统治权——工农两会的统治权和所谓省政府的统治权。但省政府的统治权仅是达到省政府所辖的各机关，而各机关并没有能力去执行政务，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请工农两会通告各级工农会才能发生效力。

## 食粮的管理和支配

湖南虽然是个产米的区域，但因连年的兵灾水灾，农民无饭可吃，都是吃薯芋来过活（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佃农要用薯芋做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日常食物，大多数的贫农则虽求薯芋而不可得，而此中薯又比芋为更普遍的农民食品，因为芋要占用田亩，薯则可在山上栽植，或者在秋收后栽



在田间)。现在农民不愿照旧生活了。他们说：“我们之不得谷食，是因地主将谷米运到外埠赚钱，本地谷米减少，因之价高。我们无力购买，我们既要饭吃，现在的方法就是阻禁，禁止谷米运出外埠。”农民用乡做单位，本乡内的谷米只许在该乡农民协会的范围内流通。要由本乡流通到他乡就要区农民协会的命令；要由本区流通到他区，就要有县农民协会的命令；由本县到他县或出省境，就要有省农民协会的命令。因此省农民协会特印有一种运谷米的护照，专备省内各县流通谷米及军米出省之用，并设专人管理这件事。军米出境虽有各军的护照，若没有省农民协会的护照是不能通行的。他们在各出口地方设有稽查，非常严密，若是米数与护照上的数目不符，就被他们阻止。长沙靖港地方有八军军官运米二千余石，被他们查出超过原额一倍以上，他们老实不客气的将超过的额数没收了，其余的军米仍旧放行。湘阴和丰院地方也有八军军官偷运食米出口，据军官说有三千石军米的护照，实运了四千一百六十石，可是据农民的计数有六千八百余石，而护照又始终没有看见，农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全数没收了。包运谷米出口是军官发财的方法，因农民检查的严密，自然引起了一班军官的大怒。

农民支配食粮有他们自己的方法，欧战中为着食粮的支配一问题不知费了多少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心血，可是湖南赤脚草鞋的农民轻轻松松的解决了。《时事新报》记者所谓分配粮食的困难，湖南农民也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他们的的方法是：用“乡”做单位，在一乡内“团仓”——调查谷米的多少。更以一乡做单位调查人口。如是按照年龄的大

小,分配食粮(老年壮年小儿每日各食米若干),本乡内有余或不足,都报告区农民协会,区内不足或有余,则报告县农民协会,县集各区的报告,报告省农民协会。因此省农民协会知道各县谷米多少的状况,而可以依照情况发护照到某县去采米。

他们对于一班赤贫的农民没有钱储存多量的谷米的,又另有办法。他们收集地主的谷米,办理平糶,以最低限度的价格糶与赤贫的农民,每家依照人口的多少,发一个糶米的执照。执照是用厚纸做的,分为许多方格,格内有日期,某日去糶米就将某日的方格剪去。因此人口以少报多的弊病,以一执照买米数次超过需要而以渔利的弊病都免除了。这种方法的使用,据我亲见的,湘潭县是使用得很好而绝无流弊的。这种方法若要统治阶级来执行,恐怕穷年累月还弄不清楚,而农民则毫不费力的办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秋收已过时数月了,可是反动后的湖南还在那里命令各县组织减租委员会,江苏、浙江等省还在那里讨论什么减租条例,就可证明统治阶级的昏庸、迟滞、毫无能力。

更有一事足以证明湖南农民组织的力量的,就是为第四方面军采办军米的事实。那时第四方面军在河南作战,缺少军米,由唐生智派遣兵站总监来湖南采米,当即由工农两会、国民党省党部及省政府合组一经济委员会专办战时一切粮食之供给,并决定了一个集中粮食的条例。主要的办法就是将粮食以法令集中于农民协会之下,赋与农协以支配的全权。由省农协派员到各县采米,专向农民协会收集。定额原只二十五万石,可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各地来电报告米数的已有十七万余石了。醴陵一县更由农协发起“节食助军”,全县人民都



食两餐，以所余的来供给军用。

长沙城内存米原不甚多，但是省农民协会与省总工会为接济前方军米起见，在省城谷仓内借用谷五万石，由总工会命令碾米工会昼夜加工碾做军米。

### 对于政权之夺取与对于国民党的认识

不与闻政治，是过去的中国农民普遍的现象。可是湖南自农民运动发展后情形就不同了。

从前一切的乡政，都是由少数穿长衣的大人老爷们把持着。他们有时也开会议，但这是大人老爷们的会议，赤脚草鞋、带着牛屎臭味的农民们，只能站在门外听讲，任这些大人老爷们去谈论。

湖南的农民因农运发展的缘故，也学会了开会。最初他们也还请几个识字的人替他们读一读主祷文式的总理遗嘱，后来他们学会了开会的办法，径自集会，主祷文式的遗嘱他们觉着是与他们无关痛痒的，也不请人读了。从前大人老爷们开会来管理农民，现在世界翻了底：农民开会来管理大人老爷们了。大人老爷们非得服从不可。

他们议定了：乡村道路不好，于他们农人不利，现在要修筑起来，定了一个三六九的制度。小路宽三尺，中路宽六尺，大路宽九尺。这个制度不约而同的传遍了全省，仅仅湘西除外。路工由佃户供给，可是他们不能饿着肚皮去做事，所以要地主供给伙食。可是这事得罪了地主，平空支出了许多的食米。

他们议定了：大树遮阴了田禾的，于收成有损。无论它是

培屋场的也好，只要遮阴了田禾一律斫去，许多迷信风水的，大起反对，可是他们不顾一切，一律执行斧伐。

他们议定了：社仓积谷和地方的一切公产，过去是全由土豪劣绅管看，农民不能过问，这里面是弊病丛生的，不独对于农民毫无益处，且中饱了土豪劣绅的私囊。现在要将历年来帐目清算过，管理的方法也要变更，全交农民管理。这一来，从前管理地方公款的人没有一个不原形毕露，赔款的游乡的无日无之，一般土豪劣绅无一个不惶恐万状。土豪劣绅的统治权，在乡村中已扫荡无存了。

他们最普遍的就是谷米阻禁的问题，而执行也最精密，这一来，予豪绅资产阶级以经济上根本的打击。

然而土豪劣绅并不因此而灰心，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从前认为国民党为赤化的，现在也改变了态度，群起加入，他们想要用党的威权来挟制民众团体，而农民因此不得加入国民党，农民于是在乡村中发出一种口号：“有钱的入国民，无钱的入农民”。他们对于国民党的认识可谓清楚到万分。民众的认识真是比寒暑表还要敏锐些。

### 土地问题之爆发

湖南农民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土地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上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政治上既不能替农民解决这样的大问题，湖南农民乃起而自己动手解决。他们解决的方式虽在各处表现得不同，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目的则确是一致的。

土地问题，明显些说，就是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民没有土

地，每年工作所得都给地主剥削去了，得不到一餐饱饭，他们因此起而限制谷米出境，议决谷米最高的价格。

闹得激烈一点的地方就相率于青黄不接的时候吃排家饭，就是聚了许多人到富户家中去坐吃。

这些要算是间接的提出土地问题，他还有许多直接的方法。

第一就是丈田。地主的田大小宽狭并不一样，收的租额也不一定，农民要使所缴的租和田土的面积相当，乃起而清丈田亩。在长沙市郊，每方丈土地照通常计算只能缴租一石的，可是地主要收四石租，清丈的结果，经过许多英勇的斗争，算是农民战胜了；照田的面积纳税。

第二是插标。清丈田亩是佃农的权利，可是许多失业农民，无田可耕的，仍是毫无办法，失业农民因此倡议标田，就是将田土的耕种权重新支配，某人耕某地，用插标为记。

第三是分田。用插标不过是佃农和失业农民中间耕种权的争执，可是分田的意义就根本不同了，是根本的否认地主的所有权而将它分给农民。长沙附近的霞凝乡要算是首先实行的区域，农民将田地依照人数力量分配，成年每人可得产谷八石面积的土地，未成年者又依其年龄之大小，给以四石或六石的土地。

这样一来，地主大震，因此有五月二十一日之事变（“马日事变”）。反革命实行对农民的大屠杀。

## 终 结

这些都是湖南农民在“马日事变”前的事实。在“马日事



变”后湖南的农民并未因此停止他们的活动，现在仍是不断的作英勇的斗争，完成他们历史上的使命，写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光荣的历史。

（原载《布尔什维克》第13、14期，1928年1月2日出版）



# 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形

——湖南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的报告

## 一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

(甲)发展的情形：湖南农运为时不久，然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份报告：全省有组织的有六十三县，会员达五百余万人，农民起来者近千万人；其分布区域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各县及资江流域次之，因此等地带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重要，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为准备北伐工作计，也不能不首先着眼此处。至于湘西一带因交通不便，又长时期在军阀——袁祖铭等统治之下，所以至今还在开始的时期。

(乙)发展的原因：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完全是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果，军阀政治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其赖以维持政权的最大项即出于田赋、盐税、杂税、厘金，这四项完全直接间接是农民负担的。湖南农民在张敬尧、傅良佐、赵恒惕、叶开鑫等军阀统治之下惨受提征田赋，加设厘金，增加杂税等一切层出不穷的剥削，差不多十有九家弄到家空业尽。军阀为贯彻其剥削起见，复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为爪牙，厘金局、榷运局为官吏竞取的美差，六个月知事可得数万元，如此等类的事实归结为农民的加倍痛苦。至于土豪劣绅，为军阀政治的下层基础，政治上垄断乡村政权，利用团防武装实行屠杀，经

济上重租重批高利借贷，农民生活乃更堕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整个的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决定了农民只有两条出路：革命或死亡（饿死冻死为匪而死等）。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利益——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重租重利等曾有广大的宣传，于是湖南农民在饥饿困顿中便骤然兴起了。

（丙）农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贫农是农民中最受痛苦数量最大的群众，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简直早上不知道晚间的生活怎样，在封建政治下面他们的地位又最卑贱，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富农中农对于革命开始是不生兴趣的；只有贫农才一开始便十分相信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宣传，毫不犹豫的赞成革命，毫不犹豫的加入农民协会，因此贫农实在是农民协会的发起人，是参加北伐的战士，换言之，贫农是湖南农民的领导者，也就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 二 湖南农民运动的功绩

（甲）参加北伐：湖南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第一个贡献，即是领导农民参加北伐，湖南农民参加北伐与省港罢工有同样的意义，省港罢工封锁香港，革命政府才有“闭门捉贼”将陈炯明、邓本殷、杨希闵、刘震寰等根本肃清进而举行北伐的机会。湖南农民参加北伐则使北伐军在极短时间通过湖南，能养精蓄锐而克复武汉，要是说省港罢工创造了北伐，那末湖南农民运动即促成了北伐。当北伐军从衡阳下来的时候，醴陵、浏



阳、平江、临湘、华容等地的农民曾以锄头梭镖实际参加战争，组织侦探队、慰劳队、冲锋队援助北伐，因之农民阵亡者极多，至于送茶送粥慰劳兵士更普遍全省。

(乙)反抗土豪劣绅：军阀政治的下层势力建筑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及团防武装以从事封建式剥削的上面，因此不求打倒封建军阀政治则已，否则除努力为打倒军阀本身外，必须进一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专就农民解放而言，也必先从直接统治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下解放。

湖南农民对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比任何口号都容易接受，因土豪劣绅为农民直接的统治者，湖南农民指土豪劣绅为“长牙齿”、“坐长板凳的”，这都是形容土豪劣绅剥削农民血汗，垄断乡村政权的事实。尤其是农民对于此等“长牙齿”、“坐长板凳的”所把持的乡村自治机关，比贪官污吏所盘据的县政府及一切征收机关，更属畏惧，更属痛恨，所以就有“打头张衙门”，“铁门坎”的称呼。

湖南农民革命目前的对象仅为土豪劣绅，因主观的力量还不能与整个的封建势力作战，因此贪官污吏在湖南有些地方竟可以存在，他们队伍中间也没有打倒几个。至于土豪劣绅被农民打倒的，在数量上，可以比其他封建势力为多了，但是实际说来，湖南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闹得太凶”。统计全省农民打倒的土豪劣绅也不过几十人，倒是土豪劣绅两年未满的时间惨杀农民实有可惊的数目。所以湖南农民目前只在反抗土豪劣绅，还不算是打倒土豪劣绅。可是这种反土豪劣绅运动也就给湖南封建势力以不少的

打击。如宁乡之刘昭、杨致泽，湘潭之晏容秋，华容之梅实，长沙之俞敕华等，均为土豪劣绅队伍中坐头一把交椅的，从这几个巨魁明正典刑后，湖南的封建势力可算是挫折了锐气。这一点，湖南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实在建了伟大的功绩。

(丙)建设了太平盛世的乡村：任你把湖南农村的骚扰现象说得何等动人，但即算是一个土豪劣绅的巨魁，在心里头或者竟至于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目前的湖南农村比他们这些“老爷”（湖南农民对地主的称号）当权的时候倒有太平气象。

满清末年起，政府即三令五申的禁鸦片；但事实上，在军阀统治之下，禁烟局本来即是卖烟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怕你拿着烟枪躺在十字街头，也没有人问。被处罚的却尽属一些小烟鬼和没有势力的，请看武汉市上的“特别雅室”，广州的“谈话处”之多，便可想见禁烟的滑稽。然而禁之二十年，不但不曾禁绝，反而有长足发展的鸦片，湖南农民已起来的地方，以最短的时间，却一点一滴都禁绝了。

土豪劣绅的烟枪给农民劈尽了：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发现秘密吸食的罚款游乡。果然有许多颇有面子的绅士先生唱了几出戴高帽子的戏。从此湖南农村谁也不敢在虎头上捉虱，再干那吞云吐雾的勾当了。

至于赌博，则有农村童子团挨家搜索麻雀牌及其他赌具，当场付之一炬。新年乡村旧习照例大开赌具，呼卢喝雉闹个不休；可是现在的新年娱乐，旧有的仅留下龙灯狮子，新增的却有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巡行等类，著名赌痞们也只好跟大家丢手。

三寸金莲在北方以至于九省通衢的武汉还不算稀奇的

事，湖南的穷乡僻壤，过去本也不少。可是现在农民协会的女会员，已经穿起草鞋，跟着大众背起梭镖进城游街了。还不止此，湖南农村女子公然有些自办小工场、下田耕种的了。

乡间还有几件事连最凶的土豪劣绅也背着在啧啧称赞的，即是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坝，要是壅塞，农民协会即下令开挖，工程完后，即与地主交涉，照实数给工钱。乡村道路素来不注意的，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处都给修好了，羊肠小径已变成丈多宽的通衢，真算是行旅称便。地主们惯于把持荒山荒地任其荒芜，农民协会便出名租借，交会员开垦。

从事这三件工程：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的尽属贫农，这是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安插贫农的方法。乡间，因没有过分失业的危险，偷盗案件也就绝迹了，人们所梦想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湖南农民是一步紧一步的向这个现象走了。

此外办教育(捐钱设夜校)、破除迷信(观音殿、财神庙变了会场，神像抬开，换了孙先生遗像)，已成为农民极踊跃的工作，高贵的士大夫一味空提倡，却不如平凡的农民马上见诸实行。

总而言之，农民运动已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振兴农业生产，改良风俗习惯，救济失业，这都是湖南农民已有成绩和不曾稍懈的工作呵！

### 三 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 土地问题的解决

一切农民急迫要求的是：“土地国有”，根本推翻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中的经济革命。农民是竭诚参加

革命的，可是他在革命中不会忘记他的目标，倒是因革命使他对这个目标增加了渴望。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跨过了先进的广东，因此他比其他各省更早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前列的旗帜：即是“土地国有”，根本铲除封建势力。过去几个月农村中即流行一种口号：“平均佃权”，这纯粹是贫农阶级喊出来的，这个口号的意义，即是反对垄断土地，农民协会会员中占多数的贫农分子多主张按当地农民人数平均佃种，这个办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发生了“禁佃”的纠纷，这个现象完全是贫农丧失土地所致。还有个流行更为普遍的口号，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笑话，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平等”，农民口中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什么南京条约、辛丑条约，而是关于苛刻征取地租的“佃约”，如最流行所谓“东七佃三”及“无息押金”、“田鸡”、“田鸭”、“田蛋”、“田草”，逢时逢节送“人情”（即礼物）给地主，遇地主婚丧，有作工不受工资的义务等苛例陋规。这些在农民尤其是贫农以为便是革命政府所宣传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看来真是好笑——可是这其中却含有贫农要求土地的意义。因所谓不平等条约的“佃约”、苛例、陋规，富农固受害不浅，尤其是使贫农永不能有佃田的机会。贫农丧失土地，生活陷于极困苦的地位，即其能踊跃参加革命，胜过其他农民的唯一原因。农民自定之“平均地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即万一能够见诸实行，也完全是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将土地问题，根本解决。因土地仍为大地主所垄断，农村经济仍停滞于封建状态中，因此农民乃进一步发出所谓“平等”的呼声；即孙总理所谓“耕者有其田”，孙总理可说是预先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了！

湖南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已经十二分的急迫，在“平糶”、“阻禁”两件事情上更表现得显明。西欧农民的希望是农产物价格增高，然而在市场上，时常是农产物远不及工业品的高贵，而发生所谓“剪刀”问题。在湖南却是相反的现象，农民协会普遍的抑平谷价，阻止谷米出境，实在说来这不算稀奇，不过是一个土地的关系。西欧之农民都是有土地的小农（在机械生产的农场耕种的，只能算是少数，自当别论），所以他总希望谷价增高。湖南农民（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可就不然了，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九十，这种贫农都是丧失土地或者有土地而不足的，他们的食谷是要从地主富农手里用重价购买，因此对于农产物价格的态度恰与西欧农民取一种相反的形势，就是希望谷价更贱更好，根本原因是高租重利的关系。“平糶”、“阻禁”的确能给其他有土地的农民以不利，对于农产物流通、政府财政的妨碍也无庸讳言。

然而这完全是一个土地问题，要解决也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只有每一个农民都能够有够耕种的土地，那时农民站在小农的利益，只会希望谷价增涨，决不会发生“平糶”、“阻禁”，否则任你如何救济，总是徒然。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对于“平糶”、“阻禁”曾有“按照当地所需食谷存仓外，一概放行”的决议。省农民协会更三令五申实行禁止，但结果依然，因贫农嗷嗷待哺，饿肚皮使他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存仓又事实上做不通的时候，便以群众的力量继续维持“平糶”、“阻禁”的老法子。不能给与土地，要禁止这种农民式的方法，谁也不能够的啊！中国农民在中国全人口中占大多数，所以孙总理说：“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农夫工人之参加。”

但是怎样使农民参加革命？给农民以所需要。农民的向背是国民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湖南农民运动已显示给我们，土地问题实在是国民革命议事日程中最先待解决的项目。

#### 四 湖南农民运动的障碍—— 土豪劣绅之进攻

我们始终相信湖南农民目前还够不上说打倒土豪劣绅，而只能说是反抗土豪劣绅。许多人，尤其是不明湖南真相的外省人，惯于一口咬定农民闹得太凶，杀土豪劣绅太多了。事实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的，湖南被杀之土豪劣绅不过几十人，而农民被土豪劣绅残杀的却有可惊的数目。赵恒惕时代以土匪为名共杀了一万以上。除开我们有意抹杀事实。人人知道湖南农民的革命，可是很少人知道湖南土豪劣绅的残酷狡猾，比任何省区都厉害。湖南农工运动当前的最大障碍即是整千整万的土豪劣绅，湖南农民与此等土豪劣绅的中间，只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整个的土豪劣绅的阵线是拚命的在向湖南农民进攻呵！

他们进攻的方法是最阴狠最残酷的，分析起来，一共有六个：

(一)利用团防实行屠杀。团防局、保卫团、民团、警察所在湖南本来露骨的是地主镇压农民的武装，在赵恒惕时代更为军阀政治的真实基础，如宁乡大地主童氏为赵氏岳家，童氏在宁乡可以任意调遣全县团防，这种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政府，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逮捕屠杀农民简直变成这些“局长老爷”的家常便饭，只要土豪劣绅鼻子里

哼一声，农民便有“进局”的危险。宁乡杨致泽办团防数年杀四百余人，并没有宣布过“罪状”。刘昭办团防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乡村竞玩龙灯，刘昭唆使所住乡村的乡人与其他乡人斗争；一铁匠骂刘昭的娘，过了许久，刘昭带团兵去外查案，路遇铁匠上山进香，刘昭即喝令团兵捆绑，挖眼截舌，大骂：“你还骂娘吗？”牵走五里，始行枪毙。各县团防私用非刑更属普遍，农民稍不如命，即加以“土匪”名，实行“挂半边猪”、“踩杠子”、“坐快活凳”、“断脚筋”、“辣椒熏鼻”、“倒挂”等使人战栗的刑法，因此农民不“进局”则已，否则不死也成残废。

北伐军经过湖南时，宁乡、湘乡、安化团防预备齐集雪峰山为赵氏作最后挣扎，以后湖南团防在土豪劣绅指挥之下则纯为反农民运动的工具。益阳泉交镇团防局不参加区党部成立典礼，大队巡行之农民，经过团局质问局长不参加理由，团局毫不答话，即开排枪，当地立毙农民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在团局大开赌局，被农民禁止，即枪毙农民王老四，并抄掠农民财产多家。茶陵团防局秘密将假期回乡宣传农运学生一人以洋油、柴薪活活烧死，尸首粉碎，丢弃灭迹。此外团防勾结土豪劣绅以武力企图消灭农民协会的事实，差不多月有数起。

（二）勾结土匪。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所把持之乡村政权已大半倾颓，因之其所有之武装、团防也渐次失其统治的效力，许多团防局已自行解散，存者又为正绅所管理。土豪劣绅为继续进攻农民协会计，便不得不舍弃团防而寻找新的武器——土匪了。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

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湖南农民在土豪劣绅勾结土匪这一进攻之下，的确牺牲了不少。

(三)组织反动团体。利用团防勾结土匪还是一时的行动，土豪劣绅进一步企图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便组织反动团体以团结势力，并以为指挥反革命的中枢。湘乡有镇乡维持会；衡阳有白化党；醴陵、浏阳有三爱党；醴陵更有打狗会，所谓狗者即指农民；保产党更为湘中普遍的组织。这些团体专在对付农民，凡各县惨杀农民，捣毁农协等举动，都是出自这些反革命反农民运动的参谋部的计划，有些地方这种计划虽为民众破获，但其组织，并不曾解散，千方百计进攻农民。

(四)混入农协。这是一个更阴毒的进攻，在许多指导者力量薄弱的地方，狡猾的土豪劣绅便戴着一副假面具混进了农协，从中捣乱，侦察虚实。尤其是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的行动，以破坏省农协一贯的政策，或专害革命的农民，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的同情，十分之九是出于这班土豪劣绅的奸细所为。

(五)组织御用农民协会。土豪劣绅知道农民运动万难用武力阻止，如以团防土匪反动团体明目张胆的进攻，也只是以卵击石，惹火上身，“聪明”的土豪劣绅决不做这样“猪头三”的勾当，于是转而满口赞成农民运动。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几批肠肥脑满、尖口利嘴的人物到省农民协会来索取简章，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他们是打着两面大旗“家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号召。于是家族农民协会在各县曾不断的发现，团结一姓，反抗外人。此外土豪劣绅多声称，入其所号召之农协，可



吃便宜食谷，或可得金钱，以号召同姓或佃户。并千方百计愚哄上级机关承认其为特别区乡农协，以遂其利用窃取的阴谋，而从容置农民运动于死亡之地。

(六)造谣中伤。湖南土豪劣绅第一等逃往上海，第二等逃往汉口，第三等逃往长沙，第四等逃往县城，这是湖南土豪劣绅在农民反抗以后的普遍行迹。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祸、幸逃法网的罪犯，可是在逃亡中，他们还是不曾放弃他们反农民运动反革命的工作，最大最厉害的方法即是到处拚命的造谣。这个阴谋实在比上面这些方法更来得严重，什么农运是共产共妻，兵士六个月不回家，妻子便由农协公去，某军长师长家财被充公、父亲被杀等无稽之谈，以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的感情。并使农民在革命民众面前失却深厚的同情，而陷于孤立的地位。目前在汉口，这种反宣传就极其猖狂。

## 五 湖南农民运动的缺点及今后的方针

革命者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只有从不断的进行中，了解他的错误，以求补救。湖南农民运动决不会有象土豪劣绅在各地反宣传那些奇怪的事实，如“共妻共产”之类。错误就是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就是从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中间稍忽略了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但是这个错误的原因，革命的政党尤不能辞其咎。几千年压迫下面的农民一旦起来，自不免带有种种幼稚的行动，要是革命的政党能够领导农民，使农民在革命的政策下面作战，定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可是现在农民运动如飞的发展，党在事实上落了后。以湖南言，几百个农民中没有一个是农民党员，因此革命的政策不能深入农村而为

农民作战的目标。今后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农村竭力的发展国民党，努力的取得农民的领导，继续实行下面六个政策：

- (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财产。
- (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
- (三)保护中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
- (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
- (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
- (六)武装农民。

(原载《向导周报》第199期《湖南政变特号》，  
1927年6月22日出版)



# 农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

(摘自“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

## 甲 政治的

- 一、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之自由权；
- 二、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
- 三、制定农民保护法；
- 四、乡村自治权交乡民会议，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均由乡民大会选举人员组织之；
- 五、铲除剥削压迫农民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积极拥护农民利益；
- 六、扫除诉讼积弊，严禁差役敲索；
- 七、由乡民大会选举人员组织乡村公断处，评判乡村中之争执；
- 八、团防局、保护团、民团局、区董事务所、警察等机关均不得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
- 九、团防改为县防军，驻扎县城；
- 一〇、地方财政绝对公开，管理人员由乡民大会或县民大会选举；
- 一一、县政府改委员制，由人民选举；
- 一二、各级农民协会完全统一于省农民协会，各县县农民

协会向省政府备案，应由省农民协会转。

## 乙 经济的

一、减轻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收获百分之五十；

二、严禁增加租额；

三、佃户押金租谷每石至多不得超过二元，并须按照当地普通利息计息，押金外不得有赔租及其他剥削；

四、绝对禁止重利盘剥，限制最高利率，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如私自增息以违法论罪；

五、改良雇农待遇，斟酌当地情形规定雇农工资至少应有的限度；

六、乡村中应有管理食粮之组织，调查当地食粮生产及消费之数目以限制食粮出境；

七、不得预征钱粮；

八、田赋附加不得超过正粮，并须厘清用途；

九、办理清丈，以累进法征收地亩税；

一〇、废除苛税杂捐，剔除征收陋规；

一一、扫除厘金积弊，以一种厘金代替多种繁杂之厘金，使商民交纳一次厘金之后不再有二次之纳费；

一二、减轻盐税，废除引岸，取消盐税附加；

一三、一切征收皆按市价计算；

一四、整顿农田水利，培植森林，开辟交通；

一五、清理湖田，以其收入修堤疏河浚湖；

一六、设立机关，统一量衡；

- 一七、蠲免灾区钱粮及欠租；
- 一八、没收逆产赈灾；
- 一九、扩充社仓积谷，无利借给贫农；
- 二〇、由政府筹款救济水旱灾；
- 二一、举办农村社会救济事业；
- 二二、救济贫农荒月饥寒；
- 二三、促成农村生产、消费、信用各种合作社；
- 二四、规定钱水概以光洋为本位，按时价计算。

### 丙 教育的

- 一、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
- 二、由县政府拨款办理农民补习教育。

(原载《战士周报》第22期,1926年10月31日出版)



#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



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佣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象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去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

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



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一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

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的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州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防，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州、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入，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地勇敢肯牺牲呢！

及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防，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





模的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

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

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止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

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停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新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

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耒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的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害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

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我们的口号是：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革命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肃清农贼！

整理财政，剔除中饱！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湖南省  
农民协会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



#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议案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国民革命势力在湖南表面上虽已把军阀政治打倒了，然其社会基础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很多存在，不过因民众势力之兴起，这个基础业已开始动摇罢了。在此动摇期中，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要保持他们最后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更出死力互相勾结，用种种挑拨离间、倾陷压迫手段，甚或混入国民党及农民协会，图谋消灭革命势力，恢复军阀的统治。反动现象显而易见。故国民解放运动，与此种反动势力是绝对不能并存的。必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根本铲除，然后国民革命胜利才有保障，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算根本消灭。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凡属革命民众所应当深切注意的。

自农民运动发展，各县土豪劣绅即群起压迫破坏。最显著之事实：如赵恒惕、廖运元、李鸣九、赵桂生等之岳北屠杀，焚毁农屋二十余所，枪杀三人，拘囚数十，被逐被逼者不可计数。湘潭晏容秋指挥十八罗汉，左右县政，把持三堂四所，吞蚀军饷捐款，以饱私囊。该县西区团防局长成胥生，凭藉赵逆

势力，勾结驻防军队，把持乡村政权，残杀良民，破坏农协，诬陷协会会员，谋害农民领袖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更勾结西山会议派，谋反抗革命运动。该县株州汪孝逵、汪绳武等，利用团防，勾结叶逆军队，诬杀农民领袖汪先宗。宁乡陶濬川、廖季梅、刘佑卿等，暗助叶逆军饷，蚕食公款，联合团防，响应赵、叶，破坏北伐；杨致泽、刘昭等，利用团防，残杀良民至数百人，枪伤农民领袖梅冶成。桂阳雷徵、彭仁寿、李容巨、黎庚樛等，统率团防，占据县城，解散党部，枪杀工人，图毆农民领袖何汉。耒阳伍易卿、李子如、刘友三、邓元勋等，收买痞徒，假冒农协名义，焚烧政府机关，企图嫁祸；土豪邓寅宾，私印愿书，组织乡农民协会，以图破坏农运；北乡土豪李某，收买农贼，擅改乡农民协会为区农民协会，并擅刻钤记，更私发大批乡农民协会筹备员委任状。衡阳劣绅张杞生，勾结团防局长何镇楚，围捕农民及农民领袖；土豪杨竹轩，集合暴徒数百，捉去区执行委员，勾结驻防军捣毁各公法团；团防局长罗凤逸，恃强摧残农民，纠合打手，捆打农民领袖。华容傅道南、罗昌、张荫元、孙锐义、傅治焕等，勾通土匪，勒索人民，瓜分公款，八长联盟，把持县政，包揽词讼，诬害农民。湘阴之赵子成、赵荪堂、赵迪予、赵崇正等，藉赵逆势力把持团防，高租高利，剥削农民，农民实已变为农奴；任炳奎，指使任觉桥，勾结痞徒，破坏农协，殴打特派员；劣绅鄧孟秋，强迫解散农协，驱逐努力农运的人员。益阳黄剑农、龚海帆、龚金榜、刘中藩、陈毫卿，组织伪党部，指挥暗杀队，把持县政，破坏革命，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团防局长刘梦龙、曹应春，倚团防势力，擅杀乡民，操纵地方行政，盘踞旧农会房屋，捣毁农舍，压迫农民。郴县著名之土豪

劣绅曹游龙等，藉党敛财，惨杀党员；李冰如捣毁农协，毁坏党部，买活反动派杀区农协委员长李固。湘乡程希洛、彭世箴、朱太初、贺石渠等，私通赵叶，破坏革命，捣乱后方；组织三K党、保产党、城镇乡联合会、暗杀队；勾结团防局，捣毁永丰党部；焚烧农舍，破坏农民运动，谋害农民协会执委会人员；把持县政，侵吞公款，包揽词讼。下里团防局长萧介藩，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运，包庇土豪熊祥元，强运谷米，逮捕农协会会员，私行拷打，滥用刑罚，残杀良民达百数十人，把持团防局，侵吞地方公款，操纵乡权，武断乡曲。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等，统率团兵，惨杀农民，包庇赌博。道县之杨锐等，扶植党羽，把持国民党县党部，暗杀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压迫农运。汉寿梅石、赵勋华等，欺压良懦。常宁土豪欧阳玉琪、高租高利，大秤小斗；劣绅李溪成、谭封桐，破坏农民协会组织。沅江袁熙甫、袁致祥等，宣传“三爱主义”，利用团防，贿买镖手，悬赏八百元，谋杀农运专员。平江县议员、长寿商会会长李灌畦，为长寿土豪劣绅领袖，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指挥流氓游街示威，高呼“打倒农工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北伐军与敌军在平江开仗时，受敌方委任，组织递步哨队及保卫团，运动地方，希图破坏北伐；并组织暗杀党，图杀国民党员及农运领袖。该县汪信哉乃仙坛坛主，惯性压迫民众，把持县有财产及政治，并于去年正月，组织讨赤委员会，禁止加入国民党；沈寅卿、姚叙哉，真正地痞劣绅，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压迫民众，破坏农协。临武李镜先，利用团局，垄断乡政，毒毁农工委员宁教仁，迫散区党部，勾结募债专员刘艺侯，浮收舞弊，纵兵苛索。新宁陈升安，侵吞公款，摧残学务；雷腾蛟、华维翰，勾结县委，私用刑

讯，指良为匪，勒罚巨款。安乡徐德保等，勾结县长，倚仗团防势力，压迫农民，出团卖谷，每亩至四斗八升，敛谷八百余石，农民请求减轻，不独不准，反惨杀农民许正卿等二十余人。浏阳邹逆尧仁之参谋长及筹饷委员王益生、鲁觉丞等，盘踞县团防局，要挟官厅，把持县政，压迫民众，破坏革命团体，又为（邹）尧仁规划一切，提取军饷；劣绅黄昭著、黄达五，把持乡政，勾结地痞；刘任生，组织假农民协会，利用农民，破坏农协；刘生实，勾结谢文炳，敲诈商人，侵吞军饷捐款。枞西团防局长姜邵德，欺压民众，破坏农协，捕殴国民党员刘解人，当街痛笞三百，枪杀良民，拐逃团防枪枝；土豪王远万，高利盘剥，压迫农民，逼死农妇。长沙清泰乡都总林巨卿，平日专横乡曲，近因募集公债，从中舞弊，更侵吞水灾赈款，扣留地方学款，自命为土豪劣绅，禁止当地农民加入农协，与彭逆祖植等串通一气，鱼肉贫民；郑澍人，勾结吴逆，宣传反革命，侮辱革命领袖孙总理及黄克强先生；罗倚陶，侵占田地，骗取佃户批价，压迫佃农；河西镇团防分局长丁琼芝，绰号丁四土匪，把持局务六年，借团敛款，迄今财政不曾公开，伊家致富业已逾万，平时擅逮良民，滥用刑法，诬农协会会员为土匪，肆行压迫。永明王鹏，现充团保，武断乡政，破坏农运，藉团捐为名，任意苛索；王筠，现充团总，破坏农运，垄断一乡，包庇赌博，近更混入国民党，当选非法的县党部执行委员。衡山唐经畬，把持县政，垄断乡曲，侵蚀公款，鱼肉良民，反对民族革命运动，印刷书籍，谋破坏革命，现更勾结西山会议派，潜来省城图谋扰乱北伐后方；劣绅罗如琴，于北伐开始时蓄谋破坏，我军退守衡州之时，更诬告农民夏观桃、彭黄枚等，谓为匪徒，且谓农民协会为匪



党。

以上所举各县土豪劣绅，特其尤者，至于细小，一概未录。必须全部铲除，方举肃清封建余孽之实。至于贪官污吏，调查未周，姓名从略；必须农民运动与市民运动联合，方能打倒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

## 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

(一)现在乡村自治区域，普通有三级：如长沙之都、团、牌甲；衡阳之都、区、甲；宝庆之区、保、庙；常德之镇、保、甲；慈利之都、团、甲；郴县之区、团、小团；湘潭之都、甲、团皆是。亦有分为二级或四级的。旧有各级自治机关之组织，原是一种封建性质的东西，近则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结托军阀、统治乡民之工具。现在省县政治，虽有改变，而他们把持乡政，鱼肉乡民如故。各级自治组织中，尤以高级组织（即接近县之一级）为此辈把持垄断之中心，利用团防，武装拥护其压迫良懦，刑杀无辜，侵蚀公款，勒派税捐之种种特权。其下各级组织，亦多为若辈之爪牙，使境内乡民——尤其是农民，全部受其箝制。农民视此种机关，谓为“头张衙门”，或谓之为“铁门坎”，此种封建阶级之组织，实帝国主义、军阀之真实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必须此种民主运动，汇合起来，推翻城乡特殊阶级，然后中国之国民革命，才算有相当的成功。

(二)现在乡村中农民的民主运动，已经普遍的起来，封建的特殊阶级基础，因此开始动摇；然这种特殊阶级，犹据其封



建的阵线，作最后之挣扎。在这种形势之下，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争斗，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建设新的民主秩序之目的；同时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

(三)为保障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发展革命的民权，建设民主的自治。此种民主自治，属于乡村一般民众，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许其参与。而实现此种民主自治的方式，首在举行乡民会议，建立完备的乡村自治机关。

(四)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之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在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之要求，发展农村之经济。乡民会议之组织，在最低级自治区域，当为乡民全体大会，在高级自治区域，当由低级自治区域之乡民全体大会选举之代表组织之。

(五)乡村自治机关，当由乡民会议产生，采委员制。高级机关应举办民食、财政、教育、农事、交通、水利、森林、自卫、救济、公断、调查等事业。以上各种事业，须按照地方情况，酌设专人主任。并在自治委员会下，设立各种事业之委员会，以为讨论之机关。低级机关，则斟酌地方情形，制定其组织。

(六)为实现新自治制，目前应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的民众团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

(七)旧有之各级自治机关人员，在新自治制实行以前，应由乡民开会改选，不得仍由劣绅包办。

## 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

(一)湖南各县的团防局或保卫团,在事实上,多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武力。在军阀时代,则直接勾结军阀,妨碍革命进行;即在现时革命高潮中,仍敢多方抗拒革命势力,破坏农民运动。此种扰民耗财的反动武力,竟是一种乡村军阀,完全失去了卫乡防匪的意义。假使不急行改造,则摇动革命基础,酿成农村纠纷,危险实大。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

(二)乡挨户团受乡民自治委员会的指挥监督,执行保卫民主地方秩序之职务。县城团防总局,改为挨户团总局,受县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挨户团之团丁,每家或数家出一人,团丁总数视地方的需要而定。

(四)县挨户团总局,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乡挨户团,设主任一人,队长、班长若干人。县挨户团总局主任由县民会议推选,交县政府任命之,县民会议未召集以前,则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乡挨户团主任,由乡民自治委员会选举,队长、班长由主任提出,得乡民自治委员会同意委任之。

(五)挨户团须定期操练,并施行政治训练。

(六)挨户团依地方的需要得设常备团丁,但不得多设冗员,致靡费用。

(七)挨户团的经费,如操练器械、常备办公等项,就原有

团防经费撙节开支。如以前无团防局而现在必需设立挨户团的地方，其经费由乡民自治委员会得乡民会议的同意筹措之。

(八)在团防局或保卫团未改组为挨户团以前，应执行下列过渡办法：

一、团防局局长或保卫团团长，由乡民会议改选；县团防局局长或县保卫团团长，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各种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由县长加委。

二、团防局或保卫团的职员、团丁，均须施行政治训练。

三、团防局或保卫团的惟一职务，在于防御盗匪，除与盗匪临阵交战外，不得对任何人杀戮或拷打。

四、团防局或保卫团不能受理民刑事诉讼。

五、团防局或保卫团的经费，须有预算、决算并公开之。

六、政府须解散并惩戒摧残农民的团防局或保卫团。

## 地租问题决议案

大会听到各地关于地租报告，列述于下：长沙租额，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衡阳，每亩田可得谷三石五斗，纳租一石六斗至二石，每石租规银五元到七元。衡山，每亩可得谷一石五，纳租一石三斗零，每石租规银从三、四元到八、九元。岳阳，四六租，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每亩规银四元。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每亩押规银五两至八两。宁乡，每百石谷地位只能收干谷六十石至九十石，须纳租五十石至六十石，每百石谷地位至少要规银一

百元至两百元。株萍路，每亩收谷三石多至四石，纳租一石八斗至二石二斗，现在每亩押规普通是五、六元，一班田主见谷价日高，又变一办法，其佃规多少以每斗该田所收谷价为准，如所收谷作抵百元，则须佃规一百元。临湘，每石田分四亩，收得干谷十六七石，纳租十石至十一石（东六佃四），普通每石租押规五元至六元。邵阳，有一种铁租“请耕字”，里面载明“丰歉不得加减”（如“请耕字”载明是十石，秋收只有八石，佃户须赔租二石）。南县，每亩田押规少则二三元，多则五六元，最多有达十元者。郴县，除缴押金外，还要批礼鸡鸭肉、果饼等礼物。湘乡，荒年东七佃三，丰年东九佃一，每石租信银二元至三元五元不等。（此外还有如下规定）：一、要和东主做义务工；二、每石租要送稻草一只；三、要送东主三节的礼物，对引进人也是一样，不然引进人就向田主声明不负责任，使之退佃。永明，每亩田收谷一石至二石不等，佃户只能得到十分之二；种豆的田，佃户所得更少；种姜的田，照十分之六缴租。溆浦，上中两种田，均东六佃四，但遇天灾，田主占八九成，佃户只得一二成，所以有借谷还租的。宜章，未耕田以前，就要交钱或交银的。

从上面这些材料看来，农民一年到头的牛马生活所得，皆因重租重押陋规种种剥削，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必赖妻儿子女，不分晴雨昼夜，捡柴拾粪，看牛纺绩的辛苦，才能维持其受冻馁，仅免于死亡的艰难生活；因之农业生产不能进步，土地荒废一天天增多，农民一天天流于失业，他们的出路，只有当兵当匪，因此更造成了军阀政治。同时因农村购买力之减少，又影响到国内工业难于发展。地主从剥削农民得来的大

量地租，不用于农村生产事业，以致农村经济有逐渐衰落之势。

因上述情形，大会为救济农民的痛苦，增进农业的生产，增高农民的购买力，特拥护中国国民党减轻佃农地租的决议，并规定改善地租及东佃关系的详细办法如下：

(一)东佃契约，本应由双方协定。乃因农民久在地主积威之下，不得不承认地主一方面的条约。农协是代表农民的机关，所以东佃契约，应由各县农协斟酌当地情形拟定；经省协之批准，请政府备案。东佃双方，均须遵用，如需另增附项，须得当地农协的许可。

(二)租额应该减轻。减租的标准，应该根据田亩的性质、大小、肥瘠，副业的多寡，押金的轻重和佃金利息的有无多少等情形，减少租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

(三)农民多为当地土著，并无缴纳押金之必要，如桂阳、零陵、邵阳、溆浦、麻阳等县，都没有押金办法。而采押金办法的地方，贫农每因无押金，佃田不到，成为农村中无法救济的失业问题。故各地如非十分必要情形，自得废除押金制度。即在押金制未能废除以前，亦应一律按照当地利率计息，不得有无息押金。押金最高限制，可由各县协会斟酌当地情形规定，经省协批准，请政府备案。

(四)农民除佃约上规定应纳的正额地租外，无论何种陋规，一律免除。

(五)地主不得无故或藉故退佃，尤不得因农民团体的行动，而对个人提出退佃。农民设因退佃而受损失，所受的损失，应由地主赔偿。

## 取缔高利贷决议案

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借了人家的钱米，当然应付一种利息；可是乡下的土豪劣绅、奸商、不法地主等惯于乘贫民需钱急迫的时候，实行高利盘剥。贫民因高利贷的逼迫，有至于卖妻鬻子，或自杀的。即幸而能够还债，不久的功夫，就要弄到赤贫的地位。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在革命政府之下，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

据各地代表报告：月息百分之十，差不多是全省七十五县普遍的现象，谓之“大加一”，又有借银九元，月息一元，名为“九去十归一”。南县、安化、华容等县，有月息百分之二十的，慈利、永明、城步等县，都是月息百分之三十。耒阳有“九出十归外加三”之利息，即借本九元，一月后还十元三角。常德乡间通行的利息，为借洋七角，一月还洋一元。桃源有“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如借洋一元，过月还洋二元，过两月还四元，以次类推。慈利谷息，每串钱年息一斗。岳阳之“押干租”，借洋四元，年还息谷一石。益阳等县，有五月间借出谷一石，八月间收谷两石的。郴县有水谷，即每借洋一元，年还息谷三斗。新宁有借钱十千，年出息谷一石的。衡阳有标谷利，即于上年四五月间借出谷一石，以最高价算为现钱，下年七八月间，以最低价算谷收入，除谷价之两次剥削外，仍算月息百分之六七。此种利息，可说是在三个月之间，即可加三倍以上。临湘有每元每日利息一角，每满十天，即算复利，如此计算，借洋一元，满一个月须还本利共八元。城步有“八斗九年三十石”的

俗话，即借谷八斗，九年还谷三十石。

至于最低利息，在沅江、南县、常德、岳阳、芷江、慈利、安化等县，每月利息百分之五。华容、桃源等县，为月息百分之四。湘乡、道县、新宁、临湘等县为月息百分之三。这些都是借贷利息的起码数。在以上各县中，要借比此更低的利息，是决借不到手的。

大会认此种高利盘剥，极为不当，各县协得依据各地情形，规定适当利率，经省协批准，政府备案，通令执行。最厉害的高利贷应请政府一律明令禁止，并于最短期间，实现国民党新政协之规定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 田赋问题决议案

(一)田赋正供虽不很重，附加则重极了。据各地代表报告，茶陵附加超过正供一倍以上。宁乡每两正供，附加学捐、团防、路股、农林保管共四元，又各都自治经费一元至二元不等。武岗附加超出正供二倍。湘阴每两正供仍一两连附加共完九元。新宁每两附加十二千余文。衡山附加虽由农协决议减轻，但每亩有二角八分七厘之多。长沙每两附加三元六角。常德每两附加四元八角。临湘每正额三元七角五分，附加团防、学捐、警捐等项共五元。零陵每粮一石，附加团防二元五角。永明每两附加六元余。新田每两附加八元。澧县每两附加六元至九元。衡阳每两附加十元内外。祁阳每两附加十八元。蓝山每两附加小洋二十六元。宁远每两附加一百余串。宜章每两附加近城团十五六元，白沙团二十四元，黄沙团三十

六元。

以上各县均属超过正供远甚，从超过正供一倍至每两三十六元，骇人听闻至于此极。此外新化每两附加团防费二元五角，桃源、永兴每两均附加二元四角。郴县每两均附加二元。湘乡每两附加一元八角。郴县每两附加一元六角，犹为附加较轻的县份。补救之法，应由各县农民协会，邀同各县革命民众团体，清厘田赋附加数目及其用途，凡非地方公益正当开支，应一律免除，属于正当开支的也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至于以前附加甚轻，而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有必要时，必须经县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民众团体的认可始得加征。

(二) 贫苦农民欠征田赋，各地都有，有倒在粮柜上的，有倒在地方团保手中的，有倒在家族族长手中的。此种粮柜、团保、族长等藉欠完钱粮之名，以重利盘剥欠户，苛索不遂，往往继以差役威逼。欠户常因此受重大的损失与侮辱。本大会决定，在国民政府统治湖南前贫民历年欠缴田赋，无论多少，应请政府一律豁免。

(三) 地亩经界不清，以致许多人田多粮少，或田少粮多，甚至有粮无田，或有田无粮，狡猾的得重利，驯良的被剥削。又有因田亩经界不确，于田地易主时，旧主随意将其田亩以少算多，无形中新主照亩计租，一转移间增加佃农几倍租额。亟应督促政府，清丈地亩，确定赋率，取消无地钱粮，禁止飞粮，为受害农民减轻痛苦。

(四) 关于征收田赋的一切陋规，如钱水重利、抹尾数等均属无理剥削，应该一律废止。

(五) 近来水旱天灾，极为重大，受灾区域，农民困苦非常，



无力缴纳田赋，此等区域，应斟酌灾情轻重，免征或减征田赋。

(六)用累进方法，征收田赋。

## 亩捐问题决议案

现在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之县政府、团防局或地方自治机关的抽收亩捐，都是一律按田亩计算。这种办法，使仅足自给的，或尚不足自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极难担负，尤其是摊派到佃农身上，更属无理剥削。大会决定：

(一)非地方公益经民众多数公认者，不得抽收亩捐。

(二)自耕农有田二十亩以上的，才纳亩捐。佃农不纳捐，但穷东富佃之重押轻租者，不在此限。

(三)亩捐征收，用累进税法。

## 厘金问题决议案

帝国主义强制中国成立关税协定，因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乃不能采取保护关税制以图发展本国的产业。然有更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地位者，则为中国自创之厘金制度。洋货入口，值百抽五，并缴纳子口税百分之二，此外不纳任何厘金，洋商贩运土货出口，亦适用此例；而中国自己所经营之货物，在技术上既远不如洋货，复受层层厘卡之剥削，乃只有缩减或停歇之一途，尤其对于一般小商，为害更大。因厘金征收太苛，物价乃大昂贵，十余年来，物价有贵至数十倍者。一般



之消费群众，特别是占消费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因农产品之涨价赶不上工业品之涨价，遂感受无穷之痛苦。综计厘金的影响，以农民受害最大。因物价昂贵影响，购买力减低，商业因之衰弱。购买力低，商业衰弱，工业自无从发展。工业无发展之望，工人遂陷于困苦地位。而政府对农工商业之税收亦不得不因厘金这种恶税之征收而全般缩小，全国交困，便成了今日的现状。

目前的湖南军事时期已告结束，省政府虽一时不能毅然将此种等于对国家经济自杀的制度完全废除，亦应规定一种较轻的统一的厘金，代替多种繁重的厘金，使商民缴纳一次厘金之后，不再有第二次的缴纳。肥料与荒月食粮，关系农业与民食至大，均应免厘，至于过去厘金的积弊，如圩子团之苛索及各项陋规之病民，其应彻底扫除更无疑义。

### 废除牙帖取缔牙商决议案

牙商借缴牙帖费用，挟官厅威力，农民将其生产品如棉花、粮食、水果、桔饼、杂粮、猪只、牛皮、桐、茶、油类，运往市场，不能向消费者直接发卖，必须交由牙商交易，牙商便居间操纵剥削，实为自由贸易之障碍。政府应从速废除牙帖，取缔牙商克扣行用，废除农产必须落行旧制，使农产品任农民在自由市场贩卖。



## 民食问题决议案

乡村中食粮的流通，及谷米的价格，向来是由地主、奸商、土豪劣绅所操纵。如囤谷居奇，故抑谷价，致使一般农民，在初收新谷之时，不能不将其收获廉价卖出；一至荒月，又不能不重价向那班囤谷居奇的人购买食谷。至于贫苦无收获，纯靠购买食谷的雇农、手工业者的生活，则皆操之于地主、奸商、土豪劣绅之手，这样农民除受地租及高利贷等剥削之外，更加上一层损失。尤其在最近，湖南连年荒歉，农民因这样操纵，所受痛苦更加厉害，以前政府与社会对此民食问题都不负责，故现在各地农民乃不得不以平价阻禁为消极的救济办法。这并不是农民的过错，完全是以前政府及社会不肯负责任酿成的结果。所以民食的调济，成了目前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决定是：

(一) 我们在一个范围内(如一个乡农民协会的范围，或一个区农民协会的范围)，须先有一个大概的调查。当地欠食谷若干，即于当地各地主的租谷中分别存留多少，名曰存仓，以备平民购食之用，余谷一概任其流通，不限价格。

(二) 存留的谷，原为维持地方民食，须以平价给食谷欠缺的贫民，对于最贫苦的人民则更当减低价格。

(三) 严格限制奸商操纵。

(四) 煮酒熬糖，亦属社会需要，但是在非常时期及有特殊情形的可行禁止。

## 关于社仓积谷问题决议案

社会仓谷，为社会备荒的组织，这种组织历代相传，归地方公众管理，不受官厅干涉，因此受军阀政府的影响尚少；但在别一方面，则为土豪劣绅地痞所把持，发生吞款肥私，对借贷之剥削敲诈，管理疏忽种种弊病，不仅平民得不到实惠，积谷数目也逐年减少。大之如省城的湘社、湘义、储备三仓，原有积谷三十余万石，近来因管理的不善，又被军阀提取，仅余四万余石，而省仓竟至颗粒不存。社会对于备荒既如此疏忽，自然一到青黄不接发生饥荒的时候，无法救济。这事在现时经济制度之下，关系平民生死、社会安宁极为重大。大会因决定：

(一)农民协会与地方民众团体及自治机关联合，清查原有的社仓积谷，若有经管人侵蚀，应勒令赔偿；

(二)农民协会应由新执行委员，约同各民众团体，并与政府协商议定，增加城乡的社仓及仓谷；

(三)社仓谷息，不得超过借额十分之一，赤贫者应一律免息借给；

(四)此后仓谷，应由各民众团体组织委员会共同管理，每年于一定时期清算一次数目公布；

(五)湘义、湘社、储备三仓，应设法灌足，省协会应邀同各民众团体切实清查，并组织委员会管理；

(六)各地社仓积谷专为备荒而设，严禁提作别用。

## 金融问题决议案

中国币制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苦农民所受影响极为深广，本大会为救济这种不良现象起见，特决定如下：

(一)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

(二)中央银行、省银行及其他经政府准许的银行发行票币都应该无限制的兑现；

(三)取消元丝银；

(四)铜元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的需要，不过多或过少；

(五)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元入境；

(六)钱水问题，解决办法分为三项：一、银两纹银以七钱二分算大洋一元，元丝银以一两算大洋一元三角；二、铜元制钱，按照当时市价计算大洋；三、票币按照政府颁布之钱水价格表计算大洋。

## 农民银行决议案

现在的农村经济枯竭到了极点，这个原因约有数项：

(一)因城市工商业之发达，经营农业，不如经营工商业之得利，不但城市资本，不愿投入农村，即农村原有少数资本，也给城市吸收殆尽。

(二)农业品价格低廉，工业品价格高贵，二者交换，结果农村更大受城市的剥削。

(三)盗匪扰乱的结果,地主多由农村迁住城市,乡间金钱,随着流入城市。

总上诸因,便造成农村金融枯竭的现象,在这种枯竭现象之下,高利借贷,便乘机榨取。在许多地方,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农村资本,既如此缺乏,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生产力,便因之大为减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坝不修,农具不齐,因此秋收歉薄,影响农民经济为重大。农业衰落,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救济办法,只有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至于农民银行基金则可依照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最近政纲中“以省公有之地,作为农民银行基金”的规定。查本省政府公地,如营产、官产、荒湖田等类,为数很多。除湖田中的一部分,应用作疏河浚湖费用外,其余部分都应该拨作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农民银行的管理及稽核,农民协会可以参加。

## 食盐问题决议案

淮盐附加,每百斤征到五元七角,超过正税几及两倍。而垄断盐票的商票,租票霸运的运商,以少数私人操纵全省民食,层层剥削,罪恶滔天。目前盐价每担涨到十三元以上,加害农民,最为普遍严重。亟应废止私人盐票,打破运商垄断,取消淮盐引岸,使川、粤、芦、淮,自由流通。淮盐引岸既行取消,政府自可整顿盐税,应即减轻盐税附加,以免贫民长受淡食、贵食之害。又粤盐入口,应收统税,不应该设立分卡,为害农民、商人。

## 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

“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的组织。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合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借贷的便利。为免除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卖出时受奸商压抑价格过低之弊起见，应组织“贩卖合作社”，使农产品能直接输往较远之市场，获得较好之价币。农民日常消耗品，如油、盐、布匹、杂货等类，历受商人居间剥削；常时出了高价买了劣货。急应组织“消费合作社”，公共集资，从较大市场或物品产地运来廉价货品，供给农民需用。目前农民以抵制高利贷、免除农产品价格过低、免除日用货价格过高。这三件事最为急务。因此上述三种合作社之组织，最为迫切。此三种合作社，在初经管时，亦可在一个合作社中分为三部经营。此外为谋农田水利之改进，农业生产力之增加，亦可组织“生产合作社”。为谋农具、种子、肥料之廉价，并迅速获得，亦可组织“购买合作社”。为谋对农产品之加工（如将谷子加工做成米，将木头加工锯成木板），及其他使用之便利（如共同使用水车），亦可组织“利用合作社”。

各地农协，应注意宣传各种合作社之效用。且农协应注意合作社技术人才之养成，并编印关于如何经营合作社之小册子。在政府方面，应依据国民党新政纲“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之条文，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有力之援助，如补助信用合作社之资本，免除或减轻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运入日用品及农具种子等税捐，以谋合作事业之发展。各地开

办合作社时，对于经济之管理，须取严密方法，防止流弊之发生，以免丧失信用，阻碍进行。

## 农业生产问题决议案

(一)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经济，尚停滞在封建宗法农业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阶级严重剥削的结果，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的境遇，农民痛苦达于极点；另一方面因科学还没有输入农村的缘故，农民所受自然的压迫，如水灾、旱灾、风灾、虫害、病害和生产工具的拙劣、农作的不进步等等，简直无法抵抗。

(二)农民欲求种种压迫的解放，惟有用革命手段方能达到。就是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减轻特殊阶级重租、重利、重捐的剥削，以谋人为之压迫减轻；同时输入科学方法于农村之中，解决资本缺乏问题，以抵抗自然的压迫，而谋农业生产的进步。

(三)目前天然灾害，最厉害的无过于水旱两灾。水旱发生的原因在于森林破败，河道淤塞，堤垸不固，塘坝不修。因此农民应该努力去提高农业生产，以谋救济，但是大规模的建设，如疏河浚湖，造广大的森林等，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堤垸塘坝的修治，政府与地主应分别负责。

(四)至于选择种子，制造肥料，改良农作方法以及修筑道路以利运输，防止病害，驱除害虫，都必须采用科学方法，及得到政府之政治的经济的帮助，才能解决。因此政府应站在农民利益、国家经济方面，极力去提高农业生产。



## 农村雇工问题决议案

(一)在现时的农村经济状况，虽不能规定雇农以一定的工作时间，但超过雇农能力的过分时间，因此害及雇农健康者，均须加以限制。

(二)工资与工作与生活物价过不相称的地方，须酌量情形，增加工资。

(三)年终结账，改为三节(端午、中秋、过年)结账。

(四)禁止强迫童工作超过其能力之工作。

## 司法问题决议案

现时法律偏于保护特殊阶级。负债的乡村农民，尤其是佃农与贫农因法律偏于保护债权及地权，所受痛苦最大，如父债子还、随意易佃等类，农民在此种法律之下，简直没有话说。在习惯上农民简直不能与地主立于平等诉讼地位。即有诉讼，亦绝少胜诉之事。司法衙门，黑暗已极，从来即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俗话。至于诉讼手续的繁杂，讼费的苛重，差役的勒索，讼棍的卡骗，使农民畏官过于虎狼，视地主讼棍如恶煞。宁肯受屈，不肯兴讼。此种恶劣情形，急应改变，大会特决定关于司法问题之要项如下：

(一)民刑法律须全部改订，凡不利于农民的条文须一律废除。

(二)农民协会，有代表会员诉讼之权力。

- (三) 严禁法官收受地主、债主的贿赂。
- (四) 严禁讼棍挑拨是非。
- (五) 禁止差役违法苛索。
- (六) 取消歇家农民诉讼，由农民协会保证（以会员为限）。

## 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

中国农村妇女，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如不能参与乡村自治机关及各种公共集会，即祠堂祭祀酒食，亦无资格参与享受。家政除少数特别外，亦多不能过问，但是他们的家庭劳动，是极繁重的：烧茶、煮饭、挑水、打柴、浆洗、补缀、扶养哺育。终日为了些繁琐家务，劳苦不息，都得不到一点代价。甚至他们必需的几个零用钱，都要从纺绩、打草鞋，或者喂鸡生蛋，才能取得。至于农村妇女的地位，真是恶劣到了万分，其他不自由、受压迫的地方，一时数说不尽。这些现象，都是旧式农业经济社会的必然结果。农村妇女之完全解放，必在由旧式的农业经济，进到一个新式的农业经济以后。目前在可能范围之内，大会督促政府实行中央对于妇女的议决案外，宜用下列几种办法，以资救济：

- (一) 各级农民协会，设妇女部。
- (二) 反对恶姑残害媳妇，尤其是虐待童养媳，及严禁妇女包脚穿耳。
- (三) 女工工作，与男工相等时，应得同样工资。
- (四) 须注意领导妇女，加入农民协会。

(五)须宣传妇女有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及各种集会之必要,并注意领导她们参加。

(六)农协所办学校,须注意收纳女生。

(七)严禁虐待女孩及买卖婚姻。

## 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

青年农民是勇敢活泼而有进取心和反抗性的,他们除受到一般农民所受的痛苦以外,更因处于家长制度之下,由习俗之束制,感受待遇的不平等。且以农民受剥削过甚,青年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年来水旱为灾,战祸频仍,其痛苦影响及于青年农民,至深且巨!因之其需要革命,最为迫切。广东各地的青年农民已表示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有很大的力量:如为农民本身利益的斗争,肃清反革命势力等工作,他们无不很热烈的参加。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目前尚在萌芽,农民斗争亦在开始,青年农民的力量尚未能充分的表现出来,然而此次北伐,平江等地的农民参加战事而牺牲者,其中的青年农民不在少数。

青年农民包括青年雇农、牧童及农家子弟等,这些分子在农村中最多,而他们因为富于革命性,能促进整个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农民协会得他们的努力而日趋巩固。他们是农民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的先锋,将革命的势力,使其更形扩大而有力量,所以青年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青年农民伟大的革命力量,应如何的珍视,发展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湖南青年农民运动的

工作，除领导并结合广大的青年农民群众参加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外，应特别注重文化的宣传，训练青年农民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虽与成年农民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然以提高青年农民之革命意识计，须尽可能的予以改善。

因为青年农民的地位和生活与一般农民相异，所以他们除一般的要求外有他们特殊的需要，在目前须达到下列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应规定青年农民最低限度的工资，与成年农民作同样工作者，应得同等工资。

(二)每回工作时间超过其能力所能担负，每月应有例假，在假期内(纪念节日停工在内)应照给工资。

(三)青年农民不作危险及有害身体的工作，禁止雇主虐待打骂。

(四)青年农民因工作伤亡者，东家应给予医药费或抚恤费。

(五)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六)农民协会组织儿童团，以训练农村儿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七)青年农民一致加入农民协会。

欲求实现此青年农民本身利益的要求，各级农民协会实负有领导的责任，青年农民工作是农民协会工作中之一部分，青年农民问题得着相当解决，即整个的农运获到助力不浅，所

以农民协会应有办理青年农民工作的专人及组织。在省农民协会和各县农民协会须于执行委员之下设置青年部，区及乡农民协会得设青年委员一职，他的责任是计划并指导青年农民方面之一切工作，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须注意不妨害全般农民运动，尤应注意联合会战线策略之应用。

## 农村教育决议案

中国城乡教育经费，直接间接，都是农民负担。拿湖南来说吧：省教育经费，最大部分出自盐税附加，这种税很显明的是农民负担的；县教育经费，出自田赋附加，这种田赋附加，一部分由自耕农半自耕农直接负担，一部分名由地主缴纳，实则纯是佃农担负的；至于乡村教育经费，出自河捐（即谷米捐）、猪捐、牛捐、窑捐、屠捐、竹木捐、蛋捐、鱼捐、石灰捐、祠庙捐等等。无不是直接间接，从农民身上剥取来的。

农民负担了一切的教育经费，而农民所受的教育怎么样呢？专门学校、大学校，完全为城乡特殊阶级所专有的，当然找不出一个农民子弟的影子；中等学校至少要中小地主的子弟才够得上有入学的资格；进得高等小学起的人，也多属有余钱剩米的富农子弟；就是国民小学校的学生，也是少数比较有饭吃人家的子弟。多数贫苦农民是完全没有份的。总结一句：出教育经费的，是贫苦的农民，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以外的特殊阶级。据近来教育统计，全国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三，没有受教育的，竟至百分之九十七。这就是表明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贫苦人民，供给百分之三的特殊分子的教育

经费。不但贫苦农民不能得到一点教育机会，反造成少数特殊阶级，这些特殊阶级，利用其优越的知识，来愚弄压迫贫苦人民，而且时常笑骂贫苦人民，指为“无知愚民”，这是何等样不平的事呵！

再看现在乡村教育的状况：私塾、学校同时存在。私塾是旧式农村经济的产物，到现在还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想，这是极大的缺点，但私塾能投合农民的要求，课余教些杂字杂文，私塾教师亦能为农民书写应用文字，这些都合农村的需要，故现在的私塾，尚能得农民拥护。学校的好处，在于向封建思想完全笼罩的农村中间，灌输进步思想。因此学校往往与地主阶级冲突，彼此争斗，至为激烈。旧学校教材的内容，半是说些城市中间的东西，太不合农村的需要，同时学校教师态度亦多与农民隔绝，所以农民对于学校，大多是怀疑的。以前乡村教育之又一缺点，只有儿童教育，没有成人教育；只有男人教育，没有女人教育。其结果使目前实际生产社会中坚的大多数人物，陷于知识缺乏的状态，影响到革命之完成，国家之建设，实在大极了。

还有一点，是我们所不可不知道的，就是农民教育普及，全靠农民自己起来，有了自己的团结，从特殊阶级达到减租减息及废除苛捐之目的，然后农民才能有余力自己举办教育。必须农民能够自己举办教育，然后农民才能开始接受文化；必须由农民自己举办教育，然后这种教育才是真正合于农民所需要的。否则如一般人天天所说普及教育，始终只是一句废话。而所谓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等等，实际都是些“打屁不挨腿”的东西。

大会根据上述理由，参照实际需要，特决定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之要项于次：

(一)下级农协应竭力注意开办农民学校，分为日班、夜班，日班教农民子弟，夜班教成年农民。

(二)农民学校的课程编制及教材，省农民协会应从速组织农民教育委员会，编制应用。

(三)农民学校，应尽可能的设立妇女班。

(四)农民协会所办之农民学校，其经费之来源如下：一、从田租中减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二、提拨地方迷信公款；三、省县政府特别补助，在省县预算中列为专项。

(五)乡村原有之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其材料应力求适合农村需要，应由省农民协会教育委员会，邀同各界热心农村教育人员，组织湖南农村教育协会的大规模的农村教育运动，即由此会编制乡村小学教材。

(六)为适合农村儿童就学的经济能力起见，国民学校应改四年制为三年制。

(七)改良私塾，其方法注意向私塾教师灌输进步思想，并改良其教法。

(八)为谋农民教育发展的农民协会应与小学教师及私塾教师密切联络，并容许他们入农民协会。

(九)省农民协会，应设法出版农村白话报、农村画报各一种。区乡农协均应附设阅报处，并于乡村要道，张贴壁报。

(一〇)国民学校，应津贴贫苦农民学生的中餐。

(一一)县农民协会、县党部会同县政府创办培养农村小学师资的学校。

## 宣传工作决议案

(一)农民协会是领导农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同时为农民本身利益而奋斗的机关,所以我们的宣传,要有一定的计划、统一的方法,才能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旗之下,实现我们的使命。湖南农民,在全省人口三千万的估计中,至少数要占二千万的数量,一年来农民运动的成绩,虽已有一百二十万会员,但我们为革命前途着想,仍旧是认为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对农民的宣传,取得全农民群众的参加。

(二)根据上面的理由,今后的宣传工作,应注意下面几个原则:

一、一切鼓动和宣传,须避免流于空泛及机械式的训话,而应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

二、农村中的迷信宗教伦理及道德观念,都是农业经济的反映,只有渐次的设法提高农村文化程度去除他,不必与他发生冲突。

三、观察中国现在政治情形及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确定我们的总口号是全体农民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高租重利,实际参加地方自治,要求民选委员制的县政府。

四、过去农民的错误,是过于依赖政治势力及迷信领袖,今后的宣传工作,应注意从不断的争斗中,使农民认识自己团结的力量。

(三)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急待进行,应采行下列几个具



体办法：

### 一、宣传机关问题

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应使省农民协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宣传部，县区农民协会亦应同样的设立县区宣传部，严密的受省宣传部的指导和管理。

### 二、省宣传部部务问题

(甲)设立农民通讯社。命令各级农民协会按时将重要农运消息向通讯社投稿，再由通讯社审查发表。各级农协会员不得自由报道农运上的通讯致发生政策上的错误。

(乙)设立图书馆。尽量收买关于农民问题的书籍报纸，以作农民运动的参考，到了稍有成绩的时候，将详细目录寄往各级农民协会，并订定借阅章程，以备各地借阅。

(丙)日常部务：

子、随时拟定各种纪念节日及政局的宣传大纲；

丑、时常向各地宣传部发部务通告；

寅、与各地宣传部通信，答复他们的报告和信件；

卯、接受并批评各地宣传报告；

辰、实行农村的调查工作，如土豪劣绅等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农村社会组织与实际情形；

巳、搜集并调查各党派及社会各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言论及对省宣传部各种宣传的态度。

### 三、出版物问题

(甲)办一种专供农民阅读的周刊，目的在给各地农民以政治及革命理论的常识，指示农民铲除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

(乙)供给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明了农民运动的刊物,注重农民问题理论的论述及农民运动临时问题之分析,可出半月刊一种。

#### 四、

(甲)理论书籍的编辑。扩充农民运动丛书,以供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之研究。各地有价值之书籍也可斟酌翻印。

(乙)农村补习教育的书籍:

子、补习学校课本的编定;

丑、补习学校办学方法的编定;

寅、补习学校教育的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的编定。

(丙)经常训练及鼓动的小册子、画报、标语:

子、文字的宣传品应极浅显而带趣味性,易为农民接受者。与其用论文,无宁用小说及有韵的歌谣或问答体的短文。

丑、根据农民要求,选择简单有力而农民所能懂得的文字及意义,作成标语及画报。

寅、各种宣传品有时可改变乡里传说及神话,而把革命的宣传附属上去。

卯、农村中识字的占少数,所以我们还要注重口头的宣传。纪念节日及重要政治问题发生时,可印发谈话纲要,发交各级执行委员,以备与农民谈话。又可编制与农民有关系的戏剧,在各地排演。

辰、农民小丛书,应照上面原则,扩张省宣传部经常的宣

传品。

## 农民协会经费问题决议案

(一)各级农民协会,因会务发展,工作增多,不能不确定相当数目的经常费用,如少数办事人生活费、办公费、教育费、宣传费、交通费等项皆是。但是下级农协的经费数目,须根据各地工作情况及地域情形,由县协会决定经省协会批准,省协会之经费由省代表大会核定。

(二)农协经费的收入,分为下列各项:

一、会员入会费每人一百文,月费每月每人二十文,不得增加。非特别情形经高级协会批准者,亦不得减少或不缴纳。

二、从公私地主所收租额中,按照各地租率大小、租额多寡、减租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指定为农民教育经费。各地减租数量须由县协会决定经省协会批准。

三、酌提地方无益公款,但须经省农民协会的批准。

四、县政府及党部的津贴。

(三)各级农民协会经费收入支出,须造出预算、决算,向该级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公布之。县区乡预算,均须经省协会批准,如省协会认为有情弊时,即令其停止支用。

## 对于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到易礼容同志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决议如下:

(一)湖南的农民组织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在短时期中即有这种的成绩，我们认为是满意的；但就全省局面来观察，为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这点数量还是太少。今后当更以十二分的努力，从事发展，以贯彻“全省被压迫农民在湖南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口号。

(二)在北伐军事行动中，浏阳、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处农民实行参战，因此使北伐军垂手而得武汉，湖南农民参战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同足证明“工农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的理论不为虚言。然此次参战农民牺牲很多，本大会敢代表全省农民深致敬意并接受其革命精神。

(三)一年来从湖南农民的斗争中知道目前湖南农民急迫的要求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民食问题，而其革命的最大对象则在打破封建制度，建设民主政治。这种要求表现于反团防，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要求武装的行动中更形明显。今后的工作应领导农民一方面继续作上面的争斗，以根本扫清封建余孽；一方面更努力民主制度的建设，即实现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以至于国民会议，而以多数贫苦农民为领导之乡民会议与乡村新自治制之建设为基础。

(四)土豪劣绅为农民的直接统治者，同时又是军阀政策的基础，因农民的奋起，各地土豪劣绅为继续保障其剥削计，乃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于是农民乃不得不加以反攻，目前乡村中纠纷事实乃因此形成。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行动是很好的，今后更当加倍努力。

(五)湖南农民运动中各地工作的同志，在微薄的薪资和

过度的劳苦中，处处表现刻苦、努力、廉洁、一切为革命的美德，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但是有些同志行动不免流于幼稚及不注意外交的错误，这是应该努力改变的。

(六)从全部工作的成绩看来，我们认为满意，然而今后值得我们努力改变的亦有下列几点：

- 一、组织不严密，不开会缴费，不免有土豪劣绅混入；
- 二、缺乏训练：因此农民能力不能增加，政治观念不能进步，或不信自己力量，或陷于骄傲；
- 三、宣传不切实、不普遍；
- 四、口号过高或过低；
- 五、不能领导农民从斗争中得到训练；
- 六、调查工作没有注意。

### 农民协会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各级农民协会，统一于省农民协会之下。

(二)各级农民协会应向省农民协会立案，得其批准方为有效，但是区须由县转省，乡由区转县，再由县转省，县农民协会由省农民协会函请政府备案。

(三)各级农民协会及执委，不接受上级命令，自由行动，违反农民利益，或对上级不诚实(如报告不确实之类)者，个人则由上级警告或撤职，或开除之，全会则由上级警告或改组之。但区农民协会除警告外，不能执行此项职权，县农民协会执行此项职权须报告省农民协会。

(四)县以下各级农民协会称呼不统一，有冠以地名叫做

某区某乡的，有冠以数目字叫做第几区第几乡的，为划一起见，应规定区乡农民协会都用数目字区别。

(五) 解释章程及划定各级协会的权力，属于省农民协会。

(六) 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

(七) 为使会员与非会员不致混淆起见，由省农民协会特制农民协会会证颁发之。

(八) 县农民协会旗帜、印信，须由省农民协会核准颁发，不得私自制造，区农民协会旗帜、印信，由省农民协会颁发式样，由县农民协会核准颁发，不得私自制造，但县农民协会颁发后，须将式样呈省农民协会备案。

(九) 区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分设办事处。

## 禁止瓜分乡村公产决议案

乡村公产如祠堂庙产等项应该要拿来作乡村公益事业，如创办农村教育，整理道路桥梁，救济贫病孤苦等。近来各地土豪劣绅，接受帝国主义“赤化共产”的谣言，向农村中宣传农民协会是没收地方财产的机关，以恐吓一般乡民，将祠产庙产到处瓜分，藉图中饱，如湘潭、湘乡、浏阳、平江、常德……等县最近都有这种事实发生，若不设法制止，不独影响农村公益，且开土豪劣绅及其爪牙乘机渔利之门。

制止的方法，应请政府严令禁止瓜分乡村公产及无益迷信款项，应由农民协会邀同地方革命民众团体公议保存及处



置的方法，若有违反这项禁令，擅自瓜分公产，以图一己中饱，不顾乡村公益的，便是土豪劣绅，或属土豪劣绅的爪牙，得由地方自治机关公议处置，其情节重大者应请政府按照惩办土豪劣绅条例而惩办之。

## 禁烟问题决议案

鸦片流毒深入农村，许多生产谷米的田地，变而生产鸦片，成为民食缺乏的原因。吸食鸦片的人，尤其是劳动者，废时失业，有害健康，在社会上更发生许多恶影响。湖南已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赵、叶军阀勒种包销，饮鸩止渴的政策，应该根本铲除。现在湘西各县，受害最烈，政府应有彻底办法，以资救济。目前急务，应请省政府通令全省首先禁种禁吃，限期禁绝，再在全国规模之内，严禁邻省鸦片通过本省。

## 湘西问题决议案

湘西连年大旱，又加上几次的兵灾，人民不知死去多少，失业的更是成群结队，更加土匪如毛，遍地抢劫。即使免于死亡失业，然而家居外出，假使不蒙土匪的庇护，也要遭不测之灾，吊羊勒赎，竟是寻常的事情。近更军队复杂，川军黔军各达数万，此来彼去，勒索供给，动辄巨万。而且各自扩充势力，乱发委任，到处招安土匪。一到了冲突时，这里解散，那里聚集，这里剿灭，那里安抚。各据一方，放出许多如狼似虎的官吏，任意添设税关捐募，勒种烟苗，苛派军差，极尽压迫剥削的能事。

湘西人民，尤其是农民，在这种黑暗政治之下，担负重大的税捐，受着兵匪的骚扰，简直是有田不能耕，生机完全断绝。占全省三分之一的湘西，陷于这种紊乱状态，乃使整个的湖南政治经济，也不能统一。农民为解除自身痛苦拥护湖南政治经济的巩固与统一起见，竭尽全力从事扩大革命民众的组织，增加民众自身力量，以反对军阀政治的工作，同时督促政府于最短时间，肃清不法军队，解决土匪问题，开辟交通，禁绝鸦片。

### 解放苗瑶决议案

苗瑶是一种古代民族，因汉族西来，避至湘、粤、川、滇、黔、桂深山间，人口有一天天减少的趋势，生活已到了极痛苦而绝无希望的地位。但是这些民族，可以说全体都是爱和平的农民，历朝外受汉族封建君主的大屠杀，内受土司酋长的严重剥削。致使此等爱和平的农民，长处暗无天日的世界。而汉族人士习于传说，以为苗瑶为极野蛮的民族，即灭亡亦不足惜。解放弱小民族为革命农民的志旨，农民协会尚有不问国别均得为会员的规定，我们对于同国异族的农民同胞，实有竭力提携的必要，湖南南部旧衡阳道属土著多瑶民，西部旧辰沅道属土著多苗民，本大会为解放苗瑶起见，决议如下：

(一)设法使苗瑶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或助其组织单独的苗瑶农民协会。

(二)严禁汉族侵占苗瑶土地。

(三)开办苗瑶简易学校。

(四)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





(五)请政府严厉剿灭苗峒土匪。

(六)请政府颁布解放苗瑶的明令，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

(七)援助苗瑶解除土司酋长的残酷(压迫)。

## 没收逆产问题决议案

过去的湖南军阀及其封建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不剥削人民，侵蚀公款，以饱其私囊。现在革命势力虽已及于湖南，然而这些民贼，仍保存其由剥削侵蚀得来的丰富的财产，建筑雄厚的经济势力，以为他们图谋死灰复燃之基础。欲求反动势力之肃清，必首先没收其财产，毁坏其经济基础，使他们失其依附。他们的财产，既然是由剥削侵蚀而来，当然仍应还诸民众。所以我们对于没收逆产的主张是：

(一)督促清查逆产委员会，从速没收一切军阀及其党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

(二)各级农民协会负责调查当地逆产，报告清查逆产委员会。

(三)规定逆产为抚恤老弱残废兵士及赈灾之用。

## 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

现在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的革命，这个意义，很可以就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明，尤其是经济问题，在各阶级连带关系中，更为重要。现在中国各阶级民众，在政治上共同的需

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阶级，以求得真正的民权实现。在经济上是要发展生产，使原料丰富，出品增加，销场扩大。同时知识分子，就能够拿着所学的进步的技术和知识，来应用于社会。

就湖南说：现在虽已归革命政府统治，然境内封建军阀余孽及一切反革命派还到处潜伏，阻挠革命工作，必得一律肃清。同时对于建设方面，各阶级民众，应首先完成乡村自治，进而至于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国民会议，使时局发展，合于民众需要，而不至右倾。基于上项理论，及应付湖南政治环境，因此本大会提出工农商学大联合口号，议定具体方案，促成湖南各级民众一致团结，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以期达到最后的成功。

### 拥护中国国民党新政纲决议案

在北伐军事势力进展九江、武汉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为应付新的政治局面起见，特召集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以决定今后方针，经审慎的讨论，产生了新的政纲。此新政纲，我们认为确实能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全国民众若能依照此新政纲继续奋斗，一定能使目前的革命早日完成。尤其是关于农民的政纲，尚能适合目前农民群众的需要，使封建势力在乡村的基础根本无存在之余地，因此本大会一致决议，愿率湖南全省农民群众，拥护此农民政纲。同时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最短期间，在行动上贯彻此革命之新政纲。

## 接受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对于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决议案

共产党为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一方面领导中国工农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民众共同从事国民革命，反抗帝国主义，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一方面为实现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最近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对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的主张，本大会认为他们的主张确是依照农民客观的环境及主观的要求决定的，因此本大会对共产党这种主张，完全接受，并训令各级农民协会，于最短期间，切实遵照执行。

## 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决议案

帝国主义八十年来宰制中国，因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军阀买办阶级的豢养，使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此其中，英帝国主义者以历史久远的资格更穷凶极恶，去年因民众势力的奋起，乃实行“五卅”大屠杀，结果，酿成省港罢工及全国排货运动，给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以绝大打击，然英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野心，不因此而少懈。一年来，一方面实行勾结吴佩孚、孙传芳；一方面继续炮舰政策，如最近万县惨案、长江一带故意撞沉华船等事。本大会认为一切革命的民众，为求生存计，目前实有一致团结起来打倒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的必要。因此，特一致议决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并

建议各县境域内，各种民众共同组织反英运动委员会。

## 各级农民协会全体加入济难会决议案

中国济难会的宗旨，是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中之被难者。并发展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团结精神，自“五卅”以后开始成立，一年以来确能博得一般革命民众的同情。本大会除极端赞助外，并议决全省农民一律加入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各级农协设立济难分会共图救济事业之发展，以期革命之早日完成。

## 拥护省民会议决议案

省民会议，是保障革命民权，巩固北伐后防，肃清封建余孽，促成国民会议的出路。全省民众已组织了省民会议筹备处，限期举行，我工农阶级实负着极大的宣传和推进的责任。湖南的农民们工人们，从过去痛苦经验中，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当然要在省民会议中，得到一个具体的方案，一以促进国民革命之早日完成，一以实现农工阶级之逐渐解放。对于漏网的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或混入会议中来捣乱的，我们一定本着除恶务尽的态度，去铲除他们。本大会特郑重决议：以全力拥护省民会议！

## 加入赤色农民国际决议案

为集中革命势力起见，一九二三年，乃有赤色农民国际的

组织。此世界农民协会，有完全的革命政纲，他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领导全世界农民为本身利益而奋斗。我们黄色人种的农民应赶快集中在他的旗帜之下，共同打倒我们的敌人。本大会议决湖南省农民协会单独加入农民国际。并应联络各省区已成立之省农民协会，一致加入农民国际。

### 抚恤北伐伤亡将士决议案

国民革命举行北伐以来，英帝国主义多年卵翼的吴佩孚、孙传芳势力，全部消灭，今且进而号召第二次北伐与奉鲁军阀实行肉搏。因此在国民政府领域之下，一切民众能取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绝对自由，而充分参加国民革命。这个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革命民众本身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北伐将士的碧血换来的。北伐的将士为国民革命而喋血疆场，留下他的父母妻子，在孤苦无告中，过着日子。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兵士，因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破坏农村经济，不得已离土地而集中军营，其全家衣食，即赖血肉换来的军饷，今一旦失此衣食来源，全家悲痛之余，复有转成乞丐饿殍之患。

本大会一致决议，请政府据下列两个具体的方法以抚恤北伐伤亡将士的家属：

- (一) 属于逆产的田地发给伤兵及阵亡将士的家属耕种。
- (二) 加征盐税三角作为抚恤费。

### 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决议案

我们的战线要是不集中的时候，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总

是要被敌人陷在无援的地位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仅限于一个局部地方的时候，因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常常是要走上错误的道路。据农民协会的章程，有三个正式省农民协会，即可成立全国农民协会。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 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决议案

中国国民党在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组以来，确定援助工农的政策，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最近中央联席会议对于农民都能有很切实的政纲。

孙中山先生说：“我们解决农民痛苦，归结要耕者有其田。”这确是中国农民问题解决的唯一方法，因为中国农民目前艰苦奋斗，努力向前的目标即在“耕地农有”。

中国国民党的最大使命真如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所说：“当遵先总理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

谁能预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问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与否。

本大会敢代表湖南二千万农民誓以全力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同时并希望党与政府在最短期间，贯彻“耕地农有”的政纲。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湖南省农民协会编，1926年12月出版。）



# 马日事变的回忆

直 苛

现在略述马日事变前后湖南的情形。

一九二七年春季的湖南，的确是一个革命的湖南。当时不独农民纷纷的起来，有组织、有农协会会员册可查的计五百十八万，能影响的人数在千万以上；即不脱行会性质，最难组织的手工业工人，也一律组织起来了。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经过工农两会，简直无法执行。他们的工作就是向豪绅资产阶级及一切封建势力宣战。省县之特别法庭乃大形忙碌，然而杀人并不多，五月之久经省特别法庭判决执行死刑者还不到二十人，其余多半是判徒刑或罚金。而民众自己动手惩办的为数更少，不过湘潭之晏容秋等二三人而已。而在当时一班封建余孽、豪绅领袖，却没有损坏他们的毫末，最大原因就是他们多半是所谓革命军人的家属，服从当时所谓革命纪律，没有去动。

这种反封建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工作，撼动了代表封建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的岳父被农民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谭延闿听说农民要他的女婿（长沙大资产阶级朱雨田嫡孙）捐款，也连电托人说情。而何键、叶



琪更是自始至终的反对工农运动，开到常德时即开始屠杀农民。其他土匪编成的国民革命军，如攸县之罗定，宝庆之王锡焘，更无论矣。当时最足撼动一班豪绅，使之震栗的，就是在长沙省城枪决全国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叶德辉。当叶被枪决后，一班土豪劣绅大为震动，纷纷投入军队，而袁家普、曹典球一班人都投到反动最力的何键部下充参议长和秘书长了。同时他们开始向军士反宣传：说怎样的兵士六个月不回家，老婆要离婚另嫁；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被农协没收了；乡中的田全被瓜分了，兵士退伍后将没有田耕呵。据邓演达说，他们竟刻了许多省农民协会的图章，将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部没收，而将图章盖在上面，说这是被农协没收了。总之，他们用尽了卑污恶浊、阴险狠毒的手段，以造成这反动的局面。而民众方面，对于本身利益的要求，急转直下，日益迫切，农民则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工人则要求增加工资。在城市他们只认得工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机关；在乡村就只有农协。国民党在群众当中始终没有发生影响，湖南农民自看到国民党三个字起就认定它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有钱的入国民，无钱的入农民”，这是他们对于国民党深切的认识。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

而客观的环境，一天一天的险恶。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在





上海、广州屠杀工农了。夏斗寅叛变了，何键反工农的空气一天一天的高了。忽然接着了一个报告，说临湘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前次为民众拘捕而为刘岳峙所保释的团防局长詹仙侠所杀，凌迟处死，割心剖腹，备极残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廖贯一来省报告，则何键之部下已于前一日将益阳县工会农协占据，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均被缴械。空气更紧张，更险恶，许逆克祥于五月二十一夜十时许正式围攻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及该两会之一切附属机关。

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但是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畲地方，但因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各个的击破。而约定进攻长沙的各处工农义勇队，因为在省方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际情况，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湖南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收拾，中途改变方针，叫他们停止出发。当时因发信太迟，浏阳的部队已经出发，因此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浏阳工农军单独进扑长沙的壮举。虽则失败，然而这次英勇的斗争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次起义事件失败的总原因可说是中了机会主义的毒。当时曾用省农协临时办事处的名义，发了一个告全省农民书，

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主张镇压土豪劣绅。虽有这个纸上的空言，然而不能坚决的执行，一则专注意于攻城等军事行动，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根本的工作；一则虽主张普遍的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上面没有提出没收一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等口号），然而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使农民无从下手；虽则主张镇压土豪劣绅，但是当时的农民还没有受过马日事变后的大清乡大屠杀，以为这种举动未免太过火了，不忍动手；虽则发展了广大的民众，各县都有好几万人集中，一切粮食都是由各地征发得来的，即未集中的，也在本地担任戒严的工作，然而没有好的组织、好的指挥，尤其是没有武装起义的经验。结果是失败。

失败后第一个牺牲者就是我们英勇的战士湘潭县工会的委员长杨昭植同志。杨同志的死，是在豪绅资产阶级残酷的野蛮的死法中死去的。同时被牺牲者是在湘潭任农运工作的柳季刚同志及一位女同志。

湘潭起义虽然失败，然而各县仍继续起义。而当时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尚抱一种幻想，致不愿公然采取起义政策。郭亮同志以千余言的长信，请求在乡间组织游击队，实行打倒土豪劣绅和没收土地，但被阻止。

（原载《布尔什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出版）

# 〔湖北的农民运动〕

## 湖北农民运动概况

(一九二六年)

### 一 农民运动情形

湖北省农民运动,在客观环境上,大有发展之可能。今年自然的灾变(旱灾),农民革命要求更为迫切。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因厄于人力财力,没有进行。第一次省代表大会为应时势之需要,特注重农民运动,正式省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即根据此议决,作成计划(附后)并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讨论一切农民运动问题,并刊行《湖北农民》。惟终感受经济困难,人材缺乏,不能充分利用环境,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殊为憾事。兹就已开始作农民运动的各县情形分述于下:

(一)汉川县——正式成立三个农民协会:一在担山,加入的农民约四百余,自耕农半自耕农占全数的十分之四,佃农占十分之二,组织方法以每十户为一组,推组长一人,再由组长会选举执行委员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一在瑞鹤洲,加入的农民二百余户,完全为佃农,该会成立历史较长,团结精神颇好。一在杨杵沟,加入的农民约百户。其余如城陲港谢完坭等处,都有成立农民协会之可能。惟该县农民协会的组织,

以户为单位，未免抹煞了雇农的利益，现已逐渐改为以人为单位。并在各该会附设平民学校，为训练农民的机关。

(二) 黄冈县——黄冈儒博桥之区分部，已有农民会员二十余人，其余孙急嘴，杨鹰岭，回龙山等处分部，各有农民会员十余人。早荒正急迫时，已有组织农民协会之可能，后因天雨，许多农民的愿望，也容易地满足了。省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对于此处农民协会，拟以消费合作社，引起农民团结的兴趣。现在农民协会已成立了。

(三) 黄安县——黄安汪家河、张家田、郭爱九，沙平会的栗林嘴，高桥会的喻家湾、槽门等处，已成立十四个村农民协会，会员共一千五百余人。数量上虽有迅速的扩张，但组织与训练尚欠严紧，现已特别注意整顿。

(四) 黄梅县——黄梅会的工作，尚有相当成绩。早荒期中农民运动本有急转直下之势，已成立三个农民进德会，一在断桥，一在张林，一在多云，共约会员六百余人。但因县知事及一般劣绅联合施行严重压迫，致令各会会务进行，均陷于停顿状态。但尚有平民学校十余所，可作接近农民的机关，并已改变公开运动为秘密进行。

(五) 潜江县——潜江因为地方驻军，苛索军事招待费，引起农民自卫的反抗。本省党部指导下的潜江青年协进会，对此已决定进行办法，援助农民抗缴，并组织农民协会促成委员会，正在进行真实农民协会之组织。

(六) 天门县——本省党部指导下之天门渔薪河青年励进会，甚得一般农民的拥护与信仰，所作的工作，如进行农村教育，推倒保卫团，反抗劣绅等，都有成效，农民自愿情愿每亩抽

捐,为该会经常费,现在正在进行农民团体的组织。

以上为比较有具体组织之农民运动情形,其余枣阳、应城、沔阳等县,农民运动均易着手,只须经费有着,即可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 二 农民部

本部为实行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兹决定进行计划如下:

(一)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讨论解决一切农民运动问题。

(二)农民运动初期,应特别着重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工作,以培养农民真实的力量,准备求解放而斗争。

(三)农民运动初期,无妨与较开明的乡绅、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合作。但此种合作,须在有利于我们条件之下,并要农民本身力量能够裁判绅士阶级,防止其投机倾向,或利用农民,出卖农民。

(四)在农民组织的运动中,特别注意发展本党的组织,在文字或口头宣传时,应特别注意解释本党主义政纲等与农民利益的关系。

(五)农民运动的宣传及教育方面,应进行之具体事项如下:

一、由本部制定各调查表册,颁发各级党部,切实调查,报告该地农民实际生活状况。

二、由本部办理定期刊物一种,为系统的教育及宣传机关,文字以浅近通俗,便于农民阅览为主旨。

三、临时用本党各名义散发拥护农民利益的宣言和宣传。

四、设立各种通俗教育补习教育的机关，或用新年节会各种闲暇，举行科学演讲等，相机宣传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罪恶（如外资压榨，军阀专横，租税繁苛，兵匪扰骚，官绅鱼肉，天灾流行等……），激起农民对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财主、土豪、劣绅的反抗及团结自卫的必要和可能。

（六）农民运动之组织方面，应进行之具体事项如下：

一、农民职业的组织，如农民协会、雇农协会等；

二、农民武装自卫的组织，如农团、农民自卫军等；

三、农民教育的组织，如平民学校、平民书报室、农村宣讲团等；

四、农民经济的组织，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积谷仓等。

以上为组织形式的分类，在可能时候，四种组织应当附属在一种组织内办理。

（七）农民的组织系统，应分村、区、县、省四级，尤其要注意基本组织（农村会）之巩固和发展。有三个农村会以上，即当进行成立区农会，有三个区以上，即当进行成立县农会，有五个县以上，即当成立省农会，在系统组织未实现以前，各地农会应互相通声气，交换进行经验及方法。

（八）农民运动至相当程度，即应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并进行实际联合组织。

（九）农民团结力如渐稳固，战斗力如渐形成，即当利用机会，为群众行动的尝试。此种行动可分两项：

一、经济斗争，如参加各种普遍政治的游行示威运动；

二、要求普选，反抗贪官、污吏、劣绅等。发生上项行动时，须有事先准备和事后收束之精密计划，以防败北。

(一〇)为进行农民运动，应多介绍同志当农村小学校师或通俗演讲员，以便辅助进行上项工作。

(一一)在寒暑假期内，应鼓吹学校学生回县进行农民运动，由本部供给宣传材料与调查表。

(一二)为督促农民运动之加速发展，本部应两月派人巡视各县一次，于必要时或须指定专员长期居留某县，负责进行该地农民运动。

(一三)对于现行剥削农民的官僚，或农会应一面用本党名义披露其黑幕，加以攻击，一面选择革命性坚定分子，参加进去，于时机成熟时，运动组织，成为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

### 三 全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

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农民渐次失业，流为游民土匪。而受帝国主义扶植的军阀和沾帝国主义余沥的买办阶级与官僚土豪绅士等复互相勾结，或利用农民当兵，或自相残杀，或利用苛税重租、高息借贷、贱价收买诸种方法，使农民生计日蹙，逐渐化为百无一有的佃雇农。

湖北方面，大地主尚少，而地居全国中心，为一切军阀所必争，施鹤襄荆一带，简直成为兵匪之窟，农民除横暴杀戮，流离转徙，本身亦被迫化为兵匪以外，其残留之数，尽变为军队的种烟筹饷的雇工。江汉以下，地窄人稠，土匪较少，而军阀

官僚绅士土豪互相勾结利用，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或包揽词讼，引起农民私斗，借以敛钱，或借公益事件、慈善事件勒索农民捐款，而实行其中饱手段；什么清乡局、警察局、劝业局、保卫团、军警督察处及一切关卡，都不过是剥削农民的利刀。

现在农民已被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绅士、土豪……等赶进了革命的道路，广东商团事件、东江之战及各地抗捐、反抗地主等运动，并且表现了他们革命的伟大的力量。

本省各级党部处在湖北的特殊情形之下，根据本党拥护农民利益之主张，引导农民走进革命的正当的途径，目前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工作，属于下列各项：

(一)本省在王占元时代发行地方公债两百万，到期本利不还，前年又为设清乡局增加钱粮，近来又发行金库券三百四十万，加印官票五百万张，都是直接剥削地方，加重农民负担。此当为向农民宣传军阀政治罪恶的最好材料，本省各级党部应该随时注意公债、田税，及一切特捐的征收情形，施以反抗的宣传，并联络各种灰色团体，煽动农民，作实际的反抗运动。

(二)军阀受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而战争，造成大多数的流氓，土匪。同时军阀又以防匪为名，添设许多剥削机关。更进一步暗地通匪打劫，如清乡局、军警督察处、警察所、保卫团等均直接残害农民。本省各级党部应该随时唤起农民反抗政府任意添设一切名实相反的机关，并提出武装自卫的口号，组织农民自卫团。

(三)土豪劣绅时常勾结驻防军队或县知事，向农民勒捐



加租强结追债，并借排乱解纷为名，挑拨农民涉讼，自己从中左右袒以索钱。同时他们亦以利害关系自相冲突，如近来各县成立县议会，土豪劣绅等各欲包办选举，致起诉讼，此实宣传农民反抗他们之最好材料，并利用此种时机，引导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组织自治团体。

(四)连年水旱、虫荒，各物价格高涨，应向农民宣传，不是什么天灾命运，实在是政治不良，如森林水利不兴，滥发官票，多铸轻质铜元，兵匪横行，农民不安其业，运输失其调剂……所致。并鼓吹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以自己的力量拥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地主、财主、奸商、劣绅等乘灾歉中肆意操纵居奇、剥削农民之暴行。如农民协会有成立的可能，则应把一切自卫团体、自治团体、合作社等都由农民协会办理，并由农民协会中提出“议和”、“加工资”、反对非农民包办的“农会”等口号。如今年本省发生很大的旱灾，省党部更当指挥当地各级党部领导农民，作种种实际救济运动。

(五)各级党部应就地设立平民学校、农民夜校、暑天露天演讲会、新剧社、国技研究会、农民俱乐部、农民书报社等机关，在这些机关内均应注意：一、宣传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二、分析自耕农、佃农、雇农所受经济政治压迫程度之差别；三、指示他们自救的方法和本党主张。

(六)天主堂福音堂普遍乡村小集镇，时常勾结地方官绅占据民房为教堂，诱迫农民吃教(湖北土语)。又乡村小集镇舶来品输入很多，土产失其销路，本党应借此宣传帝国主义的横暴和经济的侵略，以引导农民反抗帝国主义。

(七)此外甲、应联络佃农等反抗重租重息；乙、近河南湖

南一带大地主亦逐渐发生,应组织佃农,雇农以谋反抗;丙、在军队所在地应有反抗种烟的运动。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关于湖北农民运动的报告》,  
原载《中国农民》月刊第4期,1926年4月出版)



##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份 湖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

据一九二七年五、六两月的报告，湖北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共有二百八十四万二千余人。其详细的分布、及农民同志的数量、农运工作同志的数量，据五月份之统计，列表如下：

地名	县农协	区农协	乡农协	农会会员	党员	农民运动工作负责人数(特派员)	
武昌	正式			(2月)100,000	41	(3月)18	(5月)13
汉口	正式			(3月)40,000	110	28	8
汉阳	正式	8	215	113,000	43	14	11
汉川	正式			70,000	318	17	6
嘉鱼	筹备			18,000		2	2
蒲圻	正式	9	72	40,000	145	8	6
同滨	正式	10	300	120,000	81	15	5
通山	正式			20,000	117	28	2
崇阳	筹备			20,000	3	5	1
通城	筹备			20,000		1	
黄陂	正式	7	101	80,000	4	6	3

续表一

地名	县农协	区农协	乡农协	农会会员	党员	农民运动工作负责人数(特派员)	
沔阳	正式	38	618	194,308	58	12	3
鄂城	筹备			701,000	3	5	3
大冶	筹备	10	331	64,000	20	11	1
阳新	正式	11	1,258	291,400	17	7	1
黄冈	正式	16	300	240,000	643	72	9
黄安	正式	10	210	56,000	67	1	4
麻城	筹备	13	340	124,000	25	2	2
圻水	筹备			80,000	6	2	1
蕲春	正式	9	200	20,000	6	2	2
广济	正式			20,000			1
罗田		12	90	35,000	210	35	3
黄梅	正式	10	253	34,032	389	27	7
孝感	正式	10	30	94,498	8	7	3
云梦	正式	7	30	14,916		1	
应城	正式	31	300	35,000	8	10	1
安陆	筹备	10	145	43,500	5	21	
应山	筹备	8	142	67,000	12	9	3
随县	正式			20,000	1	2	
京山	筹备	7	600	64,000	2	3	2
天门	正式			57,500	67	13	4
潜江	筹备						

续表二

地名	县农协	区农协	乡农协	农会会员	党员	农民运动工作负责人数(特派员)	负责人数(特派员)
荆门	筹备			30,000	2	2	1
钟祥	筹备	29	181	25,000	5	1	1
当阳	筹备	11	210	70,000		3	
远安	筹备						
石首	筹备	7	105	80,000		1	2
公安	筹备	4	72	21,000			
监利	筹备	6	61	20,000		1	2
枝江	筹备						1
松滋	筹备	10	37	1,700			
宜都	筹备	1		10,000			1
宜昌	筹备			23,000	4	8	4
巴东							
兴山							
长阳							
五峰							
江陵	筹备	7	267	80,000	7	14	5
襄阳	正式			120,000	14	13	3
枣阳	筹备			18,000	64		4
光化	筹备			5,000	1	1	
谷城							
南漳				20,000			1

续表三

地名	县农协	区农协	乡农协	农会会员	党员	农民运动工作负责人数(特派员)
宜城	筹备	10	80	10,000		1
均县	筹备					1
郧县	筹备			1,500	9	5
郧西						
房县						
保康	筹备	1	3	1		
秭归						
竹山	筹备	3	37	7,000	2	2
竹谿	筹备	9	42	5,240		
恩施						
利川						
鹤峰						
建始						
宣恩						
来凤						
咸丰						
总计	正式: 21 筹备: 31			2,692,117		2,106 1,806

再据六月份之报告则:

(甲)县农协数,县农协二十二县,县农协筹备处三十二县。

(乙)区农协数:三八〇个(已知的)。

(丙)乡农协数:三,八五二个(已知的)。

(丁)会员总数:二,八四二,二三九人。

党员方面:全省共一万四千余人,散布各县者约七八千人,每县多者百余人,少者亦有数人,均在半公开半政权的情况之下。武装方面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达二三百枝,少者亦有二三十枝。全省武装的县份,共有枪约二千枝。

(摘自《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  
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1月)

---

\* 编者按:一九二七年五月份湖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表内数字不符,无从查对更正。

# 湖北省农民协会 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

在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社会里面，传统的宗法思想，封建制度的流毒，浸润了整个农村社会，笼罩了所有的乡村农民。近八十年来，帝国主义者挟武力与经济的势力而俱至，落后的中国，亦任其蹂躏与宰割。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统治了商埠与都市，逐渐的蔓延浸渍到中国的农村，现在穷乡僻壤，我们都看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踪迹，看得到帝国主义者剥削宰割的惨酷情形。帝国主义者培养了在中国统治的忠顺工具——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于是农民所受的痛苦，更无以复加！在这样普遍与深刻痛苦情形之下，胎育和培养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种子。中国农民，是要求解放最迫切的群众，是国民革命战线上最雄厚最伟大的势力。

湖北的农民，当然逃不出全国的例外：所受的苦痛更有逾于此者。半年以前，北洋军阀——吴佩孚和他的爪牙，统治了整个的湖北。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红契复验，盐斤加价……剥削农民，无所不用其极，湖北农民的痛苦，寸笔难书。在这种苛政宰割之下，渐渐激起了湖北农民的政治争斗，这种争斗，在湖北农村里埋下了革命运动的火线。

本会在这样初起的农民争斗运动当中，占在领导的地位；



各地农民，在军阀压迫之下，循着本会的指导，很艰难困苦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树立了湖北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使湖北的农民认识了他们的敌人和他们的出路！

自从去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后，很短时期以内，肃清了长江中部，打倒了宰割湖北的北洋军阀。革命的势力统治了半个的中国，革命的空气，弥漫了整个的中国。湖北民众，在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时期当中，更认识了自身的力量和当前的责任。革命的民众知道自身有强大的组织才能解除痛苦，才能打倒敌人。农民协会的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发展到了五十余万。地域普遍到四十三县。革命民众组织的发展一日千里，在军事胜利以后，民众的兴起，实在是革命前途最可喜的现象！

湖北目前在革命空气包围的当中，在政治上给与了我们农民以组织的自由。几千年来，拘囿于宗法社会的农民，自己醒觉起来认识了现代剥削制度的社会，喊出了要求改良生活的口号，要求铲除剥削的制度，但是这种最低限度，最合理的要求，立刻和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土豪劣绅，大地主冲突起来。这种冲突和争斗，现在在乡村中很普遍的扩大开来，这种争斗的扩大，在革命前途观察起来，是最可乐观的。我们组织的发展，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要增加伟大的力量；我们争斗的扩大，在国民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可以铲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真实基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本会自十四年十二月成立以来，在这一年余的历史当中，尽了可能的力量，发展各县农协的组织，领导农民去争斗。我们现在要严密我们的组织，增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革命运

动中,担负更重大的责任,所以决定三月四日召集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解决我们最重大的问题。这一次大会的召集,担负了严重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这一次大会是湖北全省农民第一次的集会,在这一次集会里面,可以把整个湖北乡村中的压迫和痛苦,和盘托出来,使我们更认识乡村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迫切要求。农民在大会里面,可以充分陈述在农村中争斗的情况,和他们奋斗的经验与教训,根据这许多实际的情形和报告,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正确运动的方案和争斗策略。

这次代表大会有三个最重大的意义,第一,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使我们的组织更加严密统一,使我们的力量更加伟大;第二,审查我们过去的工作,那些是做的对的,那些是做的不对的,作为我们以后工作的教训;第三,确定我们目前的责任,统一我们进行的计划。在革命怒潮中,湖北农民准备着做国民革命运动的总预备队,我们农民组织的严密与扩大,将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日益摧毁,促国民革命的迅速成功!

本会为了革命环境的要求,农民运动的发展,所以决定召集有组织的湖北农民,来讨论我们最重大的问题,这次大会,是湖北农民解放的新纪元;国民革命运动中,将增加更伟大的力量!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第一期 1—3 页,  
参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28 日——3 月 1 日)



# 湖北省农民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大纲

## (一)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

我们农民,尤其在近年以来,所受的痛苦,日见厉害,百物日见昂贵,生活日见困难,又加之兵荒匪祸,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刮削,土豪劣绅的摧残,弄到我们农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受尽欺压!我们要想不受痛苦,就要打倒欺压剥削我们的人。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呢?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行,必须要结合多数人的力量才可以做得到。比如有一只老虎,我们一个人去打〔它〕,就要被它吃了,假如我们结合多数人去打它,大家同心协力,一定就可以打死〔它〕,这就是团结的利益。农民协会,就是我们这些受人欺压剥削的种田老所结合的一个会,为我们本身谋利益的一个会。只有大家都加入这一个会,同心协力的做去,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欺压剥削我们的人,去掉我们的压迫,解除我们的痛苦,使社会 and 我们的生活得以平安。这样说来,农民协会是我们求解放的唯一大路。

## (二)农民协会没有地域家族的界限

农民协会既然是我们种田老的一个会,为我们种田老解

除痛苦的一个会，我们种田老，无论是姓张的姓李的，湖北的湖南的，痛苦都是一样，我们真正是患难的兄弟，当然没有什么地域的界限，也没有什么家族的界限，不管你是姓张也好，姓李也好，湖北也好，湖南也好……只要你是种田老，都应该加入农民协会为会员。因为我们敌人的力量很大，他们都是站一起来压迫我们的，假如我们大家种田老不团结一致，而分出什么地域或家族的界限，我们的力量就分散了，一定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欺压剥削我们的人，我们的痛苦就永远不能解除，我们就永远不能见天日。只有我们大家种田老都不分彼此，结成亲爱的患难兄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大家一心的奋斗，才可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我们的痛苦，这是我们要紧紧记着的。不但如此，我们并且要联合工商学兵各界同胞，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 (三)省县区乡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组织，是乡农民协会，有了三十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假如附近的地方，有了三个乡农民协会，就可以成立区农民协会。假如一县有了区农民协会，就可以成立县农民协会，假如一省有了五个县农民协会，就可以成立省农民协会，乡农民协会归区农民协会管，要听区农民协会的命令；区农民协会对于县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对于省农民协会，也是一样。乡农民协会对于区农民协会的命令，认为不对的时候，可以向县农民协会提出抗议；区农民协会对于县农民协会的

命令,认为不对的时候,可以向省农民协会提出抗议;县农民协会对于省农民协会的命令,认为不对的时候,可以向全省代表大会提出抗议。但是我们在抗议未解决时,还是要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因为我们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不只是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并且要行动是一致的,才有力量,譬如有很多的兵士,要是没有司令,或者有司令大家不听指挥,这是要必败无疑的。各级农民协会,是我们的指挥官,省农民协会是我们的总司令部,我们为增大我们的战斗力,应该统一指挥于省农协,应服从省农协的命令。再者,我们还要知道农协的组织,是民主专权制,每次代表大会,都是由我们会员举出代表,决定许多方针,将这些议决,交给执行委员会执行,我们服从上级机关的指挥,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指挥,也都是我们以前自己所决定的。

#### (四)湖北省农民协会的历史

湖北省农民协会是民国十四年十二月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成立的时候,有组织的县份不过黄梅、黄冈、黄安、汉川、枣阳等数县,会员不到三千人,这时候处在直系军阀的高压之下,工作极其困难,不到三月,即去年三月十一日,即被直系军阀封闭,并将执行委员聂鸿钧捕去,遂不得不由武昌迁至汉口秘密工作,虽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农运亦日有发展,至去年七月,有组织的已经增加到十余县,会员已经增加到三万余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农民运动更有一个突飞的发展,到现在,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份,达四十余县,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二十余县,会员发展至四十余万人,较之省农民协会初成立时,增加了一百五十余倍。可是,我们的农民协

会越发展，土豪劣绅的进攻破坏，也就越加厉害了，如黄冈劣绅李品三，指使保卫团，勾结驻军，殴打农民；如蒲圻土豪但春林，指使警察殴打农民，捣毁农会；如汉阳劣绅王南宾等，勾结军警流氓殴打并拘捕省农会特派员及区执行委员；如武昌土豪许楚等假禁烟之名，勾结军队捣毁农会，捕打农民，缴去农民自卫团的枪械，抢劫农会及街坊，骇死产妇；如沔阳、黄安、天门、黄梅等县土豪劣绅，勾结流氓地痞，土匪逆军，摧残农民及农会，这一类的事实，真是多到不可胜言！此外，如造谣恐吓农民，办假农会欺骗农民，或组织各种土豪劣绅的反动团体，更是所在皆有。但是无论土豪劣绅怎样破坏，我们的农会还是一天发展一天，农会的基础还是一天巩固一天，这都是我们团结的力量呀！不过我们毫不要自满，我们更应该团结着我们的力量，很小心的，很精细的，和他们斗争，才可免于失败，我们不要自骄，疏忽了反动势力的力量。

### （五）代表大会的意义

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怎样呢？第一，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使我们的组织更加严密的统一，我们的力量更加伟大；第二，审查我们过去的工作，那些是做的对的，那些是做的不对的，作为我们以后工作的标准；第三，确定我们目前的责任，那些事情是应该做的，那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和统一我们的进行计划。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一年的争斗中，已得着不少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十万分的宝贵，我们从这许多过去的经验中，考察现在我们敌人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力量，和社会上一切的情形，把各地的农协代表，集在



一起，根据各地实际的情形，大家细心的研究一次，决定我们许多正确的斗争策略，这在革命上，农协的发展上，我们农民的解放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此次所选出的代表，要非常慎重，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我们的意见的人。我们这个地方有些什么问题，我们要些什么，要他带到大会去解决。我们切莫受人家的运动，或随便选出土豪劣绅，和不能忠实于我们农民的人出来做代表。顶好，我们尽量的选我们种田老自己出来当代表。我们要认清，这是农民协会的代表会，是我们种田老自己的会，我们的代表是要尽量的找我们种田老来充当的。我们假使不慎重，选出了反动派，这是我们自杀，对于我们有无穷损失，我们要万分慎重！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如何，是要看我们所举出的代表如何而定的。全省代表大会，是我们全省农民协会的最高机关，他所议决的案子，我们全省的农民协会都要服从，因此，我们选举代表，更不可不万分的慎重。

## **(六)我们的口号**

- (一)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
- (二)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
- (三)巩固农民协会的基础！**
- (四)拥护孙总理的农工政策！**
- (五)拥护国民政府实行最近政纲！**
- (六)拥护湖北全省农民协会！**
- (七)拥护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 (八)减轻佃农租课！**



- (九)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
- (十)严禁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 (十一)赈救灾荒,赶快修堤!
- (十二)乡村的事由农民作主!
- (十三)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严禁武装袭击农民!
- (十四)取消包佃制,打倒包头!
- (十五)取消黑粍、小粍、新鸡、新米、信钱、课酒、满解等一切苛例!
- (十六)禁止隔年收粍!
- (十七)反对土豪劣绅办假农会和加入农民协会!
- (十八)不分地界族界,凡是种田的都是好朋友!
- (十九)选出真正代表农民的代表!
- (二十)全省农民团结起来!
- (二十一)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
- (二十二)拥护中国国民党!
- (二十三)拥护国民政府!
- (二十四)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 (二十五)湖北省农民协会万岁!
- (二十六)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
- (二十七)农民解放万岁!
- (二十八)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及22、23日)



#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开会词

陆 沉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各位农友,今天是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也是我们湖北农民团结的力量总的表现的一天。我们受了几千年几百年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严重的压迫,无路可走,只有组织起来,与他们拚命!从广东到湖南广西湖北江西……的经验与教训,更加切实证明了,只有农民协会,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湖北农民受直系军阀的压迫十几年,要求解放的情绪,异常热烈;所以在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以后,即能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很快的组织起来。我们的发展,已到了相当的地步了,我们的工作,已到了与反动势力直接开火时期了,我们应该审察过去的工作的成绩,确定一具体的计划来有方策的以与我们敌人作战。这次代表大会。就是适合此种需要而召集的。现在我们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即有人说我们农民太过分,是造反。但是我们只要揭开社会数千年的封闭的黑幕一看,我们供给土豪劣绅的吃用,他还要来压迫我们。数千年的,不断杀了我们几多农友,几多倾家破产,几多妻离子散,这到底是谁造反呢?他们一向压在我们头上,我们如今觉悟了,用自己

的力量来减损他们丝毫的地位,是最公道地事情,怎么是过分?最近阳新土豪劣绅用煤油烧死了我们好几个最勇敢、最忠实的同志,他如监利汉川都有同样的事实发生。大家看看,是谁造反,是谁过分?我们知道,这两个势力是不能相对的存在,有我们的势力,就不容有土豪劣绅的势力。我们应丝毫不客气的向着他们进攻,完全扑灭他数千年的根本势力,以求解放。但我们同时切不可忘记土豪劣绅以外的敌人,我们就要参加国民革命,拥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现在,我们的力量惟见增长,但反革命亦日见增,这是我们求解放斗争,已紧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挣扎的时候。所以省农协正应此好机会,来召集这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检阅我们的力量,更坚深我们的组织,统一我们的指挥,精确我们的计划,就是说怎么样能使我们的力量增大,我们大家平日将各地目中的斗争提出商议,怎样去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主及军阀帝国主义,以解放我们的压迫,以完我国民革命,这是我们大会的责任,也就是各代表的责任,年来自广东以及各地为了农民运动牺牲了我们不少的同志,广东有廖仲凯等数十同志、其余如山东,江苏,河南,尤其如最近陈子英同志,他们为着农民解放而流血。也就是为着中国革命而流血,我们今天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他们流血的结晶。在今天大会中,我们要起立静默三分钟,以志哀忱(全体起立静默三分钟)。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日刊》第3期第2—3页)



#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邓演达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承大会相邀，来做政治报告，但政治报告范围是很广的，我先将政治二字讲讲。

什么是政治？很早以前，我们种田的人，都以为政治是官的事情，所以任皇帝官长压在顶上，把持一切，我们不但不能过问，并且说县衙门是父母官，这些父母官很希望我们去到他们那里打官司，好敲诈我们。这都是我们农友过去所谓的政治，这种政治，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也无须乎懂得。同志们，到底什么是政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各乡政县政治……等类，都由我们自己作主，这才是与我们有利益的政治，也是我们要求的政治，也是兄弟今天所报告的政治。过去的封建社会政治，从皇帝大总统分至土豪劣绅甲长户长，都是支配阶级，他们并出许多的苛捐杂税定出许多不好的规约、道德法律，叫我们饱受封建政治的剥夺。此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剥夺，帝国主义是指有钱的洋鬼子，是他们在上海香港等处，销售他们的洋货，甚至一切日用品，无不是舶来的。八十年以前，我们中国的满清政府，同英法二国帝国主义定下了一个条约，将海关由他们一个洋鬼子管，于是洋鬼子的船，可以



直接到中国内河航行。不只这次，他们在条约上，还规定洋鬼在中国内地租地居住，就造许多中国外国的怪象，洋鬼子有了这不平等条约做保障，他们货物，在中国更加行畅无阻了，中国金钱一日一日外溢了，农村生活，也就跟着起来极大的变化了。

我们不但销纳帝国主义的货品，并且要供给他们的原料，所以帝国主义不只一船一船送洋货来赚我们的钱，并且以极便宜的价格收买许多的原料，又一船一船的送回本国去压迫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工人，努力制造成功，送到中国来贩卖，这转身间帝国主义不晓得又剥夺我们几多东西同利润去了，这是帝国主义剥夺我们的又一方式。

我们中国因为受不了这种剥夺，曾于庚子和英法等帝国主义打了一仗，甲午又与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一仗，在这两次战事中，我们中国赔了很多的款，背了许多的外债，结果加上了，我们子孙的锁链，要使我们子孙流血流汗的来供给帝国主义的吃吸。

各位代表，帝国主义的压迫，还不止此，中国自从北京东交民巷住了几个洋鬼子的代表，叫做什么公使，在那里专门筹划压迫我们的策略，并且指导中国政府许多压迫我们的策略，于是中国的政府成了洋鬼子的走狗政府，东交民巷反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

还不在此，帝国主义的许多洋银行所存的款项，都是中国军阀官僚劣绅土豪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剥削我们的血汗而存藉(?)的。他们尽力苦刮，帝国主义者坐着营利，谈起来真令人气愤欲绝！

各位代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农民的世界，（是）剥削者的世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世界，不是我们农民的世界。

在过去我们农民曾自己起来反抗这种世界而欲造成农民自己的世界，八十年前洪秀全领导十几省的农民起来打毁了府县总督各衙门，建立了太平天国，但被满清走狗曾国藩、左宗棠等及英帝国主义派来的大将戈登带着洋鬼子的洋枪洋炮把我们打败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定因为没有有一个革命的党来领导的原故。虽然失败了，可算是光荣的失败，并且给与们不少的教训。

庚子之后，证明了中国革命势力已由南方而进展到北方了。北方农民拚命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但终陷于覆辙而失败了。并加上许多不平等的条约更加重了我们的负担了。然而，中国农民反抗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决心与勇气，才从这〔里〕充分表【现】出来了。

各位农友，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国民党党员为解放中国民族而革命，为解放劳苦工人而革命，奔走四十年，好容易将满清推翻了，但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尚巍然健在，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仍是高擎着革命的旗帜向帝国主义及军阀进攻，如五卅如香港大罢工，给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最近我们广东有了百余万有组织的农民，湖南有二三百万农民，湖北有一百几十万，都是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伟大的力量。我们革命的军队，党的军队已有力量赶走万恶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一月三日，我们工人群众兵士群众竟将汉口英租界收回，接着九江的英租界，也收回了，这是表现我们民众的力量，是可制胜一切的。

不但青天白日旗帜底下的农民能够起来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作战，就是在北方的农民，也是这样。吉林已有六七十村的农民，不论老幼男女，都自动的起来打倒张作霖的土匪军队，缴了一二团的枪及炮。……从封建余孽的，而得到民主的政治，即是我们自己管理的事情的政治。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失败）是因为，（一）没有组织；（二）没有党的领导；（三）没有革命工人农人和革命军队联合在一起，减少了我们的力量；（四）少数人自私自利。我们中国国民党是竭力避免这几点不好的现象，自然能够成功。我们虽然自己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还有资本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工人及各殖民被压迫民族，统统都是向帝国主义进攻，所以现在革命的力量是国际的，是整个的。

各位代表，在国际上及世界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组织，即农民国际。所以中国的农民，不仅受中国国民党及农民协会的领导，并在世界的农民国际指挥之下，整个儿向国际帝国主义进攻。

所以各位农友，不要害怕，现在不象以前封建时代，是一切压迫者，剥削者的旧世界，而是我们整个向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世界，更是我们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世界，将来必定可以造成一个农民世界。

过去的封建世界，已被我们打碎了，各位代表努力啊，新的世界就在面前！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第12期第2—4页）



#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会务报告

陈荫林

关于全省会务报告，可分三项：一、农民协会之起源：湖北省农民协会并不是革命军克复武汉以后才有组织。在民（国）十四年九、十月间，即有农协之产生。何以在前年就组织成立？第一原因，是前年天旱，湖北六十九县，就有六十四县受旱灾，农民生活艰难，地主反积谷居奇，不但农民无钱购买，即有钱亦难于购得，逼得农民卖儿鬻女，用树皮草根观音土来充饥。于是农民为本身存亡起见，共起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第二原因，是为前年五卅，上海发生大惨案，随后汉口广州又发生同样之事实，城市之工人学生，都有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运动，因此革命潮流，由城市普及到乡村，激起农民参加革命工作，农协由此应运而产生，如黄梅、黄冈、汉川、黄安、枣阳等县，均先后于此时成立。迨吴逆佩孚二次祸鄂，盘据汉皋，农民于旱灾之后，又受苛捐繁税之苦，如盐斤加价，红契复验等。而鄂豫战争发生，官票倒闭，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于是农民一致反抗苛捐繁税，吴逆又嗾使其走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来压迫农民。在去年二、三月间，查抄省农民协会，并捕押执行委员聂鸿钧，汉川特派员被其逼走，共捕农

友二人。枣阳农协亦被吴逆卫队杀死农民不少。其他黄安黄梅农协俱受摧残。农民运动在前年之时，是恐慌时期。到革命军到武汉以后，我们农民异常欢喜，加紧将农民协会组织成立，襄助革命军驱走吴逆。二、现在农协之情形：（一）组织方面。业经正式成立农协的，有二十二县，正在组织中之农协，有四十余县，会员在革命军初到时，仅三万多人，去年腊月有二十八万人，现在有八十余万人，可见农民发展之迅速。（二）斗争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斗争，斗争之对象，则为土豪劣绅，如要求减租息及反对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等，至如打禁烟局，因为禁烟局常与土豪劣绅勾结所致。（三）农民要求。沿长江汉口一带之农民，最迫切要求是修堤，其他就是要求减租息，及取消苛捐杂税。设立农民银行，肃清杂色军队及土匪，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本身之保障。（四）反动势力。农运在目前根基尚未巩固，而土豪劣绅遂千方百计破坏农会，或组织伪农会压迫农民，或钻入农协，或混入国民党，或组织秘密团体，或勾结不良之军队县长，以破坏有组织之农协；更有用阴谋手段残杀农民者，如阳新土豪劣绅烧死农民领袖，是其明证。三、将来之趋势。我们现在第一步向土豪劣绅进攻，以解除生活之压迫和束缚，但土豪劣绅用极严厉手段相压迫，我们亦当以极严厉手段反抗。我们如何将土豪劣绅根本打倒，在此大会中，望各代表特别注意讨论之。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日刊》第5期第6至7页）





#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 代表大会告全省农友

亲爱的农友们！

我们一向被人瞧不起的种田老，现在也渐渐有生气了，一向欺负我们的土豪劣绅，已经被我们打倒了一部分，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呵！可是我们湖北有六十九州县，有二千多万种田老，现在有农民协会的地方，还只有四十多县，会员还只有五十多万，连会员家中的人一起算，也不过只有二百多万。这就是说，加入农民协会的种田老，还只有十分之一。此外还有大多数的种田老，还没有加入农民协会，还在受土豪劣绅的压迫。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组织，凡是没有入会的农友，都要赶快来入会，才可以不受土豪劣绅的欺负呀！但是我们有了团结，有了力量，土豪劣绅更其要设法来破坏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更要把团体结紧，大家都存一条心，万不可分出家族和地方的界限，自己与自己冲突。因为这样正是中了土豪劣绅的鬼计，使我们的势力分散，然后他们就好来压迫我们。所以我们要想根本打倒土豪劣绅，解除我们的痛苦，就要把我们的团体结得飞紧，象铁打的一般。现在是我们全省种田老，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这个时候，都要下定一个决心，一个甚么决心呢？就是决心要打倒土豪劣绅。我们和土豪劣

绅,绝对没有和好的余地,不是我们打倒他们,就是他们来压迫我们,所以不管土豪劣绅是姓张也好,姓李也好,本地人也好,外乡人也好,我们一概都要将他打倒,打倒了土豪劣绅,我们才能够出头,我们要与全省的农友同声高呼:

全省农友团结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

农民解放万岁!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日刊》第3期第6页)



##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 代表大会为阳新惨案宣言

惨酷呵！九个农工领袖，竟被土豪劣绅淋着洋油烧死了呵！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这件惨案发生在阳新县。〔它〕的简单的经过，是上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许，土豪劣绅带引红门会匪几百人进城，首先包围县农民协会，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及县农协秘书谭明治、乡农协职员王德水等三人捉拿，加以毒打后，即拖至城隍庙前，烧起烈火，将三同志衣服脱去脚手捆紧，混身淋以洋油——抛入火中，化为灰烬。又到工会将胡占魁等五人，表同情于农工运动的警备队长，捉到城隍庙前，处以同样的酷刑！后复斩断电线断绝交通，搜索党员，并至乡间骚扰，一时全县人民，顿陷于万分恐慌的状态中。几个从死里逃出的农会职员，跑到城里要求党部政府出兵镇压。下乡的军队，虽然捉着几个从凶，但不能接受农民包围凶手的请求，让个杀人凶手，都法外逍遥了，而且不许农民自动的去捕捉土豪，土豪劣绅得着这种保障，又加上号称三十三军的团部，进驻县城，一般土豪劣绅，群奔集于团部里面，势焰更一天高一天了。现在横行乡里，刺农协会会员的眼珠，抄农协职员的家，农村里面，时时有被烧掠的危险。

革命的民众们，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这绝对不是简单

用洋油烧死了九个人，而是表示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的一种生死的长期的斗争，换一句话说，就是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土豪劣绅地主与革命的农民斗争。这次惨案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回事，而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封建势力，遇着了革命民主势力，必然要起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成功与失败，绝对不只是关系农民本身的事，而是对于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前途，有莫大的关系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是国民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如果是革命的武力得到胜利，那末，国民革命的成功可期，否则纵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大军阀一概打倒，国民革命的前途，还是绝无保障。我们绝对不相信，打倒几个军阀，就算是革命成功。因为军阀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气球，一打倒就算完了事的，军阀是有根基的。假如我们不将军阀的根基铲除，就算是把军阀打倒了，过不一些时，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在一个布满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封建社会中，谁能保障新的军阀不再出世呵！

盘据湖北了几年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及他的走狗刘玉春、陈嘉谟等等，已经被我们革命的势力打倒了，可是他们的根基，却并没有铲除，他们在湖北盘踞了几年，也可以说几十几百几千年，因为他们是几千年来皇帝诸侯、北洋军阀的后嗣，他们的根基是很深的，现在他们的首领吴佩孚打倒了，然而余孽未清。我们湖北农友，正在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拿着我们的锄头，我们的镰刀，我们的犁头，向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一座封建城墙去进攻，去铲除军阀的根基。这种残余的封建势力，便一致联合起来，想苟延其生命，拚死反攻，阳新

惨案，就是一幕。

革命的民众们！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了。在这几天大会中间，我们接二连二不断的得到各方惨案的报告：在监利土豪劣绅及县长勾结土匪进城，抄洗党部及农民协会，拘捕省农协的特派员；在沔阳的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死农民协会会员及党部职员三人；在天门的土豪劣绅，勾结土匪，围杀农民协会的会员数十人；在汉川的土豪劣绅，杀伤农民协会的会员及职员，并悬赏四千元捉拿省农协的特派员；在蒲圻的土豪劣绅，勾结流氓，乘农民开会的时候，围起上来，打伤会员及特派员数十人；在广济的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打伤县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六人……其他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只要打开报纸一看，革命民众与土豪劣绅的生死争斗，血肉模糊，充满一幅！

在这严重的最后决斗当中，大会更深切的认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我们农民当前的生死敌人。农民痛苦的解除，必首先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一死战，拼个你死我活。

革命的民众们！我们为完成国民革命，解放自身的痛苦已在乡间村中，开始这种争斗，更将继续扩大这一争斗。这种伟大的工作，凡是革命的民众，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认为与己无关，更不应该有丝毫疑虑，应当积极的起来，一致行动。尤其是革命的政府，更应果断的，以革命的政权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肃清一切封建势力！我们高呼：

为阳新县死难农民领袖复仇！

请政府从速枪毙阳新县用洋油烧死农民领袖的凶手！

请政府从速枪毙阳新县勾结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县长和公安局长！

请政府撤办庇护阳新惨案凶手的军官！  
追悼阳新县为农民奋斗死难的烈士！  
一切革命民众应立即起来援助阳新县肃清土豪劣绅运  
动！  
全省农民一致起来扫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铲除封建势力巩固革命基础！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  
大会日刊》第 11 期第 2 至 4 页)

#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 全省代表大会决案

## 扩大反英运动议决案

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帝国主义者与中国订了许多不平等条件，豢养许多军阀与买办阶级，勾结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失了独立的地位，变为他们的附庸。这中间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最凶恶。他是侵略中国最早的帝国主义，他见年来中国人民的觉悟，于他在中国的势力不利，所以前年五月卅日在上海大杀中国工人，学生市民，结果酿成省港大罢工，引起全国排货运动，给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一个重大的打击。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反日见凶恶，去年九月炮轰万县，打死中国人五千余人，损失财产在数千万元以上。最近见革命势力之发展，已经从广东到了长江，武汉工人之兴起，湖北湖南农民运动之高涨，全国革命空气之弥漫，遂作更进一步之进攻，欲压低全国之革命空气，于是发生汉口九江之惨案。最近复勾结张作霖、孙传芳，更厉害的向革命势力进攻。本大会认为中华民族之解放，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尤其是要打倒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因此一致议决扩大反英运动，对英经济绝交，并通告各县各级农民协会，协同党部及各民众团体，组织反英运动委员会，经常作

反英运动,以至打倒英帝国主义为止。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第18期第7页)

## 县政问题议决案

县政治十分之九是关于农村的事,直接影响农民的生活,以前一直到现在县公署完全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窝子,他们利用这个机关设立乡村很多压迫农民的机关,一切搜刮残害农民的都以这类的机关大本营,目前要解决县政问题,第(一)是要求县政府澄清一切积弊,第(二)农民积极参加县政治。

关于第一项:(一)以前县署的员司卫役警役完全撤换,不得任其存留,(二)取消绅耆名目,严禁绅士会议以防止土豪劣绅垄断乡政,(三)县之警备队队长邀同各革命民众团体,改选交县长委任,队员须改组若干,尽可能的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如曾有压迫农民之举动者,须立即解散之,如县无警备队者,不得设立,(四)严禁开户推举卫役,敲诈农民,(五)取消钱粮陋规和一切折扣等积弊,(六)县之公产须农民协会邀同各革命民众团体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理县之一切公产,并协同各革命民众团体组织县之财产善后委员会,保管县之一切财产,(七)改良监狱和一切待遇。

关于第二项:(一)关于县行政要求有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县农民协会积极派代表参加,由县农协派代表参加审各种有关于农协及一切有关系于农民的案件。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 乡政问题决议案

一，湖北各县旧有乡政组织的系统，普通分三级，如黄梅县的区镇厂，黄冈的泛团区，竹山，汉川，夏口，襄阳等县的区团堡，皆是在这三级下面。也还有甲有牌，不过没有多大的政治势力。每一级的组织，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统治政府。这种组织，原是封建阶级的东西，也就是说完全被地主和地主的代表土豪劣绅把持住，做勾结贪官污吏的器皿，成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基础，在这各级乡村政府中间，要算接近县政府的一两级，有武装的团防局或保卫团，做他们自卫的武器，同时又有下级的政府，做他们的爪牙。地主土豪劣绅把持之这些机关，和杀人的工具，于是做出武断乡曲，侵压良懦，侵吞公款，勒派捐税，刑杀无辜，包揽诉讼，种种暗无天日的行为，农民痛恶这些机关，叫他们做“土衙门”，“铁门槛”，叫这些机关里的大人老爷们做“老虎”，“金刚”，“太保”，“皇帝”。这些地主土豪劣绅，专门反对农民的组织，禁止农民的一切自由，拥护旧礼教和旧法律，和贪官污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层层的把那些种田耙土的穷苦奴隶们，紧紧的压着，用种种挑拨，欺诈，威胁，暴刑的手段，敲奴隶们的骨髓，吸奴隶们的血汗大家拿去分藏。军阀和帝国主义，更是处处维持这些地主土豪劣绅的威权，把奴隶们压得不敢起来反抗，于是大批的财宝，从农村中间，不断的运到军督衙门和东洋西洋去了。从帝国主义军阀，一直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组合起来的这种压迫的剥削的制度，就叫做封建制度，土豪劣绅是这种制度的根基。

国民革命运动是民主势力，向这封建势力进攻的一种运动。农民是民主势力最重要的成分，农民运动首先就是在推翻乡村中统治阶级的土豪劣绅和他们的政府，这样才能将乡村封建势力，完全消灭，农民要得到政治的解放，必然要这样，国民革命想成功也必须要这样。

二，现在因为被压迫的农民，渐渐的起来同封建势力开火了，土豪劣绅开始动摇起来，可是他们怎能甘心让奴隶们翻身抬头呢？他们那能不挟持数千年的封建势力把这些奴隶们镇压住呢。于是一方面农民要起来，一方面土豪劣绅要压住，到处就发生了纠纷冲突，流血的事件。也许有人在旁边看得怀疑，觉得这是可以不必有的事件。其实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这些纠纷冲突，和流血的事件，乃是新起的民主势力，和数千年封建势力两下斗争中必然不可避免的。只有经过这些剧烈的斗争，才能捣毁旧的封建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民主的社会秩序，好象拆旧屋做新屋，暂时砖石纵横瓦砾遍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农村中，都必须经过一个大大的变动，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一切势力，完全打破，这样才真是革命势力，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势力，新的民主社会的实现，才说得上。

三，就整个的湖北来看，封建势力和民主势力两下斗争的情形，究竟怎样，是不是旧的势力，已经破坏，新的势力已经建立起来了。不是的，鄂西鄂北的乡村政权，还是在地主土豪劣绅的手中，丝毫没有变动，鄂东革命势力，比较发展，到处还听到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可是土豪劣绅，正是因为这样，把全副力量，同我们猛攻。就最近阳新，监利，天门，沔阳，汉川，鍾

祥，蒲圻等县所发生残杀案来看，证明封建势力，已经采用最后残酷的手段，想把革命势力，扑灭干净，以维持他们的旧的势力的生命。我们晓得湖北的土豪劣绅，因为同帝国主义的势力接近，又加上直系军阀统治湖北十几年培养的工夫，他们的根基，自然比较他省的巩固，他们的势力，自然也比较他省的特别雄厚，同时湖北各县革命势力的兴起，比较迟缓，又不一致，对于封建势力，不能普遍的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反使他们得以有准备有计划的向我们进攻。照上面这些情形看起来，我们目前一个最迫切的工作，还是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并且要把这个运动特别的提高普遍起来。

四，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县分，我们的发展革命民众的权力，为保障民主运动的胜利，应该开始进行乡村民主自治的组织。这种自治组织，以农民为领导，联合乡村中其他被压迫民众。凡封建余孽，反革命分子，及一切剥削阶级，一概不得参加。但是因为各县革命势力发展不齐，这种自治组织，恐为反动派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又必须看出主观和客观的情形，是不是完全有把握再来决定实行不实行。可以实行民主自治的县分，应该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民众团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在这种自治尚未实行以前，应该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民众团体，开会改选旧有各乡政机关人员，不得仍由劣绅包办。至实行此自治的方式，首为乡民会议，是乡村各革命民众团体的组合，是乡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就是民主势力的真实基础。乡民会议的组织，低级自治区域，为全体乡民大会；高级自治区域，则由低级自治区域全体乡民大会选举代表组织之。各级自治机关，采委员制，委员由乡民会议产

生，斟酌地方情形，各级自治机关，应举办民食，财政，教育，农事，交通，堤工，水利，森林，自卫，救济，卫生，公断等事业。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第14期第5—6页)

## 声援上海工人反英斗争

各界同胞公鉴：上海三十余万工友，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孙传芳在华之残暴行为，使我全国被压迫之民众，得早从帝国主义与军阀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惜牺牲一切，作全国民众之先锋，赤手空拳与彼强大凶恶之帝国主义及军阀斗争，实行空前未有之政治大罢工，给帝国主义与军阀以一莫大之打击。现在此种大罢工，虽以英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孙传芳之大屠杀，致牺牲我百余最勇敢之工人领袖，而暂时平复，然而我上海工友，又正在准备第二次之大罢工，为全国民众利益而奋斗，此种奋斗牺牲之精神，实足以令人钦佩无尽。敝会代表全省农友，表示极端敬意，且愿导率全省农友，全力援助上海工友，取得最后之胜利也，临电热血不胜沸腾之至！

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叩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第14期第6—7页)

## 杂色军队议决案

自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破坏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统治湖



北的军事势力，湖北农民在组织上，得着了相当的自由。但是，革命潮流高涨，一般土豪劣绅以及从前退伍的小小军阀皆乘机活动，召集地痞流氓土匪，组织各种各色的军队，如别动队先遣队游击队各路纵队等，盘踞乡村，烧杀抢劫，破坏农运。如在天门鄂北绥靖纵队副司令余鹏等，在皂市淫杀妇女，绑票勒捐，冒充三十三军之独立第四团在天门大卖其官，好多土豪劣绅都在其麾下效用，并要枪毙县农协执行委员潘典万。同时，伊等都在天门广招兵马，扩充实力。在汉阳别动队支队长陈金鸿勒索朱儒山商民捐款一千五百串，围缴商团枪枝，复至汉川掳掠商民十余人，限日赎取，否则撕票。汉阳农协执行委员及特派员前往调停，陈某以特派员违抗军饷，即行捆绑预备枪决，再三设法，以洋二百元取出。在石首有号称独立第十二师，招收溃兵，勒派捐款骚动全县，民不堪命，竟将区党部职员杀死二人，现还在滋扰中。在黄安土匪出没无常，常假借党军名义，敲索地方给养，动辄数千元。在黄冈县，别动队与劣绅勾结，劫抢农民自卫的枪枝，并捣毁农民协会。其他各县受杂色军队骚扰的事实很多，实难备述。这些杂色军队，纯为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余孽之武装，藏在革命旗帜之下，除尽情搜刮剥削之外，更拚死向革命势力进攻，尤其是农民运动，借以苟延其封建阶级垂死之生命，若不即予肃清，农民运动受此障碍，将不易兴起，封建势力得以残存，国民革命的基础断不能巩固，表面上吴佩孚虽然打倒，实际上到处还潜伏着吴佩孚的势力，将使湖北永远不能有真实的统一与和平，应请政府于最短期内，将一切杂色军队完全肃清。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第15期第7—8页）

## 农村公产问题决议案

农村中公产如积谷仓庙产县田及地方公地等，本都是谋乡村中农民公共利益的基金，其用途或者准备作来年农民的种子用，或者准备作灾害后的赈济用，或者作公共娱乐及其他公益事用，或者作奖助青年子弟读书用……但过去在实际上，因为管理权操在农民的剥削者——土豪劣绅的手中，农民何曾得着丝毫的享用！只有乡村中的体面人，才配坐棹子说话，才配支配一切事情，才配有子弟读书，而出钱的穷人，只有在旁边痴呆的望着，只由他们说怎样就怎样。以致乡村中一切公产，均变成土豪劣绅的私库！故现在我们占农村中唯一主要地位的农民，不应放弃管理公产的责任，我们对于过去的应该清查，以后的应该收回由我们处理，故有以下之决定：

- 一. 对于过去经理公产的人(除了购办谷种及赈济灾害的用费外)，应由农协发起，组织人民清算委员会，彻底清查，如有吞蚀，即行没收其产业；
- 二. 由农民协会会同乡村中之人民革命团体，组织农村公产管理委员会，议定公产支配条例及一切管理事项每年至少须将账目公布两次。
- 三. 公产应作农民银行，农村教育农业改良及补助农民合作社等用。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第16期第6页)

## 没收逆产问题议决案

过去的乡村，是封建势力的基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用尽种种残酷欺诈的手段，如重利盘剥，包揽词讼，蚀吞公款，强占民产公产等，剥削农民的血汗，来建筑自己的财富，造成乡村间雄厚的经济势力，更重新辗转剥削农民。现在农运发展的地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数千年之威风，虽见低落，但经济势力，未见动摇，这种经济势力，还在不断的作反攻的基础。欲求反动势力的肃清，即应摧毁这种反动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失所依附。他们的财产既然是由剥削侵蚀得来，仍应还诸民众，所以我们对逆产主张没收。所没收的逆产，应由乡民共同处理，以作乡村公共事业之用。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  
代表大会日刊》第16期第6—7页)

## 农村雇工问题决议案

农村雇工有长工，月工，零工，童工，女工，老工等等，长工一年到头牛马似的工作，所得工价最廉，其待遇亦最苦，每年工资，最高不过一百二十串，最低如鄂北有低至十八串或二十串者(银洋每元换钱八串)，而最低生活每日须五百文。月工等于长工。零工所得的工资，各地不同，大约最低限度在二百文，最高不过六百文(忙月时)，以致全年辛苦工作，不能养活父母妻子一人。童工老工女工工资更薄，且并难得找得工做。

甚至无工资，大会特斟酌实际情形，而有下列之决议：

- 一. 不论何种雇工，工资与工作与生活物价太不相称的地方，须酌量增加！
- 二. 现时农村经济状况，虽不能规定雇工以一定的工作时间，但超过雇工能力之过分时间，害及雇农健康者，宜加限制；
- 三. 雇主对工人的恶劣待遇，如雇工饭食特别刻薄，与不能同棹就食，病时扣工资等，均应废止；
- 四. 长工年终结算者，改为三期结算，每年端午，中秋，过年结算一次；
- 五. 童工女工，不得有打骂与其他虐待情形，并禁止强迫童工女工作超过其能力的工作，女工工资较男工工资不得过低；
- 六. 平民学校，农村补习学校，各种雇工，尤其是童工，每日应抽出时间参加，雇主不得制止，使雇工失掉享受教育之机会；
- 七. 参加农协会议，或其他革命运动，雇主不得借口干涉，或辞工少工资。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  
代表大会日刊》第16期第6页）

## 烟赌问题决议案

烟赌之害，有甚于洪水猛兽，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一方面须耗费许多金钱，同时还戕害身体。并且在烟馆赌库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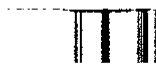


时常窝藏土匪流氓，甚至引诱无知青年，真是万恶之丛。所以禁烟禁赌，是我们目前重要工作之一。过去各县会员，曾自动的做了许多禁烟禁赌的工作，如武昌，咸宁，黄冈，蒲圻，广济等县，有时因禁烟禁赌，发生纠纷。由此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禁烟禁赌，实在是我们全省会员的迫切要求。故本大会决议，关于赌博问题，急须严厉禁绝，至鸦片问题，除本会会员绝对不许吃鸦片烟外，并请政府重收烟税，限期禁绝，一方面可解除农民的痛苦，同时还可以改良社会不良的习惯，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  
代表大会日刊》第18期第6—7页）

## 取缔高利贷议决案

在现在社会制度下面，借债还利，是当然的。可是乡间的土豪劣绅，奸商，不法地主，往往乘多数穷苦的工农，于青黄不接，饥寒交迫的时候，实行重利盘剥。盘剥的方式，据各地代表报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都是极尽残酷。湖北六十九县，放“大加一”的债即月息百分之十者，差不多各县都有。武昌，夏口，汉阳有放“膀子账”者，一串钱，一个月生利息二百文，每天还四十，一个月连本带利的还完。黄冈有放“狗钻洞”者，即放一块钱的账，每天要收利息一元，有放“月下三归”者，每月终付利息三分。黄冈汉川有放“土地黑”者，一串钱每天生利息一百文。武昌有放“炮钱”者。一串钱每天于放午炮时把利钱一百，蕲水，黄冈，武昌，汉阳等县，有“拿干谷”，“拿干麦”两种，



谷麦尚青青长在田里，穷困农民，于青黄不接的时间，向人借债，即把尚在苞里的谷麦卖与债主，由债主作定谷麦价钱，到收谷麦的时候，照作定价钱交谷麦还债，虽涨价至一倍，也是不能翻悔的。还有“搭干租”的，如我借了人家的二百串钱，约定每年完干租八石，无论年岁好坏，必须完干租八石，没有颗粒减让。汉川，天门，沔阳沿襄河各县，有拿“抛花钱”的，棉花生在田间，借债时即作定价钱，收棉花时，照作定的债钱交花还债，蒲城咸宁等县，有“放麻账”的，麻尚未种，即以麻作抵，借钱度日，作或种麻成本，麻收还债，又是空无所有。此外“放大加一”的，即月息百分之十的，湖北六十九县，差不多县县皆有。至于最低利息，咸宁有放每月八分息者。黄梅、沔阳有放每月五分息者，孝感有放每月五分五厘息者，其他各县普通利息，起头每月至少要三分。贫苦的农民在这种重利盘剥之下，卖妻鬻子，以图还债，甚或无路可走，出于自杀，此等凄惨的事实，时有所闻。至于负债一身，时□□受债主逼迫之痛苦，不能抬头的贫农，乡村到处皆是，现□□□□于此种残酷盘剥，不得不起来反抗。一般债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便施行闭借停当毒计，甚或不顾社会上资本的缺乏，掘地窖藏。贫苦农民，虽出重利，亦无钱可借。这种封锁农村金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攻农民一个新的毒辣政策。穷苦农民，在这种闭借之下，简直窘困得不能生活了。大会议决：

- 一，各种重利盘剥，应请政府一律明令禁止，实现联席会议政纲之规定，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 二，取消复利，多年陈债利上行利，使贫苦农民简直无力还债者，此种陈债之复利，应一律免除；



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从剥削农民中累积了农村资本，现在向农民实行闭借，农民为从事生库，要求生活，应实行强借。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第18期第6页)

## 农民协会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之农民协会章程，就本会目前情形，有不能适用之处，自应照客观需要而稍事变通，再解释章程之权，属于省农民协会。

二，目前农民协会的组织，只普遍于鄂东鄂南各县，鄂西鄂北的农民，一向受土豪劣绅大地主团防局土匪军队的压迫最深，他们要求革命尤为迫切，以后应特别注意西北区域农民的组织，为便利指挥起见，省农民协会最好在宜昌襄阳两地，分设办事处。

三，近郊农民，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重要，过去省农民协会已注意到，此后尤应加倍发展其组织，强大其势力，以巩固革命的新根据地，使革命政府得到伟大的民众力量的拥护。

四，过去农村妇女小手工业者及劳动儿童，多未注意吸收入会，实为重大的损失，以后应尽力吸收农村妇女加入协会，农村手工业者亦须尽量使其加入，共同奋斗，以免自成组织而形成手工业者与农民对峙之局，劳动儿童团亦应使其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进行，其文化和经济的种种活动与斗争，是这样农民协会的组织方更扩大，农村的革命势力才更集中。

五，过去因协会发展的速度太快，在革命势力尚不十分巩固的县份，确有一些反动份子侵入了协会，甚至把持协会，一方面在中间挑拨离间以分裂我们的力量，省农民协会以后应特别注意，则于必要时得通告各县作洗会运动淘汰不良的份子，或解散不良的组织，以免真伪混淆影响于本会的团结力量。

六，过去省农民协会为统一全省组织起见，曾通告各县划分区农民协会要按照各县，旧有县行政区域，以前的村农民协会要改名为乡农民协会，但仍有少数县份未经执行，还有很少数的县份自行组织特别区农协会，其实有碍于本会组织的统一，大会闭幕后限两个月内，各县一律照省农民协会的通告执行划区改组，有特别情形〔须〕得省农民协会的批准，始能少许变通，所有特别区农民协会及不合组织之各种类似的名称概行取消，乡农民协会人数过多，得分设各小组以便开会训练。

七，县以下各级农民协会，称呼尚不统一，有冠以地名曰某区某乡者，有冠以数字曰，第几区第几组者，为划一起见，各区乡农民协会均规定以数字区别之。

八，近来农民协会的发展异常迅速，各区乡农民协会之成立事实上多未完全按照章程上所规定之手续，但以后至少须照下列之规定，凡县农民协会应向省农民协会立案得其批准始为有效，区农民协会由县批准转省备案，乡农民协会由区批准转县备案，各级农协筹备处之组织亦须上述手续始能成立。

九，各级农协及执行委员会不接受上级命令之自由行动，违反农民利益，或对上级农协不忠实，个人则上级警告撤惩或



开除之，组织则由上级警告或改组之。

十，各级农协发生事故，应直接报告于上级农协，如乡报告区，区报告县，县报告省，除上级农会不信任时，不得越级发生关系，各级农协对于重要问题之处置，须绝对受上级指挥。

十一，除县农民协会与县政府省农民协会与省政府发生关系外，下级农协不得与省县政府发生关系，有与政府交涉之必要时，均须转由上级办理。

十二，为求上下级农协与平级农协关系之密切起见，省农除特派员到县工作外，应常派巡视员到各县巡视，以免中间有所隔阂，县农协每月应招集各区联席会议一次，区农协每月至少应招集乡联席会议一次，在这次联席会议中间，应特别注意搜集各级农协工作和调查的材料，并施以政治训练和工作上的指导，各下级农协(开)会员会或委员会时，上级农协应派人参加，同级农协或其他农协均应尽量互派代表出席，各级农协发生重要事件，其上级农协应通告其他各级农协。

十三，凡属已经批准成立之各级农协，省农协应向社会公布，其有不合法或假冒农协之组织，应与以严厉的取缔。

十四，关于各级农协委员之组织根据过去工作的经验，照下列规定：

- (一)乡会委员会内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秘书一人；
- (二)区会委员会内，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秘书一人；
- (三)县会委员会内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秘书一人；
- (四)省会委员会内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秘书长一人，宣传，组织，自卫，妇女，教育，合作，调查分部，各部设部长一人，另设一委员会管理儿童团事宜；

(五)自县至乡,各级农协于必要时,得设宣传组织教育建设调查合作自卫妇女各部,并另设委员会管理儿童团事宜。

十五,各级协会举行群众大会,亦应注意组织上严密,以养成群众遵守秩序行动一致的习惯。

十六,各县应注意在运动的环境中发展组织,如在某种斗争中扩大宣传就不要忽了组织群众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得到的才有力量,才算真实。

十七,各级协会的大会委员会应照章按期举行,并填会议报告表,呈报于上级协会。

十八,各级协会的经常的,与临时报告,应向上级勤作,并须将报告的材料分门别类,不得混在一起,最好多用图表。

十九,调查工作,过去极为废弛,省农民协会应有很好计划分类分期进行,各下级协会,都应切实的设专人进行,此项工作按期将调查结果呈报上级协会。

二十,会费暂不照章缴纳,入会全免除常费,每月每人二十文,特别费须由会员按期其经济情形乐捐,会费开支区会与乡会各半,只作办公费,不作职员生活费,每月须将收支情形向会员公布,向上级协会报告一次。

二十一,县农民协会或筹备处旗帜印信,须由省农民协会核准缓发,不得私自制造,区乡农民协会的由省农协会颁发式样,由县农民协会核准颁发,其价由各区乡自备。

二十二,为使会员与非会员不致混淆起见,省农民协会应制农协证章,凡属会员须备价领取。

二十三，过去省农民协会各下级农民协会的发行分配工作尽极为迟缓，又欠匀当，实为足以妨碍会务之发展，以后应特别纠正此项工作，对于发行品物及地域要有全部的筹划，和个别的考虑，以求分配适当，并须在发行手续上力求敏捷和经济。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

## 农民协会经费问题决议案

各级农民协会因会务发展，工作加多，不能不确定相当经常费用，加少数办事人生活费，办公费，宣传费，交通费等项目皆是，县农协经费，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每县会员人数九万以上每月经费，三百五十元；（乙种）会员人数六万以上至九万人，每月经费三百元；（丙种）会员人数四万以上至六万人，每月经费二百五十元；（丁种）会员人数二万五千人以上至四万人，每月经费一百元，（戊种）会员人数一万五千以上至二万五千人，每月经费，一百五十元，（己种）会员人数八千以上至一万五千人，每月经费一百元，区农民协会经费，每月至多不得超过一百串。乡农协每月经费，至多不得超过四十串。但县农协以下经费多寡，须由县协按照上项标准决定，呈报省农协批准，农协经费便由省代表大会核定之。此外有特殊情形，如武阳夏等县者得由省农协斟酌另定之。

（一）各级农协经费之收入分为全列各项。

（二）省县农协之经费，由省县政府及党部拨给。

（三）区乡农协之经费，（甲）会员入会费，每人一百元，月

费每人二十文，如有特别情形，经全体会员许可者得酌量免收或减少，但所收会费，五成缴区，五成留乡，(乙)酌提地方无益公报，但须经省县农协之批准，区乡各得多少亦须由县农协之决定。

(四)农协经费支出之标准。

(五)县农协生活费三成，宣传费三成，交通办公费四成。

(六)区农协大者职员二人，小者一人，负日常会务责任，生活费至多二十串，只能顾火食，其余留作办公费。

(七)乡农协职员以完全尽义务不支薪为原则，如有特别情形，得酌斟津贴之。

各级协会收入支出，均须造出预算决算，向该级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公布之，县农协及区乡农协预算决算，均须候省协批准，如省协认为有情弊时，即令其停止支用。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 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草案

乡间的地主，富户，自己虽有成千累万的田地，把田地租给别人耕种，自己吃租，无论水旱虫灾，他们一点也不受影响。他们因收租很多，所以金钱也很有积蓄，可以对一般贫农放债，照收高利，乡村的金融，完全被他们操纵。因此，他们有钱的人，可以乘机收买贫农的田地。贫农小户，没有财力去经营□□□田地了。要想改良或经营田地，必须向他们借债，结果，只有贫农小户吃亏，每年所收割的粮食，必须先付利息、田租，再有剩余下来的，才是自己的。一旦年岁荒歉，则尚须负担利息，或



佃租的债务了。贫苦农民生产的用品，如农具种子肥料等等，以及消费的用品，如布匹，针线，灯油，油盐等等，自己没有余钱多买，只是一时要用什么，就买点什么，并且所买的那必须要用而不是用的，这种购买法，小农人明知是吃亏，明知成大批的购买，是比较便宜，然而日常用品不只某种，一定不能买下许多，有的物品只合于一时的应用，也不合于长期的存储。因此种种的关系，只有让商人居奇剥削，自己受损失也只有忍受着！消费者购买额愈大，价格愈低廉，购买额愈小价格愈贵，反之，在生产者贩卖的额，贩卖额愈大，价格愈高贵，贩卖额愈小，价格愈低廉，这是我们人人可以知道的，乡村的小农的生产额既小，不能直接销售，商人就利用这种现状，从中操纵，抑勒以博厚利，小农人终日埋头在农村中，对于交易上的知识，一点没有，既不知道市场上的商情，又不知道市场上的需要，对于自己的生产品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在品评价格上、品质上，都是认牙行经纪以及商人的愚弄。农村向来没有从事于农田的改进，农产物的制造。我们知道，几种生产品，若加一番制造以后，其价值一定可以高出原来的价值几倍。制造越精，价格越高，然而农产物的制造，需用很多设备，小农人没有余力来备办，而且孤立的小农人，其生产额甚小，也没有备的必要，所以农村的出产品，只有照原样式不变的出卖！然而小农人吃亏又不知有多少了。大会为使农村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更为免除贫苦农民受高利的盘剥，应集合资本，组织“信用合作社”，以谋农人储蓄及借贷便利，为便农民免受商人的居奇剥削，应公共集资，组织“购买合作社”，从较大的市场，或出产地运来廉价的货品，

以供给农村的需用,为免除农民辛苦所收获的生产品,为奸商所压抑,致价格过低,为使农村生产品能直接运输至远的市场,获得较高的利息,应组织“贩卖合作社”;为要谋农产品之加工,以及他项需用之便利,农田水利之改进,农业生产力之增加,应组织“利用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以上各种合作社之组织,为不可缓之举,各地应努力以求普遍的实现。省农协应注意培植各种合作社之人才,政府方面,亦应根据新政纲,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第18期第5—6页)

## 堤工问题议决案

湖北地势处于江汉两水汇流的地方,水势汹涌,每当春夏洪水暴发的时候,沿江汉一带的堤岸,都有冲溃的危险,此堤工问题关系湖北三十余县农民命脉之成了绝大的问题。所以当湖北省党部开第四次全省代表会议时,有人说“无堤工则无农运,无堤工则无政治”,也可想见堤工问题之重要了。

湖北堤工,向分官堤、民堤两种。官堤是沿江沿河之干堤,由政府出钱修筑;民堤是沿江沿河之支流,由人民每亩出钱修筑堤□,以防御水患。但官堤之督办,由政府委任,都是一般贪官污吏,所带的属员又尽是土豪劣绅,公家虽逐年出数百万元筑堤,实际上用于堤工的,不过百分之几,如李隐尘、李少谷、李赞成等之筑西口,常春之之筑简家湾口,那一个不是差不多全部分都插入私人腰包里去了,以致年年筑堤,年年淹水,沿

汉之一千余万农民，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要出外逃荒，田地屋宇都被大水冲得一个乾乾净净。这些被水淹的农民，那一个不是妻离子散，忍饥受饿，叫苦连天呢。再说到民堤，无论大小垸子，都是些土豪劣绅地主充当堤首院董，与县知事勾通一气，他们自己有很多的田地，不出一个钱的堤费，所出钱的都是些穷家小户，稍有迟延，马上就请县知事派卫队下乡捉人又打又罚，闹得鸡犬不宁，农民要免受这样的痛苦，就得忍气吞声卖田当地来出堤费。如汉川之南屏堤，收堤费多次，共取费三千余万，经时三年未做一工，土豪劣绅王伟人，萧国香，李聘之，王永发，王乘卿，刘培之，周西庚，许为松等因分赃不匀，互相控诉，双方贿通县知事与前伪省长公署，迭相输赢，可怜的数万农民膏血，都被这般土豪劣绅地主剥削乾净了，到去年大水一来，閤堤农民都弄得无家可归，象这样事实，各县都是一样，所以湖北去年被水淹的有数十县，几超过全省之半，现在调查官堤之溃决与险要地方即待修筑的特别工程，在荆河区（即长江在湖北境内之上游）则有车湾堤工程（附属之棠棣湖，钦工码头两处工程计在内），简家湾堤工程（附属之禹王庙赖官集，新城堤，李公堤，刹庵堤，何家嘴等处工程，约计在内），在汉黄区（即长江在湖北境内之下游）则有汉黄第一段工程，（凡黄冈，鄂城，大冶，阳新，蕲水，蕲春等办工程，约计在内），汉黄堤第二段工程（凡广济之盘塘堤及附近一带工程，均计在内），汉黄堤第三段工程（凡黄梅之马华堤及附近一带之工程均计在内），蒲咸堤工程，嘉蒲咸武公堤工程（附属之武昌十字街堤应修工程，均计在内），在襄河区则有钟祥堤三四弓工程，宏恩堤工程，者（？）渊口堤工程（附属之姚家有窑湾大平寺等处工程，

均计在内),王唐黄袁堤工程(王家营,唐心口,黄傅口,袁家□,及附属之李家洲,罗家墩等处工程均计在内),成修工程,则有武丰,武太闸堤工程,汉口张公堤工程,沿江沿襄各堤工程。统计两项工程,据最近水利局估修工费洋,达三百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九十七元六角八分,按之堤工向例,总是冬初兴工春末告竣,惟[今]年因在军阀剥削之后,而益以革命军需迫切,工费无着,去冬曾兴工,前中央联席会议以堤工重要,议决以海关附加拨作堤费,而水利局领得十余万元外,其未拨之款尚有三百三十余万之巨。近虽有几处说设开工,因工费不能接济,时有停工之虞。如不在此短少时间,兼程加工稍迟,则挑泛临头,虽有款亦只能望洋兴叹了,各地民堤,因富户不出款修筑,贫苦的农民连被水淹更无钱筑堤,亦只有听天由命,因此大会对堤工问题,非常地重视而有下列之决定:

一,催促财政 即拨三百万元迅速开工,不足之数,继续筹拨;

二,由省县农民协会省县党□,省县政府共同组织省县堤工委员会,计划堤工之改造,进行保管堤工之款项,清查堤款之用途;

三,民堤须强迫地主出款修筑,贫民要免收堤费;

四,没收侵吞堤款(官堤民堤)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的财产,作为修堤用费;

五,江河水暴涨堤垸如有崩裂,抢险费应由地主及富户担任,不得要贫农出工出钱。

## 附：改造车湾堤意见书

监利车湾堤防，关系我省数百万生命，千百万赋税，乡间并有“无车湾则无人民，无人民则无政府”之俗谈。去年上车湾堤溃，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天门，汉川，汉阳，嘉鱼，荆门等县民田一并付于车湾江水之波涛，屋宇漂流，淹死人民不计其数。尤惨者，沔阳上下南方七百二十一垧为车湾尾间，车湾江水直泻而下，大风倏起，水借风威，风助水力，侥幸者尚可逃命，不幸则阖村阖家俱没。我国民政府深知其中息息相关，故本年车湾工程虽达二百余万串之多，亦藉力筹办，全省人民，无不心感。查车湾堤防巩固，数十年未倒，突然溃于去岁者，实因对江之砖桥淤塞所致，砖桥素系古江，为江水往来之处，自天蛾洲直达砖桥不〔及〕四里，后经泥沙淤实，日淤一日，若葫芦形，自天蛾洲经上车湾而至砖桥，环绕有一百三十余里，水势不能贯通，旋转急流，向车湾直泻，故发生连年之水灾，农会为一劳永逸计，只得请省政府与湖南省政府交涉开辟砖桥（因砖桥淤塞现为湖南萧容农民耕种），计长宽不过四里，需费不过三四万元，则车湾江堤，及下游之张公堤汉黄堤，可并保无虞，不然则本年所耗之堤费二百余万，置之乌有，而监沔江潜汉川汉阳等九县，必成泽国（即湖南之巴陵，亦受害非轻），想此举于湖南农友无大损害，于湖北九县数百万农民有生（死）关系，应不分畛域将此种水患永远铲除。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 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决议案

中国受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上的侵略，与数年来内战之摧残与剥削，引起农业经济的崩坏。而工商业，因中国海关税权及金融被外人所操纵，不能图谋发展，即欧战时所兴之工商业，现在亦只好相继倒闭，不能保存其残余生命。由此，中国人民生活，日渐陷于困难状况中了。在这种困苦情形之下，中国人民有一致的要求，这个要求便是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人民生活痛苦之解放。国民革命的责任，是中国工农商学兵各阶级人民应一齐起来担负，努力前进，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才能解除各阶级人民的束缚，解除各阶级人民的痛苦。

因此国民革命是各阶级都有利益的，不单是工农的革命、工农专有利益的。不过工农占中国全体人口的最多数，而受压迫又为最甚，因而对革命的认识多清楚，对革命的要求多急切而勇敢些，在过去革命运动中，多做些工作，多负些责任了。但没有商学兵各阶级的痛苦人民去参加这个革命运动，这个革命就不容易成功，商学兵各阶级的痛苦人民，就不易得着解放，所以中国的痛苦人民，不管他是那一阶级，都要一致去参加这个革命运动，他本身的痛苦才能解除他本身所要求的利益才能得到。

并且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反革命派，常常又是联合一起，向革命派进攻，向我们痛苦的人民进攻，剥削我们，摧残我们。我们这些痛苦的人民，这些革命的势

力。倘不好好集中我们的力量，团结一致，而凶恶的他们——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派，做猛烈的反攻，以求最后的胜利，他们定会把我们的势力扑灭，永远压迫我们，我们永远做他们的奴隶呀！

那末，工农商学兵大联合运动，是目前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中国各阶级的痛苦人民唯一的出路，我们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做最后的进攻呀！

（原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第15期第6—7页）

### 附：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概况

血光社云：此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百七十人，其成分佃农占百分之二十七，自耕农百分之二十五，半自耕农百分之十八，雇农百分之三弱，学生百分之十二弱，教员百分之九弱，手工业者百分之十一强，商人百分之三弱，其他占百分之一，其重要议决案如下：

（一）关于政治方面的，有拥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议决案，扩大反英运动议决案，促成省民会议决议案，县政问题决议案，乡政问题决议案，司法问题决议案；

（二）关于铲除封建势力方面的，有肃清杂色军队决议案，惩办土豪劣绅的决议案，乡村公产问题决议案，没收逆产问题决议案；

（三）关于农民本身方面，有自卫问题决议案，地租问题决议案，废除主佃间苛例决议案，利率问题议决案，捐税问题议

决案,民食问题议决案,雇工问题议决案,农妇问题议决案,禁止烟赌问题议决案;

(四)关于农协本身方面,有农协一年来工作经过议决案,农协组织决议案,宣传决议案,农协经费决议案,组织全国农协湖北农运趋势决议案,加入农民国际决议案;

(五)关于建设方面的,有设立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设立农村合作社决议案,生产问题决议案,堤工问题决议案,乡村教育问题决议案;

(六)关于联合战线方面的,工农商兵联合问题议决案,工农联合议决案,慰劳兵士议决案,加入济难议决案等等。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日)





# 最近湖北农民运动概况

——省农协代表在省党部执委会之报告

血光社云：省农民协代表蔡以忱，于本月十九日在省党部，执委会常会报告，自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湖北农运工作与发展情形，其内容分为七项：（一）农协的组织，（二）农村的斗争，（三）农村政权之形式，（四）农村武装问题，（五）农村目前经济状况，（六）农运发展中之乡村文化，（七）农运中党的领导问题。现在分述于后：

（一）农协的组织。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农运的进展，是非常迟滞的，自从各县农民代表由封建式的乡村，来到经济政治重心的武汉。已经抬起头来，吸纳了几口新的空气，再到庄严伟大的会场，听到许多带革命领袖壮烈的言论，并参预了几次革命领袖们很恳挚的宴会，使他们顿得到很好的印象，觉得革命中有他们无穷的希望，他们不应再为人们的奴隶，他们自己有很伟大的力量，所以各代表回乡之后，农运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起来，现在已有农协组织的共五十四县，正式成立的二十一县，有统计的会员数目，已达二百五十万二千六百余，还有十县尚未送到统计表，其会员人数，不在此内，最近平均计算，每日约增加会员二万五千人，黄冈阳新等县会员，数量最多，还有咸丰竹溪光化等县，省协虽尚未派人前往，他们自己

已经组织起来，因为农运这样惊人的发展，在最近的将来，做农运工作的人材，一定非常需要，而且缺乏。再就成分上说，现在黄冈等处，富农与贫农渐渐起了分化，以前多年是富农领导贫农，现在贫农多已取代了领导的地位。农运的发展，已经不成问题，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农协组织的整顿，换句话说，就是要好的组织。

(二)农村的政治斗争。斗争势力，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是土豪劣绅□□□□□□□□□□最毒辣的时期，如阳新沔阳天门监利等惨案，就是显著的例子，在代表大会中各农民代表得到了许多斗争的方法，扩大了斗争的胆量，他们把代表大会所得的策略带回了乡村，于是各县的斗争便更利害起来了，农民也就当仁不让了，他们起先还是很小心的尝试着他们常以清账的名义，做一个打倒土豪劣绅的破题，嗣后他们用麻绳捆绑政策，外加一项题名——土豪劣绅——的绿帽，拥着顶冠束带的乡村封建势力的代表们游行，更有趣的是黄冈□□□□向用“三斗三的斛子”量租，现在这种斛子作了土豪劣绅游行的礼帽。农友们有时也有罚款的处分，他们对罚款的用途措置也很适当，并不滥施，以后处置之土豪劣绅的手段，逐渐进步了，查封财产，判处监禁，请□□□，黄安的土豪劣绅有一句话：什么都不□□□□群众大会，至于土豪劣绅的抵抗方法□□□是造谣：共产，公妻，这都是□□□诱惑农民反抗革命的资料，甚或以禁赌禁烟等事，是断绝流氓的生命，煽动乡村流氓起来反抗，土豪劣绅的方法愈演愈明亮，他们自己或是遣其子弟混入农民协会，以肆其操纵手段，如果混不进农民协，则混进党里。以党员资格，另组他们的农民协会，与农民对抗。

所以许多乡区农民协会里没有农民，只有长衫广袖的先生们摇进摆出，圻水等县党部，竟有拒绝农民入党的事，又有利用家族的观念与关系，用族长的威权组织农协的。除这些反革命的假农协之外，还有什么光蛋会，大刀会，拳头队，暗杀队等组织，都是土豪劣绅的利器，但是最近新起的农协，已都冲破了家族的界限，他们首先打倒本族的土豪劣绅，现在农村的斗争形式，已由政治斗争，进至经济斗争，农人们因打倒土豪劣绅而没收其财产，因没收土劣财产，更进而打倒大地主，从前的斗争，起初尚不十分剧烈，继起的斗争，更急转直下了。

(三)农村政权的形式，新起的农协，政治进步很速的，如收回保卫团等事，都由他们自动的解决，至于解决纠纷，从前是绅士们酒食醉饱的好机会，现在这种政权完全移甚(?)到农协了，许多农协在乡村中很有权力，特别是下级农协，至夫妇口角也要到农协申诉，在许多农运发达的县份，如阳新，已无民事案件，司法委员很落得清闲，有许多历年在官庭不能解决的悬案，现在都在农协里解决了，有些地方，也成立了乡村政治的组织如，财产保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类，经费有的是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或者由富户捐助，这是农友们自己组织的，可见目前迫切的要求，就是乡村自治机关。

(四)农民武装问题，现在有武器的农村是鄂西鄂北较多，但大半在土豪劣绅手里，他们枪枝的来源，是接收团防的，或从土匪杂军手中夺来的，如咸宁等县，就缴了三十三军很多的械，但是至多的县份，不过有枪百枝，统计起来大约在三千枝上下，并且都是散在各处很不集中。现有许多的县份派人来省请求买枪，他们携有充分的款项，只要我们帮助购办，这〔个〕

要求并非仅仅是乡区农协的要求，是普遍的农民的要求，如果每县的农民有枪四百枝，则巩固后防，不成问题，枪枝并不一定全要政府发，如果有一部分军队到处打土匪溃军，缴得的枪枝即可以够分配，现在省农协主张把散在各乡区的枪枝集中起来，并且主张每个农协的会员要有一种武器，万一没有枪，每人有一把刀或一枝矛也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五)农村目前经济状况，农运发展之县农村经济多陷于恐慌地位，其原因很复杂，或是有因不能出卖，或是谷米价格受限制，甚至禁米出口，而有钱的人又实行闭贷，这都是乡村经济恐慌的重要原因，所以建设农民银行，为合作社，已是刻不容缓的了，现在有许多地方已成立合作社，他们的基金，是没收的财产，有许多合作社，已出了流通小票，信用很好，但是没有转合作社的人材这是困难的，减租减息在乡村也有许多不成大的问题，有的地方乾□的不付租息。他们的经济斗争已进至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了，这是我们三个月以前不曾梦想得到的，有许多地主自愿献出土地，或者因为自己恐怖，觉得自献出来，保全性命，或者希望拿出一部分来，可以保存一部分，或者揣想着不久要实行共产了，共产之后，总可以分得一部分，但是各乡区农协，对于这些自愿拿出的土地，没有适当的处置方法，就是省农协现在也还没有具体的方针，并且罗田黄冈阳新等县的农民，已提出分配土地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亟应□□□标准，可能免去一切混乱的现象。

(六)□□□□□□之农村文化，乡村文化，较都市本来是很落后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都市，大有望尘莫及之概了，放足，剪发，寡妇嫁人，尼姑还俗，自由结婚，阳新县农协代表大会，

农民讨论买卖妇女问题，他们提出讨论的时候，有的会员主张，因为养老抚幼的关系，可以酌量要求抚养的经费，随后又有人提出，以抚养为条件，代替金钱买卖的陋习，问题于是依照后者的提议解决了，至于迷信也多处打破了，泥塑木雕的神像已失掉了尊严，五经四书，人们不再需要了，他们需要的，是政治报告，他们要晓得国家大事，天下大事，“文神武将”的门神，已改用了许多的标语，满堂的标语甚至“天地君亲师”，“历代昭穆考妣”，也被标语挤下拉来，烟赌在乡村是不禁自绝了，总之旧社会的基础，已经彻底打得粉碎了。

(七)农运中的领导问题，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农村以后进展的情形。我们实在不能预许，我们既不能拉住他们，不让他们突飞急进，如果完全取放任的态度，又一定会发生错误，跑上歧路，所以能做领导的党部，能做乡村的领导的下级党部，是迫切需要的，在许多县的党内，很缺少农民成分，这是酿成农协与党部互相攻击互相仇视的最大原因。应请省党部通告纠正，从前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农协工作人完全用号召的形式指挥农民，现在要在乡村建立自治机关，解决土地资本等问题，这决非号召的形式所能领导的，此刻要领导农民，一方面要党有力量，最重要的是要有政策，目前农村的斗争，完全没有标准，一定要发生许多混乱的现象，所以非有一种具体的规定不可。

报告已经完了，报告者个人的意见：觉得我们应赶快制定乡村自治条例，立刻建立乡村自治机关，以维政治系统，他们现在所有的政治组织，实在不成一个系统，旧经济已破坏了。农村经济起了恐慌，甚或发现怠工作的情事，我们要赶

急设法,农村银行合作社,人材训练班,都要从速举办,对于土地问题之解决,应定出明确标准,已没收之土地,及自愿拿出之土地,当由乡村政府保管,这些土地、及其收入如何分配,都是亟应解决的,武装问题,如果政府没有许多枪供给分配,但能派军到各地去缴取土匪杂军的枪枝,分给农民,也就很够,一面把各处散漫的枪枝集中起来,划分区域,设几个总指挥机关,这几点是报告者个人的意见,请求讨论。(血)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27日)



# 湖北农运之困难及最近策略

——招待新闻记者之报告

蔡以忱

湖北农运的发生和发展……打倒土豪劣绅是遵照革命领袖的指导……社会不安由于经济封锁交通不便并非农民的罪过……土豪劣绅反攻日烈……夏张各逆代表土豪劣绅到处残杀……全省农民全在白色恐怖中……土豪劣绅屠杀方法之惨酷……农运组织只存二十三县……中央颁布纠正农运训令后反动派乘机大造谣……社会不明真相对于农民之误认……农协遵照中央训令决定方法渡过难关……望政府切实帮助新闻界据实宣传

全国农协与省农协十日招待新闻记者，报告农运情形，及最近策略，已志昨报。兹将省农协常委蔡以忱同志报告词录下：

现在为革命困难的时期，亦即农运最困难的时期，全国及全省农协，均有新的决定，以渡过此难关。此难关如能渡过，则中国革命困难，渡过了一大半。

湖北农运的发生，在五卅以后，旱灾发生的时候，革命军

抵鄂，才有大大的发展。在第一次大会时，有组织的农民约八十万，那次大会，我们党的领袖如孙科，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均有训话，告诉农民的争斗的方法，他们说：多打一个土豪劣绅，就是多做了一件革命工作。以此农民的胆量大增。对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做得更加起劲，所谓农运幼稚，大概就是指着这一点；但是在另一方面说来，他们却是遵照着大会的决议，和革命领袖的指导。从大会闭幕到四月底未及两月，组织上由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此时值蒋逆反动，且与帝国主义勾结，封锁我们经济；同时因战事影响，交通阻滞，形成社会不安的现象。一般人没有看清楚社会不安的原因，在于经济封锁和交通不便的影响，而以这种罪过加到农民的身上，说是农运太过火了的缘故，实在是大大的冤枉。

土豪劣绅的反动和反攻的方法的精密，比较农运进步得更快！在革命军不到以前，他们是利用政治势力压迫农民的。及革命军到后，政权落在保护农民利益的革命政府之手，乃变更方法：（一）造谣：如加入农协就要抽丁当兵，共产共妻。但不久因党的宣传，造谣已不见信于农民。乃进而：（二）组织伪农协，（三）另组党部，借党部名义以压迫真正农协。（四）上法失败，则挑拨党部与农协或农工间的感情，甚至谓农协禁烟禁赌，乃压迫穷民，以怂恿流氓地痞捣乱农协。（五）组织秘密团体捣乱如暗杀队，拳头会，大刀会，降魔团，光蛋会等。（六）最近乃勾结军事势力，此为农民与土劣斗争的最高形势，在湖北夏斗寅之变，即其明证。夏逆叛变，从江陵到监利，新堤，崇阳，嘉鱼，蒲圻，咸宁，每到一处就先行劫狱，放出土豪劣绅，作为引导，四出搜杀农协特派员。执委，会员，由江陵一直杀



到武昌，毗连河南的各县——罗田，麻城，黄安，孝感，应山土豪劣绅就勾结红枪会到处屠杀。鄂西鄂北方面就有张联升于学忠的屠杀；东南方面就有夏逆等到处屠杀。影响所及，各地土豪劣绅就乘机蜂起。

现在全省农民完全陷在白色恐怖之中。以前阳新，沔阳，钟祥，监利，麻城，汉川各县的惨案，做农运同志已被杀去了数百，夏逆叛变以后更加厉害；每日告急请兵的至少有三四县。只说最近三四日内因为受土豪劣绅的屠杀来告急请兵的有：罗田，钟祥，随县，京山，黄安，广济，阳新，沔阳，麻城，鄂城等二十余县。他们屠杀农民方法的残酷，说起来真令人毛骨悚然，阳新是用洋油淋着烧死，公安是用烧红了的铁烙死，罗田是绑在树上用刀细割，再用砂砾在伤痕内揉擦致死，对女同志就将两乳割开用铁丝穿着赤体游行，钟祥是（把）每一个同志杀二十余刀零碎割死；总计这样死的负责同志，在夏逆叛变后在三四百以上；和死难的农民合计就在三千以上，而且荆门松滋宜昌，仍在继续屠杀状态中；甚至离汉阳县城十余里的地方，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的事实！以前有组织的有五十四县，现在只有二十三县，二十三县之中能镇压土豪劣绅的前日计算尚有三县，现在一县也没有了！

农民的力量：以前在沔阳，枣阳，阳新，咸宁，都缴过了逆军和土匪的枪械；此次夏逆叛变，因为他还是挂的革命军旗帜，没有明白表示态度，农民猝不及防，被他一轰而来，捉的捉了，跑的跑了，农民失了领导，组织溃散，所以在战斗上运输上，对革命军都没有帮助。只有汉川农民协会组织了粮食委员会，输送队并送很多的鸡猪犒军，这是因为事先有准备的原故。

现在中央训令纠正农民幼稚举动，适当反动猖獗农运衰颓之时，土豪劣绅更乘机大造谣言，有谓中央将变更政策，有谓蒋逆将攻武汉，因此风动全省，一致进攻，又因乡村经济窘迫，天干不雨，彼等亦大放谣言，谓此皆农协平日作恶占据庙宇不敬菩萨的结果。更有少数县分，因我军出发，请各县农协代为招夫，因农忙无人应募，农协不得不强迫派人，反动派更乘机离间，使农民自动的不信农协。以上种种都是目前农运最困难的事情。

省农协最近遵照中央训令，决定渡过难关方法：一，镇压土豪劣绅肃清溃军土匪；二，天旱须设法救济以免农民绝食；三，打破乡村土豪劣绅的经济封锁，组织信用合作社和农民银行——这是靠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产作基本的，如查一发还就更没有办法；四，武装农民——现在军事紧急并不要政府发枪，只要帮助农民剿匪。然可得很多枪枝；五，施行乡村自治统一乡村政权以救济农民没有组织的行动；这几种事情如果办不到，农民不能安居乐业，没有饭吃了，地方秩序必不安宁，湖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也就不能巩固。施行这几种事情，是要政府积极设法和社会帮助宣传的！此外关于消极的：不准强迫打破迷信，不没收革命军人财产，不阻止运米，不准私自捉人；也正在切实执行。

此外尚有许多事实，实非农民之过，如阳新洋油栈送洋油土豪劣绅，烧死同志，农协才将油栈〔查〕封，蕲春教堂自动请农协保证，□□协应□□，而□□告外交部，谓占据其教堂；因而诬农民以破坏政府外交政策之罪名，蔡甸劣绅私刻童子团图章阻碍税收，转而嫁祸农协，汉川农协并无□八军晏参谋长

财产之事,而反动派竟无中生有,造谣诬陷,类此者甚多,此不过略举一二例而已。

以上情形,都要新闻界同志据实宣传使社会明了真象,农民才有生路,革命根据地才能巩固,反动派才有灭绝之时,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日。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13日)

## 〔江西的农民运动〕

### 江西农民运动状况

江西农民，也因为如此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不安定，时常发生反抗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昌县底农民因县知事吞没农民的钱，集合数千人，高喊打倒贪官污吏，将县知事留在县厅上，强制的要县知事清算。同年，因为水灾，九江、吉安、永修、星子等各县，都有热烈的示威运动，提出正当的要求，这时，各地的劣绅俱为多数群众所殴打或烧打。同年二月以后，开始了农民运动，并且有了组织，在永修县，成绩最好，县农民协会于四月成立，会员有一千二百余人。其他各县，只略具雏形。据一九二六年十月省农民部底报告，在永修、都昌、吉安、九江、万安、弋阳、星子、南康、吉水、德安、新建等各县，都有农民协会底组织，会员全省达六千人以上。各县农民协会底活动，注重于设立农民补习学校，采取温和的改良政策。但省农民部，当江西战云一起，派特派员三十余人到二十县中去，开始活泼的运动，准备革命军攻入时的农民底援助与攻入后的农民运动底进展。据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央农民部底报告，江西农民协会底发展状况如次：



县 名	区 会 数	乡 会 数	会 员 数
永 修	6	30	1,216
都 昌	5	31	1,200
吉 安	4	24	1,084
九 江	3	12	662
万 安	3	10	654
弋 阳	3	10	427
星 子	2	4	367
南 康	2	3	306
吉 水	—	2	280
德 安	—	1	40
新 建	—	1	40
总 计	28	128	6,276



# 中国国民党江西第三次全省 代表大会对农民决议案

##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大会听了省农民部之报告，认为除全部接收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外，应成立下面之决议：

### 一、党部对于农民运动工作

过去各地党部虽有注意农运工作者，但多数尚未注意此种工作。本党基础建筑在农民身上，农运工作为本党基本工作。此后各地党部对于农运工作应特别注重，每个同志除有特别任务外均应担任此种工作，以建立本党农民群众中坚固的基础。同时并宣传农民，使他们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起来拥护本党、拥护国民政府。

### 二、党与农民协会之关系

根据本党纲，各种农民运动固应在本党直接指挥之下，但过去事实各地党部有时妨害农民协会之独立性，致使农民不能认识自己组织之力量。此后应认清本党与农民之关系完全取指导及扶助之地位，除指挥工作、训练农民使能自己办理自

己的事体外，不得垄断其内部组织及活动，以保持民众团体之独立性。

### 三、确定农民协会之经费

农民占人民绝大多数，全省的经费收入，有八九取之于农民。农民协会经费，政府应提款补助，乃当然之事。前次政、财两委员会联席会通过之通志局经费摊归农民协会，为数虽不算多，暂时亦足够各农协之应用，以后应由省农民协会领取支配，以助农运工作之发展。

### 四、对于农民最低限度之政纲

久受压迫剥削之农民，一旦革命军到来，其要求解放极为迫切。按照江西实际情形，决定目前对农民最低限度之政纲，并用全力促其实现，

甲 政治的，

- (一) 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减租之自由权；
- (二) 农民有武装自卫权，督促政府无代价拨枪给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
- (三) 乡村自治权，由乡民会议接收，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均由乡民大会选举人员组织之；
- (四) 铲除剥削压迫农民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积极拥护农民利益；
- (五) 撤除诉讼积弊，严禁差役敲索。各县护兵法警额数，至多不超过三十名，由政府按月给薪，以免警役借出票以讹索农民；



(六)各县县长对于各地农协应尽力补助其发展，如农民与压迫者发生纠葛时，县长应站在农民方面，保护农民之利益；

(七)乡民大会选举人员组织乡村公断处，评判农村中之争执；

(八)警察所等机关均不得执行逮捕审判司法职务；

(九)地方财政绝对公开，管理人员由乡民大会选举之。

乙 经济的，

(一)减轻租额。佃户至少应占收获百分之六十，严禁增加租额；

(二)取消佃户押金赔租饭及其他剥削；

(三)绝对制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银钱借贷及谷米借贷，年息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四)改良雇农生活，斟酌当地情形规定雇农工资最少的限度；

(五)各地积谷拨归农民协会接收，无利贷与贫农；

(六)不得预征钱粮；

(七)田赋附加，不得赶过正粮，并须开清用途；

(八)办理清丈，贯累进幸征收田亩税；

(九)废除苛捐杂税，目前应督促政府立即宣布废除盐斤加价，并剔除征收机关陋规；

(十)整顿农田水利，培植森林；

(十一)政府应即拨款修堤疏河；

(十二)由政府筹划救济水旱灾；

(十三)政府筹款举办贩卖、消费、信用各种合作社；





- (十四) 废除父债子偿制度；
- (十五) 各地荒地由省政府拨给贫农耕种；
- (十六) 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械及经费拨充农民协会办理农民自卫军之用；
- (十七) 严禁奸商、大地主囤谷居奇，米价应由各地农民决定之；
- (十八) 省政府于最短期间创设农民银行，各县设立分行，贷款农民，其年息不得过百分之五；
- (十九) 禁止征收户宰家酿税；
- (二十) 各地乱坛、同善社、积谷仓祭祀会、及寺观庙宇等，由省政府通令取消，将其财产拨给该地农民协会。

丙 教育的，

- (一) 普及义商教育，免取学杂费；
- (二) 由县政府提出教育经费之三成以上，办理农民补习教育。

(江西省农民协会印行)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2月24、25日第4至5期第4版)

#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总政治部郭沫若副主任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

各位同志：昨日已与你们见面，无容客气。我党每于礼拜一常有纪念周报告各地政治情形，今天为纪念周的日子，约我来做政治报告。诸同志多来自乡间恐不明政治情形，所以我来将世界各地政治概括报告。兹先报告江西情形。江西同胞三千万人受北洋军阀十三年之压迫，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皆落人后，故诸务皆腐败，这就是军阀给我们的痛苦。所以江西同胞对于革命军非常欢迎，而农民尤甚，帮助革命军的工作比他省更多，如运输接济粮食，用土炮来打军阀，虽牺牲一切，亦且不顾。较之一界的人民，其功尤大。所以革命军至江西能如此之快，革命军人数及实力实较人为酌。敌人有兵工厂，枪械充足，敌帝国主义者几接济势力，皆优于革命军，然事实上实不能得胜。无事时而能肃清数省，实因人民努力帮助。但是此次军事上虽得着胜利，而江西人所得的幸福如何，实毫无幸福的。还有一部分同胞，较以前还多感受不便。这原因实系如建筑房屋，然欲建筑新的既必旧的。所以在此旧的已毁、新的未建筑过渡时代，实较不安。故我们当此时应超快将新的房子建筑起来，不得贪求苟安，必须努力向建筑方面进行，不

努力恐此痛苦将来延长。昨天为本会开会典礼及省政府成立时，不久工会也要成立，所以此时实为建筑时之始。再，江西三千万同胞必须整个起来，永本福(?)并须与全国各省联合并进，单独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我全国军阀未尽消灭，政治实尚未改良，所以今天又要报告全中国政治状况。中国有两部分势力，极明显，即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革命派是农工群众及被压迫民众与民族，反革命派是帝国主义军阀等，如张宗昌、张作霖、吴佩孚等，与我们是绝对相反的。我们明求中国统一不须打倒他们，但是打倒他们这事，不怕他们有兵几十万几百万，实不如我们四万万万的革命人。所以前几天杭州已被我们革命军占据了，打得他们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故可说目前浙江全部已在我们革命军势力范围之内，其他上海南字〔京〕已不成问题。故长江流域渐渐肃清，虽然云南唐继尧颇妨碍我们后防，这亦不惧，因云南内部已发生内乱，他部下稍有势力的军队，皆起来革命。现广西有电来说，该部下以玩龙为名，将唐继尧赶走，并将其弟□死。为什么他部下这些人要起来革命？因我们革命军已派人向他运动，所以云南可说也在我们范围之内。长江以南革命势力是完全巩固的，我们革命军可以向北方发展进攻。再，河南虽为敌人所据，张作霖南下实须经过此地，可是他天天想吴佩孚下野，然吴心实不甘，对他多不满。因此张急须由此而南下，致吴部下向张大起反动，致有靳云鹗向我方接洽，可是靳此时事实上也在进行革命工作。再，河南红枪会，即农民武装军颇有势力，他向何方即胜。此会已与靳联合打张，任张想打，恐打此广大的农民不胜。再，冯玉祥军队，前次进攻因天气寒冷暂停前进，且他的军队衣食皆为给农

自求，所以很难集中。现在天气暖了，正集中于潼关，现不日将进攻张作霖了。如此孙现无能，被我军打得束手无策，将来恐怕也要捉住他，在南京(?)开人民裁判委员会，如处置唐福山等的故事。从前张作霖军队在苏，孙军在浙、上海一地，来息颇大。孙与张因争夺此地，屡起冲突。即时张因战线过长，力量不敷，乃日行退让，所以就形成他一个东南霸王。但是我们况能打孙，要打张也就不难，即我们中国革命成功也就不难。然而我们也不可太高兴，必须努力于政治上之建设，如建筑新室，然必赶紧建筑，□□，大家才有幸福。但此事是大家的责任，所以在此新的未建设起来、旧的已破坏的过渡时代，虽有种种不好的地方，我们不可灰心，必须要各个人自己来努力工作。如官厅不好，我们就应该起来彻底解决他。所以目前痛苦必须忍耐，盖此露天生活，帐幕生活，实为建筑未成功一定之过程。故此急须建筑事务，皆是我们多数人的责任，不可全靠省政府几个委员。我中国本极穷困，我从广东至此见一路人民屋房破坏不整，足见人民困苦已极。然此实真是我们不肖不能将祖先遗留下来的破房子加以修理吗？不是的。此实因帝国主义来剥削我们之所至。所以他都以为在中国可以发财，天天剥削，如此过去，恐再过几年，我们连祖先遗留下来的破屋都不能住了，此所以我们必急须努力革命。再，我们祖先往日布帛皆可自求，现在多用洋货，此亦帝国主义剥削我们的事实。我们同胞共四万万，力量极大，帝国主义恐一时不能消灭我们的力量，以致他就勾结军阀来压迫我们。现在我们的敌人实为英法美日意等霸国，地球上受压迫弱小民族与我们同受此痛苦者很多，那些受压迫的可算是我们的兄弟与亲爱



朋友。再究霸国内穷困人民，实较中国为甚，因各国金钱皆为他们资本家搜括已尽，这些穷人也是我们的兄弟朋友，因为他们的敌人皆系我们的敌人，此外俄无产阶级自起来革命成功后，也是与我们同向帝国主义者严重的进攻，所以此时世界上惟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两途，当此阶级斗争时，必须世界革命成功，方有幸福。所以在此我希望诸同志团结起来，与俄及世界无产阶级的永远携手。此时世界无产阶级极不满意资本家。所以现在都在欧洲开联会，足见他们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此时惟希望帝国主义不团结，而自己内哄，然帝国主义者多半同床异梦，实有起冲突之可能。但有时他也能团结，故美国现向余四强国提议限制海军，其故实因他压迫的小民族不必用许多军队，且恐彼此猜忌，不能团结，故减少军备以求团结。再，美又提议今年五月二十日在日内瓦限制制大铁舰、洋舰、潜雷艇、驱逐舰，在表面似极好，然实际是戴假和平面具，其意实在团结自己团体，减少经济，好来压迫我们。所以虽似和平，实为对我们的阴险方法，足见帝国主义者实无时不求自利自思剥削我们。所以我们此时应设法打破他们的阴谋，力求团结，来求全世界的利益，全世界的幸福，而向光明之路前进！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1927年2月23日第3期第3版）

#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 大会上方志敏的会务总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

今天是代表大会的第三天，前两天已经做了很多关于政治及农工大联合等报告，现在我来作一个会务总报告，并分为五项：

## 一、江西农民生活状况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农民都是痛苦的，中国农民是痛苦的，江西农民也【是】痛苦的。本来农民是非常之多的，到处都看得到农民。但没有一处农民是快乐而无痛苦的。乡村的景象，在表面上山水树木风景似觉得很漂亮，但农民的屋子里面，则非常简陋而龌龊，房屋是东倒西歪瓦漏壁破的，所吃的是豆腐青菜，所穿的是破裤烂衫。农民的生活是痛到了极点，苦到万分。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劳动的结果被他人夺去了。再，农民之中，尤以佃、雇农更为痛苦，我现在分别说明于下：

第一，雇农。什么叫做雇农呢？就是家无寸土，以体力卖于田主而谋生活的农民。雇农工作时间是非常之长，瓦缝里稍为有点光就要（爬）起来，太阳下了，还要在田上做事，如奴隶牛马一般。所吃的是主人剩下来的物，吃菜都有规矩的，初一与

十五是难得有菜吃的。(这)样还不算,而且雇农多是没有老婆的,并不是雇农不需要老婆或不想娶老婆,而实在是因为没有钱。咳,雇农因没有钱连老婆都不得要,儿子都不得生,害何大,其苦何极!

第二,佃农。佃农是什么呢?佃农是租人之田,送租谷于田主,而从事耕作的农民。佃农一年到头很〔是〕干苦的做事,谷子是收到很多的,费尽了许多的心血,受尽了许多忧虑,恐怕水冲塌了堤,又恐怕旱干死了禾,在如火如荼的暑天的太阳底下,受着激烈的晒采,把皮肤晒得漆黑,身上的汗是水一样的流,所收的谷可说是汗换来的,一粒谷即一粒汗换来的,但这些谷是不是完全自己享用呢?不是的。大部分要白白送给那坐着不动的吃冤枉的田主们,反转弄得自己没有饭吃。农民的汗,是为他人而流的,是白流掉了的。俗语有一句话: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自己。这句话,形容得十二分的充分了。

我们再看看:佃农交租时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普遍的都要杀鸡与田主吃的。田主们穿得好、吃得饱还不够,并且要讲究口味。而农友们连粗米造饭都不得饱三餐。有些地方,交租的时还要请地主吃酒,以及弄很多很加敬的食品供地主吃,如零都县佃农交租时要弄抽去了骨头的鱼给地主吃,吃得不好还要受骂,骂了还不敢做声,弄来弄去,农友因无法抵抗,只有忍受痛苦,恨天由命了。但单恨天由命是不对的,痛苦绝对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剥削我们的地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反抗,除去地主的剥削,就可以得到解放。总理说得好,胜解放农民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即是要使农民劳动的结果



不会被他人夺了去。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奋斗，务求最近国民党联席会减少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案及早实现，以减轻佃农的租谷与痛苦。

半自耕农，虽比佃农生活要好一点，但自己还不够，而要去租人家的田。有时候半自耕农的生活比雇农还不安定，因为半自耕农一方面要纳租，又一方面还要给雇农的工资，而且非常担心，一旦年荒不但支持不住，而且要大负其债。自耕农也一样有这种的痛苦。

在乡村中的农民是非常俭朴的，不肯让小孩吃一个铜板的零星。过年的时候，舍不得穿一件新衣服，病了舍不得吃药。虽然这样的俭，然而终竟是毫无裨益的。我们应当去寻痛苦的来源，我们不应只知道消极的省俭，我们应当根本的积极的铲除痛苦的来源。

有些农民穷得油都没有吃，弄菜的时候用一块猪油到锅中去涂一涂，一块小小的猪油，至少可以弄十几碗菜。这种省俭的方法，可算妙到极了。但这终究是无用的，我们应当根本的积极的铲除痛苦的来源。

痛苦的来源是些什么呢？

第一，重租。农民是勤俭的，所生产的东西是丰富的。但事实上农民穷到一个不堪，到新年的时候，农民总是说恭喜发财，并且年年都要说恭喜发财，但总没有看见我们农民发财，还一年穷似一年。本来土地是天赋的产物，私有是不应当的，重租更是不应当的。

第二，重利。乡下的利息，有很多很重的，有些人运用少数的金钱而发大财的。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利息更重。不



要过一二年，利就可过本。有句俗话说得好：欠字压人头，负了债的人的头，是被债主压住了的，一动都不得动，一世都不得动。

第三，苛捐杂税。很多很多捐并不是向财主或有钱的去写的，而是向我们贫苦的农民写的，即使向大商富翁写，也间接摊在我们身上。

第四，贪官污吏。贪官污吏是农民生来的死对头，他压迫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俗话说得好：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农民是无钱的，所以有好多事情，就是有理的也变为无理的了。

第五，土豪劣绅。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农民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有时土豪劣绅把持了公款，若农民去问他的账目，他就马上拿一个片子把农民送到县署里押起来。我们农民可说自盘古以来就子而孙、孙而子的受土豪劣绅的压迫，从来没有翻身过。

第六，衙门里的差役。差役是与土豪劣绅联贯起来直接剥削农民的。一张票至少要敲五元钱的竹杠，什么草鞋钱、茶水钱，名堂多得很，所以衙门里的差役，我们可说是阎王面前的牛头马面。

以上六件都是农民痛苦之来源。农友们！我知道世上有一种残暴不仁的人物，就是强盗，是大家所最痛恨的。但世上有一扒子手，扒子手是非常厉害的，拿去了你的钱还使你不知道。扒子手更为可恶，若是捉到了，大家定会把他弄死的。但是，还有一种人更是厉害，这种人就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他们不但拿了我们的钱去，不但吸了我们的血液，而且我们不

晓得；不但使我们不晓得，而且使我们心甘情愿的去黎结他、奉承他。这些东西都是寄生虫，都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去打倒他们。

再则，我们不说自己无用，不要说自己命苦，我们大家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将数千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大石头推翻，将乐居石头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大地主、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一齐跌死，更这样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生活。

## 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之经过

在革命军未来江西以前，就有农民运动。有很多热心的同志秘密去宣传去组织。不过因军阀的压迫太甚，范围不广，成效不著。

嗣革命军来，农民协会如怒潮般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更充分的表现全省农民运动需要一个全省的指挥机关。于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九号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设在从前的省农会内。省农会以前是几个绅士们住的，他们借农民会为工具去拍军阀的马屁，敲农民的竹杠。自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之后，那几个官僚被我们赶走了。

现在我将省农民协会经过，分项说明如下。

第一项，内部组织。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内部组织分为三大部分：

- (一) 组织部，下〔设〕审查股、报告股；
- (二) 宣传部，下〔设〕出版股、编辑股、画报股、游艺股；
- (三) 秘书处，下〔设〕助理秘书一人、文书三人、庶务会计

一人。

第二项，外部组织。为谋会之发展与指挥之便利与灵敏，于是设了三个办事处：

(一) 赣东办事处，设在临川(临川金溪东乡资溪南城黎川南丰宜黄崇仁乐安)；

(二) 赣西办事处，设在吉安(吉安、吉水、泰和、万安、遂川、宁冈、永新、安福、莲花、宜春、萍乡、分宜、新喻、清江、新淦、峡江、永丰属之)；

(三) 赣南办事处，设在赣州(赣县、南康、雩都、崇仁、大庾、信丰、龙南、处南、定南、安远、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兴国、广昌属之)。

第三项，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文件之统计：

收发文件

(一) 收入

十一月份廿三日起各县 二件

省党部 一件

各界 四件

共收七件，平均每日 一件

十二【月】份 各县农协函 六十件

表册 卅六件

省党部 十件

各界 廿八件

各县公署 二件

各县党部 十四件

杂件 四件

	外省函	四件
	电	八件
	代电	七件
	政务委会	四件
	财委	一件
	共收一百八十四件，平均每日	六件
一月份	各县农协函	一百六十六件
	表册	十一件
	各县党部	二十九件
	各县公署	四件
	杂件	十一件
	省党部	一件
	政委	九件
	财委	一件
	各界	四十件
	外省函	一件
	电	五十九件
	代电	四十二件
	共收三百七十五件，平均每日	十二件
二月份十八日止	各县农协函	八十二件
	表册	廿四件
	党部	四件
	杂件	九件
	省党部	十件
	政委	六件



财委 一件  
各界 三十二件  
外省函 六件  
电 五十件  
代电 九件

共收二百三十三件，平均每日 十三件

(二)发出

十二【月】份廿二日起各县

函 十六件  
委任 廿九件  
八则件  
通告 五十五件  
通知书 廿二一份  
公署 各三件  
各县党部  
各界函 六件

共发一百四十二件，平均每日 十八件

一月份

各县农协函 七十件  
委任 九十三件  
五号  
通告 十九件  
通知书 八件  
党部 十六件  
公署 十五件  
杂函 一件  
省党部 二件

	政委	十四件
	财委	一件
	各界	六件
	通电	五十件
	共发三百件，平均每日	十件
二月份十九日止	各县农协函	十四五件
	通告	一百九十二件
	委任	十五件
	通知书	五十一件
	公署函	四件
	党部函	三件
	省党部	五件
	政委	九件
	财委	四件
	各界	十二件
	外省函	二件
	通电	百八十四件
	共发五百二十二件，平均每日	廿八件

第四项，宣传品。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之宣传品虽不算多，然因北伐战事之后南昌百物腾贵，尤其是印刷费特别更甚，所以省协会筹备处之宣传费用实不少。兹将各项宣传品列名于后：

(一)画报

第一期，内容浅薄不深刻。

第二期，介绍列宁，并有寓意画二则，很好。

第三期，介绍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 (二)小册子

甲 《江西农民》，内容偏重理论，以供做农运工作同志之参考。

乙 “农民运动宣传大纲”，说明组织农民协会之利益与必要，及农民对于国民革命之关系。

丙 “中国国民党对于农民决议案”，内包括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近中央联席会议、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等议决案。

丁 章 程

戊 农村调查大纲

(三)血潮社画报，共三期，无甚精彩。

(四)标语共二十种，各一万份。

## 三、全省农民协会组织现状

本省农民协会会员总共不下三十万，今表列之：

县名	区协数目	乡协数目	会员总数
南昌	三	四四	二五〇四
临川	七	四四	四七三五
兴国	三	一一	一五〇〇
清江	六	三二	七六八三
吉安	八	二一二	二三六四七
吉水	十三	一二三	五四七〇
铜鼓	二	一二	五九五二
泰和	三	五〇	四一八七
弋阳	三	十五	二二〇〇

鄱阳	五	二〇	四二三七
德安	三	二八	八五〇〇
峡江	五	八三	三五三八
都昌	二六	一四九	一〇九〇〇
安福	六	三一	二九〇〇
修水	十	四一	九一三八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2月24日—3月2日4、5、6、7各期)





#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 大会上谭主席报告国民政府状况

(一九二七年二月)

今天承江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约我来报告国民政府经过。刚才听了主席的话，不独对于国民政府的同人推许过甚，就是对于我个人也是褒奖得很，这是实在不敢当的。现在我将国民政府经过分三步的报告。

一、国民政府之设立，在总理逝世、陈炯明的势力尚未消灭之时。不过这时间仅居在广东方面，力量还小。现在因同志的努力，则已发展到长江流域了。这种的收获，不独是军队的力量，并且大多是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工农的帮助。革命军出发北伐，由广东到湖南，出湖北，过江西，战事上得到的胜利，完全是各省的农民起来的帮助，如运输、引导、侦探等等，现在浙江的情形亦然，可见农民对于革命及要求解放是很急切的。总理说革命是环境的要求，是人民的意思，不是少数人的主张，就能够实行的，这是确实不错的。

国民政府之组织，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产生出来的，不采用独裁制，而采用会议制。因为这种制度是很适合于中国现在的时代。我们试验两年以来，行政上都能指挥集中，并无迟滞掣肘的地方。故委员制是很适用、很无毛病的，况且

政治上的行动总有理论与事实的冲突，主观客观不同的地方。但采用委员制，能够意思公开，不由个人独断独行，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现在国民政府采用委员制，省政府也是采用委员制，但是县政府目下因人材缺乏的关系，能否适用于委员制，尚待考虑。至于国民政府之主席，不过在会场中的一个总合者，凡事取决于会议，并不是唯一的国民政府之领袖，有如何伟大的权限。往前主席是汪精卫先生，汪先生请假，由常务委员处理事务。我也是常务委员之一，不过开会时代主席，这也是要附带说明的。

二、国民政府过去的及将来应作的事，总理说唤起民众这是我们革命最要的工作。现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被我们的革命军将军阀驱逐净尽，归为国民政府范围之内了。民众运动虽然略有端倪，但还谈不上完全起来。国民政府这个二年来的工作，是完全注重于唤起民众、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上面做工夫。我们唤起民众的工作已有成效了。现在举出事实来看，如香港之大罢工，工人有五六万人，照事实上看是本不能持久的，因为工人是无产阶级，不作工即无生活。所以五卅惨案后，别省罢工工友每因生活问题至多罢至十几天，即不能不变更停止。而香港罢工工友，独能坚持罢工继续至一年零四个月，这是为外人所不料，也是制帝国主义者死命的一件空前的工作。虽然由各界的捐款接济，这一种坚苦的精神确实证明工人已觉悟，真正起来了，能够服从国民政府应付得法的地方。最近收回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也是民众的力量。可见唤起民众，力量是很大的，无论那个帝国主义者，都不敢轻视我们中国。



这次收回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试问在早先的时间能不能做到？一定是不能的。假使我们要和他交涉，他一定以不理两大字相对。而这次却能做到英国水兵不敢和从前对于沙基地方的一般屠杀，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民众团结起来了，我们的力量是很雄厚的，对于租界是绝对要收回的，这时间要以强硬的态度来抵抗是不行的，只有以和平退让的态度来要求修改办法。虽然英帝国主义仍是派了一万余水兵来华相恫吓，但是无用的，这就是我们人民起来了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者国家的人民表示同情于我们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不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其问题完全在我们民众起来与不起来。

国民党不能有很多的指导者来指导民众，这是抱缺憾的。但是我们民众起来所作的成绩，已很有可观了。

总理说，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这个求，是求自己的，是民众起来去求的。不比段祺瑞样，前次欧战时代，他因为曾宣布参战，适逢欧战得胜，就自己居起功来，以为可买帝国主义者的好了。因此华盛顿开会时，乃派人向帝国主义者求其给予一点报酬，还说不上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只是求加关税，已经被人家不理的了。

我们要求自由平等，求政治的进步，一定要自己做，不能靠别人的，这个道理，同前的比例一样，不但北洋政府求他没有益，就是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国民政府之下，也要自己起来求自己的解放的。但是我们民众要达到这种圆满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民众要有组织、有纪律，如此才能遇事不乱。英国这次不敢以武力对我们，虽然是我们民众力量很大，然而也

是看到我们的民众极有组织、极有纪律的缘故。如果不然，我们的民众都是一般散沙样，随处起暴动乱秩序，那就不能收到这样良好的结果。可见我们今后的注意，应在民众有组织的团结，有纪律的训练，然后我们打倒帝国主义，要求政治改良，却有办法。

党和政府对于农民，始终是站在农民利益上工作，为农民除痛苦，谋解放。去年十月，中央联席会议曾议决十余条，但是因时间上的关系，要完全实行恐怕一时不能做到。不过小部分消极的如减轻租额，减少利息，就可以实行。大部分积极的如提高农民生活，设立银行、改良水利、农村等就不容易实行。所以凡事都应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求自己的利益，不能专靠他人。就是对于为人民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应如此。因为要自己起来做，其成效方更速。我们总理于训政时期首先注意查户口、测量土地，就是去年联席会议决议，将官荒分配农民。但是这些事全靠政府总是迟缓，若是农民起来大家帮助，那是一定很快的办成功了。

国民政府迁移到前方，乃是因为军事上的便利起见。在广东虽然决定了迁至武汉，然因到江西时，正对浙用兵，因与总司令接洽便利，故暂在赣。后来因武汉同志的请求，故仍决定迁往武汉。我们随地可做工作，对于地方决无成见。现在中国未统一，也谈不到首都问题。但是首都一层将来统一之后，必定会发生争论，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建设首都，受了历史、习俗的观念素来很深刻的。总以为这个地方建过首都，一定要千年不移的，这是一般人看得很重的，我所以以后应该要打破这种观念。



还有一层，我们做事，不要自己好做领袖，也不要太希望领袖。我们凡事应该共同合作，共同努力，共同负责。从前的人，因受封建思想、历史观念的支配，总以为有了最高权力方能做事，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是有自治能力、有做事的权能。我们能够以自治的精神、做事的精神来做事，则事无有做不成功的。农民协会即是叫农友们起来做事、起来说话的一个大机关。凡是真正农民都应该加入，决不要象从前依赖绅士官厅，受他们的欺骗了。但时在此农运过程中，是很困难的。就是这般土豪劣绅、反动派的份子，用种种方式来摧残、来阻挠。所以我们对于他们决不要客气的，一定要用严重的方法铲除尽净才可。前次有一个我们湖南人，他对我说，湖南不得了，一般农民【组】织起农民协会来了，时带捉捆绅士游街。我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总是绅士做了应该游街的事，农民才会捉捆他游街。如果他做了好事，农民一定会抬他游街。不过这些一时感情的作用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还是要真正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才有力量。

今天各代表在此开代表大会，大家都是农民的领导者，将来回到各县去，应该使大家服从指导，服从纪律，破除【成】见，共同努力。尤其我们第一步，要使农友认识党和政府，第二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有纪律的做事，那末农民定能解除自己的痛苦。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2月27日第7期第2至3版）

#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朱克靖报告工农大联合

(一九二七年二月)

各位同志：在我们北伐未完全成功以前，在此开这个大会，这是我们很荣幸的。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拿出本身的力量来要求解放。这个会，各位负的责任是极重大的。所以我希望诸位在这个大会里应详细讨论为农民解除痛苦的方法，应如何使工作进步。这个工农大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工的解放是整个的而不是单独的。虽表面上工农的地位不同，然实际若解除一方面的痛苦而不大联合则不能求一致的利益，故解除一方面的痛苦实为自杀政策。中国的农民固占大多数，工人较农民少，但中国的革命假使没有“二七”工人的运动来抵抗吴佩孚，中国的革命潮流还不会有今日样的澎湃。我们知道，自“二七”以后，中国的学生及各界民众才都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及军阀。各位要知道，所谓大地主、土豪、劣绅、剥削压迫者，假使那般没有军阀来做他的老板，他们的剥削地位是不能存在的。所以“二七”以后中国的农民也起来了。我们记得杭州的农民曾有电来援助“五卅”运动，不过那时农民还无严密的组织，若那时候农民能实际的援助，那末“五卅”运动的成绩也不只如者。所以农民若单独不拥护工人，那〔么〕农民要求

解放亦难实现。所以我〔们〕说，工人运动实为帮助农民的重大运动。广东有八十余个农民的组织，实因得着香港二十万工人继“二七”而起来与英斗争的帮助。他无时不准备与英帝国主义抵抗，所以广东各地的农民也就组织起来了，与香港罢工工人严密的联合。如果那时只有一方面与他争斗，那末英帝国主义他就会轻视工人，以为他们的力量很少。我们知道，广东各地的土匪、大地主、劣绅较江西为利害，当时广东内地有这种反革命的摧残，香港又有帝国主义来压迫，亦可说是最危险的时期。但是广东农民就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来制止反革命的行动。所以广东的农工，内能打倒大地主及民团劣绅，外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此皆系农工联合之功。从此我们知道农工要求解放必须联合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农工，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但是我们的敌人看见我们联合起来了，他们平时就用一种阴谋来〔蛊〕惑我们，来破坏我们，譬如敌人说增加工资抬高物价的自杀政策。我们要知道，中国发生着困难，实因被人剥削，商业不能发达，并非增加工资而发生。譬如现在江西物价增高，很明显的是因被北洋军阀抢劫，货物减少，驱使物价增高。此外奸商操纵也是一种原因。再为海关及金钱操于外人之手，譬如中国人运米往外国者，海关权在我们手里，自可减轻关税，如日本等地以米运来中国，我们就可加重他的关税，于是物〔价〕自可减少。现在中国人都以力耕田，外国以机器耕田，故我们的生产少，他们的生产多，他又在中国运原料回至内地制造，而转运卖于中国。所以物价增高都是帝国主义、军阀剥削而来的。如洋货是以机器制造，外面较土货为美，所以我们的产业又不能与他竞争，这也

是物价增高的原因。所以我所应帮助工人加价，来排除我们的一切剥削者。然农工真正解放是实在参加世界革命方可达到目的。所以农工解放非简单的，必须自己团结自己，有力量不能靠别人。若农工单靠政府替我〔们〕解放，是不能的。假使政府不给我们以多大的利益，我们就不要解放吗？所以我们应一方面借政府的力量，一方面自己很严密的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去铲除我们的一切敌人。

现在我再把俄国〔工〕农状况和大家谈谈。自俄国一千九百一十七年把俄皇推翻以后，农工联合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组织一个农工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即证明农工联合伟大功效。现在俄国的一切组织都是根据农工利益而设施，一切土地生产机关归于国有，不许有私人财产，使农民工人个个都有田耕，有工做，不至感受生活困难。并由国家设备一切教育、经济、娱乐等机关，使农民工人不感受一切困难，使他们能够尽量地发展农业、工业，所以俄国自十月革命以后工业一天一天的发展。譬如欧洲大战时候各国工业破产，欧洲大战以后各国都尽量地恢复，终究只能恢复大战前百分之五六十，而俄国独能恢复大战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此亦可见农工联合的力量。所以我希望诸位同志，到乡村里去做农民运动处处都要注意农工联合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农工联合愈坚固本身解放愈迅速。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2月23日第3期第2至3版）





# 在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 陈克文先生报告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

(此稿未经本人修改)

兄弟在本[月]十号就接到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的信云：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于二十日开幕。本来我想参加大会的开幕典礼，但因事繁不能抽身，殊为可惜。

今天兄弟所讲的是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这个问题诸位代表是应该明了，回去做工作才不会发生错误，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分为几点来说。

第一点，中国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之态度。中国国民党是领导中国各阶级民众实行国民革命的党，孙总理早就认识了。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对于农民问题，也早就注意。到在同盟会的时候，就已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特制定农工政策，并定下了对于农民的政纲。十五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问题更有具体的决议案，并宣言说，中国国民党的一切主张，应以农民的利益为根据。其决议案有二十余条，是关于改良农村组织及农民生活的。在去年，中央联席会议又规定实现以前种种决议案的具[体]办法，如减轻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不

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等。所以国民党的党员如果能真正了解国民党的政策，就必定会绝对的为农民谋利益。孙总理的信徒廖仲恺先生因看见了农民的痛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更说出只有农民协会是最革命的团体，亦只有农民是国民党的忠实份子。所以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特别注意。同时我们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领导被压迫的阶级，尤其是为工农阶级而革命的党。国民革命何以要注重农民问题呢？单有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为什么还要农民起来负担国民革命的工作呢？我们老实说一句，国民革命假使没有得到农民的帮助，是不会成功的。但农民如果不参加国民革命，则本身亦不能得到解放。譬如辛亥革命，在军事上虽然得了胜利，把满清推翻了，但没有得到农民的帮助，终究不能成功，反使人民更加一倍的痛苦。所以革命是不能完全依靠军人、学生的力量而能成功，最重要的还是要得到农民、工人的帮助，才能成功。因此现在我们的国民革命，是要以农工为中坚的。国民革命为什么要以农工为中坚呢？这个道理，我们是应该要晓得。现在我们讲的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被压迫的民众反抗压迫者的一种运动。在今日中国那种人是被压迫阶级呢？当然是占全中国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所以国民革命的对象第一个就是消灭国内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因为有这些封建势力农民才有这样的痛苦。第二个对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因为有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中国才会这样穷这样弱。第三个对象就是预防资本家大地主的产生。现在欧洲各国，不讲国民革命，而讲社会革命，就是因为欧洲各国整个的社会是被资本家大地主

统治了，所以革命的对象，是在消灭资本家及大地主。现在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在资本家大地主未产生以前就预防他、制止他，使他不能产生。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消灭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及使中国国民革命进到社会革命。国民革命要怎样才可以成功呢？说到这里，则要讲到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了。我们现在问问国民革命要怎样才算是成功呢？我可简单说一句，国民革命是要达到国内的一切封建的恶劣势力完全消灭才算是成功。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国内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根本消灭才算是成功。因此国民革命单靠军队力量是不能成功的。封建势力亦不是军队力量可以消灭的。因为封建势力的基础土豪劣绅等是散布在农民群众里面的，是在农民与官吏中间活动的。官吏有事则向绅士们商议，因此绅士们随着这种机会而剥削农民，拷榨农民，从中渔利了。所以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们，是靠剥削农民而生存的。因此封建势力靠军事力量是不能消灭的。只有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使乡政归于农民，不被土豪劣绅统治，那末县政亦自然不会被贪官污吏统治。如果这样做去，那般土豪劣绅自然会不打自倒。但是农民协会的办事人，亦有变为土豪劣绅的可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农民应了解农民协会的意义，应监督农民协会的办事人，使他们能够真正为我们农民谋利益，不至变为土豪劣绅。为此则土豪劣绅自然会没有，封建势力亦自然会消灭。所以消灭封建势力，是要靠农民的力量，单是军队还不够的。譬如现在江西、湖南、湖北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虽然打倒了，但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等还是存在，一般人民还是一



样的痛苦，革命一样的不能成功。这都是因为农民没有力量，不能抵抗封建势力。所以国民革命没有得到农民的帮助，是不会成功，封建势力是不会消灭的。

第二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我们国民革命的口号，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用军事或政治的力量可以打倒的。因为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国的侵略手段不仅是军事或政治的力量，其侵略最厉害的方式就是经济侵略。因为他们的商品是用机器制造的，我们本国的货物，是用手工做成的，表面上没有他们的美丽，同时又以海关权、租界种种之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使我们不能与他竞争。所以我们的金钱一天天的流入外国。自鸦片战争至今日，中国每年流出的金额至五万万元。大家知道，这些金钱都是我们农民身上的血汗被帝国主义吸吮去了的。使我们整个的中国遍地都是土匪、乞丐、流氓。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吸吮我们农民血汗的结果。现在我们革命的对象，当然要打倒吸吮我们血汗的帝国主义，但是靠什么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呢？军队、政治这都是不够的，只好我们也用经济来抵制他们。但是我们单是说要抵制外货也是不够，因为我们自己的货物不够社会上的分配，假使我们自己没有货而说不用外货，这是事实上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抵制外货，就要自己设法制造货物出来，使本国的工业发达。而要使本国的工业发达，就要有机器、有资本，更重要的就是要有销路。最广大的销路是什么呢？当然是农民。如果农民没有购买力，那末工业决不能发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亦决没有力量来抵制。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使农民有购买力呢？我们应先问农民为什么会这样的

痛苦,农民的八字不好吗,风水不好吗,命运不好吗,不是的,都不是的。这种话是特殊阶级拿来欺骗农民的,麻醉农民的。我们大家要知道,农民所以痛〔苦〕的原因,一为帝国主义之侵略,一为封建势力之剥削,一为苛捐杂税重租重税等盘剥,所以农民才有这样的痛苦。我们现在要使农民有购买力,首先则要将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废止,将水灾兵灾旱灾等救济,这样农民才有购买力,工业也可发达,那末帝国主义亦从此就可以打倒,所以要打倒帝国主义也是要靠农民的力量。

第三点,国民革命成功后要怎样才可进到社会革命,这桩事我们现在就要想出方法来,不要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来想办法,本来资本家之存在,不仅靠资本之雄厚,其主要还是靠政权。所以我们要防止资本家的生产,就要使国民革命成功后的政权不致被资产阶级拿到,而落到大多数的农工手里。那末大资本家、大地主决不会产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大工厂、大农场,使一切生产与国家的政权不致被大资本家、大地主统治。这样做去就可以和平的由国民革命进步到社会革命,不至于发生大资本家、大地主。故中国国民革命进步到社会革命的上去,也是要农民的力量。

国民革命有三点对及意义:

- 一、消灭国内的封建势力;
- 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 三、由国民革命进步到社会革命;

但这三个目的要达到,只有靠农民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说国民革命若不得到农民参加决不会成功,但农民不参加国民革命亦不能得到解放,所以国民革命与农民是有很密切

的关系。兄弟最后希望诸位同志回到乡村里努力扩大农民组织，参加国民革命，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因此我们高呼：

**农工团结起来！**

**打倒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消灭一切封建的恶劣势力！**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革命！**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谋自己的利益！**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2月28日第8期第2至3版）



#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 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二月)

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轻视的我们，此次因组织了农民协会，才能在江西政治中心地点——南昌开我们庄严伟大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满脚尿粪臭被人视为一文不值的江西农民挺起身来向社会表现自己力量的第一次。我们农民在数量上，虽然占了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这样多数的农民，却只是人间最可怜的奴隶；我们虽然种了许多稻子麦子，但是我们不能吃一顿好饭，且有终岁不得一饱的；我们虽然种了许多棉花苧麻，但是我们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且有许多因没衣服穿而寒冷欲死的；我们虽然出了许多捐税，但这些捐税并不用在农民身上；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变成了“文盲”。我们对社会虽然尽了很重大的义务——社会是我们用锄头掘出来的，用犁头耕出来的——但我们得到社会的待遇，只是不可忍受的欺压、剥削、轻蔑。在政治上我们没有发言权；在社会上我们没有地位。一个小小官吏——就说是一个警察所的巡官罢，一个衙门里的差役，都可以任意斥骂我们、鞭打我们，受了打骂我们还不敢声诉一句。对于地主财翁之重租剥削，重利盘剥，土豪劣绅的寻事敲诈，贪官污吏之借

端苛索，其痛苦更难可胜数。我们两个肩头上担负人间一切苦痛，所有幸福与快乐我们都没有享受过。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我们也知道了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这就是要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我们农民的炮台，是我们农民利益的保障。只有我们自己的农民协会发展并巩固起来，才能使我们从千万斤重的磐石底下翻一个转身！

江西农民久受军阀压迫，一旦闻革命军到来即出死力帮助，如做侦探、引路、输送军需供给饮食各种工作。尤以永修农友，不畏危险出来掘铁轨，以致牺牲两个农友。农民为什么要帮助革命军？是晓得革命军来了一切痛苦得逐渐解除。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还没有打倒，农民要求的利益自然不能完全得到，还要继续帮助革命军去作第二次北伐，铲除奉系军阀。不过我们本身的要求仍然要提出来，并促其实现。如减租、减息、减税等。因为肚子饿了，是无力量去革命的。要革命至少要身上有件布衣服穿口里有碗糙米饭吃。

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手创的党，孙总理手定的工农政策乃代表工农利益、领导农工去革命的政策。我们农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竭诚拥护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但要求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上去进行工作，实行总理的农工政策；当拥护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对于革命政府，我们农民是怀着很大的希望的。过去省政府虽然做了一些于农民有利益的事情——如明令禁止重利





盘剥，替省协筹款。但对于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处置，未免过于姑息。如星子县长何翼剑，摧残农民协会，殴打省协特派员，叛迹昭著。经星子各界请求严办，然政府始终置之度外，而不采取严厉的处置，致酿成杀人惨案。我们希望政府能极严厉地惩办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因为他们是我们农民的仇敌，同时也是革命途上的障碍物。

我们也很明白，国民革命光是农民来干是难得成功的，必定要各阶级的民众都来参加才有胜利的把握。所以我们要与我们的兄弟——工人联合，并要和我们的朋友——商学兵各界联合。我们□多被压迫的民众紧密的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进攻，并将他们打倒。

我们今日站起身来，向社会要求恢复我们人的地位，取回我们失去了的权利；同时，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参加革命斗争，以求民族的和本身的解放。

在庄严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致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打倒压迫农民的大地主！

江西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1至2版）

#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拥护国民党农民政纲议决草案

(一九二七年二月)

大会听了省党部农民部王礼锡同志关于农民政策报告后,特决议如下。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案,及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联席会决定关于农民的新政纲,大会认为均能代表农民利益说话,而尤以此次中央联席会关于农民的新政纲,更能适合目前农民群众的需要。此新政纲完全实现之日,即封建制度在乡村的基础根本消灭之时。本会一致决议愿率江西全省农民群众十分热烈的拥护,并愿与全国的农民群众共同努力,以求此新政纲的早日实现。

同时,大会对于本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认为完全基于解放农民的精神,而尤适合本省农民客观的实际的需要。大会要求江西省党部及省政府从速执行这个决议案。我们拥护党部及政府,同时要求党部及政府要顾全我们大多数被压迫最痛苦的农民之利益,决然的使这些决议能够全部兑现。

一致要求国民政府实现中央联席会议关于农案的新政

纲，一致要求江西省党部省政府实现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3日第3期第4版)



#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 大会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二月)

## 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大会听了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同志的政治报告后，特决议如下：

(一)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共同宰割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其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起来，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现在世界的革命只有两种形式，一是产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这两种革命，其形式虽异，其共同的目的则为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

在目前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欲结成联合战线向中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必须巩固自己国内的革命势力，同时和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俄及各国无产阶级、世界一切弱小民族结成极巩固的联合战线，向着帝国主义进攻，才可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

(二)自从革命军兴师北伐，先后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国民政府已据有中国南部及长江流域各省，中国的革命势力确已得到了一个相当的胜利。然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



在调兵遣将，要以武力来镇压。中国野心勃勃的奉系军阀也至死不悟，还想和革命军作最后的顽抗。同时还有反动派（自帝国主义者以至乡村的土豪劣绅）尚在跃跃欲动以阻碍势力之前进。因此革命的民众必须起来，努力做打倒英国帝国主义、肃清奉系军阀势力的工作，以统一中国，尤须拥护国民政府，巩固领导革命的总机关。大会认定，拥护国民政府军是农民目下唯一的责任。

（三）在本省方面，虽然反动军阀已经打倒了，省政府也正式成立了，然而人民的痛苦并未完全解除，还有不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各地破坏农民协会，大肆反动。这是江西还在一个坏而转入建设底时期。在这时期内，我们农民须特别努力，赶快团结起来，帮助督促政府实现各种有利于民众的主张，以严厉的手段制止一般反革命派的活动。

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联合战线万岁！

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江西省政府！

实现民众利益！

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

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3日第3期第4版）

## 会务总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方志敏同志会务总报告之后，经过郑重的考虑，

决议于下：

大会对于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三个月内指挥各处工作，使协会组织由六县发展到五十四县，会员人数由五万发展到三十余万，并随时纠正各地工作的错误，这层，大会认为相当的满意。但现在各县协会尚属初步组织，错误幼稚的地方还是很多，此等错误幼稚的地方，若不急行改正过来将影响全省协会健全的发展，甚属危险。为求各级协会本身的发展（和）健全起见，各级协会应即执行下列各事：

一、省农民协会为全省协会之总机关，内部组织应该完备，方能指挥裕如。过去筹备处的内部组织太不完备了，以致对于各地协会工作只有零碎的指导与纠正，而没有整个的指导与全部计划。尤其关于宣传工作，做得太不充分了，出版书报太少了。以后省农协会的内部组织应该充实起来，应该定好全盘的计划，对于各级协会工作应该予以整个的详尽的指导。同时要预算许多浅显的书报，充分的供给全省农友阅读。

二、各县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组织协会之先，未有充分的宣传，致有许多会员入了会还不明白协会是甚么一回事。有些□□□□协会，以后县区协会负责人，组织□□协会先须做一番充分的宣传工作，务使每个会员都明白协会之意义，及加入协会后应有之工作和任务。如此，一个会员加入就有一个会员作用，而不至有名无实。

三、过去各县发生一种普遍的错误，就是专注重数量之发展，而不注重质量之炼煅。自许多县协，在不见〔久〕以前，不过时〔是〕数百人，现在就有了数千人。这种过速的数量发展，要是我们力量一下招呼不来，就可使大部分□□发落于土豪劣绅



或反动分子手里，整个的农会因之分裂，这是再危险不过的。九江、丰城、临川等县，就发现了这种危险现象。以后应逐渐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如力量不够时，尽可先组织附近区域协会，再及其余区域，不可一时妄图全部的发展。

四、过于依赖政治，一方可以使协会会员不认识自己的力量，而丧失协会重大的作用；一方政治势力不见得可靠，容易失败。在过去，各地发生事件，协会不晓得设法使全体会员自己起来解决，而只晓得用公函或呈文，要官厅去解决，这是很不好的。以后协会应用会员自身的力量，去解决一切困难问题，除非不得已时，我们不要〔妄〕想借（价）用政治的势力。

五、各县协会太缺乏调查工作了。这样可使该县协会之行动无所标准。同时，省【协会】因得不到各地的调查报告，亦无以决定某时期中应采取的策略及提出适当的口号，这很可妨害工作的进行。此后各级协会，应多做调查工作，根据调查结果□□定进行方针，才能免掉错误。

六、在从前有一种毛病，使分协会级奄奄无生气且日趋死僵，这就是各级协会太没有留意协会的经常工作。经常工作是些什么？就是会员要求协会替他们做的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情。如每个乡□要办学校、设俱乐部、解决纠纷等等事项，〔这〕一些事情□多了，可以使会员与协会发生一种很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给会外农友看到协会能给与许多实际的利益，而来要求加入。以后协会应注意其经常工作。如果对这种工作忽略了，这个协会就可以断定其没有希望。同时省协考查各级协会的成绩，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协会到底替农友做了那些事情。



七、因为各级协会不注意经常工作，弄成会员与协会的关系毫不密切。这样下去将使协会成为一个无群众的空架壳。以后各级协会务须与会员始终(结)成密切的关系，使会员感觉一刻脱离协会就不能有兴趣的生活。

八、同时，各县协会与省协会之关系亦不密切。这就是没有经常的详细报告到省，使省无从指导工作。有许多地方，竟自成立协会以来没有一次报告，如萍乡等县。其有报告的县份亦多简而不详，〔尚〕且不确实。各县报告，多臆陈其优点，讳言其缺点。以后各县协会每十天应将该界工作情形详细地、确实地报告省协一次，省协根据报告，迅速地予以正确的指导。

九、要想一个团体的发展与健全，必须有一种森严的纪律，以为维系。伟大的农民团体之存在，尤赖于纪律之森严。纪律愈森严，组织愈严密，便愈有力量。过去各协会还谈不上纪律两个字。以后应整饬我们的组织，森严我们的纪律，凡违反章程规定者，应毫不犹豫地执行纪律，以制裁之。铁的纪律，可以使我们的协会强壮，使全体农友早日得到解放。

十、农民协会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强壮。不经过斗争的协会是不会有力量的。以后省、县协会应努力领导各级协会斗争，无论为经济的或政治的，大的或小的。在斗争中，可以使会员认识组织的意义与重要，并从此学会斗争的方法。但必须注意运用农村的联合战线(之)客观环境，而提出适当的口号与策略，以期取得胜利。

十一、过去很少有会员照章缴纳会费，这样会员将忘记协会、疏离协会。以后应设法使会员照章缴纳会费，数目虽可减



至二、三个铜板，但必按月缴纳，一方维持会内费用，一方提起会员对协会之关心。

十二、统计全省会员占极少数，抛弃占农村人数一半的妇女，不使他们参加协会共同革命，这是我们协会的一个大失。且妇女不加入，证以过去的事实，处处都是以妨害协会之发展。以后应注意农妇运动，同时本会会员都要介绍自己的母亲、妻(室)、姊妹入会。

十三、我们的协会还有些被土豪劣绅把持，我们应从速做肃清土豪劣绅运动，向农友打破土豪劣绅的假面具，宣传他们的罪恶，叫他们滚开，以保持会之尊严神圣。

上列十三项，大会认为应赶快执行，以减少(协)会之危险性，而谋新的进展。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6日第6期第4版)

## 工农大联合决议草案

大会听了朱克靖同志《工农大联合》的报告，特决议如下。

工农阶级是全世界上最受压迫的阶级，工农阶级又是人数最多，而且在生意上占惟一重要地位的阶级。工农的密切联合，不但在力量上可以增大，使工农的解放运动能够得以成功，而且工农阶级相互间的利益，不但绝对没有冲突，并且工人同农民在生意上占同样的地位，二者缺一即不可。因此工农的密切联合，实完成革命、彻底解放工农阶级的惟一保证。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因为农民数量最众，当然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国农民应该确信，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数量不多，然而他团结力量的强固，政治觉悟的深刻，鉴于他在政治上（因为他都在政治中的城市里）、生意上的重要，农民要不是联合他，革命即不能成功。农民应该同他打破一班反动份子离间工农联合的宣传。农民应该知道，农民与工人都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因此应该互相亲爱的联合起来，向一切压迫我们的人进攻，然后才听得着彻底的解放。

工农大联合万岁！

工农阶级解放万岁！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5日第5期第4版）

## 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决议案

大会听了陈克文同志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报告之后，决议如下。

一、农民在数量上、生产上都占着重要的地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若是得不到农民参加，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时，农民若不参加国民革命，亦不能得到解放。因此为自身利益计，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应当努力参加国民革命。

二、农民虽然人数非常之多，但是不组织起来也是不会发生力量的，是不会得到解放的。所以我们农民不可依靠他人，

而要依靠自己。我们要用自己组织的力量谋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说要赶快发展并巩固我们的农民协会。

三、农民为自身利益而参加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农民当然要为自身利益而争斗。另一方面，农民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应该毫无疑问的拥护农民利益，应该根据国民党最近的政纲，切实给予农民以他所要求的东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得着农民的积极帮助及拥护，才能够使国民革命得以彻底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农民解放万岁！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2月27日第7期第3至4版）

## 农民协会与各方面关系决议案

农民协会是农民本身的组织，自有其独立之系统。本大会根据革命政府第一次对农民运动宣言（此种农民协会之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及第二次宣言（农民协会之性质系完全独立之法定团体）议决：凡各级农民协会批准成立或解散之权，属于农民协会上级机关，任何团体不得加以干涉或拘束，以保持其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7日第7期第4版）

## 肃清土匪问题草案

江西数十年来，因受北洋军阀之蹂躏，造成今日土匪遍地的世界，如赣西、袁州、临川各处，劫杀、抢掠时有所闻，因之人民行居均感危险。肃清土匪，现在成为江西农民以及一般民众目前迫切的要求。但我们可以分开二方面，即土匪系兵溃军集伙而成者，应请政府速予派兵剿办；其系农民因失业为生活所迫而流为匪者，除请兵剿办外，仍极力改良农村的组织，提高农民的生活，使他们不致失业。已失业者，俟其能恢复其职业。同时我们要求武装农民自卫乡里，并保卫国家。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7日第7期第4版）

## 扩大对英经济绝交议案

英帝国主义者为中国民族之死敌，更为中国农民痛苦之根源。我们农民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反英运动。现在英帝国主义者见其长江流域之势力已经动摇，手忙足乱不知所措，乃不惜尽露其狰狞面孔，无故屠杀汉浔同胞。我们对此死敌，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倒。

对英经济绝交，以后省农民协会应领导全省农友不买英国货，不供给英国人食物，直到打倒英帝国主义而后已。

决议案起草委员提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统一农民协会组织决议案

各县、区、乡农民协会，须经省农民协会之批准方能成立，并须受省农民协会之指挥监督，否则即认其非法组织，省农民协会得用其权力解散，以保持农民协会组织之统一。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统一度量衡决议案

农民因度量衡不统一，因之受莫大的痛苦。如大斗大秤。地主用以收入租谷，却以小斗小秤卖出去。在这一出入之间，凭空使农民蒙许多的损失。本大会议决：请求政府在最短期间内，实行统一度量衡制，严禁私自制用盘剥农民。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严禁烟赌决议草案

自北洋军阀包烟贩土聚赌包标之结果，以致社会上烟馆赌厂触目皆是。农民因此而倾家荡产流为匪盗者，实不知凡几。一方面因许多的农民沉醉于烟赌，无形中减少了农村的生产；又一方面更促成农民迅速的破产，增加了失业流氓，以扰乱社会的安宁。大会对此特决议，请求省政府通令各县切

实的严禁烟赌，并规定具体办法严厉执行：

一、准各农民协会直接捉拿烟赌犯，送各该处行政机关究办；

二、督促政府从速制定处罚烟赌犯条例，颁布施行；

三、限期禁绝全省烟赌，违期科以重罚。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报》，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摊派军饷草案

现在政府尚在用兵时期，我们为求革命的胜利，自然应该帮助政府筹集财款，以充军实。但政府筹饷，应根据筹款多、收入遽、而又不使多数人民怨恨为原则。现在据各地报告，各县借款，一班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不论贫苦、富裕一律硬派，故勒索三四元、甚至数角者，农民往往有典当器物、卖去鸡鸭以付款。而劣绅地主不特不摊派，反而因之中饱，结果政府得款不多，收入迟滞，大多数农民又怀疑政府。本大会为使政府与人民合作，及保持政府威信起见，议决：凡十亩以下之贫及□民，应请求政府一律禁止摊派军饷，以示体恤。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报》，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惩办土豪劣绅决议草案

土豪劣绅是与农民利益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是农民唯



一的敌人。其有害于农协工作之进行，固不待言。因此大会对于惩戒土豪劣绅，特决议下列二种办法：

第一、各县农民协会应与县政府、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共同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

第二、对于省党部现在所组织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省农民协会应联合其他团体，要求多推派代表参加。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采用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决议案

为巩固农民协会，保护农民利益，防御反动派破坏起见，大会认为广东农民协会所制定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适于实用本省农民协会采用之，特此决议。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自卫军组织议决案

江西近年以来因军阀穷兵黩武，各县如临川、德安、宁冈等县，时有溃军逃兵及失业的农民相率为匪，为恤于地方农民常受土匪之择扰，不能安居耕种，本大会为使农民得到生活安全起见，议决：凡有匪患及其他有危害农民之各地方，除请政府派兵剿办外，同时各级协会即应组织农民自卫军及义勇队，请求政府无价或廉价拨给枪枝，以保护地方并谋革命后方之

巩固。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版)

## 清除县政积弊草案

现在江西的军阀虽被革命军扫除，但是残留下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仍旧盘据在各县作祟，一切县政积弊并未曾更改。因此农民所受弊欺的痛苦，还是和从前一样。本大会对于县政中一切积弊要求清除。特议决：

- 一、农民协会有代替会员诉讼之权，凡属传票须由该地农民协会代转；
- 二、请求政府明令严禁钱粮征收局额外浮收；
- 三、规定衙门法警人数，每县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名，其薪饷由正款开支，不得藉出票下乡敲索农民酒肉及草鞋钱、传票钱等；
- 四、征校钱粮，应由钱粮局于传票上写已收钱数号码，不得藉故再事勒索。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促成省民会议草案

国民会议就是使封建制度的统治权移交，由人民自主的唯一方法。本大会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议决：在最短期间





内，省农民协会应邀集各民众团体发起省民会议筹备处，促成省民会议之从速召集，以为国民会议之基础。同时并须训令各级协会，做促成县民会议、乡民会议之运动，将一切的政治权力交由革命的民众接收，务使反动派在政治上不能活动以破坏革命。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至4版）

### 确定农民协会经费决议案

农民协会经费若不确定，农民运动自不利于发展。本大会为使农运扩大、革命势力巩固起见，对于农民协会经费，依照湖南先例，议决如下：

- 一、省农民协会经费，由省政府津贴之；
- 二、各县农民协会经费，由县政府在正税项下拨给：一等县每月四百元；二等县每月三百二十元；三等县每月二百八十元。惟此种等级之规定，由省农民协会规定，省政府令县政府照拨。
- 三、各区乡农民协会之经费，除由县农民协会酌量津贴外，由接收地方庵产及其他公款补充之。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版）

### 取缔高利贷草案

现在江西各县普通的利息虽不算高，然三四分利息的亦

复不少，有的竟高至七分、八分。尤其是到青黄不接或银根紧急之时，一般大地主及拥有资财的富翁提高利息到一倍以上。如象印子钱加一老利借新谷等以图厚利。贫苦的农民因此债台高筑，拖累重重、典当器物、变卖家产、卖妻鬻子、逃走自杀者不可胜计。我们为救济农友起见，一致决议：自民国十六年起，根据中国国民党最近联席会议（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之决议案，实行减息，取消息与租，并根据中国国民党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废除父债子偿制度。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7日第7期第4版）

## 农村妇女问题草案

中国的妇女在封建社会之下受礼教纲常名分种种束缚，围困在重重压迫的地狱中。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以及一切的权利尽被剥削，尤以农村中的妇女更甚。他们每日在家道中除牛马般的炊爨、抚养儿女、料理家务以及一切繁琐事外，有许多的地方还要去打柴耕种与男子操同等的工作。可是他们所享的权利，连家政亦不敢过问，这种现象乃是在今日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下的结果，不然农村妇女要（是）得到解放〕，必定要使现在的农业经济得到一个新的进展。本大会为使妇女得到解放起见，除督促政府实行中国国民党对于妇女的议决案外，更提出下列的几个具体的办法：

一、极力宣传农村中的妇女，使他们加入农民协会；

- 二、各级农民协会设立妇女部，以领导他们参加乡村中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斗争，引起他们要求本身的解放；
- 三、农民协会所办的学校应收纳妇女；
- 四、女工与男工操同样工作时，应得相等的工资；
- 五、严禁虐待童养媳媳妇及溺毙女孩、穿耳包脚等；
- 六、婚姻须得女子之同意，反对卖买制度，取消聘金制；
- 七、再婚妇在社会上须一律待遇，不得蔑视；
- 八、凡会员均不得虐待其妻子。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7日第7期第4版）

## 保护森林决议案

江西频年以来，受水旱灾的损失甚巨，其原因固多，但各地童山濯濯没有森林以资空气之调节，实为其最大原因。本大会议决：

- 一、各地已有之森林，农民协会应极力保护，不准任何人自由盗伐及伤害之；
- 二、凡属本会会员，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旧历二月廿日）每人须植树十株。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8日第8期第3版）

## 改良雇农生活决议案

雇农自己得不到土地耕种，而售其劳力于他人，所以他们

的痛苦，比任何农民都更深切。他们每日的工作，自早至晚至少要做十四、五小时以上，遇到假期，又没有休息。而所得工资除自己差足温饱外，丝毫不能赡养家室。本大会为使雇农减少痛苦起见，议决：

- 一、雇农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以上；
- 二、雇农工资，按照各地方情形酌量增加；
- 三、凡在假期以及各种纪念日，应照例休息，工资仍照发；
- 四、雇农如因有病疾时，药资应由东主供给，且在疾病时期中不得扣除工资；
- 五、东主不得无故辞退雇农，如有特别原因亦必须得农民协会之同意。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8日第8期第3版）

## 整顿水利草案

日前江西农民，在沿江一带受水灾的影响，损失至巨。在春夏之交，河水暴涨，数百里成为泽国，非特禾苗荡尽，屋宇人畜被淹毙者，亦复不少。及至冬间，河水涸竭，而又赤地千里，无水灌溉。本大会议决：对于整顿水利，除积极的使各地农民协会就原有堤坝广植森林以固堤基外，应请政府转饬全省水利局，迅速疏浚河道，修理堤坝及开凿水沟等，以防御水灾。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合作社草案

农民散居在各乡村间，他们购买日常用物及卖售农产品，必须到城市中去，不特受商人之垄断盘剥，而且耗费时日；又因缺乏资本，必须向地主富翁告贷，受他们的高利榨取。合作社是一种经济组织，对于上说各种弊害均可使之免除。如组织贩卖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确能收集零售农产品直接运往市场上贩卖，免去奸商垄断物价之损失，直接由市场上购回货物，到乡间去廉价卖给于农民，不被商人赚去钱。又如信用合作社，农民确能用微小的利息借得资本，不致被地主富翁高利之盘剥。本大会为使农民减少受经济压迫之痛苦，议决：对于各种合作社，应极力对各农友宣传，使每个农友都能明白合作社的利益，热心去提倡实行，一方将地方积□及□款，请求政府拨给农民协会作各种合作社之基金。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版）

## 减轻田租议决案

现在各地租率虽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被地主剥削夺去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农友一年牛马一般的工作，连粗衣淡饭也不得温饱。本大会为提高农友生活及减少农友痛苦，议决：

一、自民国十六年起，依照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决议案，

- 一律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
- 二、水旱虫灾等荒年，概行免付田租；
- 三、佃农除依规定租额还租外，对于地主一切陋规，如押租、预租(?)及供给酒肉等苛例，一概废除；
- 四、地主不得任意收回佃农田地，如有特别原因，亦必须得农民协会的同意。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版)

### 开垦荒地荒山决议案

各地官荒、荒山、荒州、野塘及荒地等，应归农民协会接收，分配于无地贫农开垦。如有业主管理者，限其在半年以内开垦，否则农民协会得派人收管开垦之。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版)

### 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

现在革命尚在用兵时期，帝国主义者军阀未曾打倒，政府为使革命基础巩固，统一中国，自非有大宗财款应用不可。本大会为拥护政府，在继续革命战争的时期中，当然不能废除一切捐税。但是：

- 一、政府所征收捐税必须完全用于正当用途，绝对禁止浪费、贪官污吏之中饱、及例外征收；

二、要求省政府于最短期间设法废除盐斤加价，以顾全农民生计；

三、禁止户宰家酿征税。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版）

## 农村娱乐草案

农民一年到底，手胼足胝，劳苦异常。他们每因工作之后【没】有正当的娱乐，以调剂他们枯燥的生活，往往聚集数人作不正当之行为，如赌博、吃烟等，此种行为不但不能使农民得到正当娱乐，而且耗时伤财，反有害于农民。本大会为使农民工作日后得到娱乐，以调剂其精神起见，议决：各级农民协会均应设法附设俱乐部，张贴美丽图书、画报、农产品各种标准图，一切娱乐器具，如足球、棋子、琴、笛等以供农民之观赏。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声援上海罢工工友通电

上海罢工工友均鉴：你们为援助革命军而举行数十万人的大罢工，此种奋斗精神，本大会表示深切的同情，愿继续奋斗直至打倒军阀而后已。本大会当领率江西三十万有组织的

农民为你们后盾。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叩。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

## 致农民国际书

农民国际诸同志：

现在全世界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只有我们农民阶级，尤其是中国的农民。我们一方面受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方面更受着军阀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兵匪的剥削，其痛苦实不堪言状。

中国的农民，以及世界的农民，他们虽然是受着如此的痛苦，但是他们现在已知道他们痛苦的由来，而起来谋解除他们的痛苦的方法了。近几年来世界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农民运动的开始发展（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民都知道组织农民协会，全国有组织的农民，不下五百万之数）。而有如此惊人的成绩，更足以使一般压迫阶级见了会不寒而栗。

农民国际便是为全世界全体农民群众谋解放、谋幸福的一个唯一的组织。我们听了农民国际代表达尔汉洛夫同志的报告，知道了现在全世界农民解放斗争的实际情形及其最近的发展，更是令我们相信，农民国际是领导全世界被压迫农民群众从事解放斗争的一个实际行动的总机关。只有全世界的农民一致的加入这个国际，并接受这个国际的指导，才能达到农民解放的最后成功。



本大会是江西全省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奋斗的结果，我们除了一致议决加入农民国际接受你们的指导外，并愿率二千五百万的江西农民，一致的拥护农民国际及一切决议，务使全世界的农民于最短的期间，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谨致革命的敬礼！并欢呼：

江西农民解放万岁！

中国农民解放万岁！

世界农民解放万岁！

###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叩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2版）



#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 代表大会会议规则

- 第一条 本会议主席团五人，由大会推举之。
- 第二条 本会议秘书处秉承主席团办理本会一切会务，其办事细则另定之。
- 第三条 本会议事日程由秘书处拟呈主席团核定之。
- 第四条 凡各代表须得自县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或各路办事处〔之〕证明，经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发给出席证者，方有表决权。凡有过半数代表出席，则为正式会议。每一代表有一表决权。
- 第五条 各种议案经出席代表过半数之通过即为决议案。
- 第六条 凡临时提案，须有三人以上之附议方得成立议案，由主席交大会讨论。
- 第七条 讨论某一议案时，每代表发言以三次为限，但每次不得过十分钟。
- 第八条 代表发言时，须起立报号呼主席，如有两人同时言，由主席定其先后。
- 第九条 议案表决法，由主席临时定之。
- 第十条 会场秩序，由主席维持，如有扰乱秩序者，由主席派人扶出会场，再提交大会惩戒。

- 第十一条 表决议案,如赞否人数相等时,则取决于主席。
- 第十二条 会议时间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但遇必要时,主席得延长之。
- 第十三条 会议时,各代表非有要故不得离席。如离席时,须经主席特准。
- 第十四条 省协筹备处执行委员得参加会议,但只有发言权。
- 第十五条 代表缺席,顾问主席团假知,不请假继续三次缺席者,停止〔其〕代表资格。
- 第十六条 本规则经大会通过后即发生效力。

旁听规则:

- 一、旁【听】者须得各级农民协会或社会团体之介绍;
- 二、旁听者必须遵守会场规则;
- 三、旁听者不得有妨碍会场举动;
- 四、必要时主席团得令旁听者退席。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1日第1期第2版)

## 附: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代表履历调查表

- 一、姓名
- 二、年龄
- 三、籍贯
- 四、性别
- 五、经济地位

(农民则填算多少)

六、职业

(是知识分子或工业工人或商人或佃农或雇农或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或小地主)

七、是做内部工作的抑做实际工作的

八、未做农民运动之前做何种工作

九、家中人口多少

十、受过何种教育

十一、在社会上占何种地位

十二、你是长于演说还是长于做文呢



#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

- 一，本代表大会以各县出席代表组织之。
- 二，本大会代表须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认为合格始能出席。
- 三，本大会预备推举五人，组织主席团。
- 四，主席团之下设秘书处及各种委员。
- 五，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指挥下列各股人员工作(其办  
细则另定之)。
  - 甲，编辑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
  - 乙，速记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
  - 丙，文书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一人。
  - 丁，会计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一人。
  - 戊，庶务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三人。
  - 己，招待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五人。
  - 庚，游艺股 设主任一人，干事八人。
- 六，各种委员会内分：
  - 甲，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 乙，报告审查委员会五人。
  - 丙，提案审查委员会五人。

- 丁,宣言起草委员会三人。
- 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三人。
- 己,预算决算审查委员会三人。
- 七,本代表大会组织系统如下:(略)
- 八,除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招待股干事由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推定人员担任外,其余概由本大会推举之。
- 九,本大会各股办事人得酌支津贴费。
- 十,本组织法经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常务委员会通过执行。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1日第1期第2版)

### 附一: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手续

- 一、组织农民协会,必须使每个农友明白农民协会的宗旨及农民协会的利益,故此未着手组织之先一定要做一番宣传工夫。
- 二、经过宣传之后,该地农友大致上都明白了、都愿意加入农民协会了,然后召集已经愿入协会的农友再作进一步的宣传,此时已可同时举出该乡农民协会的筹备员(不限一人)。
- 三、筹备员举出来之后,将省协会所编的报告表(一)详细仔细的看过,再召集各农友一项一项的征求公意,按照表的格式详细填写,填好了、即以该乡筹备员



的名义、及会员名册、会员入会志愿书、限在(申请书)之内、报告省农民协会(如该乡之上已有区县协会及办事处成立,即须由区县办事处转呈)。

四、省农民协会接到是项申请书之后,即时加以考虑。如认为不合时,自然不合之处逐点批驳。如此则该乡协会暂时不能成立了。如省协会认为妥洽,即有一(批准成立通知书)寄交该乡协会筹备员。

五、该乡协会筹备员接到省农民协会(或由办事处县区农民协会转至)批准成立通知书,知道该筹备会经已批准,于是择定日期,召集该乡全体会员大会,选举正式职员。职员选出后,筹备员名义即应取消。选出之职员组织该乡协会执行委员会,以执行委员会名义,将成立大会详情(有式样)报告于省农民协会(有县区协会及办事处者由上级转),并附报告表(二)。

六、省农民协会接到该乡(成立农民协会)报告书及报告表(二)后,如认与章程为□谬之点、即着令修正或收回以前之批准,取消其成立。如此则该乡会虽然经第一度之批准及已开成立大会,如发觉不妥之处,仍然可以无效也。至省协会认为妥洽,即复有一(颁发旗印通知书),交县协会由县协会颁发旗印。

七、旗印颁发之后,该乡协会始得算正式成立。惟成立后必须遵守本会章程,服从一切决议规例,执行命令,否则仍有改组或解散之虞。

八、该乡接到协会颁发之通知书,即往县协会领旗印,遵

章启用,并将启用日期报告省农民协会(有上级者由上级转)备案。

九、区农民协会之组织,必须经过一筹备期间,由各乡举出筹备员报告省协会察核,如准予组织,然后由各筹备员召集各乡代表,选举职员成立区会。如该处已有县会成立,仍归县会主持,惟事前必须经过省协会之核准。

十、县协会之组织,必定该县行政区已有三个区农会之成立,经省农会之考虑,认为有成立县协会之必要,即着各县推选筹备员若干人,由省协会加委,或由省协会直接委定若干人为该县筹备员,设立筹备处。经过至一个月的筹备期间,由省协会指导之下,定期召集该县会员代表,选举职员,正式成立。

十一、县协会之旗印,由省协颁发。

组织农民协会申请书,

报告表(一),

成立农民协会报告书,

报告表(二),

启用旗印报告书(以上五种省农民协会均已印备函索即寄)。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1927年3月2日第10期第3至第4版)





## 附二：江西省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

(第一次大会认广东省农协会所决定之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适于实用故决议采用之)

### 宗 旨

- 一、为巩固农民协会保护农民利益、防御外来侵略起见，江西农民协会得根据政府第一次宣言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

### 组 织

- 二、农民自卫军之组织，须依照各级协会而组成各级之农民自卫军。

- 三、农民自卫军组织的基本单位为乡农民自卫军。

- 四、各乡农民自卫军联合组织区农民自卫军，其名称即以该区名名之。

(说明)为便利操练起见，凡有六个乡以上之区农民自卫军，分为□个以上之区分队，但仍归该区指挥。

- 五、县农民自卫军，为综合该县各区农民自卫军组织之。

(说明)为操练及指挥上便利起见凡包含八个区农民协会以上之县农民协会可以按照当地情形组织两个以上之农民自卫军支队。

六、依照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编制农民自卫军之基本组织，如乡农民自卫军、区农民自卫军及其区分队，县农民自卫军及其支队，其编制形式分为分队、小队、中队及大队团：

(甲)每十人至十五人成一分队，

(乙)每两分队至四分队成一小队，

(丙)每两小队至四小队成一中队，

(丁)每两中队至四中队成一大队，

(戊)每两大队至四大队成一团。

(说明)以上编制的形式必须注意估计农民协会现组织的实情然后编定。

七、为便利农民协会调遣农民自卫军帮助邻县或邻区起见，将农民自卫军每个基本组织中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农民自卫军警备队，专任留守防卫本乡本区本县；第二组为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得由各级农民协会调往本县他乡、他区，有必要时且可由省农民协会调往他县。第一组农民自卫军警备队有必要时亦有作战之义务，但不得调往乡区及他县。为集中全省农民自卫军的工作起见，省农民协会应设立军事部，各县农民自卫军均受其指挥。第二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的经费由农民协会担任。

## 训 练

八、第二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平时每星期操练一次，每次以两点钟为限，并须规定操练课程；每月召集全

区农民自卫军全体会操两次；战时各乡农民自卫军每星期会操一次，每次三点钟；全区每月一次。第二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四个月全县会操一次，每次以四日为期。

九、各级农民自卫军之指挥者由各级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任命之。

十、各级农民自卫军之指挥者，如该管之队对之大多表示不满意时，可向上级农民协会委员会请求撤换。

十一、各级农民自卫军之指挥者应为各级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十二、各级农民自卫军之下级干部，由各级农民自卫军之指挥者直接任命之。

十三、各级农民自卫军队员限于农民协会之会员。

十四、各乡农会会员，至少百分之十五的精壮男子须加入农民自卫军警备队，百分之五须加入农民自卫军义勇队。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3月2日第10期第3版）

# 论农民的解放

亦 生

农民的解放问题，谁都知道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农民解放的要求是什么？怎样去正当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这是很少的人去注意。纵便有去注意的人，也至多不过口头赞成，心里实在不愿意去解决。因此我们便要提出这问题来和大家诚恳地讨论。

## (一) 农民解放的要求

农民解放的要求是些什么？这虽然是各省、区有个大小的区别，然而在整个的日趋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农民的积极的要求不外是下面这几种：

- 一，在经济上要求减轻租谷，减轻利息，与〔及〕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 二，在政治上要求乡村的地方自治，反对一斑万恶的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鱼肉人民；
- 三，再进一步使农业生产的方法进步，生产力增高。

## (二) 这种要求是否过奢

农民的要求既如上述，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此种要求是



否过奢，至于变成一种空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先要明白农民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我们知道，农民是人类中的一个最多量和能力（生产力）最大的阶级，同时又是社会中具有最大购买能力者。目前世界上无论那个都市、乡村的一切繁华，一切供养，都是从农民的身上〔剥〕削而出来的。一切的物品都是含有农民血汗的原素。由一个好几千年来传下来、没有大变动的秩序者，是由于农民身上大盘剥的结果（或直言：一个社会的存在没有农民是不可能的），这都不是过甚的话。我们既然知道农民阶级是有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功高的，为什么农民提出此凡是人种类都应该平等享受的、而且是使全人类都向着幸福之运的要求，而说是过奢或为空想不可能的事呢？

### （三）怎样去解决中国农民问题

凡是熟老中国历史的人，他必定知道每一个朝代的兴替都是农民要求解放的苦斗，都是农民对封建地主作战的记述。然而农民在过去奋斗的结果都是被新兴的封建主骗诈，只有造成新封建的统治，结果是朝代循环不已的兴亡，而农民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廿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的农民问题，仍有新的和前代不同的意义。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若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或如各朝代皇帝得天下后丰大赦（免租）一样给农民眼前以少许的利益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是要要求：

第一，实现农民目前所提出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案；

第二，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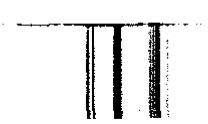
第三，把土地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只有这样，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同时也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后中国的革命问题才能够彻底成功。

#### (四)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农民问题

本党是一个以拥护农工利益的政党，拥护农工政策是孙总理早定下的对内的两大政策。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农民的政策，已能代表农民利益说话。尤其是最近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所定关于农民的新政纲，很能够切适于今日中国农民群众实际的需要。我们希望全国的农民群众，要一致的拥护并要求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及最近中央会议关于农民的新政纲，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要从速实现本党保护农民利益唯一的政策及这个新政纲。

#### (五)结 论

- 由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下面这些明确〔的〕概念
- 一，中国农民□□□要求是一致的。这种要求的条件并不是过奢而有实现的可能；
  - 二，农民问题正确的解决后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
  - 三，总理所定之农工政策是保护农工利益唯一的政策。最近中央联席会议关于农民的新政纲，是□适合于中国农民群众目前的实际要求；
  - 四，农民要达到解放的最后成功，必须亲密的和工人联



合,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联合;

五,凡是对农民解放口头上赞成,而客观的行动相反者,那并不真正能够去拥护农民的利益,那便是机会主义者,不是我们农民的好朋友,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原载《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  
日刊》,1927年2月24日第4期第2版)



# 农民运动的方法

国 藩

农民运动,是一种最重要的工作;同时又是一种最难的工作。若是没有妥善的方法,便不能使农民运动做到成功的路上去,而必致失败。所以做农民运动者应十二分的注意去研究农民运动的方法。现分为几层来谈谈。

## 一、调 查

调查应为农民运动之第一步。江西农民运动,最缺乏调查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没有调查,我们就不知道农民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就没有宣传的材料,我们就不知道农村的经济政治形势,就没有解除农民痛苦的方法。所以自后,各地工作同志,应极力做调查工作。

调查的范围,可分下列几种:

一、农村经济情形:(租率,农民成份之分析,利率田赋,及其他等项,包括在内。)

二、农村政治形势:(族政、乡政、县政及其他等项,都包括在内。)

三、农村教育形势:(私塾、小学数目、学生、经济地位、课程及其他等项包括在内。)





#### 四、农民各种特别的痛苦：

依列四种范围，我们去进行调查，当然每种之内，又可分出很多细的节目。

调查之后，须有统计，就是把各种参差不齐的情形，统统列出来。这样，才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与策略，应当注重那一方面。再则，又把各种参差不齐的情形，平均一下，以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而定下一个普遍的原则——策略。

今把几种重要的调查表格列于后。（各地可翻印）

#### 农村经济调查表

一、村名县名府名

二、地方之记述（山地平原河流森林等）地质水利

三、耕作地之大小概况

四、公地私地及政府发地

五、农村中或农村附近有无荒地并属于何人

六、居民之数量（男女与小孩）

七、作家(?)之数量

八、耕地种类之分配

九、最近五年至十年之间种地有变更否并及其原因

十、一亩所出之最高额（米麦等）并其所用农具

十一、耕作之技术（即种地方法）

A、农村行活(?)之工具

B、耕畜之利用

C、肥料之采取

D、行水方法

十二、各地农民分析之多寡(按大农中农小农与苦农)

十三、农村中四级农民之经济性别

.....

(原载江西农民协会机关刊物《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创刊号,1927年3月20日印)



# 报告农运同志一个新闻

国 藩

同志们：

现在江西已发生一阵绝大风潮，全国也是一样。这种风潮，就是左右派之争斗。

国民党内有左右派，已在总理未逝世之前，左右派之争斗亦已开始，不过，这次的争斗，特别较大。有的同志，以为这是不幸的现象，以为这是可悲的现象。

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革命潮流猛急的进程中，一定会有一小部分人赶不及而落伍，这落伍，就可说是右派。这种落伍的右派，是革命进攻的障碍，为着要使革命进攻，所以就要铲除这些障碍，就是要打倒右派，而发生现在的这种斗争，是革命的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应有的。这种斗争的结束，一定是代表多数穷人的左派得胜，落伍的右派，一定是被淘汰的，并且因此我们的党更有力量，更进步，国民革命更快成功，更有保障。

现在的江西省党部，是非法的，因为它是违背总章而成立的，是反动的；因为它摧残农工有很多事实证明。（见〔荻〕零同志“我们的时代”一文。）

现在省农民协会，已表明了态度，向非法的、右派的、反动

的、摧残工农的假省党部进攻了。望各地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切勿忧疑，下一个决心，绝对不容右派之活动，并非将其消灭不可。

同志们啊，前进！前进！胜利已经属于我们了。

请看：

一、中央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已决定“改组江西省党部”。

二、工农商学及黄埔同学会各团体，一致拥护中央全体会议改组江西省党部之决议案。

上推下攻，那有不倒的东西！

（原载江西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创刊号，1927年3月20日印）



# 我们的时代

获 零

现在整个的全省农民运动，正是受着反动派摧残杀戮的时期，尤其是所谓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口头上说革命，行动上却是反革命的右派进攻的时期。不信，请看下列的事实：

九江：九江县党部筹备员许德荃、李振时文游(?)北京，此次来县，借名筹备党务，实际上乃是摧残农工运动为职志……。兹将足资证明该筹备员等为反革命之事实条举如下：

一、劣绅高伯韩，意图侵占赤松官湖农民垦种数百年之命产四千余亩，县党部设立以后，各地劣绅，潜谋复活，高伯韩乃谋充赤松党务特派员，暗集鲸吞公款之劣绅杨万清、谢松亭、谢椿亭及流氓余加玉等数十人，意图推翻赤松各级农民协会，……农运有牵连之讼案，纷至沓来，调查内容，纯系该筹备员主使。

二、谢松亭、谢椿亭，恃富凌人，……已属罪不容诛。该党部筹备员反主使其诬控市党部，及区农协职员。一面输资联络劣绅，串贿流氓、地痞等，专与党部及农协为难。农民不服，扭送其至县署。该党部筹备员，反据谢松亭之请求释放，并训令将区党部职员宣告停职。谢松亭释放出来，扬言：我有县党部援助，官司快要翻身！……。

三、此次农民群众二千四百五十人，因农友周宇海等被高仲韩以抢烟土，来浔请愿，各机关均尊重民意，要求条件，皆予以圆满之答复。独党部筹备处不顾民意，竟敢骂农民为暴徒，不应以传单宣布谢松亭、谢椿亭之罪状。并承认高仲韩撕取市党部及农民协会布告，系受党部筹备处之使令。（最近九江又被反动派纠集流氓打死工人一人）

零都：城西战坛，原系大地主与土豪劣绅假降战开鸾邪说，以勾结军阀及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以压迫农民。故农民恨之者，已非一日。自西初乡协会成立后，遂召集全体会员三四百人，将该战坛没收，作为县区协会址，各界闻之，莫不大快。独党部筹备员谢寿乔、刘赓，当农民没收战坛时，大斥农民不该如此。并云：“幸而未将神龛损失，不然，你们还要施罪！”现闻刘赓等复借办党名义，号召各乡劣绅，假称代表，齐集城中向工农商三界进攻，以图残灭工农势力。

抚州：党务特派员丁国屏，到抚后，土豪劣绅，异常猖獗。破坏农工团结，近更勾结店主饶春伍、易子卿、李梅春等，组织非法商店联合会，和店主包办之商民协会，于三月六日晚，纠集捣乱县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鄱阳：非法省党部监察委员姜伯彰，唆使流氓，枪毙工人一名，伤一名。（详情再待补述。）

丰城电：……三月四日省党部特派员王道莅丰城即有不肖分子熊美焕等以二千元之巨款买动王特派员，又以是日（六日）十二点钟勾结农民协会不肖分子刘秉林徐舒源，王道用党部特派员名义带领武装兵士召集开市民大会解决农民协会纠纷，王特派员即令武装兵士开枪轰击，当伤工友三名、农友一

名、学生三名。

永丰：敝县县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筹备处，突于三月七日，被省党部特派员罗郁芬勾结冒充省党部特派员之宋居仁，反动分子刘纯德、及土豪刘恺龄恺淑等，收流氓二三百人威迫解散……，并将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张国俊等赤体捆吊，游街示威，用洗面水从头洒下(?)，满身淋漓，任情毒打，惨不忍睹。复挟迫县署拘押钟兆禅等四人。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所谓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干的勾当。凡是他们所指为叛徒(?)、流氓(?)负责的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等，没有一处不被其特派员或筹备员所解散、压迫，现在他们不特要用圈定式去造成清一色的右派党部，并且各种民众团体也梦想一手去包办了。呜呼右派之卑劣妄为！

（原载江西农民协会机关刊物《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际》创刊号，1927年3月20日印）

# 反右运动与吾人

櫻 虎

在弥漫长江的火药烟雾中，在劈劈拍拍的枪炮声里，在国民革命猛进时期，在青天白日旗帜底下，国民党内的右派，居然实行叛党了。每度事变，均给我们以新的觉悟，此次右派分子叛党，更给我们以伟大的觉悟！

在这右派反动时期，我们——特别是我们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更应该自行团结起来，要求实行民生主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平均地权。从前的革命，是军事的政治的革命；现在的运动，是救党救国救一切被压迫阶级的运动。这次运动，重心点是由革命军移到站在社会最低级的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工人——了，我们处在最低级社会中，以前受尽帝国军阀官僚的压迫，现在虽悬着青天白日旗帜，满望着解放我们，为我们谋幸福，谁知一班自称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右派，不特不解放我们，为我们谋幸福，反用三民主义来欺骗我们，用军阀的技〔伎〕俩来摧残我们，致令我们的团体不能成立，使党的政策不能实现，我们仍旧受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压迫和欺凌。环境这样逼着我们，我们势必要起来打破此环境。打破此环境，非先消灭保护此环境的恶势力——右派势力——不可。





过去军阀时代的事实，固不必说，即挂着青天白日旗帜的省党部省政府，自成立以来，所行的事，真有令人发指者。如明令取消农民自卫军，无故逮捕吉安办事处主任黄兑，以及省党部特派员在各县勾结土豪劣绅破坏农会，殴杀农运同志。不特如此，他们还倡“反对总理留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散我们的最高机关——省农民协会”、“通缉做农运工作的同志”、“……………”这类怪论调，都是他们日夜计划图谋叛党的预备。我们党内，不幸发现这种叛逆的右派。我们农民，更不幸逢着这班右派分子，从中作祟。从前的革命，系为各界求幸福，我们尚且站在重要的地位，这次的运动，纯系求我们切身的利益，我们更应该为唯一的重心点！

农民运动所以占中国国民革命中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国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因农民苟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之完成。现在军事上虽日见展进，然党内一班所谓稳健分子——右派，竟半途退缩，致革命不能彻底，由停滞而向后转。这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障碍，一方面也是我们农民解放的暗礁。

由此可知我们自己已成为一国的重心，尤其是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万恶的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尚未打倒，又加上假革命的右派速背后攻来，使我们受以前一样的痛苦，甚至乎还要利害些。我们再不能醉沉沉的躲我田间，任他们践踏，受人家的支配。在这样紧张的恶劣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即速觉悟，我们更应该联合我们的兄弟——工人——一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我们应该认识：

(一)右派是反对农民利益欺骗农民的国民党党员；  
(二)左派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国民党党员；  
(三)我们要求解放须拥护革命的左派，去消灭不革命的右派。

这是我们的觉悟，也就是我们刊行反右专号的主旨。我们一齐高呼：

扫除一切封建余孽！

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

拥护革命的左派！

消灭不革命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农民解放万岁！

(江西省农民协会编印《江西农民》第4期  
1927年4月5日)



# 告江西民众书

姜济寰

亲爱的江西同胞们！

抱着无穷的希望，下了极大的决心，而来帮助方从军阀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江西同胞，排除旧的痛苦，图谋新的建设的我，现在竟不能不忍痛的离开你们了，这是如何不幸，如何痛心的事啊！

本来革命的党人，是不知道有什么困难的，只要前途稍有希望，都是要向前奋斗的。可是现在江西的局面太黑暗了，江西的环境太恶劣了，江西的空气太反动了。这许多黑暗，恶劣，反动的事实，都使我不得不离开江西，不得不辞别亲爱的江西民众！亲爱的江西民众们！我在江西的时间虽然很短（江西省政府二月二十成立，二十五日我就建设厅长职，三月十四就离开江西），但是所想到黑暗、恶劣、反动的印象实在太多。种种荒谬的事实，我且不说，现在我只将农工方面几件极重大的事实与建设厅有连带关系，老实告诉你们，你们便知道我离开的理由与苦衷了。

谁也知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求大多数民众的解放与幸福。谁也知道工农阶级是我们革命的基础与主力。我们革命若是忘记了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便失了革命的意义。但



西的剿匪清乡事项，已由省务会议决定由省政府派计划清乡专员主持，原定借第三军的军力担任其事，而反动的江西省党部忽然召集联席会议，将前议推翻，定要拿工农群众的膏血来办省防军，其名是剿匪清乡，其实是要想压迫农工运动，这种用意当然不能掩尽群众的耳目的。

现在江西的局面更黑暗了！江西的环境更恶劣了！江西的空气更反动了！革命的群众被屠杀了！革命的机关被捣毁了！革命的报纸被封闭了！革命的团体被解散了！种种的反革命的倒行逆施，充分的表现了白色的恐怖。我初不料久被军阀摧残压迫的江西，这一回费了无穷的时间，极多的军队，死了上万的人，烧掉了极多的房屋，所得的结果，竟是如此。亲爱的江西民众，你们应该赶快的团结起来，为国民革命而前进，为你们的本身利益，与反动的恶势力决一死战。

（江西省农民协会编印《江西农民》第4期，  
1927年4月5日）

# 读完以后

丘 佃

在反右专号里，我觉得将这篇姜济寰告江西民众书嵌入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济寰同志是省政府的委员之一，现在他因“江西的环境太恶劣了，江西的空气太反动了，这许多的黑暗，恶劣，反动的事实”以致“都是使我不得不离开江西”而赴武汉。我们在这几句沉痛的言辞中，至少也相信姜同志是反对右派把持省党部和省政府！至少他说的话也要比较他人要切切实实！

我们省农民协会，在过去无论什么事情，反动的省党部，都要横加干涉，如各县农民协会的组织，省农民协会自有权能，任何团体，亦不得干涉，而省党部的特派员，硬要去解散县协会，擅委筹备员，有意的去破坏农民协会之独立性。我们要是质问他，他们便是说：“一切权力属于党”，“以党治国”。农民协会的经费，关系农民运动至巨且大。我们要求省政府依照湖南、湖北先例，由各县正税项下拨给。然而省政府则批云，“径送省党部审查”。这些是什么勾当？姜同志告诉我们：“江西反动的省党部，对于江西农民协会，总工会，则加以极无理的干涉，一切农民协会的款项公文，都由省党部转发，不能直接收领，真正江西的革命团体，反要受冒牌的反动的江西省党部

的束缚与压迫!”

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这是总理于民国十三年亲自在广东组织过，后经历次代表大会遵守及国民政府宣言，谁也不能去修正他；农民自卫军不特是保护农民，而且可以维持地方的安宁，在广东已有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他。然而反动的省政府，甘违反总理的政策，不接受党的决议案和国民政府的宣言，硬要下令取消农民自卫军，并以后不得组织，而另外组织什么省防军。我们省农民协会曾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且极力反对省防军之组织（已有呈文到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然而反动的省政府，一概置之不理。为什么省政府要组织省防军而取消农民自卫军？姜同志告诉我们：“江西的剿匪清乡事项，已由省务会议决定由省政府派计划专员主持，原定借第三军的军力担任其事。而反动的江西省党部，忽然召集联席会议，将前议推翻，定要拿工农膏血，来办省防军。其名是剿匪清乡，其实是要想压迫农工运动。这种用意，当然不能掩尽群众的耳目！”

呵！姜同志这篇书，是多么的痛痛快快将反动的右派省党部省政府的罪状阴谋揭破，我们革命的民众，应当要怎样的：

团结起来！

打倒右派！

打倒反动的省党部！

打倒反动的省政府！

（作于 1927 年 4 月 2 日，原载《江西农民》第 4 期）

# 混蛋的省政府\*

国 藩

霹雳一声，革命军来了，青天白日之旗，霎时飞耀于赣垣之东南西北，万民额手，庆贺黑暗世界将消，痛苦的农民，都仰着头张着口嗷嗷待哺，热烈的革命青年，更擦得手心沸沸热的，预备下手实现总理的主义！

冤枉呀冤枉！那里知道：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江西，比以前更黑暗，肥而笨的昏庸老朽的分子，以老卖老的摆老资格，抵住了青年的去路。仰着头张着口嗷嗷待哺的农友，所得的是一堆屎。

已经中央全体会议议决改组的万恶滔天的非法省党部，不谈罢！大多数县长勾结土豪劣绅压迫农民运动，也不谈罢！现在只拿江西省政府的一件怪事，给大家看！

省政府之罪恶，本属很多：为发行新公债一千五百万，五折收回旧公债一千四百余万等事，都是各界人士那目睹的，姑勿赘述；现在只拿一件怪事，给大家看！

这件怪事我觉得将来要替他载在江西革命史的背后的封面上，万古流臭！

---

\* 系指李协和做主席的省政府。



昨天我们接到靖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来呈内称：

“呈为呈请事，本月二十一日，接靖安县公署函开。径启者，本年三月十九日，奉江西省政府令开，案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内关于政治决议案内之第四项，为取消保卫团、商团整顿警察，使负地方秩序之责。又查，原案内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之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械及经费拨充农民协会办理农民自卫军之用一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修正，此条与关于政治决议案内之四项冲突应删等语，依此所有各县地方原有之保卫团、商团及农民自卫军等，均应依照决议案一律取消，并由各县县长、市长切实整顿警察，负地方秩序之责。自此次明令之后，各县地方除警察外，不得再立他项名目，致与大会决议案违反。除通令外，合函令仰该县长遵照办理，仍将办理情形具复查考，切切此令，等因，奉此相应函达贵会，烦为遵照办理，及转知各区农民协会，并希见复，以凭核转，是所切盼等由，准此所有职会农民自卫军、足否有取消之必要，理合备文呈请钧会察核”。

我们看了上面这个呈文，内有几点是要拿出来驳一下的：

一、“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我们知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在广东联席会议决议迁鄂之后，大多数委员均已次第赴鄂，惟有一二昏庸老朽分子如张静江等，因个人私意，故意逗留南昌，以营他们的鬼买卖。一二昏庸老朽分子，绝对不能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要知道：党是大家的，并非某一二个人的私产。一二个人的非法行为，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其有效，并且我们站在党的观点上，可以对他们攻击。又修改江西第三次

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是陈果夫(市儉)丁维汾等三人，这三个人竟敢冒中央之牌，倒行逆施，已属违反党纲，应受取缔，而省政府诸委员(咱们都是老同志)，不但不依照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执行，反仰一二人之鼻息下此种命令，根本上是甘心附逆，有意做反革命，什么省政府？混蛋的东西！

二、“依此所有各县地方原有之保卫团、商团及农民自卫军等，均应依照决议案一律取消”。我们不知道那里有这种取消农民自卫军的决议案？除非是帝国主义的联席会议，或者军阀的分赃会议，才有这种决议案。倒难为省政府在青天白日之下，替帝国主义军阀出力了。省政府诸委员！你们还称是国民党的老同志，连中国国民党对于农民之决议案，都没有看一下吗？你们是猪吗？现在我们抄几条真正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案到你们看看：

(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

“明定农民以自力防御之原则”。

(二)，最近联席会议对农民决议案，“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

省政府猪公：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最近联席会议决议案，总没有修正罢？你们为何丧心病狂下这取消农民自卫军的命令，放这种狗屁？请拿镜子照照看：“反动到了什么程度”？什么老同志？不要脸的东西！

三、“并由各县县长市长切实整顿警察负地方秩序之责，

自此次明令之后，各县地方除警察外：不得再立他项名目，致与大会决议案违反”。哈哈！我们只就他命令的本身，也可寻出其矛盾点。虽然，政治决议案内之第四项为：“取消保卫团、商团，整顿警察”，并注有决议取消农民自卫军，整顿警察！为什么除警察外不得再立他项名目（如农民自卫军）？这是什么话！而且我们知道：在过往，警察多属压迫阶级之走狗，人民集会结社之障碍。乡村中警察分所，更是贪官污吏最好的工具，其敲诈人民的事实罄竹难书。现在省政府，居然明令扩充（取消其他武装来办警察当然是扩充）警察，这简直是明白扶助土豪劣绅，以保持巩固他们自己的贪官污吏之地位！但是他们反说“不得再立名目，致与大会决议案违背”，好滑稽！可怜的老同志！（？）现在我再抄二条真正大会决议案，给你们看看：

（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农民运动决议案：“（丙）解散压迫农民之武装团体！”

（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农民宣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

观上面的决议，就知道不但可以在警察外，再立自卫军名目；并且应当解除一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保卫团，团防局，以至于不法的警察），以兴办农民自卫军，乃省政府诸公，置中央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于不理，并做出实实在在“与决议案违反”的勾当！假如这班人也是老同志（？），那我们就可以不要革命了，不要党了，不要主义了。咳！国民党竟变成

假革命的右派的工具，思之何等痛心？言之何等气愤？

咳，同志们！我们非把这等戴假面具、挂招牌的右派打倒不可！！

右派违背总理、修改总理政策；右派扶助土豪劣绅、自己兴官发财；右派口上欺骗农工、实际摧残农民运动；右派违背中央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倒行逆施；右派实行反革命、并且是反革命之甚！

同志们：一致努力打倒右派，并且更要打倒这个右派包办的混蛋的江西省政府！

（1927年4月5日作于南昌，原载《江西农民》第4期）



## 右派对农民运动的野心

获 零

自号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国民党右派，最近几个月来，尤其是自尸居江西省党部以来，他们对于本省的农民运动，起了什么野心，作过什么奇梦呢？让我们来猜猜吧：

在事实上和行动上，右派对于农民运动，都显然出有几个不同的时期：即第一，是右派急欲包办农民运动，攫取农民协会的时期；第二，是右派极端的破坏农民协会，摧残农民运动的时期；第三，是右派用最卑劣的造谣恐吓，和最毒狠的企图根本上消灭农民运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们心劳日拙，无可如何的最后一个时期。为使请者同志明了起见，兹将各时期中的步骤与变迁，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中，右派急欲攫取农民协会，包办农民运动的步骤，首先一着，便是要造成青一色的右派，握着整个的全省各县县党部，准备开始去包办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他们茶余酒后，都是这样的狂叫：“党权不要插在共产党手里！”于是钦定式的圈定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妙法，应用到各县党部去，圈定一些右子右孙去“独占”党权，□□共产党事实去“□”！（戴季陶所谓一个团体里，必定有独占性，排他性：就是这种逻辑。）好让各县县党部，都能受祖宗的省党部之颐指气使，做他们最

诚实奴仆。第二步，便是派出大批的走狗——所谓真正三民主义信徒的特派员，去到各县勾结土豪劣绅，和他们一系的党部、官吏，用利诱威迫农民协会或分裂农民运动的政策。我们只要看宜丰、抚州、九江、丰城……这几县农运的纠纷，归根寻源，无一不是右派弄这套把戏玩出来的勾当！至于他们收买省农民部农民运动短期训练班少数不觉悟的学生，组织什么小团体（小团体的目的，据右子右孙的人说，第一是攻击共产党员。其实，便是攻击一切革命分子），拉〔拢〕赴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在许家巷三号，开 SM 的秘密会议，和用五元、五十元收买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代表，选举右派先生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更是他们用意深邃，百年树人的妙策，也便是彰明显著，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右派卑劣阴毒的事实。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右派处心积虑，急切企图包办农民运动的阴谋。但是他们——右子右孙，及其祖宗，虽曾如此的去梦想，也曾如此的去做法；有时候，他们还曾在微风细雨下，似乎不怕劳苦的站在农民群众中高号着：“共产党不要农民！”（意思便是只有我右派要农民呵！）并且还拿工人加价，于农民不利的话来做证明，（其实这是狗屁不通的话），好象他们右派特别与农民亲爱些，然而这般满脚牛粪的农友，只认识事实，并不高兴听这般右派的鸟话，也并不曾愿意走进他们的毒网，结果，右派虽然费煞心思，买尽气力，还是不能达到他们包办农民运动攫取农民协会的目的。他们在这个失望的阴谋里，自然是无限的懊丧与烦恼。好似中了毒的野猪一样，于是他们把假面具丢掉，露出狞恶的面孔，拿出原来的心肠。变更软的



欺骗方法来用硬的摧残的毒辣手段了。这就是第一时期的闭幕，第二个时期开端呵。

第二个时期，他们一开幕便是凶面獠牙，杀气腾腾。自然呵！这般狼狐成性的刽子手，吃人的猛老虎，所谓省党部特派员，叫他们去扭扭捏捏，做做模样，人家一看自然明白，不会受他的欺骗。因此他们也不易遮住自己真面目，在农民群众中起作用；换句话说：农民并不受他们的运动，而站在他们旗帜之下。然而嗾使他们去杀人放火，抢劫掠夺，则比张宗昌的土匪军队，还更要厉害勇敢！我们一看下列几个事实，便可以明白：

抚州：“党务特派员丁国屏，到抚后，……于三月六日晚，纠众捣乱县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丰城：“三月四日，省党部特派员王道莅丰城……用省党部特派员名义，带领武装兵士，召集开市民大会，解决农民协会纠纷，……王特派员即令武装兵士开枪轰击，当伤工友三名，农友一名，学生三名。”

永丰：“……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突于三月七日，被省党部特派员罗郁芬……威迫解散，并将……县农协常委张国俊等赤体捆吊，……”

零都：“……省党部特派员段绍濂在零都……与土豪劣绅刘濂、刘纪、吴纲等宴会，勾结力图摧残农工运动之洪简任，组织股主任，……现教唆暴徒地痞五六百人，手持武器，……要提农工商学各执行委员！……”  
（记者按：段少濂，在去年春间，曾充孙传芳反赤的宣传员。自孙败后，四至南昌，由曾华英之介绍，得段

锡朋之垂青，委为特派员。刘濂系贿选的国会议员，洪简专以包揽诉讼的土豪，现拥有家资数万。）

以上这几县的事(件)之发生，都是在三月初旬，大概他们开过了秘密会议后，马上便下动员令，分途出发，不能，何以各县的纠纷，整整齐齐都在三月初旬呢。

右派这样的反动，这样的下决心去摧残农民运动，正因各地的农民，不受他们的欺骗；不特不受他们的欺骗，且把他们的假面具揭破，把他们的罪状、阴谋暴露，使他们预定的计划，一步也不能实行。因此，他们明知已走上绝望之途，于是索性悖行倒施，以泄其私愤。正所谓：“不为瓦全，便为玉碎呵！”然而勇敢的农友，并不因他们的高压政策而屈服；也不因他们的毒辣手段而畏缩。各地的农友，没一处不是再接再厉，与他们短兵相接。此时右派的总驱——省党部，也因由中央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宣告他们的死刑，一方抵不住各地民众之迎头截击，而他们的第二幕，也乌龟般的赶快缩进去了。

第三个时期，右派因为受了民众的痛击，和中央党部严惩办，这个当头棒自然给右派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于是掩旗息鼓，躲在裤中营虱蚤的勾当：第一，便是造出许多谣言，说什么“李烈钧不许农民组织协会”，说什么“省农民协会解散了”（余干分宜南昌新建都充满了这种空气）的话头，来恐吓农民，俟农民已加入者怀畏惧；未加入者不敢前来。另一方面，由省府违反国民政府的宣言，下通令取缔各县的农民自卫军，俟农民不能武装起来自卫，他们更好借这个事实，造出许多的谣言，去迷惑农民。其次，便是断绝各县农民运动的经费，使农运的同志，因经费支绌而发生困难；使会务因无经费而停





顿。省农民协会虽曾再三提出来与省政府抗议，可是混蛋的省政府，总是一个“不理！”最近省政府不特不肯实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关于经费的决议案，连全省农民农运仰给于通志局的一万元，亦不肯动放，他们这种用意，总合起来、无非是想：一方断绝农运经费，俟农运动的同志，不能进行工作；一方则来这个时机拚命的造出谣言，使农民涣散，离开农民协会的旗帜之下。但是他们这个阴谋，最后的阴谋，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失败了，绝对的反有实现的可能。并且我们可以断定他们这个阴谋，是最后的一幕！

同志们：我们要揭破右派的阴谋，认清右派的真面目，我们要下一个决心向右派进攻，我们要禁止右派之活动，并将其送入坟墓中去！我们高呼：

揭破右派的阴谋！

消灭右派的势力！

革命的势力团结起来！

送进右派到坟墓内去！

（1927年4月2日作于江西省农协，原载《江西农民》第4期）

## 右派收买农友的内幕

涂克合记

请看如狼似虎的右派分子，将钱收买未经训练的农友的罪恶和手段呵！

我于三月二十八日出发羊子洲，当渡河时，遇有几个被右派收买的农友，纷纷说道：“我们那天去省游行，还好没有送命；若是为得三角钱而送命，这真是不值得呵”！又有一个农友说：“右派来买我们的手段，是这样的：他说左派是不革命的；组织农民协会，本来有三角钱发给你们，左派不但不发钱，还要收你们的费。现在我特来邀你去省游行，每人有五角钱得。他又说：南昌的农会，只要南昌人去组织，为什么要别地人来呢？那晓得后来竟大缪不然，拿少数的钱，来买我们的性命，真是把我们穷人不当人呵！”我就故意装假的说：“为什么呢”？他就答应道：“因为他们利用我们穷人打穷人，并且欺骗我们，哄我们去上当，真是可杀，我们本来是很纯洁的人，这次被右派五角洋钱收买了，牺牲我们的人格，真是不值得。以后谨慎着不要再上他们的当”，当时我又故意这样的说：“今天我出一块钱一个人，要你们去开会，你们去不去呢”？有的说：“十元百元千元我都不去，何况一元呢！”有的说：“这位先生所穿的很朴素，不象来收买我们的人一样，好似在外面奔走劳苦

的样子，我想这是一个左派先生。”后来我就诚恳的对他们辞释：何以为左派？何以为右派？简言之：革命的是左派，反革命的就是右派。并且还可以说：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左派，反对总理三大政策的，就是右派。站在农工阶级，为民众谋利益的是左派；剥削工农阶级，为个人谋利益的，就是右派。现在江西方面，省党部就是右派，他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各地摧残农工运动，屠杀我们工农的领袖，现在又来用钱收买一部分人，想来捣毁本省的革命团体，我们切记不要上他的当。现在中央全体会议，已经决定改组省党部了，我们要一致的起来，帮助打倒这个反革命的省党部。这些农友，聆了我这番讲演后，表示很满意很亲密的样子，最后农友们说：“原来右派就是这样的呵！”于是高呼着：

打倒金钱欺骗农友的右派！

拥护革命的左派！

拥护中央改组省党部的决议案！

农民解放万岁！

（江西省农民协会编印《江西农民》第4期，  
1927年4月5日）

# 麻子放狗屁

国 藩

礼锡同志，是陈果夫钦定的江西非法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并兼农民部长。他在血汗的第一期上，做了一篇又香又臭半生半熟的文章，名为“告农民运动同志”，我把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有点作呕，因为这篇文章，是娼妓式的——里面有很多麻，外面敷得很厚很厚的一层粉，比礼锡同志本来的大麻面皮更难看！

现在我把他驳一驳。好比拿一把刀子把那外面一层厚粉刮了去，阅者们，或者也会同情一呕罢！

他那篇文章共有二个要点，现依次驳来：

一，现在农民对于本党及本党指挥下之政府与军队，不能和革命军初到的时候那末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劣绅土豪的反宣传；然而怎样曾给他们一个反宣传的机会，定是我们做农民运动的人，有些不周到，所以他们有隙可乘，农民对本党及本党指挥下之政府与军队，不能和革命军初到的时候那样满意当然是事实，但其原因何在呢？这是我们应当彻底查究的，断不容僚勾搭舌的礼锡同志，归咎于农民运动同志！因为我们要知道：

第一，江西自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之后，已经没有了党，不过有一个冒牌的空的省党部高高的摆着，并且遣出无数的虾兵蟹将，钦定各县党部的执行委员，把些妖魔鬼怪土豪劣绅一齐请了出来，自然农民看见会不满意的。就任你有多少S. M. 的分子派出去，说好话，也是枉然的。所以农民对本党(?)不能和革命军初到的时候那样满意，就是因为江西没有真的国民党，就是因为你这假冒的党部的本身是为非作歹的十八槽。王同志！这只怪你们自己不争气，弄出了祸，反说做农运者不周到，这是什么话，真是放狗屁！

第二，现在江西省政府，是一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好的成绩？凡是明眼人，都看见政府做了如下的几件坏的勾当：

(甲)发行新公债一千五百万，五折收回旧公债一千四百万；

(乙)通令各县取消农民自卫军；

(丙)摧残舆论封闭革命的贯彻日报；

(丁)与非法省党部勾结通缉革命分子。

有上列四条，我们就知道：江西省政府比军阀还要齷齪，还要野蛮。这种野蛮而齷齪的省政府，人民当然不会满意的，礼锡不罪诸政府，反谓做农运者不周到，这是什么话？真是放狗屁！

第三，现在驻江西的军队，固然也有革命的第三军，但也不少革命军其名、军阀其实的，如新编第一、第二师这一类有两副面孔的东西。两副面孔的东西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满意。礼锡不罪诸甚至军阀的假革命军，反谓做农运者不周到，这是什么话？真是放狗屁！

总之，农民对“本党(不要脸)及本党指挥下之政府(什么东西)与军队”不能和从前样满意，这完全是因为江西只有假党，只有野蛮龌龊的政府，少有真革命的军队。礼锡呀！你要想农民对你们起欢心，请回到房子里拿镜子照一照，自己象一个什么东西？

二，吉安清水村的农民对我说：“现在什么也贵得不堪了……怎禁得起高价的工人及工业品的剥削……”

我们可以就上面一段话里找得到他们所以痛苦的原因来，这个原因，就是工农利益相冲突……

咳！若不是看见礼锡的年纪大几十岁，我硬要偿他几个耳光！请看他这段话里面的几个错误：

第一：“……怎样禁得高价的工人及工业品的剥削”这句话，一看就知道完全是礼锡造谣，固然乡下的农民，不满于物价的高涨，但是农民不会对工人有仇恨之心。因为工业品与农业品价格之不平衡，是两三年前已经有的事情。在没有工人运动，工人并未加价的时候，农民已经受着高价的工业品之剥削，所以农民自不会发生仇视工人之心。不过农民对于物价增高之原因，始终是莫明其妙的。在这一点上，每个忠实的同志，都应忠实的对农民去说明，本来中国工业品之价格高，第一原因是供求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货币与货物不相称的关系。具体一点说，第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所致，第二就是增加了无信用的非法定的纸币(如现在的无数临时兑换券及新公债债票等)。有这两种原因，所以工业品价高，与工人之加价，实无关系，怎能说工业品之价格增加，是因工人加价？怎能说高价的工人剥削农民？礼锡连帝国主义都忘记，



反认贼作父的替帝国主义脱祸，以嫁于工人，以图挑拨工农间之感情，破坏工农之联合，不惜闭眼说瞎话，大放狗屁！

第二：“他们(农民)所以痛苦的原因：就是工农利益的冲突……”这句话，可以说是错误到了十二万万分。我们知道工农的利益是最一致的，因为工农在经济上是处同样弱者的地位，他们的敌人，远者为帝国主义军阀，近则为地主雇主，工人对雇主增一点价，不过是减少了一点雇主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于农民并无害处。何得谓工农利益相冲突。工人加价，物价增高，完全是雇主的借口之辞，完全是雇主不愿意减少他的恶心，若是农民恶物价太高，我们应当唤起农民。一面帮助工人，不准雇主大恶，一面向农民自己的敌人(地主等)进行减租，要这样，才合乎革命的意义，才合乎事实。而礼锡反说农民痛苦的原因就是工农利益相冲突，这是什么话，真是放狗屁！

同志们，看到了吗？闻到了么？麻子放狗屁，作呕不作呕！

(江西省农民协会编印《江西农民》第4期，  
1927年4月5日)

## 〔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

### 河南的农民运动

河南省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当时仅由国民党各县、市党部，指定同志在沿铁路地方作调查宣传工作，至一九二六年四月，约八个月之内，已成立四个县农民协会，三十二个区农民协会，二百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二十七万人，加入农民自卫军者约十万人。已有农运工作者十三县，预备恢复或着手进行者二十县。四月间举行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七人，代表十五县，开会三日，正式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该省因处军阀吴佩孚、寇英杰压迫之下，在革命军未进入之前，工作绝对不能公开，然农运之发展，并不因此停顿，尤以信阳、许昌、荥阳、杞县、睢县、密县等县成绩最佳。

又农民运动开展以前，该省农民已秘密组织反抗团体，势力极为浩大，即有名之“红枪会”是也。红枪会之组织，虽不免带有多少迷信气味，有时且为土匪的结合，但大部分乃真正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不过因组织松懈，缺乏领袖，且无适当的战斗策略，故未能成为农民解放运动的利器，吴佩孚且利用之以战败国民二军也。此种组织遍布于直、鲁、陕、豫等省，尤以豫省为最。故对于该数省之农运工作，特别注意此种秘密（亦有公开或半公开者）之农民组织。河南省各级农民协会，即多



由此种秘密组织变化而成。一年来该省农民奋斗之事实，亦颇有可述者：

(一)杞县农民于三四月间反抗特别捐，改组公款局，集合万人，向县署示威，结果得到部分之胜利。

(二)睢、杞两县农民，反抗寇英杰暴军，发生冲突，被屠杀七八千人，被毁村庄无数，经过此种事实的教训，农民对于军阀之认识，更为清楚，对于组织之要求亦更为急切，奋斗更为努力。

同时荥阳县农会，因提出打倒劣绅讼棍的口号太早，并驱逐天主教传教士，致天主教与劣绅讼棍联合一致，反对农会，将贾谷区执行委员张虎臣家十一口杀死。劣绅讼棍并勾结该县知事，悬赏逮捕负责同志，威吓农民退会。此种现象，在反动势力之下，固属难于避免，但负责工作之同志，亦不免有不审察客观事实之病也。(附农民协会统计表)

附河南省农民协会及会员统计表\*

县名	县会	区会	乡会	村会	会员人数
信阳	已成立	5	26		28,500
许昌	已成立	4	58		48,000
荥阳	已成立	3	17		13,000
杞县	已成立	7	33		43,500
睢县		1	9		16,000
修武		2	26		19,000

\* 编者按：此表有数字不符之处，无从查对更正。

续表

县名	县会	区会	乡会	村会	会员人数
安 阳		3	21		25,000
汲 县		1	6		15,000
郾 城		1	6		15,000
长 葛		3	31		17,500
密 县		2		29	12,000
总 计	4	32	238	29	245,500

除上表外,其余郑县、洛阳、开封、邱县、淮阳、临颖、西平、确山、商城、塘沙、新乡等尚无确实之统计。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山东的农民运动

山东省农民生活困苦，试观贫苦农民每年移徙关外及当兵为匪者之众，已可为证明。近年各地农民之反抗运动，如潍县等处之反抗产硝税，沿海一带之反抗盐税，诸城佃农之枪杀地主，最近周村、济宁之反抗房屋捐，岱南十数县红枪会之反抗预征杂捐，围缴官军枪械等，无一不是农民政治经济地位不安定所引起之革命现象。山东农民秘密组织之团体亦与河南无异，有红枪会、黄纱会、大刀会、连庄会等，势力很大。汶上、济宁、宁阳、嘉祥、阳谷等县红枪会人数不下十万，枪械大炮均备。历城南乡之黄纱会，约五、六千人，领袖多中等学校毕业生，专以反抗兵匪、劣绅为目的。山东省农民运动已开始以下各项工作：一、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二、印刷宣传品，有《山东农民》及画报；三、利用假期分派学生下乡宣传；四、调查农民状况，尤注意于会门调查（红枪会、黄纱会等秘密团体）；五、组织农民，拟从组织临时县农民协会（改变由乡会组织至区县组织办法）入手；六、规划促进农运办法。

至现时全省农民组织状况，据省农民部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报告，禹城、淄川、广饶、寿光、陵县、历城、高密、济宁、桓台、潍县、丘县、长清、益都等十三县均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共有乡农民协会十三个，正从事组织者二十七处，有组织之农民二、三百人。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山西的农民运动

据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农民部一九二六年二月份之报告，该省已有农民协会之组织者十三县。计赵城有会员三千余人，影响五万人，每次运动均有参加者；临汾有四十余村，人数未详，参加运动者达十数万以上；静乐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人，组织不甚健全；翼城有会员五百余人；离石二千余人；霍县五百余人；定襄会员有一万人之谱，但名称组织均尚未统一；太谷、祁县均已开始组织县协会；洪洞有一极严密之村农民协会，会员五十余人，因当地有地主之监视，故未能公开，现正与各乡镇联合；崞县已有五、六村预备组织农协会；晋城、垣曲、汾阳、文水、河津、汾西等处，皆有数村之组织。总计山西全省共有正式县协会七处，可成立者十一处。会员人数共约三万人之谱，可以影响二十万人。

（原载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

## 直隶的农民运动

直隶省农民以自耕农为最多，连年感受军阀蹂躏之痛苦，较他省为特甚，故邱县、获鹿、玉田、文安、无极等县，农民近年来均有反抗运动，东光一带，亦有数万人之红枪会的组织。可见该省农民对于解放要求亦极为迫切。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已正式成立，乐亭、玉田、饶阳、清苑、蠡县、容城等县，均有农民协会之组织，有组织之农民一千三百余人。省农民部最近分派特派员赴各县工作，关于宣传调查诸工作均极努力。兹将全省农民协会及有组织之农民调查列成下表：

县名	区	会	乡	会	会员人数
顺义	3		18		800
宛平			3		190
乐亭	3				150
玉田					500
饶阳					150
蠡县					32
清苑					50
迁安					
天津					
总计 9 县	6 区		21 乡		1,872 人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江苏的农民运动

江苏农民在江阴、丹阳、睢宁等县皆曾发生反抗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间，该省农民部始正式成立，数月来虽有宣传调查诸种工作进行，但并未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有组织之农民数目，更未能详，可认为农民之组织者，仅各地之劝农会、农民促进会、及农民学校、农民俱乐部等。在军阀压迫下，农民组织本不能十分鲜明。六月间浦东、塘桥等处农民因反对苛捐，发生风潮。稍有农运工作进行者为睢宁、南京、丹阳、武进、无锡、嘉定等县。该省农民仍有秘密团体之组织，惟势力不及山东、河南。秘密团体之著名者为青红帮及理门，其次为红枪会、大刀会。农运工作，不能公开，农民组织亦为土豪劣绅所嫉忌。去年江阴因收获不好，周水平同志与农民组织佃户合作自救社，即被土豪劣绅勾结军阀斩首而死。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浙江的农民运动

浙江省萧山县于一九二一年曾组织农民协会，因要求减租，被官厅解散，会长被捕殁死，此后即禁止农会组织，现时只可秘密进行。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已于一九二六年三月成立。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安徽的农民运动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现时仍沿用往前农工合部之旧制，尚未正式成立农民部以为领导之机关，据农工部之报告，宿县、寿县、六安三县，已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宿县并已成立县农民协会。又农工部所定农运工作计划，并办平民教育、精武体育会、连庄会、农民俱乐部等，其进行步骤则为“候至农民有团结可能时，然后进而组织农会”。故全省农民运动之发展颇有延缓之现象。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陕西的农民运动

陕西省钱粮已征收至一九三一年，农民所受之痛苦可见一斑。因此农民常起反抗运动，有“交农”“腰肚”“红枪会”等秘密组织。省党部尚仍农工合部之旧制，对于农民运动，未能切实指导。渭南赤水、华县一带虽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多松懈无力，旋起旋灭。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四川的农民运动

四川全省农民，每年负担达一百万万元以上，且连年受军阀循环战争之蹂躏，及天灾之损害，困苦已达极点。华阳县（于一九二六年）已预征一九三一年之粮税；富顺、酆都两县预征至一九三二年，富顺县并限二十日内扫数缴解；广安县竟预征至一九三三年。天灾之损害，一九二六年尤甚：广安水灾损失十数万；巫溪水灾损失二十余万；灌县农民无米可食，以白坭充饥。天灾之外，劣绅土豪所把持之民团，压迫农民亦极惨酷。唐家沱、香国寺、黄葛墟等处，竟有民团设卡征收农产物税，值百抽二。綦江民团勾结防军，以农会农民赤化，杀死三人，捕二十余人。宜宾郑自由，因从事农工运动，被当地民团指为抗捐被捕。故川省农民有“打倒团阀”之口号。因此川省农民对于解放运动之要求，极为急切。故巴县、安岳、綦江、宜宾等县农民，近来均先后发生剧烈之反抗运动。该省农民部领导工作：一、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二、在各学校组织农民运动训练班；三、调查农民状况。全省农民运动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五年秋间。现时已有农民协会之组织者，为巴县、江北、营山、宜宾、南川、庆符、綦江、高县、珙县、南充等县，四十余乡镇，有组织之农民在一万人以上。（附农民协会及会员调查表）

附四川省农民协会及会员统计表

县名	区	会	乡	会	会员人数
营山	22		48		5,000
巴县			3		390
綦江			5		1,050
宜宾			3		730
庆符			1		120
高县			1		300
江南			1		450
南川	6				1,438
珙县			1		
南充					4,000
总计	28		63		13,478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广西的农民运动

广西因与粤省接壤，受广东农民运动之影响至早。该省省党部未成立以前，怀集、苍梧等县，已有农民协会之组织。东兰县农民，且能组织农会及农民自卫军，与土豪劣绅剧战。该省省党部农民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间始正式成立，但该省现时所取之运动方式，系由上层以及于下层，且时间又短，故尚无若何之进步可言。国民政府统一两广之后，桂省当局于党务及农工运动极为注意，首就南宁成立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推省政府政治负责人为筹备员，并先后委任各地方有名誉之士绅为各县农民协会筹备员，此种运动方式，实由政治关系造成，现时负责同志已知此种方式之不当，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经已撤销。省农民部经已派出特派员分赴各地，从下层切实宣传调查，并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运人材，现时南宁已成立市郊农民协会，全省已成立之县农会二，乡农会三十四，有组织之农民约八千余人。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 热河、察哈尔、绥远 三特别区的农民运动

三特别区之农民运动工作颇好，惟因交通不便报告无多，兹将热河、察哈尔二区分别略述如下：

### 一 热 河

据国民党该区党部农民部一九二七年四月份之报告，该区之各级农民协会数及会员人数，约如下表：

县 名	县 会 数	乡会及村会数	区 会 数	会员人数
赤 峰	1	7	1	674
平 泉	1	9	3	1,204
建 平	1	9	2	1,156
朝 阳	1	5	2	582
凌 源	1	9	1	662
围 场	1	4	1	287
隆 化	1	4	1	313
丰 宁	1	4	1	303
滦 平	1	5	1	242
总 计	9	56	13	5,423



## 二 察 哈 尔

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之报告，张家口已成立农民协会，会员约六百人。又据该区一、二月份农民部报告，截至二月份止，张家口近郊，有区农民协会会员一百五十人；万全县有区农民协会会员一百人；张北县有村农民协会会员五十人。

（原载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

## 三 绥 远

绥远——加入国民党党员共三千六百余人，其中以农民为最多。

（原载《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出版）

封面  
目录  
正文